武俠世界

碧眼孃（神州五惡傳奇故事）高峯·著

神州五惡：青鬚虎、黃髮叟、白鼻仙，紅鬍子、碧眼孃。本篇是記述碧眼孃的故事。故事曲折離奇，描寫多姿多彩，人物刻劃入微，五惡事跡，引人入勝，讀者諸君，幸勿錯過。



$3.50

1057

編者話

通常一部武俠小說的題材結構，內容情節大多數由主角人物之正邪分野，湖海稱覇，鋤强扶弱，快意恩仇，哀艷、倫理……等共冶而成。其中過程少不了心狠手辣，姦淫擄掠，巧取豪奪，慘不卒睹的血腥場面出現，才使該故事緊張刺激熱烈氣氛生色不少，滿足讀者。我們爲了對讀者身心健康閱讀興趣起見，素以嚴謹見稱，題材的選擇，精采的描述，本刋基本各位名家作品，俱採取巧妙筆法，構思別創一格完成，務能做到一本有益身心，老少咸宜，盡情閱讀之刋物。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由高峯先生執筆，「碧眼孃」是神州五惡故事之首部刋出，本篇是記述碧眼孃的故事，曲折離奇，多彩多姿，她雖然附屬四惡之驥尾，但有一段可歌可泣國仇家恨事蹟，感人肺腑，閱讀之下，使你大興同情之感，歎爲觀止！

**　　**　　**

下期裡，除了刋出馬雲的科學幻想小說「隱形星球人」外，又添一部中篇連載新作「神捕世家」，這是高皐先生久別後最新撰作，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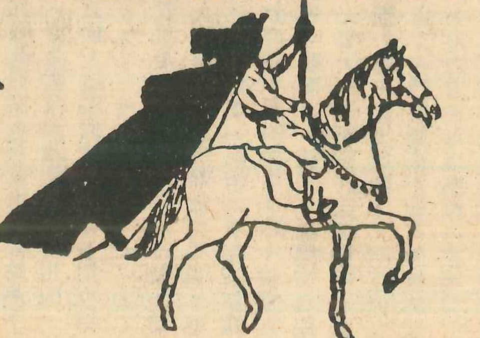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5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州五惡傳奇故事

碧眼孃

高峯·文
盧令·圖

波斯公主

在我國西北貧瘠乾燥的沙漠上，有兩騎馬在疾馳，踏着浮沙走路。

這兩騎者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一名四十左右的中年人，三綹清鬚，相貌清癯，顯然是內家高手。女的却是一位二十左右之小姑娘，相貌十分漂亮。

他們在沙漠上走了二三十天，人疲馬倦，幸而人是武林高手，馬是大宛名種的良駒，還可以捱着走。

中年人臉上不動聲氣，在沉思着，他在躭着老大的心事，心想此去江南，萬水千山，不知何日方能把這小姑娘安全地帶到太湖。

那少女皮膚白嫩，臉色白裏透紅，相貌十分美麗，好像一朵盛放的玫瑰花，十分逗人憐愛。

逃亡中原

她的一雙大眼睛，尤其出色，雪一般的眼白裏，配着一顆圓圓的眼珠，作碧水之色，放射出陣陣柔和的光芒，碧綠色的眼睛，在中土殊不多見，但在西域，却隨處皆見，西域諸國，雪白的皮膚，碧綠的眼睛，乃是他們的特徵。

那中年人却無此異狀，看來正是漢族人。

那小姑娘？不錯，她正是波斯人。

那少女也是滿懷心事，秀眉緊蹙，似乎有點慌張，說道：「程師叔，他們會趕上來嗎？」雖然是波斯人，但說得一口極爲流利的中國話，清脆悅耳的京片子。

「一定會。」那中年人說話十分簡單，然而極有份量，這三個字一出口，那波斯女郎面色更加凝重了，低聲道：「那麼怎辦？」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句中國俗語你聽過嗎？」

「我在太湖住了十年，亦曾走遍大江南北，跟師父走過江湖，我已十足的漢化，除了我特有一對碧色眼睛之外，我有什麼地方不像漢人？連中國的四書五經也讀過，這句俗話，我聽過千百次啦。」

那中年人微微一笑，把配劍拔了出來，陽光照耀之下，反射出陣陣青光，柔聲道：「阿惜，他們一定會趕上的，你不要怕，有我在你身邊，來一個殺一個，憑我這口青鋼劍一定可以對付的，放心吧。」

「可是他們是宮廷六大衞士呀。」

那中年人全身一震，把寶劍歸鞘，默然不答。

那個叫做「阿惜」的波斯少女秀眉一展，笑了一聲，道：「程師叔，你不要安慰我了，我知道宮廷六大衞士的功力如何，他們每一個人都强過我。」

她頓了一頓，拍拍劍鞘，奮然道：「六大衞士齊出，這是傾盡波斯王朝的功力了，程師叔，如果我們不敵，也不怕，我們索性投降，回國之後，我瞧那奸相怎生奈何我，我是堂堂的波斯公主，難道他胆敢把我殺了？」

程師叔叫做程文，乃是太湖派的高手，他師兄「震澤魔君」乃是中土神州的一惡，武功蓋世，技壓武林，是第一把交椅人物。

程文既然是師弟，功力自然不差，聽阿惜之言，冷靜的臉色突然放出異彩，他聲音提高一些，道：「阿惜，我在五年來，未曾碰上可以一鬥的對手，哼，波斯六大高手既然空羣而出，罷了，我程文且跟他們大鬥一塲，如果不敵，認命罷啦，震澤魔君門下，怎會向人投降？」

阿惜道：「鬥將起來，會有怎樣的結果？憑你一人之力，可以支撐得來嗎？」

程文哈哈笑道：「乖師姪，你眞個是天眞得可憐了，一點經驗也沒有，我就算鬥他們不過……」

阿惜忙道：「你眞的鬥他們不過？」

程文道：「以一對一，我是綽綽有餘，以一對二，我也可以穩操勝券，以一對三，那是半斤八両，以一對六嘛，我無論如何不敵，有你帮手，也無補於事。」

阿惜的一點希望又落空了，秀眉一蹙，道：「既然如此，那麼你無望了？」她

既然是一位公主，說話自然帶有尊貴的口吻，那程文雖然是她的師叔，一路來對她必恭必敬，侍候週到。

阿惜在程文面前，乃是師姪的身份，對她的師叔，自然不敢太過放恣，然而偶然之間，以公主的身份，語氣莊嚴，也是有的。

程文就慣了，也是不以爲意，道：「阿惜，我們如果不敵，鬥他不過，難道要逃，還不容易麼？一過了這大沙漠，便是中土，波斯六大高手，縱然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中土橫行呀。」

阿惜一聽，這才樂開了，笑了一聲，露出了兩排雪白的牙齒，點頭道：「是呀，我們打不過就逃。師叔，我們快馬加鞭，趕快離開這大沙漠，一進中土，且瞧他們怎樣奈何中土第一高手震澤魔君的門下弟子？」

程文道：「是。」

兩人走了一程，但見前面有一座小小的果林，樹上長着累累果子，遠遠可見，正是天山南麓出名的梨子。

這裏是大戈壁沙漠的邊緣，氣候巳溫和得多，樹木不少，青葱常見，既有綠洲，亦有果林。

天山南麓的梨子，又甜又香，出產又多，隨處可見。阿惜生平最愛吃梨子，歡呼一聲，道：「師叔，咱們不忙趕路，摘梨子去。」說着，也不理師叔如何，雙腿一夾，縱馬搶進林子。

還未進入，一陣陣梨香，巳經撲鼻而來。

阿惜大喜，嚷道：「新摘下來的梨子

最好吃，最新鮮，程師叔，快來。」一搶進林子，登時呆了一陣。

只見林子之中，有四條大漢，蹲在地上，也在吃梨子。他們一口一個，狠吞虎嚥，果汁淋漓，吃得十分痛快。阿惜眉心一皺，道：「喂，你們在幹什麼？」

那四條大漢見有人來，也是一楞，有兩名跳起來，兩名仍在吃梨子。跳起來的大漢之中，其中一個說道：「你不看見麼？我們在吃梨子。」

此人衣衫不整，破破爛爛的，一雙靴子，各有兩三個小洞，滿臉泥塵，風塵之色，一眼便見，似乎走了不少路，而且似乎還吃過不少苦頭。

阿惜嗔道：「吃梨是這樣吃的麼？應該斯斯文文的剝了皮才吃，只吃肉汁，不吃皮，更不可吃核，怎會像你們連皮帶核子亂吃，難看死啦。」

程文心道：「阿惜還是一副公主的脾氣，改不了。」

那大漢一楞，哈哈笑道：「呀，原來吃梨子有規矩的，我們失禮了。」這大漢笑口常開，十出和易，另一大漢却不同，十分暴躁，喝道：「小丫頭，你是誰？誰叫你來多管閒事？咱們吃梨子，愛怎樣吃便怎樣吃，誰叫你來多事？」

這大漢的相貌當然不同，但襤褸的衣衫，跟他的同伴一樣。至於蹲在地上的另外兩人，也是風塵滿面，衣衫殘破，不同的只是低着頭自顧自的吃梨，自從阿惜進林，他們還未抬起頭來，看過阿惜一眼。

這條怒目常睜的大漢這麼的喝罵，顯然是想吵架來啦，這正合阿惜的脾氣，她在宮庭裏便常常跟國王、王叔、大臣等吵架，當下嘻嘻笑道：「朋友，你貴姓？」

那大漢見她忽然笑臉迎人，便也笑道：「我姓常。」

那條笑口常開的大漢，笑道：「小姑娘，你下馬吧，你喜歡梨子麼？我摘一些給你。」

阿惜道：「好，謝謝了。」腰肢一扭，飄然下馬，姿勢十分美妙，又道：「你很好，很和氣，勞煩你把我的馬縛好，你貴姓呀？」

那大漢笑了一聲，接過馬韁，把馬縛好，但是却不說話，未把萬兒亮出來。

阿惜道：「如果你也姓常，你的名字應該叫做……唔，應該叫做笑口常開常無嗔。他嘛，他應該叫做怒目常睜常無喜，哈哈，你說對不對？」

她一開口，不是挖苦就是嘲笑，如果不，就是罵人。在波斯之時，也不知開罪了多少人，有「刁蠻公主」之稱。她隨口取笑，只把那個「怒目常睜常無喜」氣得面色脹紅，喝道：「老子正是怒目常睜常無喜，哼，你怎的知道我的綽號名諱？」

阿惜笑道：「你現在就暴跳如雷，那裏有喜？想你這人，一定是經年不幸，要喜無從，或者是自幼養成這一股兇惡的脾氣。喂，朋友，這樣不好呀，常常暴怒，有傷身體，醫者每每教人，每天要大笑十次，才是延年益壽之道呀。」

那怒目漢喝道：「老子活了四十年，也要你這小丫頭教麼？」

阿惜笑道：「敎是不敢，不過大家都定武林朋友，見你不對，出言相規吧。」

那怒目漢大有身份，而且修養的確未臻上乘之境，怎能容忍這個後輩如此無禮，叫道：「你師父是誰，快快告訴我。」

阿惜道：「爲什麼？」

那怒目漢道：「我要責他一個罪名，責他爲什麼調教一名女弟子，如此刁蠻無禮？」

阿惜笑道：「我一說出來，只怕嚇死你，爲了你的安全着想，我不說也罷。」

阿惜與這大漢口角風生，十分得意，已然忘記了六大高手追踪之事了。

那怒目漢氣得哇哇叫，大聲道：「老子自從出道以來，誰不對我恭敬萬分，獨有你這個小丫頭，出言無狀，哼，我且代你師父教訓你。」

阿惜見這怒目漢聲勢洶洶，聲如洪鐘，氣力一定不淺，怒將起來，額角青筋暴現，正是內家功夫，當下笑道：「常無喜，要打架麼？也不忙，我們先將過節攪清楚。」

怒目漢一呆，道：「怎麼，攪清楚什麼過節？」

那個被阿惜稱爲「笑口常開常無嗔」的大漢，目不轉睛的釘着程文，對兩人的口角，竟是不理不睬。

至於另外兩人，則仍在低頭吃梨，也不勸架，也不來相帮，壓根兒完全不理，好像梨林之中，並無陌生人來到，也沒有現塲吵架這回事。

阿惜道：「常無喜，你要攪清楚，把過節攪清楚，再動手不遲。」

怒目漢道：「好，你先說。」

阿惜道：「你有六大罪狀，你知道不知？」

那大漢跳了起來，叫道：「什麼六大罪狀？」

阿惜道：「第一，首先叫陣的是你，第二，出言無狀的是你，我是什麼人，豈容你小丫頭小丫頭子亂叫，正常的話應該是小姑娘或尊貴的公主，但你沒有說。」

怒目漢氣得仰天大笑，道：「還有沒有？」

阿惜道：「單是這兩條罪狀就够了，至於你吃梨子不合衞生，整天不肯笑一次，也是兩條，倒在其次。」

怒目漢道：「還有沒有？」

阿惜道：「當然有，不肯道名道姓，正是對武林禮法大有抵觸，此外，衣冠不整，大大失禮。我問你，當年中國黃帝發明衣冠，要來做什麼？」

阿惜數了六大罪狀，前五條雖然有點强辭奪理，但還不致於無稽，最後一條衣冠不整，分明是侮辱。阿惜一言既出，自知不妥，連忙補充一句：「但念在你們遠行辛苦，第六罪免了。」

怒目漢哈哈笑道：「好，好，大概你自以爲是眞正的公主了，口氣大得很呀，連我衣冠不整，也算有罪，哼，」轉頭道：「兄弟們，我常無喜要動手啦，你們不會阻止我吧？」

他氣怒之極，把衣袖捋起，大聲道：「你數完罪狀了，動手吧，你生平最拿手的功夫，派將出來，我怒目常睜常無喜領教領教。」

說着，只聽他喉嚨胡胡幾聲，發出好像獸嗥般聲响，胸口突然間脹大了一倍，

頭髮眉毛似乎也豎了起來。

那「笑口常開」大漢忙道：「三弟，不可發惡。」拉着阿惜手臂往後一扯，把她扯後丈計之外。

他這一動作，發難之前，首先看看程文，但見這位中年人木然毫無表情，但雙腿微微抖動，似乎蓄勢而待。

這「笑口常開」大漢，功力極深，一眼便看出程文，必是高手，心中忌憚，連忙出手勸架。這一下突而其來，阿惜身不由主，竟給扯後丈餘，沒有反抗的餘地。

可是她掛在身上的一把弓，不知如何，竟然給「怒目常睜」奪下，只見他微微運勁，「喀」的一聲，一把上好的畫弓登時斷了，分爲兩截。

但他運勁極巧，弓斷弦不斷，一條弦牽着斷弓的兩邊。這兩個人的功力，當眞遠遠在阿惜之上了。

阿惜叫道：「好呀，你這厮無端端的扯斷了我的畫弓，你快賠，快賠。」

那怒目漢猛地裏一瞧，但見這把畫弓，雕着人物花草等彩繪，雕工十分精巧，顯非凡品，普通的武林脚色，決然沒有此弓，而且還雕有虫子一般的文字，歪歪斜斜不知寫什麼。

那怒目漢粗中有細，知道這把弓的主人，決非常人，當下身形一弓，本來想邁步上前，陡然之間變爲後退，也不見他如何作勢，便把自己搬到兩名仍然蹲在地上吃梨的大漢面前，把斷弓遞給他們。

這兩名大漢立刻起了反應，其中一人霍然站了起來，皺着兩條粗粗的眉毛，向阿惜注視。

他的兩條眉毛一皺，但見左邊眉毛向右邊擠，右邊眉毛向左邊擠，兩條眉毛擠成了一條，好像隸書中的「一」字。一對眼睛，射出兩股冷電來，使人一接觸，便心頭不得不發抖。

在又瘦又削的面頰上，左右兩邊長有一條長長的苦紋，由鼻端下分兩路走，一直走到唇邊，成個愁眉苦面的哭喪臉，使人一瞧，不由的替他悲傷難過。

阿惜心中一跳，道：「喂，你呆呆的看我幹什麼？你也姓常？哼，你一定叫做愁眉常鎖常無樂了，是不是？」

那鎖眉漢冷冷的道：「小姑娘，你可是波斯人？」說話的聲音，雖然冷冰冰的沒有一絲溫暖，但仍算有禮。

阿惜說道：「你問這個幹嗎？」

「這張畫弓是你的？」鎖眉漢又問。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愁眉苦面的大漢道：「小姑娘，到了此時，你還是滿懷敵意，視我們四兄弟如無物了。」

阿惜道：「啊，原來你們眞的是兄弟四人，你是老大還是老二，你眞的是愁眉常鎖常無樂？」

鎖眉漢道：「我們兄弟四人，眞的姓常，啊，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姓氏，竟給你猜中了。」

阿惜笑道：「你是老大還是老二？」

那人道：「我是老二。」

阿惜道：「你這個人很好，我們可以交個朋友，這張弓當然是我的，你爲什麼要問？」

怒目漢插嘴道：「多半是偷來的，小女孩，怎會有如此名貴的一張畫弓。」

阿惜怒道：「常無喜，你閉上嘴巴成不成？」

鎖眉漢道：「你是不是波斯人？」程文在林子裏，始終不發一言，這時咳嗽一聲，示意阿惜不必作答。

阿惜却不理他，笑道：「這張弓雕得明明白白，有一行波斯文字，你認識波斯文麼？」鎖眉漢搖搖頭，訕訕的道：「如果我會，就不必問你啦。」

阿惜道：「你諸多盤問，這個那個纏個不清，要我回答也無不可，你們得顯顯本事，看看這是否值得我回答。」

程文心中慨嘆：「在這關頭，逃命要緊，阿惜居然有此閒心，惹是惹非。」

四大漢之中，還有一條大漢，仍然在吃他的梨子，一個又一個，也不知他吃了多少個，一直不向衆人瞧一眼。那鎖眉漢走過去，低聲跟他商量，那大漢點點頭，不說一句話。鎖眉漢轉過身來，大聲道：「你這位姑娘既然定要比試，在下只好捨命陪君子，如果我的微末道行能蓋過姑娘，那末在下斗胆請姑娘回答我一個問題，之後，咱們就一走了事。如果在下的功夫未能入姑娘的慧眼，在下便……」

阿惜道：「你很好，有禮貌，好，那便如何？」

鎖眉漢聳聳肩頭，道：「那時還有什麼說的，任由姑娘處置好了。」

阿惜道：「好呀，你好像担保一定赢的。」

鎖眉漢道：「在下還得聲言在先，在下接你的招數，以十招爲限，一過十招，只怕力有不逮，而且這一比試，點到爲止，第三者決不許介入。」

說着，他看了程文一眼。

阿惜氣道：「你只接招不還招，太小覷我啦，好，愁眉常鎖常無樂，我的第一招來啦。」一掌輕輕的拍過去，既狠辣又巧妙，那知常無樂避重就輕，身形一幌，便避了過去。

阿惜哼了一聲，第二招竟亮出劍來，銀光閃動，兜胸便刺。常無樂中指一彈，「錚」的一聲，彈中劍身，登時斜出數寸，在他身邊擦過。這一招，如果不挾高出數倍的功力，實在不敢冒險，要知阿惜的長劍，十分鋒利，如果手指一彈，不能恰到好處，稍有差池，手指決不能保存。

鎖眉漢道：「第二招！」

阿惜叫道：「第三招來啦。」劍尖震動，好像星光閃爍，敎對方不知她刺向什麼部位。這一招仍取直刺，但功力已深了兩層。

鎖眉漢知道厲害，不敢出手抵擋，只好閃身避過。

「這是正宗的波斯劍法！」

這句話在空氣中震盪，聲音低沉，但塲中衆人，人人聽見。阿惜心中一凜，聽那聲音異樣，也不知誰人說的。鎖眉漢細心一看，但見阿惜的眸子作碧綠之色，心中恍然：「這小姑娘果然是波斯女子。」

程文已經知道，說話的人，正是那個仍然蹲在地上大吃梨子的大漢，四人之中，以他的功力最好，也只有他才能在三招之中，看出阿惜的家數。

鎖眉漢小心翼翼，一口氣接了阿惜六

招，他果然依言，避招不還招，接招不反擊，功力精純，手法漂亮，武功遠遠在阿惜之上。

阿惜一口氣使了九招，全給對方避過了，心中大急，陡然之間，最後一招，使出師門「震澤魔君」的高招來，凡是武學之人，到了危急之際，使出來的自自然然是師門的救命絕招。

又見阿惜一咬牙，長劍迴轉，自下而上倒刺，劍風颯颯，端的非凡。但她好對方更好，雙足一蹬，身形一轉，以極美妙的步法，避過這一招。阿惜已經打足十招啦，無一招對鎖眉漢稍有威脅。

「嗯，這是太湖派的絕招，這姑娘居然是震澤魔君的入室弟子，這一招『乾坤倒轉』好則好矣，可惜她學不到一成。」聲音低沉，空氣震盪。

阿惜猛然一拗劍身，劍尖指向自己的胸膛，叫道：「我在十招之內勝你不得，我也不想活了。」

鎖眉漢萬萬料不到她會自戕，吃了一驚，忙道：「小姑娘，你千萬不可……」

一聲未畢，阿惜手臂一轉，那柄長劍陡然間彈了出來，「颼」的一聲，劍鋒點向鎖眉漢的眉心，相距不及兩寸。這一招突而其來，出手之快，劍招之準，確是駭人耳目。鎖眉漢為顧勸她不可自戕，那料得到她居然使詐，招式陰險毒辣，得未曾見。

鎖眉漢無法閃避，叫一聲：「我命休矣！」左手一探，猛地觸手冰凉，原來無巧不巧，觸及阿惜的劍鞘，這一下好像遇溺的人，碰觸到一根救命草一般，牢牢的一抓，扯了過來，運勁一架，「噹」的一聲，把那一劍險絕的殺手架了開去。

鎖眉漢猛退十步，嚇得呆了。阿惜也給勁力震退十步，也是嚇得呆了。

「這一招也是震澤魔君的傑作，也只有他，才能創出這等陰險的招數來。」說話的正是那個仍然蹲在地上吃梨的大漢。

怒目漢道：「好哇，你居然使詐。」

阿惜分辯道：「這是我的劍法，劍法使出，但求運用靈活，靈活便贏，不靈活便輸，哼，有什麼詐不詐的。我說，我們這一場比試，哼，我大方一點，就算是平手吧。」

鎖眉漢突然向阿惜躬身，道：「公主，我們不用爭辯了，是你贏也好，我贏也好，都無所謂，我們是朋友。」

阿惜道：「你叫我什麼……公主?」

鎖眉漢道：「你不必否認了，從招數上，我已看出來，而且，誰叫你長了一雙特別的眼睛，公主，你不是別人，正是波斯國王康斯巴陛下的公主碧眼孃。」

阿惜吃了一驚，看了程文一眼，搖頭道：「你認錯人啦，我姓安，閨名一個惜字，我叫安惜。」

鎖眉漢道：「安惜？嗯，你改名換姓，却換出一條尾巴來啦。」

笑口常開的大漢哈哈笑道：「在我國古代，波斯的名字便叫安息，漢朝時張騫出使西域，便在安息作客，你自稱安惜，正是不打自招，哈哈，碧眼孃公主，你雖然亡命中國，你還是不肯忘本。」

到了此時，阿惜要待否認也不行了，只好點點頭，道：「好吧，我正是波斯公主碧眼孃，你們到底是誰呀？」

程文一直不開口，這時才插話，道：「我早已瞧了出來，這四位是大名鼎鼎的常州兄弟，合稱常州四爺。」

原來常州常氏兄弟四人，同胞兄弟，四個人各有特別不同，相貌，性格和特徵，綽號也是恰如其份，十分古怪，然而武功高强，乃是中土武林一大門派。

老大綽號「金口常閉」，叫做常無言，他常常不肯開口說話，金口常閉，所以名字也就叫做常無言。

老二綽號「愁眉常鎖」，叫做常無樂，他常常悶悶不樂，難得開心，愁眉常鎖，所以名字也就叫做常無樂。

老三綽號「怒目常睜」，叫做常無喜，他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有怒無喜，永遠是兇霸霸的，怒目常睜，一天難得一笑，所以名字也就叫做常無喜。

老四綽號「笑口常開」，叫做常無嗔，他跟老三剛剛相反笑口常開，永遠不發怒，所以名字也就叫做常無嗔。

無論本來姓名與綽號，均恰如其份。

待得程文把常州四常的身份說明，碧眼孃哈哈一笑，道：「常——常——常，住在常州又姓常，綽號也有個常字，多麼的嚕嚕叨叨呀。」不禁啞然失笑。

程文道：「四位不遠千里駕臨這荒凉之地，為了什麼?」

那個老大金口常閉常無言冷冷的道：「救人。」

程文道：「救誰?」

「碧眼孃！」

就是這麼簡單的三個字，程文已知道他們的來意了。程文經驗豐富，為人謹慎，滿懷疑團，道：「為什麼?」常無言哈的一聲，把一隻咬了半邊的梨子一擲，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形一彈，凌空而起，一掌便向程文拍去。程文右掌一揮，「砰」的一聲，兩掌一交，兩人均是全身一震。

常無言道：「不够！」

程文道：「什麼不够?」

常無言道：「六大高手。」

程文道：「未必！」

常無言道：「一定。」

程文道：「怎辦?」

常無言道：「不怕！」

程文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之人，他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互相對答，均是使用最簡單的兩三個字，他們兩人心中明白，旁人聽來，都是有點莫名其妙。

碧眼孃嫣然一笑道：「你們兩位武功不相上下，而在口才上也是旗鼓相當。」

原來常無言試了程文一掌，知道憑了他決然未够，抵擋波斯六大高手的功力未够也。程文那裏肯示弱，說未必不够鬥，但常無言却給他來一個肯定。

程文只好自認勢單力弱，詢問對方該怎辦?

「不怕！」

這麼簡單的兩個字，實在包含了極大的意思，常無言的意思是，他們四常為了救人而來，萬一給波斯六大高手追上了，一點不怕，他們四常助上一拳，合六個人之力，決不會怕他六大高手。在他估計之中，六個人已足够對付波斯六騎了。

碧眼孃想了一陣，這才明白，當下不

敢再次撩是惹非，盈盈的向四常行了一個禮，柔聲道：「我與四位非親非故，難得義助一拳，小女子感恩不淺。」

常家兄弟互相看了一眼，突然一齊跪了下來，咚咚的叩了三個頭，道：「公主，千萬不要行禮，枉自折殺了四常。」

碧眼孃忙道：「四位請起，你們怎的對我行此大禮?我已不是波斯公主，身在中土武林，四位乃是我的武林前輩呀。」

常無樂道：「公主，別說叩頭，公主你是要咱兄弟們四顆人頭奉上，也是心甘情願，因為你爹爹波斯國王康斯巴陛下，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碧眼孃一對澄澈如碧綠的水一般的水汪汪的碧色大眼睛一霎一霎的，流下幾顆眼淚來，咽哽道：「父王已經死了，我是逃難，四處逃亡。唉，我也不知怎樣才好，前途茫茫，不知何處是吾家。」

常無喜怒目一睜，大聲道：「公主，你不要哭，我們四常知恩要報，首先把六大高手統通殺死，然後帶你殺回波斯，宰了那奸相。」

碧眼孃大喜，連忙收了眼淚，道：「如此好極了，程師叔，我們就在這裏等他，不必亡命返江南了。」

程文向常家兄弟看了一眼，道：「常老大，你們如何受了波斯國王的大恩，我也該知道呀。」

金口常閉常無言便是殺了頭也不肯多說話，一指笑口常開常無嗔，道：「你！」常無嗔笑了一聲，當下把此事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波斯灣上有一個文明的古老國家，建國已有二千多年，在古代文化上，波斯是僅次於埃及、中國、印度的國家，文化的年代，比諸希臘、羅馬與及巴比倫、以色列等更早，在漢朝，已跟我國通商，來往大道，是通過天山北路、中亞細亞直達波斯的首都德黑蘭，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這條貿易通商之大道，是由我國著名的探險家旅行家張騫、班超等溝通了。

由漢朝起，我國與波斯的貿易不絕，漢代稱之為「安息」，古代稱波斯，到了現時，則為伊朗。

由中國把絲綢運到波斯，每獲厚利，在長安兩錢銀子一尺的上等蘇州絲綢，運到波斯販賣，每尺三兩，獲利十五倍，這是一個多麼誘惑的數字。

於是，在「絲綢之路」道上，商販們趕着馬隊，駱駝隊在荒蕪的沙漠和草原，奮勇前進。道途崎嶇，四處荒凉，當然並不好走。在紜紜商旅之中，其中有一個四人的馬車隊，屬於常州四常兄弟。他們也參加販賣絲綢來了。商旅之中，既有漢人，也有波斯人。

商販多了，自然有競爭，有了競爭，自然有了淘汰，人類的社會就跟森林一般，逃不了「弱肉强食」的淘汰。常氏兄弟乃是中土武林的一個大門派，四兄弟武功高强，神出鬼沒，便是叫他們到大內去偷御寶，也屬輕而易舉，何况販運絲綢。

不到半年，漢人的隊伍之中，弱者淘汰，只剩下了四常，四常把他的隊伍擴充，變成一個百人隊，操縱了中國波斯之間的絲綢貿易。

然而，四常不是沒有對手，波斯的隊伍之中，也來一個「淘汰」，去弱存強，也剩下一支百人隊，跟四常對抗，爭奪絲綢的生意。

這支波斯隊伍，後台極大，出馬保鏢的高手，武功超卓，全是波斯武林之一流强人。

後台老闆非別，正是波斯朝廷的侍衛長布哈德，他轄下一個千人隊，保護宮廷，手下有六大衛士，武功特別好，橫行首都，有六大高手之稱。

這一天，在波斯境內。驛道上，漢人波斯人又來一場大狠鬥，雙方人馬，刀光劍影，殺得十分激烈。四常要壟斷貿易，布哈德也是一般的心思，雙方俱是玩刀子的人，各不相讓，自然在武力上解決。

波斯全國驛道甚多，每隔一段距離便有驛站，備有馬匹，以及騎者換馬之用。驛道是波斯國王大流士在二千年前的偉大發明，大流士乃是波斯史上最英武的國王，驛道的建設，本來為他所專用，他的使臣在驛道奔馳，把來往的時間縮短了很多，現在驛道人人可用了。

四常大顯神通，使出了看家本領，把波斯人打敗，從此他們橫行「絲綢之路」，獨佔了中波的絲綢貿易。

這一天，他們在距離德黑蘭五十里外的一個小鎮歇脚，打算第二天便把價值十萬兩的貨物運到德黑蘭出售。夜裏大夥兒已入睡鄉，常無言猛聽瓦面上有輕微的聲音，悄悄的一躍而起，心想：「夜行人到了。」

但見常無樂業已跳了起來，常無嗔笑道：「大哥，上瓦。」

常無言搖搖頭，側耳聽了一陣，道：「不止上面，還有，很多。」他的簡單語句，兄弟們聽得明白，他們已被大隊敵人重重包圍，不止瓦面上，前門後院，都有敵人，常無言指指瓦面，指指常無嗔。

常無嗔點點頭，破窗而出，躍上瓦面，在黑暗中，只見有三名波斯人，都穿着宮廷衛士的制服，常無嗔不懂波斯文，那三人也不懂中國話，「先禮後兵」的「先禮」是沒有了，只好「後兵」。

乒乒乓乓，常無嗔跟這三人，一聲不響的鬥了起來，只過了十招，便知這三人的武功非同小可，心中一震，大聲道：「喂，你們是誰，宮廷六大衛士，是不是?」對方嘰嘰咕咕的不知說什麼。

那也無須多說，胆敢夤夜摸到四常的落脚地動手，必須是波斯武林的一流高手，而波斯一流高手，除了布哈德的衛士之外，沒有誰人會跟四常過不去。

常無嗔心中恍然，他們壟斷了絲綢貿易，布哈德那裏肯甘心，手下衛士空羣而出，把四常重重的包圍，布哈德下了嚴令，務須把四常生擒回京斬首。

「波」的一聲，常無嗔一個不留神，中了一劍，幸而他閃避及時，一劍打中他左臂。

常無嗔大聲叫道：「老大，點子很硬，你們怎麼啦?」

這時前門後門已是乒乒乓乓的鬥得火一般熱，常無樂在後門，叫道：「老四，是宮廷衛士，小心了。」

六大高手率部空羣而出，這是天大的事情，他們武功超凡入聖，橫行波斯，凡

是辦案，每每派一個人最多是兩個人，已足够了，最兇狠的犯人，也不能逃出他們的掌心。現下六大高手齊出，這是十年來所未試之事。衞士們分成五隊，以數十人聯手圍攻四常中的一人。

餘下一隊，殺近四常的手下隊伍中，出手狠辣，有如斬瓜切菜，不及半個時辰，四常的手下，非死即傷，全數給波斯人解決了！

混亂之中，只聽老大金口常閉常無言的聲音：「點子太硬，我們鬥不過啦，逃！」他居然一口氣說了這許多個字，事情如果不嚴重，他決不會破例多說。

常無樂在後門，常無喜在馬廄，常無嗔在瓦面，殺出重圍，到前門與常無言會齊，四口大刀在手，兩前兩後，向前猛衝。六大高手一聲呼嘯，從後趕來，四常且戰且走，鬥是鬥不過，要逃嗎還不輕易。

豈料他們逃出不遠，猛聽得轟隆轟隆之聲大响，恍如錢塘江的巨潮，洶湧而至，又聽得鐵甲鏗鏘之聲，金戈相觸之聲，雜然大作。常無嗔大吃一驚，叫道：「不好，波斯的鐵甲騎兵！」

在黑暗中，在震耳欲聾的聲响裏，只見前面黑影如山，騰騰的衝鋒，在月亮的微弱光綫之下，鐵甲反射出陣陣烏光。常無喜雙脚亂跳，大罵道：「布哈德那厮，居然出到鐵甲騎兵，糟透了，大哥，怎麼辦？」

「拚命！」簡簡單單的兩個字。

鐵甲騎兵乃是波斯傳統的精銳部隊，二千年前，波斯王大流士就憑了一支精銳的鐵甲騎兵，橫掃亞非兩洲，建立了一個空前的大帝國。

大流士的帝國版圖，在上古史裏，除了中國和羅馬之外，要算它最大。這個大帝國據有小亞細亞全部與敍利亞和現今巴勒斯坦的全部。大流士率領鐵甲騎士遠征，東達印度，西達北非埃及，阿拉伯也臣屬於他。

地中海、黑海、愛琴海、裏海、鹹海、紅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全部在波斯帝國的勢力範圍之內。

後面有數百衞士窮追猛打，前面有兩個鐵甲騎兵攔着去路，四常浴血奮戰，鬥了半個時辰，終於力盡被擒，押回德黑蘭，關在大牢裏，等候斬首。

宮廷侍衞長布哈德羅織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在奸相布掩答面前，告了四常一狀，奸相連審也不審，判了一個斬字，十天之後，推出市塲公開行刑。

其時，國王康斯巴與奸相布俺答不和，康斯巴年老體衰，權力落在奸相手中，布俺答野心勃勃，廣結朋黨，威脅國王，事事跟國王作對，侍衞長布哈德便是他的心腹部下。國王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便是康斯汀公主，由於她天生一對又圓又大的碧綠色的眼睛，人人叫做碧眼孃公主，康斯汀反而無人叫了！

布俺答手握大權，隻手遮天，朝中文武百官，大半向他投靠，忠心於國王的，寥寥可數，大臣哈同，忠心耿耿，擁護國王，誓死跟布俺答週旋。由於哈同爲官三十年，清廉自奉，極得老百姓愛戴，布俺答雖然有去他之心，然而心有所忌，一時下手不得。

哈同性格耿直，無事不跟布俺答作對，查得布俺答關了四個中國人，連忙稟奏國王，下令赦免。

其時國王自感勢單力弱，在國內拒抗奸相不得，與哈同密密商量，秘密派出一名使臣，取道「絲綢之路」潛往中國，向中國皇帝請求救兵。

國王康斯巴實行借外力以自保了。

康斯巴聞奏，道：「這四個中國人是什麼人？」

哈同奏道：「且不論他們是誰，也不必理他們是否犯罪，如把四個中國人公開斬首，只怕中國皇帝不喜，德黑蘭駐有中國的使節，他一定知道的，中國皇帝不喜，只怕他不肯派兵到波斯勤王。」

康斯巴道：「好，我便下旨，把中國人釋放就是啦。」

哈同道：「陛下，千萬不可，如此一來，倒給布俺答有了藉口，爲難陛下了。以臣之意，不如派個高手，夤夜潛往大牢，悄悄的放人，聽說這四個中國人武功極好，放了出去，鴻飛冥冥，他們定然逃得不知所踪。」

康斯巴點頭准奏，便派御前貼身帶刀侍衞，依計行事。那位侍衞武功高强，不在六大高手之下，智計多端，終於完成了國王交給他的任務。

常州四常逃之夭夭，躲在首都附近，怒目常睜道：「可惡布俺答那厮，居然要把我們斬首，老大，你一生人受過如此凌辱嗎？」

老大搖搖頭。常無喜大聲道：「我們何不潛回德黑蘭，把那奸相一刀殺了？」

老大又是搖搖頭。常無喜又道：「我們這趟大難不死，實拜國王所賜，我們也得報答報答呀。」

老大這才點點頭道：「是，走！」他是老大，所說的話，弟弟們只有跟從，常無喜心中嘀咕一聲，只好跟了老大走人。

他們便潛伏在「絲綢之路」附近，依了老大金口常閉的說話，專門截刦布哈德的驛車，貨運大隊。

布哈德把四常擒了，以爲可以獨霸絲綢市塲，全無對手了，那知四常逃獄，不知所踪，布哈德又驚又怒，下令通緝，一邊命令下達六大宮廷衞士，要他們負責。

宮廷衞士名爲宮廷，實際上是聽奸相指揮，當即偵騎四出，緝捕逃犯。

這一天，在大路上出現了十輛大車，載滿了上乘的絲綢，由中國方面運來，剛剛踏進波斯境內，驀地裏跳出四個蒙面人，二話不說，提起大刀，便殺進隊中。車隊載運上等貨物，押運保鏢的，自然是一流高手了！

乒乒乓乓的鬥了起來，半個時辰，不分勝負！

四個蒙面人，自然是四常了。

噹的一聲，常無樂架着一根短戟，叫道：「波斯人決不使短戟，你這厮武功不弱，你是誰？」

那人大罵道：「山賊，敎你知道曹家武功的厲害。」

常無樂道：「哈，原來你是曹家拳門下弟子，你是中土武林中人，何以給波斯人做保鏢？」

「走一次鏢，得一萬兩銀子，那裏找

去？」

原來布哈德派出波斯好手押運不够，還重金禮聘中土鏢局，幫手護鏢，這一趟聘得長安「鎭遠鏢局」五名鏢師，高手押運，這個曹家拳弟子便是其中之一。

兩人刀來戟往，鬥了二三十招，那曹家拳弟子終於中了一刀，倒地不起。

「鎭遠鏢局」的鏢師也不怎樣厲害，可是十多名波斯人，却是十分硬朗，鬥了一個時辰，常家四常這才得手，把對手擊潰，刦了這十大車貨物。呼嘯一聲，常家兄弟又躲得無影無踪。

如此這般的截刦，經常在「絲綢之路」發生，布哈德的生意大受影响，根據逃回來的人報告，布哈德料得出這四個蒙面人，必是四常無疑。查出了他們的落脚地，還怕他們逃到天邊去嗎？於是，六大宮廷衞士親自出馬，在「絲綢之路」巡查。

可是，四常神出鬼沒，落脚之地時東時西，不知他們躲在那裏。這條「絲綢之路」甚長，由長安起，經過甘肅、青海，回疆進入中亞細亞，經過了極長的荒凉地帶，才進入波斯，全長數千里，要在數千里長的荒凉地帶追捕四個人，簡直是大海撈針。

四常武功高强，而且在暗裏，只有他們的眼睛，能瞧見了對方，對方又怎能在崇山峻嶺之中發現他們。四常就在「絲綢之路」打刦絲綢，他們只刦一家，其餘的一概不刦，凡是屬於布哈德的便下手，一下手，十之八九得手，鮮有雙手空空，全無所獲。

布哈德氣得暴跳如雷，大罵六大衞士無用，有幾次，他親自出馬，率領五萬鐵甲騎兵，殺進「絲綢之路」。布哈德既然是侍衞長，武功之高，當然凌駕六大衞士之上，他手下宮廷衞士一千人，六大高手不過是最突出的六個。

四常神通廣大，聽得消息，便往崇山峻嶺一躲，便像鬼一般不見了。布哈德空有一身本領，也屬無法可施。

四常在「絲綢之路」專門給布哈德爲難，攪了半年，還是不肯罷手，四常只覺得，打刦布哈德的貨物，半年來的斬獲，數也數不清楚，便拿去周濟貧苦人家，刦富濟貧，賺得了一個俠盜之名。

不久，時機已到，奸相布俺答實行政變，他得布哈德爲助，宮廷衞士全在他手中，此外，他還擁有三萬鐵甲騎兵的指揮權，大權在握，便發動武裝流血政變。

那一天深夜裏，在德黑蘭市上，一條黑影在瓦面上飛馳，此人身裁纖細，嬌小玲瓏，在黑暗中，一對碧色大眼放出陣陣綠光，正是康斯汀公主碧眼孃。

她一口氣越過數十座民居，到了一幢大厦之前，在她背後數里之外，烈火冲天而起，一條火柱，冲上半空，把週圍數里之內，照得通紅。

起火的地方正是康斯巴國王的皇宮。

非但起火，而且乒乒乓乓的在激戰，一方是布哈德率領的叛軍，一方是勤王効忠的衞士，由大臣哈同率領，跟叛軍作殊死戰。

政變發生了，德黑蘭的居民家家閉戶，誰也不敢出門，街道上但見蹄聲雜沓，鐵甲鏗鏘，鐵甲騎兵源源而至開上皇宮。

碧眼孃心急如焚，越過圍牆，飛躍入內，但見一名中年人已披衣而起，道：「阿惜，你來了。」

碧眼孃叫道：「布俺答實行叛變，已佔據了半座皇宮，師叔快快救人。」這中年人非別，正是她的師叔程文。

原來程文到處遊山玩水，在中土玩厭了，便到波斯來遊歷，他身爲碧眼孃的師叔，碧眼孃自然好好的欵待，帶他到處遊玩，此刻他仍在波斯，未曾回國。

碧眼孃渾身血汚，嬌喘連連，程文道：「好，我們快去。」待得赴到皇宮，布哈德已經把皇宮佔領了一大半，六大高手，數百衞士與及數千鐵甲騎兵在布俺答布哈德指揮之下，把皇宮四面包圍，火光冲天，幾座大殿，已經給大火燒燬了。

程文碧眼孃雙劍殺開一條血路，衝進後宮，但見國王康斯巴手執長劍與哈同負隅頑抗，站在國王身邊的，不過數十名忠心的衞士，在火光中，布俺答得意洋洋，揚聲道：「陛下，如果你答應把王位讓給我，我決不會殺你。」

哈同厲聲道：「布俺答，你謀朝簒位，胆大包天，我哈同放你不過。」

布俺答冷笑一聲，道：「哈同，你巳是窮途末路，還不投降？」布俺答身邊，閃出布哈德，厲聲道：「哈同老賊，你想找死，容易得很呀。」手起一劍，把哈同的大刀震得飛上半空，一劍刺中哈同的腹部，揚聲大叫道：「哈同已死，誰人不投降，哈同就是榜樣。」

揮劍近逼，殺死了幾名衞士，直逼波斯王。波斯王揮劍亂砍，叫道：「誰人胆敢弑君？」

布哈德獰笑道：「我敢！」

「噹」的一聲，國王的長劍，給布哈德的長劍斬爲兩截，對正康斯巴王的胸口刺去。就在這時，程文碧眼孃兩人殺開一條血路，衝將過來，程文一劍橫架，兩人都一齊震開幾步。

程文心中一凜，他萬萬料不到布哈德的武功如此高强，正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這位侍衞長的武功，決不在他之下。程文那裏還肯跟他死纏，虛幌一招，轉身便去救波斯王。

「颼颼」的一陣亂响，長箭下雨一般射過來，布俺答調來五十名弓箭手，向國王亂射，碧眼孃擋在父王身前，揮舞長劍，把長箭撥下一些，但是這五十名弓箭手，都是能征慣戰的神箭手，箭如飛蝗，又急又準。避無可避，閃無可閃，康斯巴王終於中了三箭，臥在血泊之中，碧眼孃嚇得心胆俱裂，叫一聲：「父王！」也不理形勢如何危險，伏在國王身上痛哭。

康斯巴王嘶聲道：「我要死了，無法可救，你快走！……快走！」

碧眼孃哭道：「不，不，我跟奸賊們拚了！」

康斯巴王喘着氣，揮手道：「形勢是强弱分明，你枉是去送死，你快走……快……」雙腿一挺，這位在位三十年的波斯國王康斯巴就此逝世了。

碧眼孃嗔目大叫：「布俺答，你……」長劍亂砍，殺將過來，突然間背心一緊，她給程文抓着，叫道：「公主，君子報仇，十年未晚，我們走！」程文右手長劍

，左手抓着碧眼孃，殺開一條血路，往宮外闖。

程文乃是中土武林第一高手「震澤魔君」的師弟，武功高強，他要鬥，鬥不過六大高手，要逃嘛，並無困難，幾個箭步，已逃出皇宮，往郊外闖，迎面一隊鐵甲騎兵衝來，程文飛身而起，雙腿在空中橫掃，「隆」的兩聲响，兩名鐵騎連人帶甲，倒撞下馬。

程文把碧眼孃擲上一匹馬上，自己躍上另一匹，叫道：「阿惜，快逃！」兩匹馬飛騰起來，直往東門奔去。

宮中的形勢巳穩定了，國王巳死，公主在逃，奸相佔領了整座皇宮。布哈德道：「首相，恭喜你啦，大局定了。」布俺答哈哈笑道：「布哈德，你還叫我首相麼？」

布哈德笑道：「是，國王陛下。」

布俺答道：「眼見碧眼孃在逃，斬草不除根，明春復發，大將軍，碧眼孃的人頭，交在你手上了。」

布哈德哈哈笑道：「是，陛下。」布俺答做首相，他便是宮廷侍衞長，布俺答做了國王，他自然是大將軍了。

布哈德自己沒有空閒，因爲政變後首都人心惶惶，還潛伏着不少効忠國王的份子，他留在首都帮助奸相辦理後事，拿捕碧眼孃的重責，就放在六大衞士手上了。

「碧眼孃在幼年，給康斯巴送到中土學武藝，拜在中土第一高手『震澤魔君』門下，學了十年武功才回波斯，她身挾中國波斯兩國武功之長，功力不低，你們切不可輕率從事，拿回之後，重重有賞。」

這是布哈德下的命令。

「我猜她一定逃到中國去，護她逃亡的高手，查得正是碧眼孃的師叔，你們晝夜窮追，如果能在波斯境內拿了她，固然最好，如果不能，給她逃到中國去，唔，這事嘛，你們要用智又用力了。」布哈德這樣說。

「怎樣，還請侍衞長大人見示。」

布哈德雙眼骨溜，一轉，道：「你們六大高手都到過中國了？」

他這個問題是肯定的，因爲六大高手到過中國幾次，跟中土武林，交換過武功。有一次，他們護送一名使者到中國朝見皇帝，又有幾次，他們押送一批珍珠玉石的寶物，到中國向皇帝進貢。

六大高手對中國，是十分熟識的，而且人人會說中國話，對中國的風土人物，了然於胸，對中土武林的各家各派，也是一樣。

「如果碧眼孃逃到中國去，你們也跟踪到中國去，化裝爲中國人，混進中土武林，伺機下手，無論用什麼方法，或明攻或暗算，總之，你們的任務，就是把碧眼孃置於死地，這任務當然很重，時間可能很長，你們要有耐心，謀定而後動。總之，你們如果殺了碧眼孃，回來之後，官升三級，如果不能，哼，你們以後也不必見我了，明白麼？」

六大高手凜然遵命，追殺碧眼孃。

常州兄弟聽說波斯京城發生了叛變，要待捨命去救國王，却巳過遲，他們此刻遠離京城五百里，有心無力。後來又聽得六大高手聯袂出城，追殺波斯公主——康斯巴王唯一的繼承人康斯汀，四兄弟細細商量，決定了就算拚了四條命不要，也得去救康斯汀公主。

他們知道在波斯境內不足跟六大高手抗衡，於是兼程回國守候在大戈壁沙漠之中，這一段路也屬於「絲綢之路」，終於他們等到了他們所企望的波斯公主。

×　×　×

四常把他們的驚險往事說了出來，常無嗔笑道：「天幸康斯汀公主殿下平安無事，眞是謝天謝地。」

碧眼孃道：「常氏四位，以後不必什麼殿下殿下的，叫我碧眼孃好啦。」

常無喜道：「是，是。碧眼孃，你何不一早說出身份，我們也不必打架啦。」

常無樂道：「碧眼孃，你現時怎辦？你如要返國報仇，我們常家兄弟陪你去，反正四條性命是波斯王賜給的，交回給他也無所謂。」

碧眼孃雙手一拱，道：「多謝四位義士拔刀相助，碧眼孃感激不淺，我不過是一個二十歲的小姑娘，有什麼見識，我們還是聽程師叔的吩咐吧。」

程文說道：「那奸相羽翼巳豐，巳經控制了波斯，憑我們六個人，又有什麼能力？侍衞長布哈德武功不凡，不在我之下，我們現時還是養精蓄銳，等候六大高手吧。」

常無嗔道：「如此也好，碧眼孃，布哈德是什麼門派出身？」

碧眼孃道：「他是大巴山君的門下大弟子，十年前大巴山君是波斯第一高手，他死了之後，布哈德便是波斯第一人，武功全國最好。」

常無嗔驚道：「既然如此，你復國報仇之願只怕有點困難了。」

衆人聽了程文的話，在這梨林之中靜坐，做着吐納的功夫，養養精神，以便大戰六大衞士。那知他們等了十天，還是不見六大衞士的影子，常無喜罵道：「兎崽子，烏龜般不出來，老子找他去。」騎了一匹馬，四下巡查一周，回來聳聳肩頭道：「方圓幾百里之內，鬼影沒有一個。」

再等十天，仍然是不見人影，程文只得帶了碧眼孃起程回江南去，與常家兄弟互道珍重而別。

常家兄弟意興落索，不再在「絲綢之路」打刦了，四人回常州原籍，再練武功，他們許下一個諾言，終有一天，殺到德黑蘭去，把布哈德殺了，替巳故波斯王報仇。

一個月之後，程文碧眼孃到了太原，由於碧眼孃的相貌衣飾太特別了，程文給她買了一身藍布短襖褲，穿着一對黑布鞋，腰間纏一條白腰帶，梳了一個髻，插了幾朶花，打扮成爲一名年輕的村姑。

荊釵布裙，果然十分相像。

唯獨她的碧眼睛，無法改變。

他們慢慢的走着，身在中土，巳經不怕波斯衞士了，如果他們胆敢追到中土來，正是求之不得，程文大有身份，大江南北武林中人，他認識不少，他一個人力鬥不來，邀人助拳，決不愁沒有人响應。

到了太原，這是山西省一座大城，市况繁榮，不必細表。程文道：「在太原城外，有一名莊主，叫做易克志，武功高强，乃是太原一霸，與我有舊，我們好不好去見見他？」程文雖然是師叔，但碧眼孃乃是公主，身份懸殊，程文有事，必帶徵詢的語氣，不敢下命令。

「我餓死啦，師叔，有什麼好吃的，吃飽了再算。」

程文點點頭，帶她到了太原飯店，這是太原城最上等的一家，點了最名貴的菜，叫過最名貴的酒，兩人慢斟淺酌。須知碧眼孃以公主的身份，平日山珍海錯吃得多，點菜非最名貴的不可。

碧眼孃雖然荊釵布裙，村女打扮，然而掩飾不了她尊貴的身份，她在談話之中，每每舉手投足，均表露了尊貴之態，絕對沒有村姑們的粗鄙。程文則是衣服麗都，一件長衫，便是上等的絲綢縫成。

小二們倒不敢怠慢，慇懃招待。

正吃喝之間，猛見一條大漢踉踉蹌蹌撞進來，酒氣薰薰，一屁股的坐下來，雙拳敲桌，大叫：「酒！酒！」碧眼孃只瞥了他一眼，吃了一驚，不由自主的「呀」的叫出聲來。

程文轉頭一望，但見是一條十分威猛的漢子，穿着一身獵人的裝束，提着一柄鋒利的鋼叉，身型宏偉，體健如牛，兩條粗眉，配着一雙三角形的怪眼，相貌威猛之極，最使人吃驚的是，此人長着一部濃濃的虬髯，根根像鋼絲一般硬，顏色像鮮血一般紅，竟然是一名紅鬍子。

鬍子的顏色，不是黑便是白，或者黑白參半的斑白，但這大漢却是一部十分驚人的紅色鬍子。

這紅鬍大漢把鋼叉在地上亂頓，大叫道：「酒，酒，快，拿十斤汾酒來，要杏花村的，別的牌子不要，山西杏花村汾酒，他媽的，還不拿出來麼？」

劇盜紅鬍　痛失嬌妻

小二見他酒氣薰薰，看來巳經吃了不少酒，忙道：「客官請便，敝店向例不招待醉客。」

那紅鬍大漢怒道：「如果不招待醉客，爲什麼叫做酒店，你道我沒錢麼？這兩張豹皮值多少？」

說着把兩張豹皮放在桌子上，定是要酒。這兩張豹皮、金錢豹、皮毛柔潤，很值幾個錢。小二道：「小店向例不記賬，貴客請便吧。」紅鬍大漢那裏肯依，跳起來便去搶酒，他酒癮大作，那裏還客氣。小二雙手來攔，紅鬍大漢兩臂一振，小二跌出一丈之外。這一來，店中大亂，掌櫃大叫：「反了反了！」叫齊店伴，一湧而上。

紅鬍大漢哈哈笑道：「打架麼？好得很。」捋起衣袖，要待上前。

碧眼孃一眼便瞧見這紅鬍大漢絕非等閒之輩，如果動手，只怕鬧出人命來，連忙一掠而上，笑道：「不必動手，這位大哥，你既然大有酒意，請你移駕過來，我們痛痛快快的吃三杯，怎樣？」

紅鬍大漢醉眼昏花，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貌若天仙一般的村女，雪白的皮膚，碧色的大眼，高高的鼻子，笑起來，兩頰上有深深的兩個梨渦，如此美貌的姑娘，他幾時見過？

紅鬍大漢搓搓他的眼睛，道：「你，你是仙女下凡，是不是？我，我的眼睛出了毛病是不是？」

碧眼孃笑道：「都不是，你過來吧。」西域的女人，就是這麼落落大方，決不像中國女人見了男人便臉紅。

她微微一笑，扯了紅鬍大漢的衣袖，牽他到桌上，指着程文，道：「他姓程，我姓安，大哥你貴姓呀？」

紅鬍大漢見程文相貌清癯，臉上不動聲色，雙頰深陷，額角青筋暴現，心中一驚，酒醉也有三分醒了。

他雙手一拱，唱了個喏，道：「我嘛，我叫做紅鬍子，住在東門外台山村。」

碧眼孃笑道：「紅鬍子，這名子很好聽呀，你沒有姓氏嗎？」

紅鬍大漢哈哈笑道：「姓名不過是代表某一個人的稱呼罷啦，有也好，沒有也好，絕無關係。阿甲他便是阿甲本人的代表稱號，其實他叫阿乙，何嘗不可？我便是紅鬍子，無姓無名，人家叫我紅鬍子，我答應了，我叫自己也是紅鬍子，有了稱號，姓氏就沒有用啦。」

程文聽他談吐不俗，給他滿滿斟了一大碗酒。紅鬍子既然是程文的客人，小二們便不來騷擾了。

紅鬍子也不客氣，一呷而完，笑道：「小姑娘，你自稱姓安，其實嘛，你如果自稱碧眼孃更是適合，因爲你生來一對美麗的碧色眼睛呀！」

碧眼孃粉臉一紅，悄聲道：「你說的不錯，我就叫做碧眼孃。」

紅鬍子自斟一碗酒，骨嘟骨嘟的一呷而盡，叫道：「好呀，碧眼孃這名字，好聽極了，好，我們大家交個朋友如何？」

說着伸出他毛茸茸的一隻大手，跟程文握了一下，又跟碧眼孃握了一下，大聲道：「如果我不走眼，這位程大哥必然是中土武林的內家高手，一定是江南某派，決不是江北的，是不是？」

程文笑道：「紅大哥眼光好厲害，你怎的知道？」紅鬍子道：「北方人大多數是粗豪的大漢，大碗吃酒，大塊吃肉，南方人大多數斯斯文文，彬彬有禮，你必然是江南武林的好手。」

碧眼孃道：「你猜的不錯，我呢？」

紅鬍子道：「你既非江南人，也非江北人，你決不是中土人，你是西域人，波斯？哈哈，不錯，必是波斯人。」碧眼娘微微一驚，道：「你怎麼知道？」

紅鬍子道：「你剛才還來勸架，我從你的步法上便看見了，你步步尺七，步幅寬大，正是波斯一派的步法，哈哈，中土武林的娘兒們嘛，寸步金蓮，練習的步法，也是細碎的，你是不是波斯姑娘？」

碧眼孃笑道：「紅鬍子大哥，你目光如炬，佩服佩服。」紅鬍子三碗落肚，酒興大發，叫小二抬出一罎杏花村汾酒來，一大碗一大碗的吃。此人酒量甚豪，吃了大半罎，完全不當作一回事。

碧眼孃自從進入中土以來，她小心在意，決不敢露出本來身份。她打扮爲村女，說的是流利的中國話，吃的飲的全是中國酒菜，她自幼在太湖畔拜「震澤魔君」爲師學藝，在中國住了十年，十六歲那年才回波斯去，對於中國的風俗習慣，無一

懂，她已經九成九漢化了。除了一對無法塗染的碧色眼睛之外，無論在任何方面，都不易看出她是西域波斯人。

然而，她却給紅鬍子一眼看出了。

不够一頓飯時份，一大罈汾酒已給紅鬍子吃光，又叫小二抬出另一罈來。小二們面面相覷，只好依言。他們的酒家自從開張以來，酒客不知多少，但如紅鬍子這般的豪飲，却是不曾見過。

碧眼孃十分躭心，勸道：「紅鬍子大哥，你已喝了幾十斤酒，算了吧，你肚餓不肚餓，吃碗白飯如何？」

紅鬍子把他的紅鬍子一捋，道：「以後你叫我紅鬍子便是，不必加上一點『大哥』的尾巴，我沒有醉，你放心吧。」

待得這一罈酒吃光了，紅鬍子用袖子抹抹嘴巴，道：「碧眼孃，你我萍水相逢，眞是相見恨晚，我就住在東門外台山村，不過五里路，就請兩位到舍下敍敍，未知兩位之意如何？」

「好的！」碧眼娘也是十分爽快的女人。

三個人站了起來，由程文會了鈔。程文是唯碧眼孃之命是從的「師叔」，碧眼孃既然肯去，他自然沒話說。

出得門來，碧眼娘偶一轉頭，但見他們的桌子下面，有一灘淺水一般的液體，酒香仍在，正是汾酒，心中大吃一驚，悄悄問程文，這是怎麼回事？

程文低聲道：「我早已看出來了，紅鬍子是內外兼備的一名高手，外力如何，我未曾見過，內功嘛，上上之選，決不在我之下。」

原來紅鬍子內力深厚，他一口氣吃了幾十斤酒，難道他的腹皮特大可以容得下麼？不是，他運用他本門的內功，把酒水由體內逼將出來，他吃幾多斤酒，幾多斤酒就由他體內像流汗一般逼出體外，控制自如，幾十斤酒，十之七八給逼出，留在他肚裏，不過幾斤。

在一名酒徒——超級酒徒的眼中看來，幾斤酒算得什麼呢？

碧眼孃心中凜然，原來這位紅鬍子竟然是內外兼修武功出衆的江湖異人呢。

紅鬍子在前引路，一面哈哈嘻嘻的說個不停，說的是他上山打獵所碰上的驚險的故事，對他的出身，隻字不提。五里路程在高手看來，不過是一條短短的捷徑，轉眼即到。紅鬍子指着一間小茅屋，道：「舍下便是此間。」

這時候，已然接近黃昏，茅屋之中，還有炊烟。

紅鬍子道：「昨天我獵得三隻野兎，此刻還養着，內子也頗曉得烹調，紅燒兎子，也頗可以下下酒。」

程文道：「紅鬍子，在下不知你已成家，未携禮物孝敬嫂夫人，失禮得很。」

猛然間陣陣狂風吹過，在茅屋之前的豐草之中，吹起一塊破布來，紅鬍子突然身形一展，「一鶴冲天」身形躍上半空，伸手把破衣抓下。他這一招，身形輕巧，輕功好得出奇，碧眼孃喝了一聲彩。

紅鬍子把破布在鼻子上嗅一嗅，面色大變，道：「兩位請在這裏等我一等。」飛奔進豐草之中，碧眼孃程文見他行動古怪，舉止有異，料想必有什麼事故發生，連忙跑到豐草之中看時，只見紅鬍子呆呆的一聲不響，在他面前赫然是一具女屍。

這具女屍衣服破破碎碎，上身全裸，下身也破了一半，橫眉怒目，在生前顯然經過劇烈的掙扎。她身穿紫色的衣服，而紅鬍子手中執着的破布，正是紫色。

碧眼孃「呀」的一聲，雙手掩面，不忍再看。

這女屍十分年輕，頂多二十四五歲，相貌娟美，生前一定十分漂亮。

紅鬍子呆了一陣，抱着那女屍，在她耳邊低聲道：「媚娘，是誰幹的？」

媚娘是這具女屍的名字，而這具女屍又必定是紅鬍子的妻子，已無疑問。媚娘還未氣絕，驀地雙眼微微一睜，眼睛本來是十分美麗的，但此刻却是十分恐怖，霎了兩霎，便又瞌上，嘴巴微微的抖動，她在極力的掙扎，想說話，但是喃喃的說不出來。

紅鬍子嘶啞嗓子，大力搖她，大聲道：「是誰幹的，易國仁是不是？」搖了幾搖，媚娘「嚶」的一聲，雙腿一伸，便已氣絕，「噹」的一聲，她手中的東西墮了下來，紅鬍子拿起一看，是一隻碧玉的扇墜。

紅鬍子放聲大哭，叫道：「媚娘，媚娘，你不要死呀！」

程文拍拍他的肩頭，道：「人死不能復生，紅鬍子你不要悲傷。」

紅鬍子伏在媚娘身上，嗚咽道：「媚娘，這是多麼美麗的名字呀，但你已經死了。」

哭了一陣，紅鬍子猛地站起來，抱着媚娘的屍首，轉頭道：「進屋去！」身形一閃，已進茅屋。這茅屋十分簡陋，壁上掛着幾張虎皮豹皮。

剛剛跟紅鬍子交上朋友，萬萬料不到他突逢變故，而且這變故又非常恐怖，使人髮指，碧眼孃怔怔的出神，不知如何是好，只說得一句話：「紅鬍子，她是你的夫人？」

紅鬍子把屍首放在牀上，蓋上一條被子，點頭道：「正是，我只哭一次，以後不再哭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那也不必細說，媚娘是遭了強暴，她拚命掙扎，最後頭顱觸砸在一塊尖石上，頭破血流而死。這可以輕易的找出證據，那人施暴之後，慌恐逃走，却給媚娘抓下他的一隻玉扇墜。

「易國仁，好呀，我瞧你能跑到那裏去？我要怎樣的殺他好呢？一拳打死不好，一刀殺了不好，我要慢慢的一刀一刀的割下你的皮肉，割三千刀……」

程文一聽「易國仁」這三個字，不由的全身一震，易國仁非別，正是他的老朋友易莊主易克志的獨生兒子。

碧眼孃聽了紅鬍子那悲憤怨毒的說話，也是全身一震，以紅鬍子這樣的人，這樣的性格，他說得出來只怕一定做得到。

紅鬍子無兒無女，只有一名年輕貌美的嬌妻。

程文道：「紅鬍子，你拿得準，確實是易國仁？」

紅鬍子道：「不說多言，兩位如果肯跟我上易家莊，此刻便去，如果不肯，請在舍間稍候，頂多是兩個時辰便回。」

程文一陣猶疑，碧眼孃道：「師叔，易克志是你的朋友呀。」

程文道：「好，去吧。」

易克志是太原一霸，武功高強，成爲太原的武林領袖，他廣置莊園，良田千頃，富甲一方。他一見程文，滿臉堆歡，笑道：「程大哥，許久不見了，什麼風送你來？」一見紅鬍子，笑容立刻收斂了，一見碧眼孃，眼睛又是一亮，肅請三人進入客廳，吩咐備酒。易克志五旬以上，紅光滿面，肥頭大耳，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太原武林霸主，你還以爲他是一名富商呢。

易克志見了紅霸子，顯得侷促不安，皮笑肉不笑的道：「程大哥，你們三位是一道？」

程文道：「不錯，這位是我師姪安惜，這位朋友紅鬍子，是新相識……」

紅鬍子霍地站了起來，大聲道：「易克志，你的兒子在那裏？」易克志聳聳肩頭道：「我怎知道？」

紅鬍子把手中鋼叉一抖，冷然道：「他下午還在這裏，難道現時已經走到大雪山去，你有種的叫他出來。」

易克志陪着笑臉，道：「紅鬍子，你找他幹什麼？」

紅鬍子道：「難道你不知道？」

易克志笑道：「他如果有什麼地方開罪你，老夫就替他陪個不是，青年人脾氣不好，無端端開罪人也是有的，來人，拿酒來。」

紅鬍子三角怪眼一睜，沉聲道：「易克志，你兒子究竟在不在這裏，你老老實實的說一聲。」

易克志道：「他有事到長安去，他舅父病重，只得夤夜兼程到長安，你要找他半月之後來吧。」

紅鬍子的紅鬍根，鐵絲一般豎了起來，厲聲道：「我與易國仁相交數年，我倒不知道他原來有一個舅父在長安。易克志呀易克志，你滿口謊言，居然護短，你枉稱爲太原的武林領袖，好不知羞恥呀。」

易克志霍地站了起來，大聲道：「紅鬍子，你到我家來，到底爲了什麼？」

紅鬍子把一塊破布一隻玉扇墜拿出來，冷冷的道：「武林領袖，你可認得這兩件東西？你張大狗眼小心看一看呀。」

易克志一眼也不瞧，他對紅鬍子並無所懼，忌憚的却是程文碧眼孃。他對他的寶貝兒子幹下的壞事，豈有不知之理，他料透紅鬍子必然找上門來報仇，他早已有了一個對付之計。

無奈在這時偏偏程文也上門來，跟紅鬍子一起，他猜不透程文跟紅鬍子的關係如何，程文如動手，可不容易對付。紅鬍子一拍桌子，厲聲道：「怎樣？你如不把兒子交出來，我只好跟你拚命了。」

易克志冷冷的道：「你能贏我嗎？你我的比試也比了三年啦。」紅鬍子叫道：「就算打你不贏，也只好跟你拚了。」鋼叉出手，迎面刺去。易克志抽出大刀一架，沉聲道：「你鬥得過我，你鬥不過我全家數十莊丁，你不可不知好歹。」

紅鬍子大聲道：「你的兒子做了壞事，你居然護短，天下間還有公理麼？武林中，萬事抬不過一個理字，程文碧眼孃二位，你們給我評評理。」

紅鬍子粗中有細，他如果不知道自己形勢孤單，早已跟易克志拚命了。

原來紅鬍子與易克志爲隣，相識幾年，彼此都是武林人物，常有過從。易克志的獨子易國仁，也經常到紅鬍子家中討教一些武功，易國仁二十四歲，血氣方剛，但見紅鬍子的妻子阿媚，年青貌美，早已垂涎欲滴，此人性好漁色，仗着父親的勢，汚辱良家婦女，也不止一次。今天，他就趁紅鬍子入城，把阿媚汚辱了。

事後他大起恐慌，要知紅鬍子並非常人，怎肯甘休，他慌忙回家，向老父求救，易克志爲人，別的倒也罷了，偏生護短，易國仁是他獨生孩子，繼承香燈就全靠他，怎能給紅鬍子殺死。

他便佈置妥當，一等紅鬍子闖來，就叫他中計橫死，那知程文同時出現，他的奸計只好按下，等程文表示了態度再說。

程文好生爲難，易克志是他多年的老朋友，生死之交，紅鬍子不過是他新交不過半天的朋友而已。然而，道理却完全站在紅鬍子一邊。

程文沉吟半晌，不知所從，碧眼孃大聲道：「易克志，你還不把兒子交出來，天下間還有公理嗎？」

易克志道：「我的犬子確然去了長安，你要我交出來，也無法可想呀。」咳嗽一聲，但見窗外人影幢幢，不下十對眼睛向裏面窺探。

碧眼孃皺皺眉心，忽得一計，說道：「好，我是相信易莊主的說話，紅鬍子，我們走，等易國仁回家之後再說。」

易克志大喜，雙手一拱道：「就是這位姑娘通情達理，紅鬍子，你回去吧，半個月後犬兒回來，我如果不把他綁到你面前我決不姓易。萬家抬不過一個理字，他如眞的做了虧心事，我易克志也不饒他。」

碧眼孃看了紅鬍子一眼，紅鬍子只好收了鋼叉，跟碧眼孃出了大門。程文却聲言，他有事要跟易克志商量留在易家莊。

在四野之中，紅鬍子仰天長嘯，悲憤莫名，碧眼孃道：「紅鬍子，你且回家，備了兩隻駿馬，等我一等。」

紅鬍子道：「爲什麼？」

碧眼孃道：「你且莫理會，總之，你相信我好啦。」說着她一溜烟也似的走了，紅鬍子只好回家。

半個時辰之時，呼的一聲，她回來了，說道：「紅鬍子，剛才你如果在易家莊動手，吃虧的是你，易克志佈置妥當，要憑人多取勝，除了他自己之外，他還邀了兩名高手助拳，你知道不知？」

紅鬍子道：「這便如何，我的阿媚死了，我留在世上還有什麼意思，我不如自己也死了乾淨。」

碧眼孃道：「千萬不可，你一死了，就沒有人替阿媚報仇雪恨啦，阿媚沉冤待雪，全靠你啦。」

紅鬍子垂淚道：「是。」

碧眼孃執着他的毛茸茸的大手，道：「紅鬍子，不知怎的，我一見你之後，就當你是我的哥哥啦。」

紅鬍子道：「我也是一般，我當你是我的妹妹，上天註定我今天碰上你，你給我出個主意好不好？」

碧眼孃道：「你腦筋昏亂，六神無主

了，是不是？」

紅鬍子點點頭，碧眼娘道：「我自然有主意，我包保你擒獲易國仁就是啦！」

紅鬍子大喜，驀地跪了下來，咚咚的向碧眼孃叩頭，道：「你快快敎我，我求求你啦。」

碧眼孃道：「你快快起來，跪拜嘛，等會兒還是要的，我們首先安葬了阿媚再說。」紅鬍子一生英雄，處變不驚，當下抱了阿媚的屍首，走到後院。

他們掘了一座新墳，把阿媚安葬了，紅鬍子拜了幾拜，哭了三聲，道：「阿媚，你好好的安息吧，如果我報不得仇，我就自刎，躺在你身邊。」

碧眼孃跪下來，拜了四拜，道：「紅鬍子，你我首先結拜了，義結金蘭，定了名份，再說。」

那知紅鬍子正中下懷，一口答應，道：「好，好，從今以後，我是你的義兄，你是我的義妹，我今年三十歲，大你七八年，你叫我一聲義兄吧。」他們兩人對拜了八次，結成了八拜之交。

紅鬍子失了愛妻，得了義妹，心中又喜又悲，道：「義妹，你已有了易國仁那小賊的消息麼？」

碧眼孃笑道：「你已準備了兩匹駿馬麼？」紅鬍子點點頭，碧眼孃道：「你跟易國仁騎術的比較如何？」

紅鬍子道：「强他兩倍。」

碧眼孃道：「這就成啦，你快快向北行，走小路，那小賊正向北方大同走，我查得他果然不在家，但決非到長安去。」

紅鬍子跳了起來，叫道：「你怎的知道？你因何不早說？」

碧眼孃道：「現時說出也不遲，你必然可以趕上他，他早走不過幾個時辰。」

紅鬍子哈哈大笑，拍拍阿媚的新墳，道：「阿媚，你在冥冥之中庇佑我，你等着吧，我必把那小賊的人頭拿回來拜祭你，你等着吧。」

他轉身跳上一匹駿馬，又牽着另一匹頭也不回，加上一鞭，朝北面飛奔而去。

碧眼孃就在紅鬍子家中等他。一轉眼便是黎明，碧眼孃估計，紅鬍子必然可以追及易國仁，但非在十二個時辰之後，他決不能回來，她自己弄早點吃，等候一個人，却不是紅鬍子，而是她師叔程文。

昨夜，在易家莊中，程文以老朋友之誼，好意的向易克志規勸說，武林中講求的是一個「義」字，以一個「義」字爲依歸，古人也「大義滅親」事所常有，易國仁既犯了不可饒恕的大罪，交他出來吧！

易克志嘆了一口氣，道：「都是我不好，我太過放縱他，程兄，你這話雖然不錯，可是他是我唯一骨肉，你要取他性命嘛，不如先把我的取去了。」堅執不依。

程文勸了半晚，一點沒效果。程文雖然是黑道中人，他的師兄「震澤魔君」乃是武林中的大惡，但他却以義氣爲重，講究鋤奸殲惡，性格跟「震澤魔君」大大不同。他拂袖而起，凜然道：「好，你既然如此執迷，我也沒話說啦，你我之情，從此一刀兩截。」

易克志冷冷的道：「你是站在那獵人身邊了。」

「我是站在江湖義氣的一邊。」

易克志眼睛一轉，想着一個歹毒的念頭，換了一個笑容，道：「程兄，我們不說這些惱人的事情吧，不如痛飲三杯，敍敍昔日之情，好不好？」程文點點頭。

易克志吩咐備酒，起身告罪，說要進內更衣。入到後堂，把兩名陌生人請出，商量一件要事。

就在這時，碧眼孃悄悄的回到易家莊，神不知鬼不覺的把管家拿着，點了他的死穴，喝道：「你家少爺究竟在那裏，快快從實招來。」一口明幌幌的長劍，架在他頸子上，那管家只得把易國仁的行踪說了，碧眼孃就撇下那管家，立刻回頭轉告紅鬍子。

這不是輕而易舉麼？不比紅鬍子聲勢洶洶的質問易克志更爲有効麼？紅鬍子要殺的是易國仁而不是他的老子。

那兩名陌生人都說着生硬的漢語，帶着濃烈的西域口音，道：「易莊主，我們早巳知道康斯汀公主在太原，所以巴巴的趕來，請你助我們一臂之力，布哈德大人知道了，一定有重謝。」

易克志道：「但你們得首先帮助我，對付程文。」

那兩人哈哈笑道：「程文是我們的大對頭，他把公主救了，我們還要殺他。」

易克志道：「這好極了，我們便動手。」那兩人道：「不必動刀動槍，我們身邊帶有毒藥，波斯的毒藥，中國人無法解救，最好的醫生也不行。」

易克志道：「他是我朋友，這樣不大好吧。」

那兩人冷笑道：「男人大丈夫做事，但求乾乾淨淨，那有你如此婆婆媽媽的。何況，程文是公主的師叔，震澤魔君的師弟，我們如果殺他不死，給他溜了，後患無窮。這個，你拿去吧，乾乾淨淨，爽爽快快的。」說着把一隻小瓶子塞在易莊主手中，敎了用法。

這兩名陌生人是誰？原來正是六大高手中的兩個，排行第五的哈圖和排行第六的哈托。那天六大高手追到回部大沙漠，巳經追上碧眼孃，但見在她身邊，出現了常家兄弟，知道如果憑了武功，未必輕易取勝，就算他們佔了上風，也不過是上風而巳，就擒拿或殺死碧眼孃，談何容易。

他們六大高手仔細商量，就決定了採取暗算的方法行事，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就是了。

六大高手頗有頭腦，並非徒然憑一個「人多勢大」的匹夫之勇。於是，六大高手化整爲零，喬裝易容，把自己扮成中土人士，混進中國，實行暗算碧眼孃。

哈圖哈托兩人查出碧眼孃在太原附近，就選中了易家莊爲落脚地，暗中佈置。易克志曾經多次到波斯去，從事貿易，在四常未獨佔絲綢貿易之前，易克志乃是大商家，做了十年生意，發了大財。就因他經常來往波斯，所以跟布哈德認識，他手下六大宮廷衞士，與易克志也極爲熟稔，那布哈德，還跟易克志合夥做過生意呢。

正是無巧不巧，偏偏發生了紅鬍子妻子被姦殺的事件，而碧眼孃程文也牽涉其中，哈圖哈托兩人大喜，心想你們兩人自行送上門來，省却我許多陰謀佈置了。

易克志如果要眞的憑武力殺程文，眞

個是談何容易，就算請哈圖哈托兩人爲助，也是不能，可是下毒嘛，正如哈圖哈托所說，輕而易舉。

程文決不相信易克志會下他的毒，等到一杯毒酒落肚，這才發覺，大喝一聲，身子凌空而起，瞋目大叫：「你，你胆敢下毒害我。」一掌向易克志拍下。易克志只是閃避，不予抵擋，程文跳了幾跳，攻了幾掌，毒性發作得更快，雙足一挺，一命嗚呼。

波斯的毒藥，厲害非常，比諸中土的鶴頂紅，孔雀胆，野黃耆之類，强了十倍，以程文內功如此的深厚，中了毒也不能自保，喪身於他的老朋友的毒手之下。

碧眼孃不知她師叔跟易克志談什麼，等了半天，不見程文回來，她還要等紅鬍子，不好便找去門上尋師叔。

在易家莊中，哈圖道：「我們巳查得公主的落脚地，離此不過五里，單身一人，正是下手的良機，易莊主，我們帮你殺了程文，你也該帮我呀。」

易克志雖然殺了程文，殊無喜色，要知程文大有來頭，師兄震澤魔君乃是神州一惡，此事如果給魔君知道了，他將死無葬身之地。

易克志冷冷的道：「你哥兒倆且慢心焦，我還得等紅鬍子回來，一起下手，也把紅鬍子殺了。」

「紅鬍子那裏去了？」

「誰知道？」

「他回來不回來？」

「一定回來。」

「碧眼孃等他不等他？」

「當然等他，她還要等待她師叔程文呢。」

「紅鬍子武功如何？」

「在我之下。」

「好，成啦，我們等他，來個一箭貫雙鵰。」

碧眼孃在紅鬍子家中，心急如焚，到了午後，但聽蹄聲得得，有人來了，正是紅鬍子。

他手牽着另一匹馬，馬背上縛着一個人，正是易國仁，紅鬍子騎術甚精，他追踪數百里，趕上了易國仁，交手數十招，易國仁不敵，終於束手被擒。

碧眼孃喜道：「你回來了，好極啦，你準備把這小淫賊挖心開肚還是怎的？」

紅鬍子把易國仁抓下來，抓他到後院，指着那些新墳，沉聲道：「易國仁，你瞧見麼，我如不殺你，天理不容，怎樣死法，你自己說吧。」

易國仁見石碑上大字「愛妻阿媚之墓」，幾個字，嚇得魂飛魄散，顫聲道：「紅大哥，我……我可不是有意的，是她自己一頭撞在石頭上，我……」

紅鬍子厲聲道：「我要把你一掌打死，屍首分爲兩截，一半拋到荒山餵野狼，一半拋到大海去餵鯊魚，阿媚呀，你在天有靈，你丈夫終於把這小淫賊抓到了。」

易國仁「咚」的一聲，跪了下來，叩頭如搗蒜，顫聲道：「她眞的是自己尋死，不關我的事，紅哥哥，請你念在我幾年相識，饒我一命，下次不敢了。」

紅鬍子仰天長嘯，睜眼道：「你人面獸心，把她汚辱了，難道不是嗎？你敢否認嗎？下次，下次，哼，她巳死了，還有下次了？」

易國仁知道難逃一死，把心一橫，站了起來，昂然道：「好，你，由你怎樣把我處死，我如皺皺眉心，不算英雄，阿媚呀，你爲我而死，我爲你而亡，我死了也眼閉。」

紅鬍子一掌巳然舉上半空，聽他這話，喝道：「你這狗賊還敢叫我妻子的閨名，阿媚兩個字，是你叫的麼？」

易國仁道：「我偏偏要叫，阿媚，阿媚……」

紅鬍子怒不可遏，一掌便下，碧眼娘道：「義兄，你上當啦，這小賊有心激你，務求痛痛快快的死了。」

紅鬍子怪眼一轉，冷笑道：「不錯，我有辦法。」出指如風，把易國仁的「啞穴」，「軟蔴穴」點了。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手下留人！」後院中湧進四條大漢，爲首一人，正是易克志，他一見兒子如此受苦，雙眼通紅，大刀一攏，一招「直劈華山」，向紅鬍子砍去，紅鬍子鋼叉一擧，噹了一聲，火花四濺。

易克志大喝道：「我易家莊名震江湖，豈容你這獵人放恣，阿七，一齊上。」他帶來的人，其中兩個，正是波斯六大高手排行第四的哈圖，排行第六的哈托，此外還有一名管家阿七。

阿七武功不弱，挺刀上前，夾攻紅鬍子。

碧眼孃突然看見哈圖哈托，不禁一呆，這兩名波斯高手雖然化了裝，扮成漢人，但怎逃得過碧眼孃的眼睛。哈圖不敢動手，右手貼在胸前，行了一個波斯式的君臣之禮，道：「康斯汀公主，請借一步說話。」

碧眼娘道：「我師叔程文呢？」

哈圖道：「小人不敢相瞞公主，你師叔程文巳經死了。」程文武功高强，怎會無端端的死了，他唯恐碧眼娘不相信，連忙補上一句：「他是中了我波斯野黃耆劇毒而死去的。」

波斯的野黃耆乃是全世界最厲害的一種毒藥，藥力比中國的野黃耆高了兩倍，這一點碧眼孃自然知道，「呀」的一聲，心中暗暗叫苦。

她知道哈圖哈托在她面前，決然不敢說謊，心中又害怕又傷心，論功力，她頂多可以抵擋一個哈托，兩人齊上，她決無抵抗的餘地。由波斯逃出來，一路來她均是靠了師叔程文爲護身符，那料在波斯沒事，在「絲綢之路」沒事，到了中土，反而有事。

但見場中，紅鬍子以一對二，乒乒乓乓的鬥得十分激烈，紅鬍子的武功，本來就在易克志之下，以一對一，仍有不及，何況加上阿七，這阿七雖然是管家，他是江洋大盜出身，給易克志打服了，收爲管家，他本身的功力，也是不弱。

紅鬍子在鬥了三十招之後，便落了下風。

碧眼孃暗叫不妙，眉心一皺，巳有計較，道：「哈圖哈托，你們兩人怎的會到中土來，是開小差的麼？」

哈圖道：「不敢不敢，小人是奉了國

王大將軍之命，特來請公主返波斯去。」

「國王？大將軍？」碧眼孃睜大了眼睛。

哈托垂手道：「是布俺答國王陛下，大將軍是布哈德，他已經是波斯五萬鐵甲騎兵的統帥了。」

碧眼孃道：「中國這麼好，我為什麼要返波斯去？你們兩人回去吧，告訴那奸相，我暫時沒有興趣回家，在我有興趣回去之時，他的性命只怕不長了。」

哈托手按刀柄，沉聲道：「公主，你不回去不怕不成，你不要逼我們動手。」

碧眼孃大聲道：「你敢麼？」

哈圖忙道：「哈托不要無禮，公主，我們在萬不得已之時，決不敢動手，我倆是奉命而為，實非得已，請公主見諒，還是乖乖的跟我們回去吧。」

碧眼娘道：「上罷，唉，誰叫我的武功在你們之下。」

哈圖道：「如此最好，他日公主返國後，新任國王決不會怎樣難為你的。」

哈托道：「好，就請公主動身，門外備了駿馬。」

碧眼孃初時準備首先拖延時間，然後相機逃走，一聽「駿馬」兩個字，心念一動，一指易克志，道：「你們不等他麼，他就快可以把紅鬍子擒了。」

哈圖道：「是呀，易莊主，你們要不要我帮帮手，快把這紅鬍子殺了？」易克志的武功，本來在紅鬍子之上，無奈紅鬍子抱了拚死之心，哀兵上陣，靈氣倍增，鬥了百多招，還不能取勝。

哈圖「哼」了一聲，拔出一口刀來，波斯武林慣用的彎刀，加入戰圈，碧眼孃見機不可失，叫一聲：「紅鬍子，打不過，逃！」身形一展，撲出門外，但見有幾匹駿馬縛在樹上，碧眼孃扯斷了韁繩，飛身上馬。

她快，哈托也不慢，叫一聲：「那裏走？」身形如箭之脫弦，竄出門外，右手抓着馬嚼子，喝道：「下來！」他是波斯武林著名的大力士，一匹躍躍欲奔的駿馬，竟給他硬生生的拉停。

碧眼孃手起兩鞭，打在馬上，第三鞭却打到哈托身上，哈托左手一抄，抓了鞭梢，一運勁，硬生生的把碧眼孃扯下馬來，碧眼孃雙掌並排，向哈托猛擊，哈托雙手一圈一送，把來招化解於無形。

碧眼孃叱道：「哈托，你敢無禮？」

哈托冷然道：「公主如果再想逃，小人只好無禮了。」

碧眼娘知道決然鬥不過哈托，只得轉頭回到院子，哈托手按刀柄，在後監視。

院子裏強弱分明，紅鬍子鬥不過三名強敵，非但落於下風，而且還受了兩處傷，他要逃，但在三名強敵環伺之下，幾次飛遁，都給截了回來。

碧眼孃一瞥眼，只見易國仁躺在地上，她美麗的大眼睛一轉，一計不成，二計又生，一竄而上，「噹」的一聲，長劍出鞘，劍尖對正易國仁咽喉，嬌叱道：「你們都給我住手。」這一下突而其來，大大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哈托暗叫不妙，飛步趕上。

碧眼孃長劍微微一送，刺入易國仁的咽喉少許，透出鮮血，易國仁睜大了恐怖的眼睛，「啞穴」被點，有話說不出來，

碧眼孃嬌叱道：「大家都不許動，不許動手，誰不聽話，這小淫賊就沒命兒。」

易克志收刀後退，叫道：「安惜姑娘，有話好說，別傷害我孩子的性命。」

碧眼孃道：「哈圖哈托，你倆都給我擲下彎刀，退到那邊不要動！」哈托哼了一聲，看了哈圖一眼，心想老子志在碧眼孃，你的易家的公子生生死死與我何關。

哈圖與易克志剛剛結了盟，合力對付紅鬍子碧眼孃，不好反悔，只得拉了哈托，依言退到牆邊。

碧眼孃大聲道：「紅鬍子，給這小子解開軟痲穴！」

紅鬍子依言而為，把易國仁抓了起來，一手揑着他的大脈，道：「義妹，你們走。」

碧眼孃道：「易克志，我們來一場交易，你放了我們，我們也放了你的兒子，你怎樣說？」易克志忙道：「好，好，我絕對贊成，怎樣交易呀？」

碧眼孃道：「我帶了你的兒子上路，三天之後在太原南部三百里外王家驛我把他留下來，你三天之後接他回去便是。」

易克志一聽「王家驛」三個字，心中暗喜，是你自動選中了這地方，天助我也，連忙一口答應，道：「你們發一個誓，可不許暗害他。」

碧眼孃道：「我說過不殺他便不殺他，發什麼誓，好，義兄，我們走。」紅鬍子拖着易國仁，搶出大門，抓了他飛身上馬，與碧眼孃兩騎絕塵而馳，一轉眼便奔出數里之外，紅鬍子想起剛才的兇險，不由的叫了一聲道：「義妹，這趟是你救了我一命。」

兩人鞭打脚踢，策馬飛奔，碧眼娘道：「我也救了自己一命，紅鬍子，你瞧易老賊會不會趕來？」

紅鬍子道：「三天之內不會，三天之後必然會，易克志不會放過我，那兩個波斯人決不會放過你。」

碧眼孃道：「是啦，我也這樣想，我們在兩天之內趕到王家驛去，快！快！」

在紅鬍子的家中，易克志惱將起來，叫管家阿七點了一個火頭，把他的家燒成一片白地。

哈托暗暗對哈圖道：「一天都是他的兒子不好，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康斯汀公主，却又給她溜了，哈圖，我們趕上去吧，理他呢？」哈圖為人，頗有謀畧，不似哈托的只憑匹夫之勇，道：「哈托，你不要心急，公主是逃不掉的，你知道嗎，我們兩人身在中土，對中土武林人物，不能不賣三分賬，我們勢單力薄，易克志一反臉，我們的痲煩來了，你難道不知？」

哈托只好悻悻然的點點頭。

「喀喇」一聲巨响，紅鬍子房子給大火燒塌了，易克志道：「阿七，由今天起，莊子裏的事務，由你主持，你回家後，立刻用我的名字，修書一封，飛鴿傳書，送到王家驛給我師兄太乙道士，你明白麼？快去！」

阿七應了一聲飛身上馬去了。

易克志道：「哈圖哈托兩位，目前形勢擺得分明，我你合則兩利分則兩亡。」

哈托哼了一聲道：「如果不是你的寶貝兒子誤事，紅鬍子早已完了，碧眼孃也逃不掉。」

易克志冷笑一聲，道：「是嗎，哼，我不妨明明白白的告訴兩位，沒有我姓易的帮忙，你們休想擒拿碧眼孃，這裏是中土武林，波斯人要在這裏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容易嗎？」

哈圖忙道：「是，是，易莊主這話不假，我們是合則兩利，分則兩亡，我們既來中土，當然要多多借重中土人呀。」易克志瞪了哈托一眼道：「哈圖這話，頗知大體，我們上馬到王家驛去吧。」

三人上了馬，緩轡慢跑，遠隔數里，躡着紅鬍子兩人，他們不敢太過逼近，只怕給紅鬍子發現了，易國仁的小命就是完蛋，哈托好生不耐煩，口出怨言，易克志冷冷的道：「哈托，你瞧見天空中這頭鴿子麼？是我的書信鴿傳給我師哥太乙道士，請他截殺紅鬍子碧眼孃，救出我孩兒，我只須再加一只鴿，請他好好的保護碧眼孃，我師哥這一關，你哈托就未必能闖得過！」

哈圖忙道：「易莊主不要發惱，令師兄太乙道士大名鼎鼎，縱橫華北中原，武功蓋世，我們雖則身在波斯，也聽過他的大名，到時還得請令師兄助我一臂呀。」

易克志笑道：「你知道就好啦。」

易克志成竹在胸，滿以為憑了太乙道士出來，紅鬍碧眼還不手到拿來，太乙道士主持的道觀便在碧眼孃所選走的王家驛，如此湊巧，不是天助嗎？

他那裏會料得到，事情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呢。

他那裏會料得到，太乙道士安居十多年，偏生在此時碰上了一件意外之事，叫他忙於對付呢。

在離開太原以南三百里的王家驛是一個小市鎮，東部有一座高不過千尺的小山叫做小鳳山，山上有一座道觀，名曰：太乙道觀，主持人非別，正是太乙道士。

太乙道士原本是鬼眼漁隱門下的大弟子，他有兩個師弟，二師弟卓不凡，三師弟就是易克志。太乙道士在王家驛定居，易克志在太原定居，只有卓不凡單人匹馬闖蕩江湖，雲遊四海。

這一天，太乙道士正在觀中靜坐，練習玄門內功，他取過一張非常特別之蓆子，席地而坐，只見一股一股冰寒凜冽的寒氣逼上來，他運勁相抗，嘴唇邊發出一絲微笑，拍拍那張蓆子，口稱寶貝。

原來鬼眼漁隱仙逝之後，遺下兩件寶貝，其一是一隻非常特別的獨門武器——大漁網，本來是鬼眼漁隱的成名武器，他大號「漁隱」自然是以漁網為武器了，這件寶貝之所以稱為「寶」，乃是在於富有延展性，尤勝於金絲，彈性之强，比鋼絲尤甚，摺起來，手巾一般大小，不過四両重，可以放在懷中，展起來，徑可盈丈，好一隻大漁網，闔起來，又變成一根鐵棒一般，旋轉起來，又像一面盾，乃是天下間最特別的獨門武器。

另一寶便是「寒草蓆」，據說漁隱曾經航行萬里，到了極北苦寒之地，這地區終年積雪，無四季之分，終年酷寒，非但鳥獸絕跡，便連植物也沒有。唯獨有一種奇草，能抵抗酷寒獨生，不過為數不多，而且在廣闊無垠的冰天雪地之中，只有一個極為隱蔽的地方才有，這種寒草乃是普天下之所無，珍貴無比。

漁隱把寒草摘下，編製一張蓆子，終年發出寒氣，在炎熱暑天，也是一樣！用「寒草蓆」練內功，無以上之。

因為人一坐在蓆上，寒氣逼人，恍如身在冰窖，體內的熱力便激起了對抗，為了禦寒，非拚命發揮熱力不可。發揮熱力便等於調運內功了。

天下間最勤力之人，頂多是每天練功十個時辰，決不能永遠不眠不睡，但如在這寶蓆上睡了，無時無刻不須要運功跟寒氣對抗，就算在睡夢之中，也要運功。

如果在寶蓆上睡他三天，就等於三十六個時辰不停的練功，如果睡十天，就等於一百二十個時辰了。「寒草蓆」的寶，就寶在這裏了。

鬼眼漁隱憑了這兩件寶貝，縱橫江湖，他死了之後，這兩寶給大弟子太乙道士所獨佔，決不讓師弟們分享，三師弟易克志倒沒有什麼，二師弟卓不凡則極為不滿，屢次想把師兄殺了，搶奪師門兩寶。

這一天，太乙道士正在「寒草蓆」上練功，突然間傳來喋喋怪笑之聲：「啊啊，大師兄，你好嗎？」太乙道士一躍而起，聽聲辨人，正是卓不凡來了。

太乙道士把「寒草蓆」一捲，縛在背上，大聲道：「卓不凡，你來幹什麼？」

卓不凡笑道：「我的來意如何，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太乙道士道：「師父仙遊之後，他的遺物，自然由大弟子掌管，你敢來搶奪師門兩寶？」

卓不凡道：「搶奪就不敢，小弟想向你借來一用。」

太乙道士道：「你要借那一寶，漁網還是草蓆？」

「兩寶都借，不知你肯嗎？」卓不凡微微一笑，聽他這話，似乎並非開玩笑。

「你借用一下，可以商量，你借用多久？」

「永遠！」

太乙道士跳了起來，陰惻惻的道：「卓不凡，你的武功在我之下，前年一戰，你給我打斷了雙腿，我是念在同門份上，沒有取你性命，你不可不知。」

卓不凡道：「你天天在寶蓆上練功，自然功力大進了。」

太乙道：「你知道就好啦，你快快走吧，下次再來騷擾，我定是不饒。」說着，啪的一拳打在石牆上，五個手指印入牆兩寸，道：「卓不凡，你瞧見了麼？」

卓不凡不答，突然右手衣袖一甩，嗤的一聲，竄出一條青色的小蛇，卓不凡「都兒」一聲，那條青小蛇一口咬在太乙道士右臂上。太乙大吃一驚，手臂一揮，那條小蛇却是牢牢的咬着不放，只見手臂一陣酸痲，癢癢的十分難受。

太乙情知此蛇有毒，左掌暴起，向右臂上的青蛇拍去，那料這條毒蛇十分靈活，只一竄，竄上肩頭，飛快的又是一口。太乙道士那裏料得到卓不凡用毒蛇偷襲，急切間無法對付，只聽卓不凡哈哈的道：「我這條小青蛇乃是百毒之精，毒上加毒，誰給咬上一口，一頓飯時分之後，毒氣

入心，迅速延蔓，中毒而死，大師哥，你死了之後，小弟給你做一座墳墓就是。」

太乙情知他所言不假，一咬牙，左手抽出一口匕首，「咯」的一聲，把自己的右臂整條硬生生的劏了下來，那條青毒蛇仍然死咬着肩膊部分不放。

太乙大喝一聲，也不理自己的傷勢如何，左手匕首，向卓不凡刺去。卓不凡哈哈笑道：「毒蛇噬臂，壯士斷腕。好，我們且玩幾招看看。」

「都兒」一聲，右手衣袖一放，把小青蛇召回，拔出大刀，跟太乙鬥了起來。太乙着了道兒，又急又怒，匕首亂揮亂舞，跟卓不凡拚命。兩人一口氣鬥了五六十招，太乙既不敗也不倒，招招都是殺手，凌厲非凡。

卓不凡駭然道：「寒草蓆之功，竟然一致於此，大師兄你鬥了數十招渾若無事，是練了寶蓆之故？」

太乙不答，突然手起寒濤，匕首刺中卓不凡的左臂。他在重傷之後，仍然把師弟打敗，卓不凡越想越驚，越想越氣。

他驚的是這寶蓆之功，非同小可，他氣的是他師兄獨佔此寶，不讓他分享，如果他擁有此蓆兩三年，武功就決不會跟他師兄的差距如此之大了。

卓不凡自然不會敗給一名斷臂之人，他一面遊鬥，一面又發出他的「法寶」青色小毒蛇，蛇一出袖，矯若遊龍，在卓不凡指揮之下，向太乙猛襲。

這條小青蛇非但可以在空中竄來竄去，而且還會轉彎抹角，攻擊敵人，無論太乙怎樣的閃避，無論太乙怎樣的揮動匕首劈刺，均是不能對付牠——小小的一條青蛇，人蛇鬥了一陣，小蛇終於得手，一口咬中太乙的胸部，太乙擲去匕首，左掌猛拍。

「嗤」的一聲，小青蛇只一閃，竄到他的額角，又是一口。

「砰」的一响，太乙一掌打蛇不中反而打中他自己的胸部。

這一掌，他唯恐小青蛇不死，用勁十足，擊中了自己胸膛，一口鮮血立時噴出來，他再也支持不住，一交坐在地上血泊之中。

卓不凡把毒蛇召回，道：「大師哥，非是我不仁不義，乃是你自取其咎，怪我不得。」

太乙嘶聲道：「卓不凡，你憑了這條神出鬼沒的活蛇爲武器，將可橫行武林，何必還要師門兩寶？」

卓不凡道：「師門兩寶比這青蛇更寶，我爲什麼不要？」

太乙道：「我傷在你手上，無話可說，你拿去吧。寶蓆就在我的背上，你解下來。」

卓不凡冷笑道：「誰人不知太乙道人心狠手辣，毒如蛇蠍，我決不上當，等你死了之後，再取不遲。」

太乙道：「你果然是我的師弟，好啦，你對我說一個明白，你師兄死也死得眼閉。」

卓不凡道：「你要我說什麼？」

太乙指指他的右衣袖，道：「你的小毒蛇。」

卓不凡道：「這是拜師兄斷腿之賜。那一年我給你打斷雙腿之後，便躲到西南荒僻的山區去養傷。武林都知道太乙是心狠手辣，毒如蛇蠍。卓不凡是寡人好色，姦淫婦女。你的敵人自然不少，我的呢，決不在你之下……」

太乙嘶聲道：「成啦，這個我早已知道。」

卓不凡道：「我唯恐敵人趁機而入，鬥他不得，便躲到雲貴山區去。那邊有一族人，養蛇爲活，養了不少毒蛇，人却是十分友善的，他們非但給我醫好了斷腿，而且教了我指揮毒蛇的方法，我回中土之時，他們就以這一條百毒之精，靈活異常的小青相贈，大師哥，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快快去吧，不必妄想復活啦。」

太乙道：「小青？」

卓不凡道：「就是這小蛇的名字。」

太乙長嘆一聲，雙腿一伸，立即毒發而死。

鬼眼漁隱的兩件寶貝，從此時起，轉到二弟子卓不凡手中，太乙的道觀之中，雖有弟子十多人，又有誰人胆敢圍攻「師叔」，替主持報仇？

就在這時，天空中飛來一頭鴿子，停在一株樹上，咕咕的叫着。飛鴿傳書，乃是鬼眼漁隱這一門派所獨有，武林中各家各派之所無。

要知鬼眼漁隱號稱「漁隱」，自然在水上生活，他的船隻一開航，便是遠離陸地，與人聯絡通訊，沒有馬匹可用，自然要利用鴿子了！

卓不凡心念一動，心想定是三師弟易克志的書信來了，且看他說什麼，哨忽一聲，召來那鴿，取下書函，展開一看，只見字跡潦草不堪，大意是說，易國仁給人綁架，就快到達王家驛，綁架之人，極易辨認，其一是個滿臉紅鬍的大漢，另一是長有一對碧色眼睛的美貌的小姑娘，請大師哥出來救他，殺了紅鬍碧眼，莊主三日後親到王家驛，到時面告一切云云。

下欵是「管家阿七」百拜代筆。

卓不凡跟易克志不相往來已有多年，本來不想理會他的事，但一見「長有一對碧色眼睛的美貌小姑娘」這一句，心中砰砰亂跳，暗叫妙極啦。

此人性好漁色，凡是美貌的姑娘，除非不給他碰上便罷，一給他碰上了，鮮有逃得脫他的魔爪。

多年來，也不知有多少良家婦女給他摧殘了。

卓不凡殺了大師兄，取了師門兩寶，就決定留下來，瞧瞧那位美貌的姑娘怎生模樣。

且說紅鬍子碧眼孃面個人，押着易國仁一口氣奔到王家驛，他們晝夜兼程，不眠不睡，三百里的路，倒給他們在兩天之內趕到了。

在他們後面，似乎還未見對頭的影子，紅鬍子放了心，道：「義妹，是你自己選定了王家驛，有特別的用意麼？」

碧眼孃道：「自然有，你跟我來。」把紅鬍子帶到一家大廈去，拜會主人單刀張五。

單刀張五在王家驛大大有名，對太乙道士並稱王家驛雙雄，他武功高强，在碧眼孃之上。

單刀張五一見碧眼孃，又驚又喜，連忙跪了下來，道：「小恩人在上，請受張五兩個响頭。」

碧眼孃連忙扶起，道：「張大哥，你不必行此大禮，不敢當呀。」

張五還是叩了頭才站起來，一見紅鬍子，驚道：「這位難道就是太原獵人紅鬍子？」

紅鬍子哈哈笑道：「不錯，在下也聽過王家驛單刀張五的名字，料不到你與我妹妹却是舊相識。」

單刀張五笑道：「何止相識，而且是我小恩人呢。」

原來單刀張五早年給仇家追殺，東奔西走，左閃右避，幾乎無容身之地，是碧眼孃的師父「震澤魔君」伸手搭救，把他的仇人殺光，收他爲管家，教了他一身本事。其時碧眼孃正在魔君門下學武，年紀不過十二歲。後來單刀張五出門去獨立闖萬，在武林中也挣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名堂，在王家驛落了脚。

若問事隔多年，單刀張五何以還認得碧眼孃？

「你的眼睛，你的眼睛。」

這便是回答。

碧眼孃道：「張大哥，你的朋友可以一鬥的好手有幾多？」

單刀張五道：「總有七八個。」

碧眼孃道：「他們都肯聽你的話去拚命麼？」

張五道：「他們是我的結義兄弟，情逾骨肉，爲朋友賣命，什麼都肯幹。」

碧眼孃道：「好，我現時請你帮忙，救我們一命，你肯不肯？」

張五慨然道：「你是我的小恩人，張五這條性命是你恩師拾回來的，我把這條性命送回小恩人，也是天公地道，你有什麼爲難，張五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走，死也心甘情願。」

碧眼孃道：「好，你去召集你的朋友，要多少時間？」

張五道：「半天就可以了。」

碧眼孃轉頭道：「義兄，你下手把這小淫賊殺了吧，你要怎樣殺他，由你自己的主意。」

紅鬍子沉吟一陣，並不動手，說道：「這樣不大好吧。」

碧眼孃道：「爲什麼不好？」

紅鬍子道：「因爲你在那老賊面前說過，你決不會把這小淫賊殺了，而是在這裏把他釋放，等那老賊來接他武林中人，究竟要講究一個信字呀！」

碧眼孃哈哈一笑，道：「我在那老賊面前，確是說過這句話，可是我說我不動手殺他，並沒有代你說過你也不動手殺他，你難道忘記了？」

紅鬍子一拍大腿，道：「是呀，我幾乎忘記了。」一伸手，把易國仁提起來，睜眼道：「你要怎樣死，你自己說吧。」易國仁自知難逃一死，一舉手，一掌拍在自己的「天靈蓋」。

紅鬍子仰天長笑，叫道：「阿媚，你的仇人已經死了，你好好的去吧，我本來想殺了仇人之後，我也跟你去，但現在不能去了，因爲我得了一位義妹，她帮了我的大忙，救了我的性命，我要好好的報答她。」繼而又長嘯道：「我紅鬍子失了一個嬌妻，得回一位義妹，皇天對我，也不算太薄了。」

落難中原　亡命天涯

單刀張五與紅鬍子互相慕名，初次相識，見紅鬍子如此豪氣，拿出一大罎酒來，請他吃酒，紅鬍子並不客氣，一口氣吃了大半罎。

單刀張五道：「兩位請等我一等，半天便回。」他出門去邀請助拳人，他也不理碧眼孃的仇家是誰，慨然答允，飄然而去。幾個時辰之後，他帶了五條大漢回來，都是他的結義兄弟，散處各地，所以必須花幾個時辰才能齊集。這五條大漢都是粗眉大眼虎背熊腰之輩。

碧眼孃試他們幾招，武功也自不弱，道：「紅鬍子，我們便到大路上截他，堂堂正正的打一場，不必躲躲閃閃了。」

紅鬍子道：「好！」

鋼叉一舉，揮了幾下，說道：「我紅鬍子在十年之前，乃是內蒙古一名劇盜，到處爲非作歹，殺人如麻，打家刦舍，無所不爲。後來給一位善人指點迷津，我是頑石點頭，從此放下屠刀，遠遠的跑到太原來打獵爲生，不再在黑道上弄刀子！」

他把鋼叉掉轉，插在地上，凜然道：「咱蒙古人與人爲敵，例是把武器掉轉，插在地上，以示勢不兩立，我紅鬍子跟易克志誓不罷休，決不能並存於天地間。」

原來紅鬍子改邪歸正，在太原隱居，不問世事，今天却給易克志逼得走投無路。他的愛妻被人姦殺而死，一股怨毒，便盡情地發洩。

但見他一部出色的紅鬍子飄動起來，根根如鐵絲，圓睜怪眼，仰天長嘯，那張五見他神威凜凜，恍如一頭受傷的野獸，引吭高嗥，心中駭然，拱手道：「紅兄，我們去吧，可不知你們的仇家是誰呢？」

紅鬍子一指那死在地上的易國仁，道：「他就是太原易克志的兒子。」

這話一出，衆人面色大變，五大漢之中，有三人面面相覷，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道：「張五哥，非是我們不肯賣命，我們家有妻兒，嘿嘿，如果給太乙道士爲難，陰魂不散，咱們……」

單刀張五揮手道：「好吧，你們退出戰團就走啦，我明白了。」這三條大漢一提起「太乙道士」四個字，心驚胆跳，不敢逗留，頭也不回的去了。

其餘兩條大漢却昂然不懼，大駡太乙道士易克志師兄弟，說他們橫行霸道，殘害無辜，是武林敗類，便是連性命不要，也得跟他們拚了。易克志鮮仁寡義，所以調教出來的兒子，就決不是好東西。

一個叫做赫天通的大漢，向易國仁的屍首吐了一大口濃痰，一個叫做丁大鵬的踢了他幾脚。

碧眼孃到了此時，才知道易克志有一位師兄太乙道士在王家驛，而太乙道士嘛，武功極高，單刀張五只怕惹他不起，便道：「張五哥，你如有爲難之處，算了吧，不要勉强。」

單刀張五昂然道：「爲朋友兩脅插刀，義無反顧，何況你是我恩人，走吧。」

在官路上，三騎者緩緩的跑過來，正是易克志哈圖哈托，易克志氣定神閒，他以爲有大師哥庇護，他兒子無論如何不會有什麼損傷，哈哈大笑道：「哈圖哈托兩位，紅鬍子算是什麼，他一碰上我師哥太乙道士，只怕跪地求饒，怎敢碰一碰我兒子易國仁！」

哈圖道：「如此最好，這是碧眼孃自投羅網，於人無尤，誰叫她選中了王家驛呢？」

哈托道：「救出了令郎之後，你可得幫我對付碧眼孃，把她抓回去，我哥兒倆官升三級，否則，就人頭落地，大將軍決不饒恕。」

易克志道：「這個自然，碧眼孃十分漂亮，擒了之後，讓老夫多多親近一下，成麼？」

哈托正容道：「碧眼孃是何等身份，你不要妄想。」

易克志揚鞭大笑，爲狀自得。

猛然間，有人大喝一聲：「你們發得好一個千秋大夢，易老賊，你瞧這是什麼？」一條死屍掉了下來，跟着男女五人先後由小山坡上躍下，正是紅鬍子他們五個人。

易克志吃了一驚，定睛看時，那條死屍正是他的寶貝少爺易國仁。易克志嚇得心胆俱裂，一顆心幾乎從他口腔中跳了出來，喃喃的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我的孩子眞的死了嗎？」

他由極樂一下子變爲極悲，人整個的呆了。

哈托一見碧眼孃，心中暗喜，一個箭步躍上前，沉聲道：「公主，這趟且瞧你逃往那裏去，還是乖乖跟我回波斯去吧。」雙手一圈，右手倏的前伸，向碧眼孃抓去。

「呼」的一聲，一口單刀橫裏飛出來，疾斬他手抓，叱道：「你怎敢碰我的小恩人，看刀！」正是單刀張五，這一招快如閃電，要不是哈托見機得快，電光石火也似地手抓縮回，他準變成了斷腕將軍。

哈托叫一聲好，亮出彎刀，跟張五鬥了起來。

紅鬍子大聲道：「易克志，你兒子犯下瀰天大罪，死了也罪有應得，你如不跟我糾纏不清，這一仗不打也罷。」

易克志火紅了眼睛，突然一個「餓鷹撲兔」俯身伏在易國仁屍首上放聲大哭。

那邊哈圖見紅鬍子碧眼孃兩人，無端的邀來三人助拳，但見單刀張五的單刀，使得出神入化，武功大是不俗，心念一動，笑嘻嘻的上前，叉手在胸前行禮道：「公主，你不必動手，小人哈圖決不敢對你無禮，公主如果喜歡在中土玩玩，也無不可，那奸相嘛，他謀朝奪位，我實在……」他笑口吟吟，說了一大堆，而且說話之聲音，越來越輕。

碧眼孃聽不清楚，道：「哈圖，你說什麼奸相？」突然間眼前一團黑越越的東西飛掠過來，往她頸子套了下去。碧眼孃頭一低，要待閃避，但哈圖的「百寶索」運用純熟，早已把她套着了。

波斯人絕大多數以畜牧爲生，在馬背上長大，飛索套牛套馬之技，天下第一，哈圖自幼便練成了，飛索一出，百發百中。碧眼孃奮力一掙，不能得脫，連忙亮出長劍亂砍，豈料哈圖的飛索，用特別的軟金屬所成，削之不斷。「百寶索」越收越緊，碧眼孃掙扎不脫。

赫天通丁大鵬兩人連忙來救，兩般武器亂劈，哈圖右手彎刀使出波斯刀法，儘把來招一一化解，左手仍然牢牢的牽着「百寶索」。赫丁兩人武功平平，還是在哈圖之下，哈圖以一對二，綽綽有餘。

易克志哭了一陣，突然間他身子凌空，人在空中，大刀已拔了出來，一招「獨劈華山」朝紅鬍子「天靈蓋」劈下。紅鬍子見他哭得悽慘，也自心軟，那知對方忽然突襲，一個措手不及左肩頭中了一刀。

紅鬍子大叫一聲，鋼叉出手，再度跟易克志拚命。在紅鬍子家中後院，他們已拚了一次，紅鬍子大大的落於下風，這趟形勢對他們仍然不利，不及十招，易克志已然掌握了控制局面的招數，把他圍着。

那邊哈托獨鬥張五，本來是一個平手局面，但紅鬍子被制，碧眼孃被擒，單刀張五暗暗吃驚，武功自自然然的打了一個折扣，亦給哈托的彎刀刺着。

場中形勢分明，佔了優勢的是易克志這一邊。

碧眼孃奮力掙扎，無奈她的武功有限，亦未練過「縮筋收肌」的大法，無論她如何掙扎，也不能在「百寶索」之中溜出來。

哈圖哈哈大笑，道：「易莊主，你怎麼啦，你得手不曾？」

易克志道：「就快了，哈圖哈托，斬草除根，你們下手不必留情呀。」

哈圖道：「這個自然，但是這位公主是例外，布哈德吩咐過，最好是生擒。」

就在此時，忽見山坡上人影一閃，有人微微一笑，道：「摧花折柳，豈是我輩男人大丈夫的所爲，你這波斯人也太過無禮了，對待女人，怎麼可如此橫蠻？」此人微微發笑，說話溫柔細聲，但遠隔數十丈，場中衆人，誰也聽得清楚，就好像他站在面前一樣。

哈圖吃了一驚，道：「你是那一位？你懂得使用『傳音入密』功夫，你的功力不會太低呀。」

那人笑道：「你這波斯人也曉得中土的『傳音入密』這名堂，你的功力只怕也不太低呀。」

此人身形一幌，已站在哈圖面前，正是太乙道士的師弟易克志的師兄卓不凡。他對誰都不瞧一眼，單單是眼光光的瞧定碧眼孃，嘆道：「冰爲肌，玉爲骨，眞是我見猶憐，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碧綠其色，人間少有，你莫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仙女嗎？」

但見他搖頭幌腦，大讚碧眼孃的相貌，好像一名急色的公子哥兒，但他的武功，非同凡响，這一點，場中人人知道。易克志一見了他，大喜叫道：「三師哥，你來得正好，快快幫我拿人。」

卓不凡對他一眼不瞧，對誰也一眼不瞧。

自始至終，他單單是呆呆的望着碧眼孃出神，獃獃的看着，嘖嘖讚嘆。

哈圖右手彎刀，跟丁大鵬赫天通打得正烈，他左手牽着「百寶索」在五尺之外套着碧眼孃，而這位突然從天而降的「二師哥」却貼身在內，進入圈子。

但說也奇怪，三口大刀無論怎樣的亂砍亂劈，勁風無論怎樣的凌厲，卓不凡穩穩的站在圈中，也不出手，也不閃避，刀鋒無一招打得中他。

「刀劍沒眼」這四個字，對他完全不適用。

易克志叫道：「二師哥，你怎麼啦，還不替小弟動手？」

卓不凡完全聽不見，只顧獃獃的望着碧眼孃，嘆道：「天下間居然有這樣的爹娘，會生下這樣的女兒來。呀，美人兒，你眞眞是太漂亮了，比漂亮還漂亮，人間少見，什麼西施，王昭君完全不及你的十一，你……」

丁大鵬大喝道：「喂，朋友，你小心！」他大刀使急了，只怕傷及無辜，大聲示警。

卓不凡道：「你這漢子的大刀，在我眼前幌來幌去，哼，天下間只有燈下看美人，那裏有刀下看美人的？」小指一彈，「錚」的一聲，丁大鵬大刀脫手而飛，飛上數十丈的天空去了。

突然赫天通水牛一般的身軀向他撞來，乃是他閃避哈圖一記硬招，穩定不着身形之故。卓不凡笑道：「大刀之下看美人倒也罷了，怎能在水牛之下看美人，去你的罷。」左手輕輕一托，跟着運勁一揮。

赫天通的身軀騰空而起，在半空中，他嚇得哇哇大叫，手足亂舞，騰的一聲，他終於跌在十尺之外，跌了一個四脚朝天，半天站不起來。

碧眼孃叫道：「喂，你老是瞧我幹什麼，還不給我解下飛索？」

卓不凡忙道：「是，是，我眞該死，我忘記了。」一伸手，抓着飛索，一運勁，那一條特種金屬製成的「百寶索」便如草繩一般斷了。

哈圖大吃一驚，他那用軟金屬特製的「百寶索」柔韌非常，他曾經在波斯王面前表演過，用四匹駿馬去扯，也不能把索扯斷。豈料給此人輕輕一扯，登時斷了。碧眼孃掙脫飛索，柳眉一揚，長劍一挺，殺向哈圖。

卓不凡忙道：「有事弟子服其勞，要解決此人，不必勞煩美人兒動手，我給你効力罷。」雙掌一操，使出「空手白刃」功夫，逕自去奪哈圖的彎刀。

哈圖刀法不俗，跟他鬥了二三十招，也不見卓不凡的掌法如何高明，心中大奇，憑了這般武功，怎能把我的「百寶索」輕輕扯斷了。

他不知道卓不凡其實是利用藏在袖子裏的「小青」，暗暗地飛快地咬斷飛索，要他用內功斷索實在不能。卓不凡的武功僅僅高出易克志兩三籌，還未到超凡入聖地步，他殺了太乙道士就憑了「小青」。

易克志把紅鬍子逼退幾步，一躍而來，大聲道：「二師哥，你怎麼如此顚倒？哈圖是我的朋友，你快快罷手。」

卓不凡哈哈笑道：「我此來目的何在，你知道麼？你瞧這是什麼？」

「砰」的一聲，他一掌把哈圖擊出兩丈之外，向背上一指，正是縛在背上的「寒草蓆」。

易克志叫道：「大師哥怎麼啦？」

卓不凡笑道：「他如果不死了，師門兩寶會在我的手上麼？」

他輕描淡寫，易克志却是嚇得心胆俱裂，但見兩寶在卓不凡手上，料他所言不假，顫聲道：「你的目的何在？難道也想把我殺了？」

卓不凡笑道：「如果美人兒叫我動手，就算你是我的親生爹娘，我也只好動手，我到此的目的，乃在恭候美人兒的差遣，她叫我怎樣便怎樣！」

易克志全身一震，他一向知道卓不凡的性格，說得出做得到，當下沉聲道：「卓不凡，你背叛師門，弑殺師兄，我怎能容你，動手吧。」大刀一揮，迎面便砍。

卓不凡退了幾步，哈圖彎刀砍來，跟易克志聯手對付卓不凡。那邊張五大戰哈托，力有不逮，連忙招呼丁大鵬赫天通過來支援。這兩人早敗了一招給卓不凡，幸而沒有受傷，丁大鵬拾回大刀，合三人之力夾攻哈托。

這一來，紅鬍子碧眼孃兩人反而無事可爲，站在旁邊觀戰。碧眼孃聽卓不凡風言風語，不禁羞得滿臉通紅，但她聰明絕頂，瞧出了便宜，便冷冷的道：「憑了這一點微末功夫，居然要聽我差遣，卓不凡，你可謂不知自量。」

卓不凡大聲道：「美人兒，你瞧我不起，是不是？」

碧眼孃道：「你如有本領把這三個人殺了，我就瞧得起你啦。」

卓不凡笑道：「是嗎？唉，天下最難得之事，莫過於美人的青睞，美人對我青眼有加，我卓不凡三生有幸，易克志雖然是我的師弟，我也只好殺他。」

易克志知道卓不凡的斤兩如何，心想就算你下殺手，又有何懼，你對付我們兩人聯手頂多是打成平手，你怎能殺我，但如紅鬍碧眼孃加入戰團，就不大妙。當下朗聲道：「卓不凡，你要殺我，容易之至，只須你叫碧眼孃也下埸，我就糟啦。」

卓不凡搖頭笑道：「這怎麼可以，我怎能讓美人兒下埸，汚了手脚？三弟你知道不知道大師兄太乙是怎樣死的？」

這話一出，易克志心中一凜，虛幌一招，身形如電的向後疾退，一手抓着易國仁的屍首，叫道：「哈圖哈托，我們快走！」飛身上馬，頭也不回，策馬飛奔。

哈圖在突然之間少了易克志，只見卓不凡掌風凌厲，自料不敵，也是虛幌一招，向後急退。

那邊哈托却給單刀張五三個人圍着，脫身不得。

碧眼孃見走了敵人，冷冷的道：「卓不凡，你吹得好大的口氣，他們走了，你怎樣向我交差？」

紅鬍子見走了易克志，早已飛身上馬，策馬追趕，養虎爲患，他決不能讓易克志免脫。

卓不凡胸有成竹，收了掌法，笑道：「美人兒，你要瞧我的本領麼？你瞧着了。」口中輕輕呼叱，「都兒」一聲，大袖一揚，但見一件會動的活暗器，電射而出，向哈圖射去。哈圖剛剛走了十步八步，突見腦後風生，連忙運刀向後一揮，以爲可以把襲來的暗器擊落，那料暗器會動，

在空中進退自如，只一竄，避過了刀招，一口咬着哈圖的後頸。

這活動的暗器非別，正是毒蛇小青。

哈托瞧見了，大聲道：「蛇，蛇，哈圖，你背後有毒蛇。」

卓不凡大聲道：「而且是最厲害的一種。美人兒，你要我怎辦?要這波斯人毒死呢還是受一點兒傷?」

碧眼孃圓睜了一對美麗的綠眼睛，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下之間，什麼暗器都有，但以一條有毒的小蛇為活動的暗器，則是從所未見，但見哈圖雙手亂舞雙脚亂跳，試圖把小青蛇甩掉。他給小青咬了一口，已然全身麻痺，手脚發軟。

卓不凡道：「要死的還是要傷的，但憑吩咐。」

碧眼孃咬一咬牙，大聲道：「要死的，兩個都要死。」

「都兒」一聲，卓不凡輕聲長嘯，「小青」蛇身一轉，由後衣領竄到哈圖的背心，狠狠的咬了三四口。這條毒蛇乃是百毒之王，劇毒無比，哈圖的功力還不及太乙道士，給咬了幾口，只見他狂嘷亂跳，掙扎了一陣，「咯」的一聲，終於倒在地上，已經僵斃了。

哈托嚇得心胆俱裂，拚着中了張五一刀，拚命搶出圈子，來不及騎馬，展開輕功便逃。

單刀張五大叫：「那裏逃?」

要待追趕。卓不凡道：「你們但瞧我本領好啦，不要費事。」「都兒」一聲，「小青」從哈圖背心裏鑽出來，向哈托撲去。

哈托彎刀亂砍，却那裏砍得中，驚呼一聲，他的右臂已給「小青」牢牢咬着，跟着左腕又咬了一口。卓不凡道：「成啦！」輕嘯三聲，把「小青」召回。

哈托踉踉蹌蹌的走了幾步，突然向後俯跌，一動不動。單刀張五見卓不凡用毒蛇殺人，而且油頭粉面，顯非善類，便道：「小恩人，我們找紅大哥去。」帶領丁赫兩人，騎馬飛奔，奔了一程，却是轉回王家驛。

「哈圖哈托兩人死了，小恩人已無憂無慮，大恩算是報了。赫大鵬，像卓不凡這等邪門人物，千萬不可與之為伍，他一反臉，『都兒』一聲，小蛇出袖，我們便糟了。」這是張五對赫大鵬說的話。

剛才還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大戰，現時水靜河飛，只剩卓不凡和碧眼孃兩個人。

碧眼孃見他憑了一條小蛇，殺人於指顧之間，強如哈圖哈托，亦不堪一「咬」，又驚又喜，指着卓不凡的衣袖，道：「很厲害麼?」

卓不凡笑道：「你已經瞧見了。」

碧眼孃道：「很毒麼?」

卓不凡道：「你亦已瞧見了。美人兒，我給你殺了兩大仇家，你怎樣謝我?」

碧眼孃見他滿臉奸邪，色迷迷瞪着自己，露齒而笑，心中暗罵，這厮必不懷好意便道：「你知道我是誰，他們是誰?」

卓不凡道：「你是波斯公主，他們是波斯宮廷衞士，我早已知道啦。」

碧眼孃奇道：「你怎麼知道?」

卓不凡道：「我還知道波斯六大高手已入中土，追捕尊貴的公主康斯汀殿下呢。」他故意賣一個關子，並不說明原因。

原來他在飛鴿傳信之中，已得知一切有關碧眼孃的事情，他所料不到的，就是碧眼孃比他想像之中更加漂亮。卓不凡道：「哈圖哈托的武功，並非最高，如果坐第一把交椅的列圖來了，你怎麼辦?」

碧眼孃大聲道：「就叫他試一試我師父震澤魔君的厲害。」

卓不凡笑道：「你師父在江南，遠水不能救近火呀。」

這話一出，碧眼孃倒是急了起來，道：「列圖嘛，嘻嘻，我自幼跟他玩耍，跟他一起騎馬打獵，他一見我，躬身行禮，口稱殿下，他為人頂和氣，也很聽我話呢，那一次，我們一起到深山去……」

一提起列圖，碧眼孃倒是想起了很多往事來。

那時她是波斯公主，康斯巴王朝的繼承人，又年輕又美貌，武功又好，全國人民都愛戴她，她的生活是何等的逍遙，何等的快樂，可是今天呢?

她淚盈於睫，說不下去了。

猛然間一條黑影在半空中出現，像一隻蒼龍一般向她撲來。原來哈托中了劇毒，一時之間還未死，他掙扎着，調勻氣息，突然一躍而起，雙掌並排，凌空下擊，要置碧眼孃於死地。

碧眼孃吃了一驚，本能的向後一退，立足不牢，向後仰跌，正好跌進站在她身邊的卓不凡懷裏。卓不凡「順水推舟」順勢一手把她牢牢抱着，一手取出鬼眼漁隱的大漁網，一旋轉，漁網張了起來像一面巨大的鐵盾，遮在碧眼孃身前。

哈托雙掌擊中大漁網，好像一拳打在強力彈簧之中，自己的身子給彈了出去，在空中一連翻了幾個觔斗。

卓不凡一闔大漁網，又變成一根鐵棒一般，「蓬」的一聲猛然擊在哈托身上。

這一下，全力施為，哈托直給擊斷了六七條骨骼，摔了下來，僵伏不動，這趟他眞的死了。

卓不凡哈哈的一笑，收回大漁網，把碧眼孃抱得更緊，笑道：「我又救你一次啦，你怎樣謝我呀?」

碧眼孃羞得滿面通紅，大聲道：「你快快放開我。」奮力一掙，不能得脫。

卓不凡哈哈大笑，道：「碧眼孃，我怎能放你走?你，你好香呀。」

一陣一陣幽幽的香氣，鑽進他鼻管，卓不凡心旌搖動，淫心大起，俯下頭來，在碧眼孃兩張薄薄的紅唇上強吻，猛然間只覺胸前一片冰涼，一把匕首抵着了他，碧眼孃厲聲道：「你還不放我，我一刀剁進去，你就沒命了。」

卓不凡脚跟微微着力，把自己的身體陡然之間挪後數尺，笑道：「你這一招，妙極了，佩服佩服。」碧眼孃知道憑了她的武功，決然不是對手，如果他施暴，無力反抗，她以公主的金枝玉葉身份，怎能給他汚辱了。

當下一轉身便逃，她輕功雖佳，但卓不凡更加超卓，兩三個箭步，已搶上前，他繞了半個圈子，攔着去路。碧眼孃亡命飛奔，險些兒又撞在他懷裏。

卓不凡道：「咱們好好的談一談吧，你不必害怕，我不會傷害你的。」



碧眼孃退後三步，手中匕首，對正自己的胸膛，沉聲道：「你如再逼我，我一刀刺進去，死了乾淨，我是堂堂一位公主，怎能容許你橫施侮辱?」

她的聲音，並沒有顫抖，十分堅定。

卓不凡嘻嘻笑道：「我現在要奪下你的匕首，易如反掌，你不必以死相逼，我卓不凡是什麼人，豈會欺凌婦孺弱小，你收回匕首吧，我們好好的談一談。」

碧眼孃道：「談什麼?」

卓不凡道：「談一談你的將來，談一談你的現在。你現在亡命中國，國破家亡，悽悽惶惶，無處容身，波斯六大高手追踪在後，環伺在旁，他們雖然死了兩個，還有四個武功更好智計更高的，他們誓要把你擒回波斯，憑了你一個人，你怎能抵擋?」

碧眼孃道：「我有義兄紅鬍子為助，怕什麼?」

卓不凡道：「紅鬍子的武功如何，難道你不知?他的武功充其量與坐第六位的哈托相等，波斯六大高手武功如何，難道你忘記了?」

這話一出，碧眼孃心頭大震，自知卓不凡的話，句句不假，波斯六大高手的武功，一個比一個好，一個比一個強，坐第一把交椅的列圖，便比第二號人物阿芒為高，遠遠在哈圖哈托之上。

列圖雖然與碧眼孃交好，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他現時奉命，率領五大高手，追尋碧眼孃，這一件任務，他無論如何要辦到，將來一見面他決不會再客氣的了。

碧眼孃心中悲痛，強忍着眼淚，手垂了下來。

卓不凡笑道：「好，好，這樣最好，我對你有救命之恩，你也不必報答我，我們站在平等的地位，交個朋友如何?」說着把手伸了出來。

碧眼孃道：「你先發個誓，以後不許再碰我，你答應了我們自然是朋友啦。」

卓不凡昂然道：「我是堂堂一代大俠，光明正大，胸襟磊落，生平未做過虧心之事。」繼而又嘆了一口氣，道：「剛才我實在無禮，但怪我不得，誰叫你長得如此漂亮動人呢，任誰一見你，如果他不動手心，他壓根兒不是男人。」

碧眼孃道：「你不要誇讚我，你還未發誓呢。」

卓不凡道：「你要我怎樣發誓?」

碧眼孃道：「你連發誓也不會麼?」

卓不凡知道碧眼孃乃是公主之尊，決非低三下四的普通女人，要她就範，只有軟取，不能強求，而且要放長綫，慢慢的來，只須騙得她在自己的身邊，就不怕她飛到天外去。

當下指着蒼天，朗聲道：「碧眼孃是一位落難的公主，一位十分可憐的女人，我卓不凡今後永遠在她身邊，保護她的安全，有誰胆敢碰她一碰，我卓不凡寧願性命不要，也得維護她的安全，如有虛言，天誅地滅。」發誓已畢，又伸出手來。

碧眼孃冷冷的道：「這樣的誓，不發也罷，你還未點正題呢。」

卓不凡只得又發一個誓，道：「除非獲得碧眼孃的同意，否則我卓不凡決不碰她一碰，我如果欺侮她，日後五毒攻心，死於非命。碧眼孃，你滿意了吧?」

碧眼孃嫣然一笑，這才伸出手來，跟他一握。

柔荑在握，卓不凡陡然全身一震，不由自主的在她玉手上吻了一下。

這趟，碧眼孃大大方方的由得他。

像卓不凡這種人，發一個毒誓，會當是一回事嗎?正如廣東俗語所謂：「誓願當食生菜」，他早已打定了主意，無論如何要把碧眼孃弄到手，現下不妨放一條長綫，將來嘛，憑了他卓不凡的手段，還不手到拿來。

卓不凡生來的樣子，本來就很英挺，雙眉入鬢，英氣勃勃，年紀不過三旬，不算太老。

他們鬼眼漁隱門下弟子，以武功高下為序，易克志比他年長，但武功不及他，所以只好做他的師弟。

卓不凡見碧眼孃柔順地站在他身邊，心花怒放，他那裏知道碧眼孃另有她的打算，她孤零零地好不可憐，她須要一位聰明能幹，武功高強的人做保鏢。

卓不凡武功已屬一流，何況他身懷三寶：毒蛇「小青」，大漁網和寒草蓆，憑了這三寶，便把他向前推，跨進一大步，他足可以跟任何天下一等一高手週旋，便是列圖親到，也是不怕。

卓不凡憑了一條毒蛇，殺了太乙道士、哈圖和哈托，而且贏得十分輕易，心中暗喜，將來嘛，他憑了三寶必可擠上武林最高的地位，跟震澤魔君爭一日的雄長。

碧眼孃道：「卓不凡，我們找紅鬍子去。」

卓不凡心念一動，看樣子，碧眼孃與

紅鬍子十分親暱，如果讓紅鬍子跟在她身邊，阻手阻脚，豈不壞了我的好事？我必須殺紅鬍子。

當下微微一笑，道：「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吧，在此等我！」

碧眼孃鬥了半天，實在很疲倦，點頭道：「好，你去吧，你說這易克志雖是你師弟，你也要殺他，這話是否還算數？」

卓不凡忙道：「只要你要我殺他，縱然他是我的親兄弟，我也只好動手，你放心吧，我趕上去把他殺了，把紅鬍子帶回來給你。」

碧眼孃道：「如此最好。」

卓不凡飛身上馬，他騎功精絕，展開大步，策馬飛奔。碧眼孃倚在一棵大樹上，闔上眼睛假寐，但思潮起伏，那裏睡得着，猛然間心中想起，像卓不凡這樣的人，怎能信賴？嘻皮笑臉的滿臉奸邪，若然跟着他，遲早一日會遭了他的毒手。

波斯古諺說得好：「在自己的身邊，千萬不可有一匹狼」，她想通此節，一躍而起，騎了哈圖的馬，向南飛奔，獨個兒下江南去。

她走了幾天，由山西太原到了河南，再往安徽，再南行十天多，已到了江蘇省，一條長江，像銀練一般擺在眼前，渡過長江，太湖就快到了！

一路上，她東閃西避，走的儘是荒僻的小路，迂迴前進，有時還要晝伏夜出，唯恐給卓不凡找上了。幸而一路來平安無事，這一天，她到了揚州，此去蘇州，已不遠了！

晚上，她找到了一家簡陋的小客棧，三四流的下等客棧，要了一間房子。小二大爲驚奇，住在他店中的，全是販夫走卒，那裏有單身女子投宿，但碧眼孃全不計較，也只好依她。

這時，夜幕已張，碧眼孃要了一盞油燈，也不要小二引領，獨自去找她的房子。「呀」的一聲，她輕輕的推開房門，把油燈放在桌子上。

猛然間她鼻子裏嗅到一陣人體的氣息，吃了一驚，右手按着劍柄，低喝道：「誰！」

「是我，桀桀，我的尊貴的公主，咱們許久不見了。」

聽聲音，帶着濃烈的波斯口音，碧眼孃心中一凜，「噹」的一聲，把長劍拔了出來。

在屋子的一個角落裏，端端正正的坐着一人，此人虬髯濃鬢，相貌威武，正是波斯六大高手坐第四把交椅的巴列維，冷笑道：「公主殿下，我已在這裏恭候大駕，已等了半個時辰啦。」

碧眼孃大聲道：「巴列維，你要待怎樣？」

巴列維噓聲道：「不要叫，你我的事好好的商量，別把客人們吵醒了，客人之中有一位異人，我們千萬不要驚動他。」

碧眼孃一見巴列維，恍如冷水淋頭，冷了半截，情知鬥他不過，只好還劍歸鞘，道：「你是著名的冷面人巴列維，向來鐵面無私，我碰上了你，算我倒霉。」

巴列維冷冰冰的道：「公主殿下，你知道我的武功如何，是不是？你知道我做事，一向冷面無情，是不是？」

碧眼孃道：「那又怎樣？」

巴列維道：「沒什麼，外邊備有兩匹駿馬，便請公主跟我回國，新任國王很想念你，渴望與你見一見面。」

碧眼孃道：「是嗎？如果你保證，我回國之後，不會被殺了頭，我跟你回國，也無所謂。」

巴列維道：「我的責任，是護送公主回國，至於回國之後，你的命運如何，則決非我這等奴僕可能過問。公主，你請起程吧，不必躭擱時間啦。」

碧眼孃自知武功遠遠在他之下，要憑武功逃亡，談何容易，心中恐惶，六神無主，暗暗叫苦，只見巴列維舒舒服服的坐在椅上，呵欠連連，瞧他樣子，完全不把碧眼孃放在眼內，喃喃的道：「我追踪你十天啦，連酒也不敢吃，這項差事眞是苦透了。」

碧眼孃心念一動，這厮愛好杯中物，是宮廷著名的酒徒，我何不如此這般，逃出生天？當下微微一笑，道：「好吧，我投降啦，誰叫我的武功不及你。」

巴列維打個呵欠，道：「這才是明智之擧，回國之後，我瞧新任國王也不會怎樣爲難你。」

碧眼孃道：「是你一個人來嗎？」

巴列維冷然道：「這個你不必問，總之，我們六大高手奉命找你，天幸我早着先鞭，棋先一着。」

碧眼孃道：「你餓不餓，我去叫一些酒食來，大家吃一個飽，再起程不遲。」

巴列維道：「很好，還要酒，中國酒以那一種最好？」

碧眼孃心中暗喜，道：「這裏已是江南，最著名的當然是紹興酒，我去叫。」說着便要出門。

「呼」的一聲，也不見巴列維如何作勢，連人帶椅，飛躍到門前，冷然道：「你不要做鬼，你坐下來，由我去叫。」提高了嗓子，叫小二要酒要肉。小二猛見那位漂亮的姑娘房子裏，突然多了一個男人，心中嘀咕一聲，只好依言奉上酒食。

巴列維嗅到酒香陣陣，那裏還忍耐得住，抓着瓶子便灌，那料一滴酒也沒有，呆了一呆。碧眼孃笑道：「你還未開栓子呢，你不必心急，我替你開吧。」取過酒瓶，慢慢的開了栓子，給巴列維倒了滿滿的一大碗。

巴列維道：「謝謝公主。」捧起酒碗，一仰而盡，猛覺酒中微有異味，入口辛辣，叫一聲：「這不似紹興黃酒，是冒牌貨，這小二眞可惡。」一聲語畢，「咚」的一聲，他一交摔倒在地。

碧眼孃大喜，長劍出手，兜胸向他刺去。巴列維叫道：「毒，毒，你下了我野黃耆的毒。」右手一伸，倏的抓着劍身，運勁一捏，「喀」的一聲，長劍斷爲兩截，他手腕受了傷，鮮血直流。

巴列維的武功，內外兼修，他雖然中毒，神智未亂，武功未廢，一躍而起，雙掌並排，向碧眼孃擊去。碧眼孃身形一側避過這一掌。這一掌勁力有如排山倒海，飄風過處，連碧眼孃的衣角也飄了起來。

巴列維大吼一聲，一招「餓鷹撲兔」雙手張開向碧眼孃撲來。他口中荷荷大叫，恍如一頭受傷的野獸一般。碧眼孃憑了

半截長劍，跟他鬥了幾招，那裏是對手。

巴列維冷冷的笑道：「想不到我巴列維居然遭了你的毒手，好，公主，你還有這一手。」飛身撲來，猛然給一碗豆腐羹擊中臉部，湯水羹汁淋淋漓漓，濺滿一臉。碧眼孃手中長劍已斷，無法可施，只好抓了桌子中的東西亂擲，一盤清炒白菜跟着又到。

巴列維中了劇毒，就快不支，他身邊也有野黃耆的毒藥，但解藥却沒有。

他們六大高手出發之時，布哈德給每人一小瓶毒藥，準備必要時，把碧眼孃毒殺。

哈圖哈托已經顯過身手，憑了這一種天下無雙的劇毒，把碧眼孃的師叔程文毒死。

六大高手之中，僅得第一號人物列圖身邊有解藥，餘人一概沒有。

中了這種劇毒的人，如無解藥，半個時辰之後，必然暴斃，任由你是天下間內功最高的人，也無例外。

巴列維把守着大門，不許碧眼孃逃，一面摸出暗器，向碧眼孃亂擲，他打暗器之技，本來在六大高手之中最好，無奈他中了毒，雙眼昏花，在他眼前出現的，總有五六條綠色的影子，也不知那一條才是碧眼孃。一口飛刀擲出，其中一條影子是打中了，但這條影子却不是眞正的碧眼孃，相差了四尺。

碧眼孃取過一只銅臉盆，敲得震天價响，大叫：「有賊呀，有賊呀，救命，救命！」

房中這一番打鬥，乒乒乓乓，驚動了客棧中所有的人，大家以爲眞的打刦，幾隻銅鑼亂敲，小二，掌櫃，厨子等執刀携棒，一湧而來。巴列維拳打脚踢，伸手亂抓，凡是給他抓着的人，便如禾草一般給他擲出數丈。在混亂中，碧眼孃趁機竄出門外，搶到馬廐。

巴列維大叫一聲：「你往那裏逃？」幾個起落，縱身而至，「噹」的一聲，抽出彎刀。他雖然中了劇毒，但還未死，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決不容碧眼娘逃脫。

一口彎刀，亂砍亂劈，他武功不凡，勁風所及，放在方圓十尺之內。碧眼孃只好空手上陣，拚命相拒。然而功力懸殊，不及二十招，便已險象環生，有幾招，險險的砍中她的嬌軀。

碧眼孃叫道：「巴列維，快住手，我是什麼人，豈容你放肆？」巴列維一聲不响，刀法更緊。碧眼孃要逃，萬萬不能，這時她如果眞的投降，只怕巴列維也容她不得。

正危急之間，馬廐中忽然有人沉聲道：「碧眼孃，你要不要我救你？」這話聲音蒼老，但中氣充沛顯見此人內功不凡。

碧眼孃叫道：「要呀，快快救命！」

那人道：「你要我出手也行，只須你告訴我兩件事。」

碧眼孃身形一側，險險的中了一刀，連忙叫道：「十件事也行，快快救命。」

那人道：「第一，你是不是紅鬍子的結義妹妹？」

碧眼孃叫道：「正是。」

那人道：「我下毒的本領，天下第一，然而似乎還未及你，你怎樣叫這波斯人中毒，我青鬚魔便自問瞧不見，這是怎麼一回事？」

碧眼孃叫道：「很簡單，我的介指，你快快救命。」

那人道：「哦，原來是你的介指作怪，但我仍然不大明白。」

碧眼孃叫道：「我的介指，內裏藏了十分厲害的野黃耆毒藥，介指裝了一個小彈簧，我給他倒酒，暗暗按一按彈簧機關，毒藥神不知鬼不覺的傾在酒碗中，你明白麼？快快救人。」

那人「嗯」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也算是一流的下毒手法啦，這枚介指，你怎樣得來？」

碧眼孃道：「是我父王給我的。」

那人還未現身出救，問道：「爲什麼給你？」

碧眼孃急道：「朝廷在羣奸環伺之下，父王朝夕不保，便給我這枚介指，必要時服毒自殺，不可任由奸相凌辱，明白麼？你還不出來救人，我告訴紅鬍子去。」

那人哈哈一笑，竄了出來，在月色之下，但見他身裁高高瘦瘦，雙眼放射出陣陣青光，穿着一件青色的長袍，大袖飄飄，十分飄逸，面上發青，似有病容，然而說話中氣充沛，顯然是內家高手。

使人印像特別深刻的是，他有一部三尺長的長鬚，垂到胸前，却是青色的。

好一部青色的鬍子。十分驚人，他相貌猙獰，好像由地獄裏逃出來的魔鬼一般，年紀在六旬以上。

巴列維搓搓眼睛道：「原來是你。」

那老人道：「不錯，是我青鬚魔。」

巴列維吼虎一聲，彎刀猛砍。那老人大袖飄飄，憑了一對大袖跟他鬥了起來。

若然巴列維未曾中毒，他的功力雖然低了一兩籌，還可以一鬥，但他中毒已深，怎能及得上這老人。巴列維之所以還未中毒斃命，憑的是內力支撑而已，他估計還可支撑一兩個時辰，到時如果碧眼孃不死，他自己也沒命，因爲解藥還在第一號人物列圖的身上呀。一個中毒，一個有備而來，強弱分明，鬥了三四十招，巴列維終於一連中了三記大袖，這老人的「鐵袖功」天下無雙，倒在地上。

碧眼孃大喜，走過去探探巴列維的鼻息，還有一些，但臉色由紅變黑，浮腫起來，這是劇毒入心的徵象。半响，巴列維蠕動一下，雙腿一伸，已然斃命。

那老人道：「走，跟我走。」

碧眼孃一陣疑遲，那老人喝道：「這客棧鬧出人命來，官府衙差立刻就到，你要吃官司嗎？」

碧眼孃道：「好！」兩人飛身上馬，跑了一陣，已離開那小客棧十數里了。碧眼孃細細打量那老人，道：「你是不是被巴列維稱爲異人的那人？」

那老人點頭道：「我叫青鬚魔，就像紅鬍子一樣，沒有姓名，人家叫我青鬚魔，我便應了。」

碧眼孃道：「你救了我一命，謝謝你呀。」

青鬚魔道：「謝什麼個屁？是紅鬍子拜托我救人，我就來啦，這波斯人跟踪你，我就跟踪他，他動手殺你，我就動手殺他。」

碧眼孃道：「原來如此。」

青鬢魔看了她幾眼點頭道：「紅鬍子說得不錯，你果然很漂亮，但是決不及我義妹阿媚。」阿媚就是紅鬍子的妻子。

碧眼孃想了一想，道：「呀，原來你是紅鬍子義兄，你們拜了把子啦。我跟他也一樣，拜了把子。」

青鬢魔道：「我跟紅鬍子拜了把子，他又跟你拜了把子，我是他的義兄，你是他的義妹，嘿嘿，這一筆賬怎樣算呀？甲等於乙，乙等於丙，甲就必然等於丙了。所以，我青鬢魔巴巴的趕來了。」

碧眼孃道：「既然如此，那末你也是我義兄啦，可是我們還未八拜呢。」

青鬢魔道：「這個容易。」猿臂一伸，輕輕的把碧眼孃抓下馬來，道：「我們要拜便拜。」跪了下來，跟碧眼孃對拜八次。

他這一招，碧眼孃已然發覺，他的功力起碼勝過紅鬍子三籌，怪不得他在數十招之內，把巴列維擊斃，心中暗喜，心想若得這位義兄爲伴就不必怕列圖阿芒等人，口道：「義兄，紅鬍子現時在那裏？」

青鬢魔搖頭道：「誰知道？他是一名怪人，怪人怪事，不可理喻。」

碧眼孃心道：「怪道你不怪？」口道：「義兄，你可知道有一名大壞蛋叫做卓不凡的麼？」

青鬢魔道：「知道呀，這廝確然是個大的渾蛋，豈有此理，我還要去找他。」

碧眼孃一聽，心中大喜，道：「好極了，你找到他麼？」

青鬢魔道：「你跟這大渾蛋有什麼關連？」看了碧眼孃一眼，點頭道：「嗯，我明白啦，你是一個漂亮的小姑娘，跟那風流賊必然有一點關連。義妹，我問你，你喜歡這個大渾蛋麼？」

碧眼孃咬牙道：「我恨不得一劍殺了他。」

青鬢魔道：「嗯，娘兒們人人說要一刀殺了他，但又個個心中喜歡他，義妹，這種奸惡小人，你還是不要惹他爲妙。」

碧眼孃聽得沒頭沒腦，莫名其妙，道：「你知道卓不凡現時在那裏？」

青鬢魔的怪眼一翻，恨恨的道：「我正要四處去找他，我如果知道就好啦，我一記鐵袖功送他的終，哼，這個大壞蛋是我的大仇人。」

碧眼孃道：「你怎的跟他結了仇？」

青鬢魔道：「這個嘛，你不必理會，將來你自然知道。咦，對了，你定是知道這廝的下落，快快告訴我。」

碧眼孃道：「他的下落嘛，紅鬍子比我更清楚，你找到紅鬍子一問便成啦。」

青鬢魔一躍上馬，一聲不响，拍馬便走。

碧眼孃叫道：「義兄，你不陪我到太湖去麼？」這話未說完，青鬢魔已在數十丈之外，揚聲道：「你自己去吧，再見啦。」青影一閃，已然不知去向。

碧眼孃大叫：「等等我呀，你怎的奔喪一般便走，你不肯陪我到太湖，我陪你去找紅鬍子也成。」飛身上馬揚鞭趕去。

她這次到中土來避難，本來的目標，便是到太湖去向師父震澤魔君求助，一路來，她先後碰上常州兄弟紅鬍子青鬢魔這幾位奇人異士，尤其是青鬢魔，古怪得很可愛，心想若得青鬢魔爲伴，還怕什麼波斯六大高手，當下揚鞭追趕，但青鬢魔早已走得遠了。

她年紀輕輕，年少好奇，喜愛新鮮的事物，青鬢紅鬍給她的乃是新鮮的刺激，如何肯捨。她師父震澤魔君整天的板起面孔，她一見了就害怕，不到太湖也罷。

她趕了一程，天上繁星點點，地上和風吹來，却那裏還有青鬢魔的影子。

她那裏肯回頭，向北窮追，這一來，她反而兜了轉頭路，朝來路北返了。

追了三天，兀是人影不見。

這一天，她早上起來，突然眼睛一亮，一柄明晃晃的尖刀，插在枕頭上，刀下插着一張書柬。碧眼孃大吃一驚，取下字條看時，寥寥的幾個字：

「瞧你那裏去？」

沒有下欵，字跡潦草不堪，也不知道是誰人寄柬留刀。碧眼孃一顆心幾乎從口腔裏跳了出來，心道：「如果這一口匕首不是插在枕頭，而是插在我胸口，我還有命麼？」心中驚惶不已。

第二天，在離開五十里她的住所之外，赫然又發現了同一的尖刀和書柬。

第三天，她又走了五十里，碧眼孃住在一家小客棧，她整夜不眠，坐在房中等候。這時她已打造過另一柄長劍，按劍而坐，等到天明，沒有人來過，枕邊也沒有發現尖刀書柬。

那知她一出門，便發現在大門外明晃晃的又是一口尖刀，插着同樣的一張條子，一樣寫着：「瞧你那裏去？」

此後，一連四天，每日早上，她總發現寄柬留刀，同樣的字條。碧眼孃嘆了一口氣，心道：「此人如果要來取我的性命，我早已死了。」料想這魔頭必然在她身邊，神不知鬼不覺的潛伏着。

武功嘛，相差太遠了。碧眼孃把心一橫，摒除了恐懼之心，猜想寄刀留柬之人，必然是六大高手第一號人物列圖，或者是大淫賊卓不凡，除此之外還有誰？

這一天，她到了山西太原，這是她第一次相識紅鬍子的地方，她到易家莊一看，但見人去樓空，偌大一座易家莊已無一人。她小心一查，才知莊主月前舉家遷徙，也不知搬到那裏去。

一路來，她到處偵查，紅鬍子，青鬢魔，卓不凡這三個人，連影子也不見，不知他們躲到那裏去了。

碧眼孃心想，易克志既然遠走高飛，偌大一座莊子闃無一人，好極了，我就在這裏安安穩穩的睡他一覺。她潛進莊內，找到一間最乾淨的房子，倒頭便睡。

午夜時分，忽聽輕微的聲响，碧眼孃是學武之人，雖然在睡夢之中，也是十分醒覺，悄悄的爬起來，取過長劍，猛然間背心一痲，暗叫不好，反手便是一劍。

那人手脚十分靈活，手指輕輕一彈，「噹」的一聲，長劍立時脫手而飛，那人立刻再補上兩指，點了碧眼孃背心的「大椎穴」和「扶田穴」。

跟着察的一聲，桌子上的油燈給點着了。在燈光之下，認得分明，此人非別，正是波斯六大高手排列第二的阿芒，碧眼孃嘆了一口氣，道：「原來仍然是你們陰魂不散的把我纏着了。」

阿芒年輕英俊，二十七八歲年紀，相貌堂堂，武功極高，他在暗裏出手偷襲，就叫碧眼孃全無還手之力。

阿芒笑了一聲，道：「康斯汀公主，對不起得很，我怕你溜了，不得不對你無禮，你的武功暫時失去，但性命無碍，回到波斯之後，我自然給你解開穴道。」

碧眼孃在懷中取出那一張字條，遞給他，冷冷的道：「明人不做暗事，你要拿我便拿，爲什麼晚晚追踪，寄柬留刀，唬嚇於我？」

阿芒笑道：「康斯汀公主，難道你不知道我只會說幾句漢話，並不懂得書寫中文嗎？」

碧眼孃道：「那末是誰寫的，是列圖是不是？」

阿芒搖頭道：「列圖那斯不聽我的說話，單身追到西南山區去了，我說公主一定還在中原，他不肯聽，列圖爲人沒有什麼，總是太過固執一點。」

碧眼孃心想，難道是青鬢魔，他給我開玩笑來着？如果是他就好極了。

突然間只見阿芒雙眼恍如噴火，目灼灼的瞪着碧眼孃，露齒獰笑，神情十分詭異。碧眼孃驚道：「阿芒，你幹什麼？」

阿芒獰笑一聲，展身撲來，雙手把她緊緊的抱着，嘶聲道：「我想得你好苦，你知道麼？」

碧眼孃叫道：「你快放我快放我。」

阿芒叫道：「碧眼孃，誰叫你生得如此漂亮，誰叫你生得如此動人？」嘶的一聲，把她的上衣撕了下來。

碧眼孃奮力掙扎，無奈她的兩個大穴被點，便連縛鷄之力也沒有，叫道：「阿芒，你好大胆，我是什麼人，你胆敢無禮，小心你的人頭。」

阿芒把她抱得很緊，把她的上衣完全脫掉，肉帛相見，在燈火之下，照得她那羊脂一般的肌膚，雪一般白，晶瑩潤滑，雙手撫摸，滑不留手。阿芒溫香軟玉，抱個滿懷，早已失了常性，嘶聲道：「公主……我寧可人頭不要，我寧可死了之後，給打入十八層地獄……我……」

嘶的一聲，碧眼孃的上下衣裳，已給他完全脫掉。碧眼孃天旋地轉，眼前金星亂冒，「嚶」的一聲，她終於昏厥過去。

阿芒大袖一拂，一股袖風送出來，把油燈打滅了，室中黑漆一團。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只聽得鷄啼喔喔，原來已是黎明。阿芒一覺驚醒，看看他身邊，碧眼孃仍然是瞌上了眼睛，也不知她是昏迷了還是睡着了，玉體橫陳，睡態撩人。阿芒嘆了一下氣，在她粉頰上吻了一下。

碧眼孃驀地雙眼一睜，雙手往床上一撐，「咚」的一聲，她只覺得四肢酸軟無力，跌在床上。

阿芒穿好了衣服，把碧眼孃的已經破爛了的衣服遞給她，碧眼孃紅了眼睛，嬌喝道：「阿芒，你……你幹得好事……你給我滾出去。」

阿芒道：「是，是，我去找一件稱身的衣服給你，你睡一會兒吧，我去弄早點。」微微一笑，掩了房門自去了。

碧眼孃掙扎起來，驀地裏全身打了一個寒戰，這才省起自己赤身裸體，仍是一絲不掛。

她的衣服已經給阿芒撕破了，決不能穿，一咬牙，心道：「阿芒，你人面獸心，摧花折柳，我如不把你慢慢的折磨而死，我決不是碧眼孃。」

她決不是普通孱弱的女性，她個性堅強，聰明絕頂，幾年之後，武林中一提起「碧眼孃」三個字無不聞風色變，她終於成爲一代女魔頭，橫行中土數十年，以這等人物，又豈會哭哭啼啼的自怨自艾自悲自苦呢！她取過一張薄被，裹着身子。

半晌，阿芒來了，他是一個細心的人，果然給她找到一套稱身的衣服，是一條綠色的長裙，配上一件湖水色的絲質上衣，料子一等，縫工精細。顏色是碧眼娘最喜歡的。易克志是一名富豪，他家中怎會有粗布衫裙。

碧眼孃道：「你轉過身去。」

阿芒道：「是，是！」碧眼孃迅速的穿好衣服，往銅鏡一照，衣服華麗，配着她苗條的身裁，美麗的臉孔，已經變爲一名雍容華貴的少婦，不再是荊釵布裙的村女娥眉了。

阿芒捧着一個盤子，笑道：「碧眼孃，我知道你生平最愛吃鷄蛋，炸羊腿，可惜這裏沒有羊，我找了半天，只能找到幾枚鷄蛋。」

盤子上面蓋着一塊白布，碧眼孃腹如雷鳴，正感肚餓，道：「盤子裏還有什麼？阿芒，也虧你如此好記性。」

阿芒面色忽然一端，道：「你猜一猜！」把盤子雙手放在碧眼孃面前。

碧眼孃輕輕的摘去白布，但見寒光閃閃，在三枚熟鷄蛋的旁邊，還躺着一柄匕首。

碧眼孃看了阿芒一眼，知道這柄匕首的用意何在，阿芒坐在她身邊，低聲道：「我大願已償，你要殺我，動手吧，我如皺一皺眉，決不是阿芒。」

阿芒在波斯宮廷衞士之中，最是年少英俊，風流韻事，不知多少。

他也不待碧眼孃吩咐，左掌輕輕的在她背心一拍，右手伸出食中兩指，一口氣的在她「陽明經」六個大穴上點下去。這廝內功不弱，解穴功夫也頗到家，流水行雲，全無窒沛。

「大椎」「扶田」兩個大穴給解開了，碧眼孃已然恢復了武功，一伸手，把匕首提在手中。

阿芒悄聲道：「動手吧，我阿芒死在你手上，也眼閉了，何止眼閉，簡直是我阿芒的無上光榮，我阿芒死在天下第一美人手上，也不枉我爲人一生。」

碧眼孃聽他這話，也不知他說的是眞是假，但見他昂然坐在身邊，微笑待死，那一副爽朗的英風，跟卓不凡差得遠了。

阿芒見他遲疑不動手，朗聲道：「我阿芒冒犯公主的尊嚴，自然該死，公主如果嫌殺我汚了手脚，請把匕首見賜，由我在公主面前自戕吧。」

神州五惡　橫行江湖

碧眼孃却用匕首剖開了熟鷄蛋，淡淡的道：「我不會殺你，我只要你聽我的說

話。」

阿芒忙道：「是，是，公主的話，我怎能不聽。」

碧眼孃幽幽的道：「我已是你的人啦，你還要擒我回波斯嗎？」

阿芒搖頭道：「決不，我犯下了瀰天大罪，怎能返國？我已計劃週詳，我們在中土，雙宿雙飛，快活逍遙的，中國的山川風景，壯麗優美，咱們大可以快快樂樂的過一輩子。」

碧眼孃道：「你對我如此好心，可是別人呢？」

阿芒想了一想，道：「不錯，你要我怎辦？」

碧眼孃嗔道：「話是你自己說的，你難道沒有辦法嗎？在他們追捕之下，日日逃亡，朝不保夕，偏你還口口聲聲說快活逍遙，哼！」

阿芒道：「我有辦法對付他，你放心好了。」

兩人吃過午餐，阿芒道：「好，咱們走吧。」

碧眼孃道：「那裏去？」

阿芒道：「殺人去，我知道老三賽因在附近，我略施小計必可悄悄的殺他。」

碧眼孃道：「如此最好，不把他們殺光，我們食不甘味，夜不安寢。」

阿芒道：「我把他們殺了之後，你發誓永遠在我身邊。」

碧眼孃雙眼一紅，低聲飲泣，阿芒過來牽她，給她輕輕的摔開了，泣道：「阿芒，我的心事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國破家亡，大地茫茫，無處容身，自今以後，只有倚靠丈夫，難道你不是我的丈夫麼？」

阿芒執着她的手，柔聲道：「不錯，我是你的丈夫，我娶你為妻，你甘心下嫁我，我阿芒死了也眼閉，不要哭啦，我們走吧。」

碧眼孃抹抹眼淚，道：「你眞的有辦法對付他們了。」

阿芒道：「我自然有辦法的，你放心好了。」

兩人出了門，騎了馬，展開大步，向北而去，幾天之後，到了寧武。寧武是長城以南的一個大城市，位於太原大同兩城之間，市況十分熱鬧。

一路來，他們分房而睡，碧眼孃決不許阿芒再碰她，每晚無論碧眼孃如何小心防範，第二天一早，在她身邊這裏那裏，總是發現了寄柬留刀，仍然是幾個字：

「瞧你那裏去？」

此人武功之高，深不可測，他在碧眼孃身邊，已有十多天，碧眼孃終不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神龍見首不見尾，碧眼孃初時心中顫驚，但漸漸也就慣了。

她與阿芒之事，或許已給這異人瞧見了。

他是誰呢？

碧眼孃初時估計必然是列圖或者卓不凡，但阿芒說列圖已到西南山區去了，那末是卓不凡吧？但想下去，却又不然，卓不凡怎會容忍阿芒與他親暱呢？

此人的武功，遠遠在阿芒之上，可以說他必然是天下一等一的高人。但顧是師父震澤魔君親來，給這位女弟子開一個玩笑。

阿芒在寧武四門牆脚，劃下許多記號，這是他們波斯六大高手的聯絡記號。然後偕碧眼孃找到一家上等客棧開了兩個房子。

這一夜，碧眼孃在房中，思潮起伏，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枕邊赫然又是寄柬留刀，可是這趟寫的字，不大相同，上面寫着：「你快到東門外去！」

碧眼孃吃了一驚，連忙趕到東門，這時正直老百姓們趕早市，挑担的趕車的擠擁不堪，碧眼孃的輕功展不開來，只好在人叢之中擠。

人叢之中，忽見一名異人，十分古怪，但見他全身穿黃，黃色的短襖，黃色的褲子，連鞋子也是黃色的，最使人難忘的是他有一頭金黃色的頭髮，長可披肩，在陽光照耀之下，反射出陣陣黃光。

這黃衣人向碧眼孃微微一笑，驀的在人叢之中不見了，這是一個和靄的笑容，好像長輩對小輩一樣，關懷備至。然而一雙黃色的眼睛，一霎一霎的又像在捉狹地開玩笑，十分詭異。

這黃衣人年紀約莫五十歲，笑咪咪的和靄可親。

這一笑，就叫碧眼孃終生難忘。

她不知東門外發生了什麼事情，趕到那裏，但聽在一座林子裏有人呼喝怒罵之聲，她竄將進去，躲在一棵大樹後面看來，但見面對面互相指責的兩人非別，正是波斯六大高手坐第三把交椅的賽因，另一個自然第二號人物阿芒了。

只聽賽因大聲道：「阿芒，大將軍布哈德交下來的任務，難道你忘記了？」

阿芒道：「不錯，我是忘記了，我只記得康斯汀公主是一位可憐又可愛的女孩子。」

賽因道：「你公然反叛了是不是？」

阿芒道：「不錯，我已跟康斯汀公主結了婚，我是她的丈夫，她是我的妻子，我已是先王康斯巴陛下的駙馬，賽因，你胆敢把我怎樣？」

賽因仰天大笑，半晌，說道：「阿芒，念在你我同事多年，我指點你一條迷津，你已經給碧眼孃的美色所誘惑，失了理性，你不過是一名宮廷衞士，給國王效死的奴才，怎配做駙馬？你聽我一言，快快醒來吧。」

阿芒昂然道：「公主親口答應做我的妻子，你難道不相信？」

賽因含笑道：「信，信，我絕對相信，可是呀，你給抓回波斯之後如何？你犯了瀰天大罪，大將軍當然判你死刑，你堂堂一位男子漢大丈夫，前途無限，你何必為了一名女子神昏顛倒呢？」

阿芒重重的吐了一口痰，大聲道：「布俺答是奸相，布哈德是奸臣，他們狼狽為奸，謀朝奪位，全波斯誰服他？他日我保護康斯汀公主殺返波斯，就問他們一個謀朝奪位之罪。」

賽因冷笑道：「你發得好一個千秋大夢，阿芒，你如果知罪，趕快把碧眼孃殺了，把首級獻給國王，或可赦免一死，你如執迷不悟，我賽因就饒你不得。」

阿芒「噹」的拔出彎刀，大聲道：「誰敢碰一碰我的妻子，我阿芒就不饒他，賽因，你別逼我動手。」

賽因也把彎刀拔了出來，叫道：「阿芒，你到底怎樣。」

阿芒再不說話，彎刀一閃，一招「移山倒海」刀刃由下而上，削他手腕。賽因彎刀一格，噹的一聲，兩刀相交，火花四濺，阿芒叫道：「賽因，我的武功在你之上，你不可不知。」

賽因一聲不响，一刀一刀的便劈，兩人兩刀翻翻滾滾的鬥了數十招。波斯的武功，平平板板，見招拆招，見式破式，無甚可觀之處。西域武功，跟中土剛剛相反，他們以外力為主，輔以內功。

中土的高手，無一招不是以內力發出，外功嘛，不過是形式而已。所以中土高手練到爐火純青的階段，手中的武器變作可有可無，有時木劍勝過鐵劍，有時手中無劍又勝過手中有劍。

武功練到最高階段，純以意行，「劍意」反而比「劍招」更重要。

碧眼孃見阿芒口口聲聲維護她，為了她不惜與同伴僚屬為敵，為了她不惜背叛朝廷，心中頗為感動，她原來想利用阿芒殺了列圖和賽因，清除大患，然後慢慢的泡製他，以雪被辱之恨，但現時心有所感，對阿芒的觀感已然不同了。

碧眼孃見阿芒佔盡上風，不必出手相帮，便一直在樹後觀戰。

猛然間黃影一閃，在兩人之中突然多了一人，碧眼孃眼睛一花，依稀記得此人正是在東門外碰見的黃衣客。這時阿芒賽因拚得正烈，他們兩人爭奪一招「深谷飛雁」誰使得出這一招，誰就佔了絕對上風，兩口大刀同時對砍，倏的眼前多了一人，兩口大刀眼見就要同時砍在他身上，碧眼孃心中一跳，「呀」的一聲叫了出來。

說也奇怪，那黃衣客分明站在刀鋒之下，兩刀劈來，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兩口大刀反彈，「喀」的一聲，刀背反砸，分別砸中阿芒與賽因額角，各有一個傷口。

阿芒向後猛退，大聲道：「你，你是誰？」

黃衣客笑道：「我沒有名字，人人叫我黃髮叟，因為我有一頭黃色的頭髮呀，你們瞧見麼？我便是黃髮叟。」此人笑口常開，永遠是笑咪咪的和靄可親。

賽因大喝一聲道：「你來幹什麼？快滾開！」

黃髮叟笑道：「你們拚命，可是為了碧眼孃？」阿芒見他武功好得出奇，料他必是中土那一門派的高手異人，不敢無禮，拱手道：「正是，這是咱波斯的家事，外人不便干涉，前輩請便吧。」

黃髮叟呵呵笑道：「對不起得很，我黃髮叟此來，也是為了碧眼孃，這眞是湊巧之至了，你們兩人，一個要殺她，一個要救她，我嘛，我身兼兩職，既要救她，也要把你們兩人殺鷄一般宰了。」

賽因喝道：「什麼？你口出狂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阿芒，我們先合力殺了他，再決一雌雄。」

黃髮叟雙手亂搖，笑咪咪的道：「且慢，我們何不請碧眼孃出來，聽她說話。」黃影一閃，他已把碧眼孃牽了出來，手牽手的好像爹爹牽着女兒，笑道：「碧眼孃，你自己說吧，你要他們死，我便動手，如果你要我黃髮叟死，我就把自己的人頭斬下來。」

碧眼孃道：「前輩，我與你無親無故，你因何出手救我？」

黃髮叟大叫道：「無親無故？哈，你與紅鬍子青鬚魔兩人拜了把子不是？」碧眼孃道：「是呀！」

黃髮叟哈哈笑道：「這就是啦，我是紅鬍子的義兄，也是青鬚魔的義弟，也即是說，我是你的義兄啦，你如不信，咱們先拜個把子再說。」

說着也不理碧眼孃如何，牽着她跪了下來，兩人對拜了八拜。紅鬍子還未算是怪人，誰料得到他的結義兄弟青鬚魔黃髮叟却是大怪人。

賽因見他們又拜把子啦又敍話啦，完全不把他放在眼內，虎吼一聲，彎刀砍了過來。黃髮叟對他一眼不瞧，左手一揮，叉開食中兩指，把彎刀挾着，這一挾，便如鐵鑄了一般，賽因無論怎樣使勁，都不能把彎刀從他手指之中抽出分毫。

阿芒見形勢不對，悄悄的一掌向他的背心猛拍，黃髮叟右手反手一掌，「啪」的一聲，他使了太極門的「四兩撥千斤」與及「以力借力」的高明功夫，阿芒用多少力向他擊來，他把勁力轉移，完全送給賽因。

賽因大叫了一聲，口噴鮮血，受了內傷。

黃髮叟說道：「義妹，你要不要他死了？」

碧眼孃道：「他們兩人都是殺我父王的兇手，由你替我拿主意吧。」

黃髮叟笑道：「那末我該加多一點利息了。」猛吸一口氣，調氣丹田，透過手臂，而達於手指，攻向賽因。

賽因乃是一名無甚頭腦的硬馬的悍將，他猛虎一般大力襲來，沿着他的彎刀汹汹湧湧的奔到，如果他見機得快，擲去彎刀，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無奈這厮但憑匹夫之勇，拚命抵擋，居然也運勁對抗。

只聽「喀」的一聲响，他的手臂斷了，跟着「喀喀」之聲大作，他的肩胛骨，胸骨，脊椎骨完全斷了，騰的一聲，他朝後重重的摔了下來，便像一堆爛泥一般的死在地上，連呻吟之聲也沒有。

黃髮叟殺人於指顧之間，臉上仍是笑咪咪的那麼和靄可親，碧眼孃心中駭然。

阿芒嚇得心胆俱裂，彎刀亂砍，黃髮叟伸手一抓，抓着刀柄，另一半飛快的按向他胸前。碧眼孃「呀」的一聲，閉上眼睛不忍再看。

黃髮叟呵呵一笑，突然扣着了猛烈異常，一掌便要置人於死地的內力，變掌為指，一口氣點了阿芒六七個大穴，阿芒大叫一聲，往後便倒。

阿芒賽因乃是波斯六大高手的第二第三號人物，武功本來不弱，碧眼孃碰上了，就大大不利，可是他們不幸碰上了黃髮叟，便如小巫對大巫，在黃髮叟面前，他們只能是市井之徒，變成了武功平平的庸手。

碧眼孃睜開眼睛，道：「你為什麼不殺他？」

黃髮叟笑道：「我從你面色之中也看見了，你是不忍殺他，嗯，阿芒到底與你有……」他想說「一夕之緣」四個字，見

碧眼孃面色慘白，白中透紅，便不說了。

黃髮叟把阿芒先提了起來，道：「我已點了你的『將台穴』，並且使了『五行功』，你今後已變作廢人，你服不服？」

阿芒面色如土，咬着牙一聲不響，只瞪着碧眼孃，也不知道他是怨是恨是悲是痛。

黃髮叟大聲道：「你帮助奸相，謀朝奪位，這倒也罷了，誰叫你到中土來橫行，你快快滾吧，滾回波斯去，下次在中土碰見，定是不饒。」

阿芒手一翻，一柄匕首亮了出來，猛然向自己的胸口刺下去，鮮血四濺，嘶啞着聲音，道：「碧眼孃，我說過，我阿芒爲你而死，死了也眼閉，簡直是我阿芒的無上光榮……我與你結了一夕之緣，也不枉爲人一生了……」

雙腿一伸，倒在血泊之中。

黃髮叟道：「他死了也好，這是他的最好的歸宿，念在你份上，我把他埋葬了。」把賽因的屍首遠遠擲去，挖了一個穴，葬了阿芒。

碧眼孃呆呆的出神，心頭中有說不出來的一股滋味，也不知是喜是悲。

突然問，數十里之外長空，出現了一朶紅雲，驀地爆炸了，一朶紅雲變作無數小雲，散了開來，恍如一陣紅色的流星，黃髮叟叫道：「不好，紅鬍子有難啦，咱們快快去救他。」

一手牽着碧眼孃，展開輕功疾奔，碧眼孃只覺耳朶裏的呼呼的風嘯之聲，在路邊兩旁的大樹，一排一排的往後飛退，黃髮叟的輕功，確然已到了一流的境界。

碧眼孃道：「黃髮叟大哥，紅色的火焰箭，就是紅鬍子的求救訊號麼？」

黃髮叟道：「不錯，咱們結義四兄弟，都是天下大怪人，五顏六色，各有特徵，我黃髮叟使的是黃色火焰箭，青鬚魔使的是青色的，紅鬍子自然是使紅色，另外還有一人，使的是白色的火焰箭。」

碧眼孃道：「白色？他叫白什麼？」

黃髮叟道：「他的相貌非常特別，模樣十分滑稽，個子矮細，活像一隻大冬瓜，你一見到他，包保你心中好笑！」

碧眼孃道：「難道他叫做白冬瓜？」

黃髮叟道：「他的雙眼之下，人中之上，有一隻龐大無倫的大鼻子，通體白色，好像一隻大柿子吊在鼻樑之上，也好像京劇中的小丑，他鼻子塗了一個通白，哈哈，白色的鼻子，你見過麼？」

碧眼孃笑道：「哈，這樣說來，他一定叫做白鼻子，是不是？」

黃髮叟搖搖頭，笑道：「不是，他叫做白鼻仙，這名字你說好笑不好笑？」

碧眼孃笑道：「你們四位拜把兄弟，都以顏色作特徵，紅色，黃色，白色，青色、五顏六色，當眞好笑。」

黃髮叟道：「不止四個，是五個，青鬚魔年紀最大是大哥，我黃髮叟居次，白鼻仙是老三，小弟弟就是紅鬍子，我們拜把子已有六七年啦，現時嘛，還得加上一個碧眼孃，你全身穿綠，配上一對碧綠色的大眼睛，也有特點，你是咱們的小妹妹啦？」

說着哈哈大笑，在半空中翻了幾個觔斗，道：「我們五顏六色，他日聯手去闖江湖，也可以把江湖攪到五顏六色，誰人不服，咱五人聯手揍他，無論他是怎樣的天下一流高手，也必可被我們揍到五顏六色，哈哈。」

他翻了幾個觔斗，連帶碧眼孃也不得不跟着翻觔斗，碧眼孃只覺十分好玩，笑道：「黃髮叟，我還未見過白鼻仙，不知他肯不肯跟我拜把子。」

黃髮叟呵呵笑道：「肯，肯，一定肯，他如果不肯嘛，咱們合力揍他一個五顏六色，碧眼孃，你是波斯公主，出身富貴，咱們嘛，出身也很特別呀。」

「怎樣特別？」碧眼孃問。

「紅鬍子本來是內蒙古鄂倫春族的族長，只因他生性好武，常常跟人打架，結下仇家太多，不容於本族，給長老們撵走，獨自在內蒙古遊俠，嘻嘻，說他遊俠，不如說他爲盜好了，打家刦舍，浪了幾年，後來厭倦了，就跑到中土來，娶了一個老婆阿媚打獵爲生，安安穩穩的過活。」

一聽紅鬍子老婆「阿媚」這名字，碧眼孃有點心酸，黯然不語。

黃髮叟繼續道：「白鼻仙却是回部的維吾爾族人，他爹爹是維吾爾大酋長，有十多個老婆，回人嘛，嘻嘻，討老婆越多越好，白鼻仙的媽媽，却是最小的，也不知坐第幾把交椅，哈哈！」

笑了一陣，又道：「他媽媽十分可憐，常常受大婦的欺凌，白鼻仙忍不着，一天，他一刀把大婦殺了，大酋長赫然震怒，要不是他見機得快，脚底加油，溜之大吉，如果給擒了，準會給大酋長亂刀分屍，從此之後，他溜到中土來，在武林中混了。」

「你呢？」

「我嘛，你瞧我一身穿着黃色衣服，難道猜不出？」

「猜不出？」

「嗯，好吧，我告訴你，我本來是西藏黃教的高僧，西藏的喇嘛教，一向分爲紅髮和黃髮兩大派，紅髮的喇嘛，穿起紅色的袈裟，黃髮的穿黃色，我是黃髮的高僧，地位也頗不低，我有十個農奴，大喇嘛們每人有兩三百個，農奴眞是可憐得很，是我把他們釋放了，還他自由，這一來，嘿嘿……」

「怎樣？」對於西藏紅教喇嘛與黃教喇嘛之爭，碧眼孃是畧有所聞，知道兩教勢成水火，把西藏一分爲二，鬥了幾年，但關於農奴之事，却是不知。

黃髮叟道：「這一來，就是大大的抵觸了教法，喇嘛教法明文規定，農奴乃是他們的財產，我於是被逐出教，貶爲平民，我一怒之下，跟他們大打一場，逃出了西藏，從此在中土武林混跡，不再回西藏去了，我留了頭髮，長長的有三尺長，我身穿黃色衣服，表示我還不忘本。」

碧眼孃肅然道：「原來你是西藏黃教喇嘛高僧，我眞是失敬了。青鬚魔呢？」

黃髮叟道：「青鬚魔乃是西南雲貴山區的苗族族長，他這一族最會養蛇，養出來的蛇，條條劇毒，在我們四人之中，紅鬍子的蒙古鄂倫春族族長完了蛋，白鼻仙的維吾爾王子也幹不成，我這西藏大喇嘛被逐出教，哈哈，只有青鬚魔還是苗族族長，眞是他媽的。」笑了一陣，又道：「

終有一天，我到西南山區去搗亂，叫青鬚魔的族長再也做不成，哈哈！」

碧眼孃心念一動，問道：「「卓不凡這名字，你聽見過麼？」

黃髮叟道：「聽過，聽過，在紅鬍子口中聽過，在青鬚魔口中也聽過，卓不凡是他媽的大壞蛋，青鬚魔到處找他呢？」

「爲什麼？」

「那一年，卓不凡給他師兄太乙道士打斷了雙腿，跑到雲貴山區苗族裏去求救，是青鬚魔好心，非但把他醫好了，而且教了他養蛇之法，不料這廝人面獸心，把苗族最漂亮的一個小姑娘誘姦了，還偷了一條會活動的小毒蛇，逃出山區，青鬚魔氣得死去活來，賁夜追踪，追到中土，發誓必須找到他，擒他回山區去受百毒噬咬之刑。」

聽了這一頓話，碧眼孃打了一個寒噤，卓不凡在她面前，自承是一名採花色魔，那一天，她幸而見機得快，悄悄逃走。

否則，不堪設想。

這一番話，與卓不凡對太乙道士說的不一樣，那一個對呢？自然是黃髮叟。

黃髮叟道：「那一天，我碰到青魔鬚，但見他氣急敗壞的飛奔，我問他是不是去奔喪？他說，追踪卓不凡已有眉目，他不得不撇下了我結義的義妹，叫我照顧，哈哈，嘻嘻，我就來了。」

碧眼孃在懷中取出寄刀留柬的字條，俏臉一板，道：「這是你幹的好事麼？」

黃髮叟臉上一紅，嘻笑道：「我是鬧着玩，你不必認眞，我見你年輕貌美，天眞無邪，小孩子一般，忍不住就給你開一個玩笑，這個玩笑如何，算不算一流！」

碧眼孃罵道：「一流個屁？你這玩笑也太過了，你不知道你已經把我嚇個半死嗎？」

黃髮叟笑道：「我偷偷躲在你身邊，鬼不知神不覺的開個玩笑，嗯……」他忽然之間省起有一事，「啪啪」的左右開弓，清脆响亮的給自己四個耳光，罵道：「黃髮叟，你眞該死，你眞該死。」

碧眼孃道：「你幹嗎自己打自己？」

黃髮叟道：「我見阿芒那廝鬼鬼祟祟的吊着你，我就跟定他，那一晚，是我吃了三碗黃湯，來得遲了，你已給那廝佔了身子，唉，一天是我不好，黃湯誤事，你說我該不該打？」。

碧眼孃臉上一紅，柔聲道：「阿芒眞個是爲我而死，我沒有後悔，過去的事，算了吧。」

黃髮叟道：「在青鬚魔面前，你千萬不可提起，我求求你呀，他如知道了，我不給他罵死了才怪？」黃髮叟打拱作揖，低聲懇求，就像一個小孩子，那裏似一名功力蓋世的高手。

這五名結義兄弟合起來，叫做「神州五惡」：青鬚魔，黃髮叟，白鼻仙，紅鬍子，碧眼孃，他們五人的武功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互不相讓，在今後悠長的歲月中，他們在武林稱孤道寡，使武林人物聞風色變。

但在當時，他們五人的武功，參差不齊，强弱懸殊，以黃髮叟的武功最高，青鬚魔，白鼻仙居次，紅鬍子差了三籌，碧眼孃最低。

他們後來各有奇遇，各自修練，紅鬍

碧眼終於追上了，與黃髮叟並駕齊驅，這是後話，按下不提。

碧眼孃嫣然一笑，道：「算了吧，我再也不提就是啦。」

黃髮叟道：「我們五個人，個個遭逢不幸，紅鬍子與你，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呀，紅鬍子又打出求救火箭訊號啦，他定遭逢强敵，我們快去。」

碧眼娘仰頭看時，東北角天空之上，又出現了一朶爆炸的紅雲，這是紅鬍子第二次訊號，十分明顯，他是處於十分不利的形勢之中。

黃髮叟嫌牽着碧眼孃跑得不快，道：「碧眼孃，我得趕上去，你在後面慢慢來，東北角，不要迷失了方向。」

碧眼孃道：「成啦。」

只見黃影一閃，黃髮叟已竄出數十丈之外，身形一幌，已走出好遠，但見一團黃影在烟塵之中滾動，越滾越遠，一幌眼，已然人影俱杳。

碧眼孃心中暗嘆，黃髮叟武功好得出奇，我幾時才可以學到如此高明的功夫，我與他們四人拜把子，武功懸殊，實在不配。

紅鬍子在東北方遭難，由這裏走過去，却並不近，起碼要走幾十里路，碧眼孃走了一程，早已疲累不堪，眼見前面是一個小市鎭，倒有一兩家小酒家小茶室，碧眼孃正感口喝，就走進一家小小茶室要吃茶。

驀地裏茶室之中，走出一人，但見他宇氣軒昂，一貌堂堂，原來正是江湖大色魔卓不凡。

在碧眼孃意想之中，在東北方跟紅鬍子爲難的，如果不是易克志就必然是卓不凡，豈料卓不凡在這裏出現，吃了一驚，「呀」的一聲，轉身就走。

卓不凡也萬萬料不到在這裏碰見碧眼孃，又驚又喜，身形如電，驀的向碧眼孃手腕抓去，獰笑道：「好呀，相請不如偶遇，咱們到林子裏談談去。」

碧眼孃身形一側，閃身避過，左掌一圈，把卓不凡的手抓圈出外門，右手快如閃電，拔出長劍，呼呼呼的一連三招，把卓不凡逼退三步，一轉身，飛一般往外便走。她知道自己孤身一人，碰上這個色魔，必然無倖，一提氣，展開輕功，拚命的走。

卓不凡叫道：「那天你爲什麼不告而行，我找你找了多時，你等等我呀。」

碧眼孃如遇蛇蠍，那裏還敢答應，提氣急奔，碧眼孃在她所有武功之中，以輕身功夫最高，而卓不凡在他所有武功之中，以輕身功夫最低，正是此長彼消，兩人在荒郊原野之中，追逐了一陣，兩人始終是兩三丈的距離。

碧眼孃偶一抬頭，但見東北角上空，紅鬍子第三次打出求救訊號，跟在相距不遠的上空，又出現了一朶黃雲，爆炸而成一陣黃色的流星，表示了：紅鬍子，你不必害怕，我黃髮叟就快趕到啦。

半晌，「嗤」的一聲，半空中又出現了一枚火焰箭，却是青色的，在黃色火焰箭的西南方相距十里。

碧眼孃心道：「紅鬍子，青鬚魔，黃

髮叟就在附近，三位義兄齊集，只可惜我還不會用火焰箭，招呼他們來救人，只須黃髮叟任誰一人來到，會怕這個卓不凡麼？」她心急意亂，在原野之中亂走。

也不知走了少里路，只聽背後卓不凡呼吸之聲，獰笑道：「碧眼孃，我的美人兒呀，今天我瞧你能逃到那裏去？你快快止步，你決不能逃！」

碧眼孃罵道：「你發過什麼誓來，你發誓是否當作放屁？」

卓不凡哈哈笑道：「我只想跟你談一談，並沒有違背誓約呀，你如不停步，我只好放出『小青』出來啦。」

碧眼孃心想，如果給這廝擒得，慘不堪言，寧可給毒蛇咬死，勝過受辱。

天空中突然又打出一支火焰箭，却是白色的，原來白鼻仙也在附近，他打出火焰箭向紅鬍子聲援，碧眼孃心想，紅鬍、青鬚、黃髮，白鼻都在附近，可惜自己不會打火焰箭求救，這趟注定遭殃。

「呼」的一聲，背後一件黑越越的東西兜頭罩下，並不是毒蛇「小青」，而是卓不凡的大漁網，碧眼孃身形一側要避，那料這隻大漁網一張開來，十分巧妙，在空中轉動自如，數十尺之內，全是大漁網，就好像有十多隻漁網同時罩下一般！

碧眼孃避無可避，驚呼一聲，已給大漁網罩着，她運勁一掙，不能掙脫，只覺大漁網越收越緊，卓不凡猙獰的面目，也表露無遺，他在網外先點了碧眼孃的「軟麻穴」，獰笑道：「碧眼孃，我想得你好苦，哈哈，這趟瞧你怎樣逃？」

原來那一次紅鬍子去追殺易克志，追了幾里路追上了，兩人狠鬥起來，紅鬍子不敵，卓不凡趕上相助，易志克大罵卓不凡背叛師門，鬥了數十招，受了五次傷，他掙扎着逃命，如果卓不凡窮追不捨，易克志必然無倖。

可是卓不凡另有主意，突然向紅鬍子動手，他怕紅鬍子在碧眼孃身邊，阻手碍脚，要逼他離開，兩人就動手起來。易克志倖免於難，扶傷逃回家中，收拾細軟，也不敢再在太原留下來，連夜逃亡，帶了管家阿七，遣散僕役，不知所踪。

從此之後，武林中再也沒有易克志這名堂了。

紅鬍子那裏是卓不凡的對手，鬥了數十招，受了四次傷，卓不凡不敢取他性命，只怕碧眼孃怪責，狠狠的教訓紅鬍子一頓，並且點了他三個大穴，叫他武功全廢，逐他離開王家驛。

「你快走吧，以後不許再跟碧眼孃見面，你走得越遠越好，下次如給我碰上了，我放毒蛇出來，十個紅鬍子也完了。」

紅鬍子受了重傷，在他威脅之下，只好離開。

後來他碰上青鬚魔，告訴一切。青鬚魔見他如此狼狽，吃了一驚，連忙運用他的深厚內功搶救，解開了穴道，以內力給他治療。

卓不凡憑的只是一條「小青」，論內力他在青鬚魔之下，他點了紅鬍子的穴道，終於給青鬚魔及時解救了，使紅鬍子恢復了武功。

「我沒事啦，只怕碧眼孃有難，她是我的義妹，也是你的義妹，你快快去救她，別遭卓不凡的毒手。」紅鬍子連聲催促，請義兄出手救人。

「卓不凡！嘿嘿，好極了！」青鬚魔此次由苗人山區到中土來，唯一目的就是找卓不凡，他恨得牙癢癢地，那裏還須紅鬍子的催促，當下問明了碧眼孃的相貌特徵，匆匆的便去救碧眼孃。

卓不凡打發了紅鬍子，心中暗喜，走回原地，但見地面上躺着哈圖哈托兩具屍首，沙泥之中血漬斑斑，却那裏還有碧眼孃的影子，她是逃去了。

此後，在江北幾個省份，有四個人在捉迷藏，卓不凡在找碧眼孃，青鬚魔在找卓不凡，紅鬍子也在找碧眼孃，而碧眼孃嘛，在找紅鬍子。

此外，還須加上三名波斯高手，阿芒、巴列維和賽因，他們也到處找尋康斯汀公主碧眼孃。

後來這三名波斯人先後死了，阿芒自刎，賽因死在黃髮叟手上，巴列維則給青鬚魔殺死。

且說卓不凡擒得碧眼孃，心花怒放，以爲這趟一定可以飽償獸慾。他把大漁網收回，嘻嘻笑道：「碧眼孃，哈哈，說實的，我卓不凡乃是一代英俠，你嫁給我也不枉爲人一生，碧眼孃呀，咱們快快成婚吧。」

碧眼孃自料無倖，定一定神，冷笑道：「卓不凡，我就算肯嫁你，也決不能如此草率，我是什麼身份，怎可在這裏跟你洞房？你呀，自稱風流，却是一點子也不懂得憐香惜玉。」

她是在拖延時間，等候把兄們來救。

卓不凡一揖到地，笑道：「不錯，你怪責得是，你是堂堂一位公主，怎可在此席地幕天？」牽着碧眼孃的手，折回原地，笑道：「碧眼孃，在這方圓百里之內，再也沒有像樣的客棧了，屈就一下吧，這是無法可施。」

碧眼孃「哼」了一聲，道：「這裏像個新房麼，是給牛馬住的，怎能住人？卓不凡，你如不能找到一個像樣的新房，我決不肯嫁給你。」

卓不凡忙道：「是，是，只要你肯嫁給我，就算到玉皇大帝的天宮去也成。在百里之外，有一座大城叫做仁川，有上好的客棧，也不太遠，我們走吧。」

他找到兩匹良駒，強逼碧眼孃就道，碧眼孃給他點了「軟穴」，空有一身本事，施展不出來，只好跟他上路。幸然仁川在東北方，而她的義兄恰恰正在東北方。

在東北方，有四個人在激烈的鬥着，此人圓睜怪眼，喝道：「我說過我們並不是波斯人，你這紅鬍大漢胡說什麼？」手中單刀使得風雨不透，此人非別，正是常州常家兄弟老三，怒目常睜常無喜。

另有三人在旁邊觀戰，正是常無言常無樂常無嗔。

紅鬍大漢非別，正是紅鬍子，他手中一柄鋼叉，左揮右撥，拚出全身功夫，與敵週旋。他好不容易，才勉强的勝了常無嗔一招，常無嗔退下，由常無喜接替，常無喜的武功，比常無嗔强了一倍，一口單刀佔盡上風，紅鬍子自料不敵，已經打出幾支求救的火焰箭了。

原來紅鬍子四處去找尋碧眼孃，少不

免向一些酒館茶室之類詢問，可曾看見這麼一位小姑娘，碧綠色眼睛，十八九歲年紀，漂亮動人的走過？

另外有四個人也是這樣的四處查詢，他們是四常，紅鬍子與四常並不相識，彼此之間，發生了誤會，在紅鬍子心目之中，那四名怪人或許是波斯派來擒拿碧眼孃的高手，在四常心目之中，這個紅鬍鈎鼻的異族人，必是波斯人無疑。

於是，雙方首先在暗中較上了勁，終於在荒林之中碰了個正着，雙方言語發生誤會，大打出手，四常自爲身份，不肯憑多取勝，一個一個的跟紅鬍子決鬥，常無喜的武功高了一籌，一口單刀已把紅鬍子壓着，形勢十分兇險。

再說卓不凡逼着碧眼孃上路，一心以爲鴻鵠之將至，他日夜思念的心上人在身邊，不由的心花怒放，風言風語，說個不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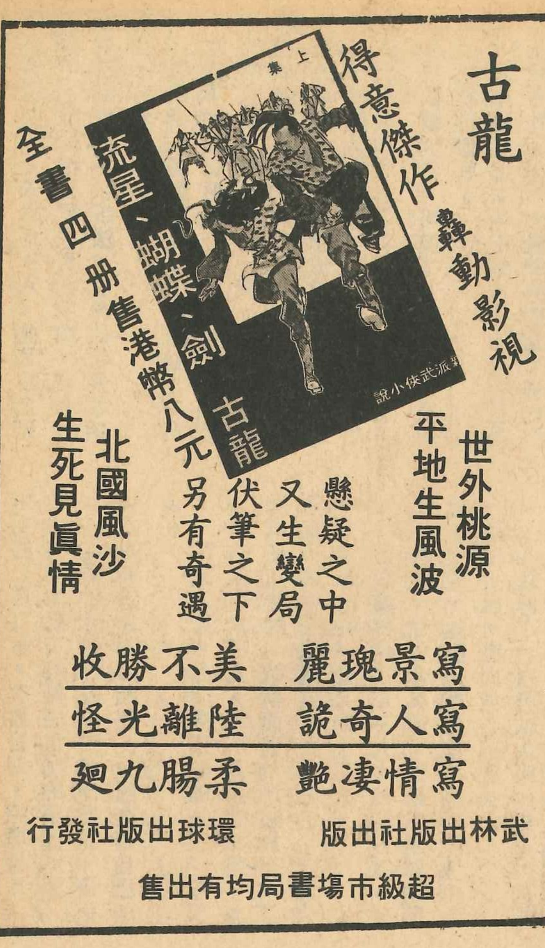
突然問一陣啾啾的怪笑之聲，好像深夜厲鬼啼哭，在空中震盪，卓不凡吃了一驚，把馬勒着，喝道：「是誰？」

白影閃處，一名怪人出現，喋喋怪笑道：「你說夠了麼？卓不凡，下馬來。」

這怪人身穿一件白色的長袍，又胖又矮，一隻遍體雪白的大鼻子吊在人中之上，就如舞台上的小丑，十分滑稽，他手中挺着一對獨門的武器，竟然是一對死人的白骨頭。

卓不凡道：「誰？你怎會認識我？」

那人冷笑道：「我不認識你，但我義兄苗族族長青鬚魔對你永世難忘，你在苗區幹得好事，哼，現時又在脅逼波斯公主，我白鼻仙就放你不過。」



碧眼孃叫道：「白鼻仙，快快救人，我是碧眼孃。」

白鼻仙道：「成啦，你不要怕，我們四兄弟全在此，不怕這廝飛到天邊去。」

白骨頭一擺，一掠而前。

卓不凡哈哈大笑，道：「我卓不凡豈會怕你的死人骨頭？」

輕飄飄的躍下馬來，一掌猛然拍出，另一手却去抓白骨頭，他不把這個肥肥矮矮的大冬瓜放在眼內。白鼻仙由他抓着白骨頭，兩下一較勁，卓不凡突見一股勁力，由白骨頭傳遞進來，力道威猛，叫道：「你這矮仔居然會使『隔山打牛』，好極了。」

也運內功，跟白鼻仙對抗。

眼見有便宜可檢，碧眼孃那肯放過，背後偷襲，便是一掌，白鼻仙叫道：「使不得！」一股大力由白骨頭傳了過來，白鼻仙撤手後躍，翻了一個觔斗。

卓不凡哈哈大笑，道：「碧眼孃，我這一手借力使力，用得如何？」笑聲未畢，猛然見白影一閃，白鼻仙另一根白骨頭迎頭砸到，卓不凡頭一側，「砰」的一响，肩膊給砸了一個正着！

白鼻仙這一招使了內勁，卓不凡口吐鮮血，受了內傷。

卓不凡面色一變，「嘟兒」一聲，袖子一拂，放出了毒蛇「小青」。

單這一招他自料不敵，只好求助毒蛇，碧眼孃驚叫道：「毒蛇來啦，小心！」

白鼻仙哈哈笑道：「你且瞧我怎樣收拾小青。」取出三顆丸子，含在口中。

小青在空中飛掠而來，勢如閃電，只須給牠咬中一口，必然斃命，強如太乙道士與及哈圖哈托，亦告不保。但說也奇怪，小青一竄到白鼻仙面前，恍如觸電，蛇身一扭，轉了回頭，要鑽回卓不凡的袖子，害怕非常。

卓不凡大怒，口中不住地呼嘯，「嘟兒」之聲不停，可是那毒蛇害怕得很，不敢襲擊白鼻仙，給嘯聲催得急了，只好勉强上前。

白鼻仙在懷中取出一個小葫蘆，撮唇輕輕的嘯着，嘯聲十分柔和，似乎在哼着一曲山區的民歌。「小青」再也不敢強橫，但見青影一閃，飛快的鑽進小葫蘆之中，白鼻仙把蓋子栓好了小葫蘆，冷笑道：「惡賊，你還有什麼本事！」

卓不凡面色大變，手一翻，一隻大漁網在手，向白鼻仙攻擊。白鼻仙叫道：「這是什麼鬼武器？」白骨頭向漁網猛砸，卓不凡手勁一轉，大漁網張了開來，彈力特強，把白骨頭彈了開去。

白鼻仙道：「這張漁網，倒有一點意思。」展開本身功夫，與卓不凡鬥得十分激烈。

這張大漁網具有無與倫比的特性，闔起來當作鐵棒，張開來係一面盾，罩下來便像一隻乾坤袋，由特種金屬編成，柔靭無比。白鼻仙一時弄不清楚它的特性，倒也拿卓不凡沒辦法。

幾次使掌，都給大漁網擋開，幾次白骨頭看着可以打中卓不凡了，又給大漁網發揮了作用，無功而退。

卓不凡賴以作惡的毒蛇，給白鼻仙收回了，十分惶恐，幸而還有一張大漁網。

原來青鬚魔四下去找卓不凡，並且請把兄們帮手，唯恐把兄們受毒蛇咬噬，就各授以收拾毒蛇的特效手法，白鼻仙等人本領高强，自然一點即明。

碧眼孃在旁觀戰半晌，心念忽然一動，我何不如此這般試一試，悄悄拔下頭髮上的四枚碧玉簪，手腕一揮，四根玉簪從網孔中鑽了進去，其中三招，給這個大驚失色的卓不凡用「搧掌成風」的手法撥落，另一根無論如何避不了，打中了他的肩頭。

碧眼孃大喜，叫道：「白鼻仙，成啦，由我收拾他好了。」

白鼻仙笑道：「不錯，你的玉簪正是大漁網的尅星。」大漁網的網孔，細如白豆，什麼飛蝗石，鐵彈子，飛刀之類的暗器，決然無法閉關，只有小簪，銀針之類的小暗器，才可以破網而進。

碧眼孃秀髮上插着不少玉簪，都拔了下來，朝卓不凡打去。她的打玉簪暗器之技，出自她師父震澤魔君，厲害非凡，在她武功之中，以兩項特別超卓，其一是輕功，其次是打玉簪。

「神州五惡」在多年之後，聯手橫行江湖，武功各有特色，所使武器也還是獨門的，青鬚魔收回了「小青」，就以這條活生生的青蛇爲武器。黃髮叟使的是一對橫練的「黃砂掌」。白鼻仙使的是一對死人白骨頭。

卓不凡的大漁網給白鼻仙奪下，送給紅鬍子，紅鬍子把漁網染成紅色，成了他的獨門武器。

碧眼孃後來把碧綠玉簪連上一條細如牛毛的金屬長索，收發自如，遠戰近攻，無往不利，碧玉簪便成爲她的獨門武器。

「神州五惡」各以顏色作標誌，便連他們的獨門武器的顏色，也配合着自己的身份。

閒話表過，且說碧眼孃的玉簪一根又一根的攻擊卓不凡，卓不凡拚命抵擋，無法抵禦玉簪的「破網而進」，終於又中了兩招，其中一根偏偏打中了他的「尺澤穴」，「咚」的一聲，倒了下來。

碧眼孃打倒了卓不凡，哈哈狂笑，道：「臭賊，你自命風流，這趟我送你到閻羅王大殿，瞧瞧他有什麼漂亮的女鬼吧。」拔出長劍，直向他心窩刺去。

「且慢！」白鼻仙大叫一聲：「碧眼孃，你不能够殺他，他是青鬚魔所須要的人。」

碧眼孃倏的把長劍收回，道：「不錯，青鬚魔說過，要押他回雲貴山區，擲進毒蛇洞受萬蛇噬咬的苦刑，這種人惡貫滿盈，我一劍殺他，眞是便宜了他。」

白鼻仙把卓不凡抓了起來，再補上兩掌，然後偕碧眼孃向東北方疾奔，救援紅鬍子。

走了一陣，已經到了，但見場中紅鬍子氣呼呼的跟常無喜鬥得十分激烈，他鬥得筋疲力盡，但還未敗落。

這時，青鬚魔黃髮叟亦已先後趕到。

碧眼孃叫道：「原來是常州四位大哥，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再鬥了。」

常無喜第一個跳出圈子，叫道：「碧眼孃，你來得正好，我們四處找你呢，可是……嗯，這紅鬍子眞的是你的朋友，不是敵人？」

紅鬍子一見碧眼孃，心中大喜，嘶聲道：「你來了，好極了。」一交坐在地上，猛喘大氣。

碧眼孃道：「你們怎的會在這裏打架，我還以爲紅鬍子跟列圖拚命啦。」

常無樂道：「我們四兄弟回到家裏，呆了幾天，心頭老是放不下，只怕你在半路上撞上波斯六大高手，你雖然有師叔程文爲助，但只怕鬥他們不過，助人助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們決然南下找你。」

常無嗔道：「在半路上，我們聽見你終於與波斯人碰上了的消息，心急得很，又聽說程文給波斯人毒死了，心想你孑然一身，孤苦無親，就四處找你，天幸你無恙，我們放下心事啦。」

碧眼孃心中感動，泣聲道：「多謝常家四位哥哥關心，我碧眼孃畢生難忘。」

又欣然道：「好極了，大夥兒都來了，我給你們引見。」當然把四常與及紅鬍子、青鬚、黃髮、白鼻互相介紹，四常在中土武林名堂甚响，乃是一代英豪，青鬚黃髮等人，反而名堂不响，雖然他們的武功高明得多。

紅鬍子嘆道：「你們眞的是常家兄弟，你是金口常閉，你是愁眉常鎖，你是怒目常睜，你是笑口常開，唉，我紅鬍子慕名已久，這趟眞正有眼無珠，我眞的是該死。」

笑口常開笑道：「何止是你，我們也該死，大哥，你說是不是？」

金口常閉常無言道：「是！」

常無喜道：「碧眼孃，我們走吧，送你到太湖見你師父去。」

碧眼孃道：「去始終還是要去的，但我還得先辦一件事。」說着向卓不凡一指，並且把他的惡劣事跡向常家兄弟說了。

青鬚魔一手把卓不凡抓了起來，冷冷的道：「你還認得這苗族蠻人麼！」

卓不凡一見青鬚魔，如遇蛇蠍，咬一咬牙朗聲道：「請你借給我一柄短刀。」

青鬚魔嘿嘿怪笑，道：「你希望死一個痛快吧，可是，伊花斯就死得不很痛快。」伊花斯就是給卓不凡誘姦的苗族美女，她含羞跳進「毒蛇窟」自盡。

青鬚魔道：「我們大夥兒起程吧，到山區去。」

白鼻仙道：「且慢，我還未跟碧眼孃拜把子呢。」當下牽了碧眼孃，對拜了八拜，結爲義兄妹。

白鼻仙道：「紅鬍子，你有什麼稱心的武器？」

紅鬍子把鋼叉一舉，道：「我只有這一柄叉，打虎用的。」

白鼻仙一聲不响的，在卓不凡身上取出兩件東西來，道：「鬼眼漁隱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有這兩件東西，才算是可堪一用。」

正是漁隱的兩寶：大漁網和寒草蓆。

白鼻仙把大漁網送給紅鬍子，道：「打虎用的玩具，要來何用？你用這隻漁網吧。」

紅鬍子道：「好不是不好，但我不明其用法。」

青鬚魔怒道：「難道你不會用用腦筋嗎？當初，我青鬚魔就不會指揮毒蛇，現

在嘛，瞧着了。」

說着向白鼻仙討回小葫蘆，揭開蓋子，一聲呼嘯，小青電射而出，青影一閃，已把遠在數丈之外，一朶小小白花咬着回來，在青鬚魔身上遊走，挨挨擦擦，牠見到舊主人，十分歡喜，十分親熱。

青鬚魔指揮小青的本領，自然勝過卓不凡十倍。

四常初時就聽他們詆譭鬼眼漁隱，頗不以爲然，鬼眼漁隱乃是武林中著名的前輩高手，四常對他十分敬畏，現在見了青鬚魔的本領，不禁面面相覷，大爲折服。

青鬚魔把寒草蓆送給碧眼孃，因她在五惡之中，內功最低，憑了這張寶蓆爲助，內功一定會練得更加深厚。

青鬚魔哈哈笑道：「碧眼娘，你有了這張寶蓆，自今以後，你要偷懶只怕也不成了，你每晚藉蓆而眠，也得在夢中練功，一天十二個時辰不停的練，再過幾年，只怕我們全不及你呢。」

碧眼孃道：「多謝大哥！」得了這張寶蓆，心中自然十分高興，她在卓不凡口中，已然知道了這張寶蓆的特性，永遠是一片冰寒，無以倫比的酷寒，人睡在蓆上，無時無刻不跟寒氣對抗，强逼運功，勤能補拙，時間一長，內力就自自然然的加深了。

青鬚魔道：「好啦，咱們起程吧。常家兄弟，你們如有興趣的話，也請到敝部玩玩。」

常無嗔道：「康斯汀公主，難道你不到太湖去了！」

青鬚魔怒道：「震澤魔君算是什麼東西，我終有一天，跟他一決高下。」青鬚魔是江湖怪人，怪人自有怪行爲怪脾氣，震澤魔君縱然是碧眼孃的師父，他也口不擇言，把震澤魔君詆譭一番。

常無樂滿不是味兒，想了一想，道：「碧眼孃，波斯六大高手，現在還有一個列圖，你們殺了他之後，你怎樣？想不想回波斯去？」

碧眼孃自從跟青鬚魔等人拜了把子之後，便覺得十分好玩，她的性格，本來便帶有濃厚的反叛性，只覺得跟她的義兄們在一起，無比的快樂，比較在宮中那沉悶的生活好得多了，比較回太湖，天天對着板起面孔的嚴師，好得多了，便道：「常二哥，我對宮廷的生活，已經厭倦了，我見了那些王公大臣的臉孔，就皺眉頭，我實在不想回去了。」

常無樂大聲道：「碧眼孃，布俺答那奸相謀朝奪位，弒君自立，這血海大仇，難道你不報了？」

碧眼娘默然，低頭沉思。

常無喜怒道：「碧眼孃，你想什麼，你怎的忽然變了？我們四兄弟受過你父王的大恩，無日不想殺到波斯去，給你父王報仇，你身爲波斯王位的繼承人，你怎能放過了在朝的一羣奸賊！難道你不想繼位做女王！」

碧眼孃哈哈大笑，道：「做女王嘛，我一點沒有興趣，倒不如跟我義兄們遊山玩水，在武林中做女王，不比在宮廷中做女王好得多嗎？常三哥，多謝你一番好心，可是我問你，如果中國皇帝把帝王傳給你，你怎樣？」

怒目常睜常無喜搔搔頭，呆了半晌，喃喃的道：「還算是他媽的一個大問題，在武林中玩刀子，逍遙自在，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喜歡怎樣幹就怎樣幹，看來，似乎比做他媽的皇帝小子快活多，五更三點就要登殿，煩死人啦。」

碧眼孃道：「這就是啦，我是決定再也不做波斯公主，再也不做波斯女王，常三哥，我們都在武林中玩吧。」

常無樂道：「但布俺答布哈德那兩名大奸臣呢？」

碧眼孃一指常無言，道：「你問常大哥。」

金口常閉常無言道：「將來。」

他簡簡單單的兩個字，聽得青鬚魔莫名其妙，但常無嗔等三人和碧眼孃知道得清楚，他的意思是：到將來，等碧眼孃武功練好之後，必定會返國誅滅奸臣，把王位讓給賢人，功成身退，回到中土武林，現時大可以不必勉强她，由她玩個够。

常無樂拱手道：「好，咱們回家去，將來如有事於波斯，但教一紙傳來，四常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

他們實在不想與四名大怪人爲伍，拱手作別，自回江北常州老家。

青鬚魔等五個人，立刻押着卓不凡到雲貴山區去，回族人在這山區，有人口數萬，乃是我國邊陲地帶的幾個少數民族之一。

青鬚魔一到山區前哨村，立時嚇得呆了，只見整條村子，給大火燒成白地，屋宇崩塌，殘燼仍在，濃烟冲天，地面上佈滿屍骸，一片刦後的景象。

青鬚魔在餘燼之中，找到碩果僅存唯一的一名父老，駭然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長老喘着氣，道：「是一名波斯人幹的好事，他的名字似乎叫做什麼麗都，兇狠非常，一到村子，聲明如不把什麼碧眼孃交出來，全村都死，我們沒有碧眼孃，所有高手，又都到了蛇窟村開比武大會，只留下老弱婦孺……」

青鬚魔道：「成啦，這麗都是誰？」

碧眼孃道：「他正是波斯六大高手坐第一把交椅的列圖，唉，眞想不到他爲了我，下此毒手。」

青鬚魔勃然變色，檢查了火燼，叫道：「這不過是兩天的事，他決不會走得太遠，還在山區，我們找他，碎屍萬段。」

回人區擁有十多條村子，被燬的不過是其中一村，青鬚魔座鎮的村子，叫做蛇窟村，離此百里。

回到蛇窟村，青鬚魔嗚鼓召衆，首先宣佈了卓不凡的罪狀，把他押到毒蛇窟處死。果然應了卓不凡的毒誓，他在碧眼孃面前說過，他若有歹心，日後必遭五毒攻心，死於非命，應驗了。

青鬚魔又召集了百多名族中高手，分成五隊，由五名結義兄弟各領一隊，搜索列圖。

列圖屠村的消息已經傳來，高手們個個氣憤填膺，人人振臂高呼，誓要生擒列圖，拋到毒蛇窟去。

參加比武大會的，全是回族的高手，凡百餘衆，回族族長既然是青鬚魔這樣子的人物，他部下的高手還會太弱麼？當下

由青鬚魔、黃髮叟、白鼻仙、紅鬍子、碧眼孃各領一隊高手，分五個區域，進行追捕搜索。碧眼孃把列圖的相貌特徵，當衆宣佈了，道：「列圖乃是波斯武林第二號人物，武功極高，僅次於布哈德，爲人工於心計，詭計多端，又奸滑又陰險，出手歹毒，各位碰上，小心了！」

青鬚魔以十日爲期，到時不論尋到與否，五隊高手都回蛇窟村集合，說：「十天之內，如果仍然擒他不得，這厮的本領，當眞還勝於我，大家出發吧，每隊帶十條毒蛇，必要時放蛇噬他。」

十天之後，五隊高手先後回到蛇窟村，個個垂頭喪氣，青鬚魔首先道：「是我運氣不好，在我這區域，連鬼影也碰不見一個，黃髮叟，你呢？」

黃髮叟一向笑咪咪的，這時不笑了，搖搖頭。

青鬚魔道：「白鼻仙，你呢？」

白鼻仙也是搖搖頭，他這一搖頭，連一顆大鼻子也搖幌了，樣子十分滑稽，但誰也不想笑。碧眼孃道：「青鬚魔，你不必再問了，是我這一隊跟列圖那奸賊碰上了。」這話一出，衆人聳動起來。

碧眼孃頹然道：「論武功，我是不及他，但我們人多勢大，本來可以來一個憑多取勝，必要時，而且還可以放蛇，但是……唉……」碧眼孃幾乎哭了起來。

也無須多問，碧眼孃敗在武功太低，敗在經驗不豐，敗在沒有「領軍」的「將才」，在緊急關頭，給列圖用詭計溜了，他這一溜，必然鴻飛冥冥，不知所踪。

紅鬍子怒道：「我們還可以去追他，大夥兒起程吧。」

青鬚魔嘆道：「來不及了，他溜出山區，茫茫神州，那裏找他去。碧眼孃義妹，你的武功也太低了。咱們留下來吧，都在山區練功，尤其是碧眼孃義妹，我們練功三年，再下山去吧，義妹，你天資聰明，又有寒草蓆爲助，三年之後，你必然可以跟我並駕齊驅，我和黃髮叟白鼻仙都傾囊相授，勝過你回太湖。」

碧眼娘謝道：「義兄，但願如此，我也有一些波斯的獨有絕技，可以跟你交換交換。」

青鬚魔道：「什麼絕技？呀，對了，是不是波斯大流士大帝傳了兩千年的『玉柱神功』？」

碧眼孃拍手笑道：「不錯，原來你也知道這種失傳兩千年的神功。呀，我餓死啦，我們吃飯吧，吃完之後，立刻開始練功。」　（完）

武林軼事

螳螂門的閃電手

麥海雲

在拳術的許多門派當中，螳螂門是其中相當大的一個門派，這個門派是由王朗創造的，傳說他本來是個很有名氣的拳師，一向住在山東，因爲一宗搏鬥，他打輸了給另外一個拳師，非常憤激，自問身型手法絕對比不上對方，苦練三幾年再鬥，仍是打輸的，索性遁跡空門，初時他想投靠一間禪院做和尚，走到那一座山看看，才知道該禪院的主持已經病逝，和尚星散，變成了一座荒涼的古寺，他既然來了，就不想走開，索性留下來，帶備了幾斤黃豆，吃完了再算，每天他就自己保黃豆吃，山東人有這種習慣，有時到郊外走動，把黃豆看做乾糧，或者吃花生，塡飽了肚子就算數，他也是如此。那天，王朗吃飽了黃豆，太過悠閒，隨意走動，走到樹下，看見一件奇事，有一隻黃鶯想嚼食螳螂，那隻螳螂相當大，居然不怕黃鶯，用牠的兩隻前爪去抓黃鶯的翼，而且盡量避過黃鶯的鐵嘴，如是者搏鬥了一段時間，黃鶯似乎受了傷，不敢留下來，振翼飛去，螳螂沒有翼，根本就無法飛開，故此打個平手。

螳螂居然能夠跟黃鶯作戰，確是奇事，因此王朗無意中把這兩頭小動物打鬥的情況變成腦海中的印象，有時把這個印象拿出來想想便又放下，再過兩天，他看見兩隻螳螂互相搏鬥，發生興奮，索性走到草地上捕捉幾頭螳螂回來，分別放在籠子裏面養活，看看牠們如何搏鬥，進一步就自製一個小雀籠，捕捉一頭細小的雀鳥，再把較大的螳螂放進去，果然不出所料，任何一隻螳螂都有本領跟雀鳥打鬥的，除非那隻雀比較牠大得多，如此者研究了十多天，他頓有所悟，試把螳螂的手勢放在拳術裏面，逐樣研究，終於創造了螳螂拳，苦練一年，也認爲頗有成就，向以前打贏他的拳師挑戰，居然贏了對方，他喜出望外，後來他把猴子跳躍的步法跟螳螂的手勢放在一起，研究得更精，創造的螳螂拳也就更加精采。

王朗當時的螳螂拳確是向螳螂學習得來的，有一件事情使他想了很久然後得到答案，螳螂並非體型很大的昆虫，牠之所以能夠打鬥，純然因爲兩隻長爪，至於螳螂的爪，不但是伸得很長，而且有倒勾，看來好像勒，人類的手沒有勒，如何能夠把螳螂的前爪那種威力放在手臂上面施展出來呢？苦苦的思索之後，他就懂得這一層道理，如果設法把手掌向懷中的方向拉過來，愈拉愈貼，直到整個手掌能夠貼着手臂的內部，那就發揮奇妙的威力，能夠只用手掌與手腕之間屈曲起來的肌肉，就可以把對方打過來的一拳搭住，使他無法擺脫，這是摹仿螳螂最重要的一招，爲了使前臂堅實，同時使掌背和指頭也是堅如鐵石，王朗天天把左右兩手插沙打石，而且向樹幹左右橫劈，直到兩隻手都有强大的臂力爲止。

由於螳螂的兩隻前爪舞動時另有一種格局，牠一定要抓住對方身上的一處，然後用另外一爪出擊，王朗就盡量使用黏力和抓力，一黏一抓，搭住對方的手然後出擊，並非像普通拳術那樣子，敵人右拳打來，左拳放横向上擋格，跟着發右拳打出，他的螳螂拳是如此發招，假如對方用右邊的直拳打來，他就向自己的左邊移動腳步，稍爲閃側，同時右手搭住對方的手，再用左手出擊，那時他已經繞到對方右邊了，自己兩隻手纏住對方的右臂打鬥，對

方的左手落空，那就等於兩隻手打一隻手，有利得多，此外，他還用抓字訣，右手的手腕搭住對方右臂往下一沉，左手就向對方的右肩抓下，把對方肩膊的肌肉抓緊一揑，只是這一招，對方就感覺到右臂痲木，無法打鬥，那時他然後用右手出擊，或者使用插搥向對方右邊額角插去，又或把那隻手變成手掌，向對方的咽喉斬下，這兩招都是很出色的，如果有人給他一搭一抓的方式加以束縛，跟着進攻，多數受不起，一招便倒下來，如果他連發三招，仍然無法取勝，就把右腳提高，向對方右邊的腿彎之後使勁一撐，對方吃了這一腳就站不穩，必然倒下，跟着再踢一腳，立刻定了輸贏。

螳螂門的拳腳大致如此，王朗就是憑着這樣靈巧的身型，加上如此堅强的臂力和指力，便把以前戰勝他的拳師打敗，自此稱霸武林。

爲了配合螳螂的姿勢，王朗把一隻手的五隻手指作出幾種用途，本來用五隻手指抓住對方的手，那是正宗的戰鬥方式，王朗却非如此，他用右手搭住對方的右臂，只用中指無名指以及尾指這三隻手指勾住對方的腕脈，還有食指和大拇指沒有搭穩，他認爲練習過螳螂拳的人，最尾的三隻手指已經很有份量，不必把五隻手指搭緊，免得對方施展擒拿手，反敗爲勝，事實上他的三隻手指確是很有份量的，因爲那幾隻手指的指甲已經磨尖，而且非常之厚，看來好像貓爪，故此，一搭一勾，便把對方的腕脈扣緊，至於他的大拇指和食指，沒有在搭穩對方的手腕之際同時搭住，因爲它另有用途，隨時可以一搭一拉，那兩隻手指就像蛇頭似的標向對方咽喉，抓住對方的喉核，使勁一揑，受擊之人，便即骨折身亡，原因是喉核十分脆弱，不堪一擊，喉核是軟骨做成，它很易被揑爆，爆了之後軟骨無法束緊氣管，那個人即時不能呼吸，故此死得十分快速。王朗曾經用這一招閃電般擊倒幾個江湖劇盜，以此享譽。當時他曾經給當時武林中稱做「閃電手」，又有人把這一招稱做「蛇手」，表示快得像雷電，或者快得像一條蛇。

儘管他的螳螂手法如此快速，他仍是不願意第一招進攻的，因爲他覺得一招又一招的展開攻勢，比較穩健，如上所述，他用右手搭住對方的手腕時，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手掌貼近自己腕骨，鎖住對方的手臂，然後出擊，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用三隻手指扣住對方的腕脈，這兩個方法當中任何一個方法都可以控制對方的右手，他的左手就可以乘虛而入了，這是很合算的，他的指掌十分有勁，如果用手掌最厚的掌根向對方右邊肩膊骨使勁一拍，可能使對方脫臼，如果五隻手指在肩膊骨使勁一揸，便有可能使對方的右臂痲木，倘若他發覺自己的手無法伸到對方肩膊骨那麼長，就改變主意，把自己的右手向懷中一拉，隨即把左手向對方右臂肋骨下面使勁一拍，這是拳術中很有名氣的一招，稱做鐵門閂，能夠把對方右臂的臂骨折斷，當然的，任何一個人如果手臂上面有些大骨折斷，發生劇痛，他就沒法再鬥。

假如他用右手搭住對方的右臂，使勁一拉，那一段時間，對方馬步不穩，直衝過來，他稍爲閃避，伸出左手，那隻左手就不是伸到對方的右臂或肩隻膊這樣近，可以伸得較遠，即是說，他的左手已經伸到對方的頭部，他索性抓住對方的頭髮，往下一沉，隨即用腳向對方前鋒馬的腿彎使勁一撐，上拉下撐，這傢伙便會倒地，由於頭部的後枕骨相當脆，由高處跌倒，如果那是石地，一撞就會爆裂，神仙也難救治，好像死於中風，故此這招稱做「腦後生風」，它是螳螂門的絕招切勿輕視。

當時王朗就是從螳螂身上領悟這樣多的招式，全部都是利用一雙手伸到最長，搭住對方的手腕手掌比較前的骨節，先行使勁握住或者揑緊，令對方無法擺脫，然後用另外一隻手出擊，故此，他的一雙手非常有勁，不管指掌或者掌心，掌背，又或掌根，俱是又厚又堅實的，手腕更加厲害，伸直的時候，好像整條的骨節相連，無懈可擊，再又因爲他的兩隻前臂，天天插沙打石，堅實無比，憑着兩條前臂，變成了螳螂的兩隻前爪，那就打得更加出色，武林中人把這一招稱做「螳螂雙刀」，表示他的兩隻手臂彷如兩把刀。

廣東十虎的鐵橋三資格最老，兩手苦練前劈後劈，有如斬柴，故稱「斬柴手」，這一招就是利用斬劈之力去打擊對方，當時王朗也考慮到這一點，他發覺到螳螂的一雙前爪只是抓和插，有時不夠份量，還要配合砍劈的力量，於是苦練掌刀，不過，他的掌刀並非一出招就斬喉劈胸的，只是用來對付敵人的手臂，他有一招好像牛角搥似的，專打對方額角太陽穴，貼身打出，吃了這一招，任何人都會倒下來。

下期預告

太空幻想科學小說「隱形星球人」（巨型小說）

馬雲・著

我們常常聽人說「見鬼」，原來那是來自另一星球的隱形怪物，欲知詳情，請勿錯過下期刊出的巨型科學幻想小說，它將帶你進入超時代的太空境界。

精選短篇武俠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萬勝門

途次逢嬌女

深秋。

夕陽殘照中，一位神情落寞的少年，策馬徐行，歸鴉聲中，他已越過了小橋！

此情此景，似乎已觸動他心底深處的憂愁，忍不住漫聲吟道：「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

尤其是最後這句——斷腸人在天涯，充滿了濃厚的悲傷韻味。

外表看來，他只不過十七八歲，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年紀，怎會有此頹廢的愁悶！

傷心人別有懷抱，看來這少年定有一段不幸的經歷，所以在此蕭條肅殺秋景中，有此感慨！

瞧他緊閉的嘴唇，挺直的鼻樑，應該是一位做事有決心的人，並不是容易失去鬥志或肯承認失敗的人！

清脆的蹄聲，在荒郊中益發顯得響亮，無盡的路程，伸向無盡的遠方，這位失意的少年人，他究竟要到那裏去？不知可有一定的目標？

「呔，小子！」陡地一聲大喝，猶如晴空霹靂，直震得樹葉簌簌作響。

少年急抬頭看時，前面路當中，站着位威風凜凜的壯漢；雙目神光暴射，滿臉殺氣，看來一定不是什麼好路數！莫非是攔路打刧的强徒！

「這位大哥，有何見教？」少年定過神來，立即詢問。

山莊遇師伯

「嘿嘿，這山路可是你買下來的，騎着匹瘟馬，別人還能走麼，俺攔路虎胡義在此，你敢是瞧不起！」

「原來是胡大哥，多多得罪，小弟在此陪不是！」少年說時連連拱手。

「嗯，以後眼睛睜大些，騎着匹瘟馬，大搖大擺的，成什麼體統！」攔路虎胡義仍是一副老大哥嘴臉，雖然疾言厲色，語氣上已平和多了！

「胡大哥教誨的是，小弟以後一定緊記！」少年唯惶唯恐，一副誠心受教的神態。

「嗯，年青人能够從善如流，敬老尊賢，包你不吃虧；很好，小夥子，瞧你失魂落魄的神態，莫非有什麼心事不成，其它的不說，如果有人欺負你，俺攔路虎可以出頭；包你不會吃虧！」

少年聽了這話，似乎深受感動，拱手道：「胡大哥義薄雲天，小弟沈伯英衷心感謝，日後有需要，一定會勞煩胡大哥，眼前只是些鷄毛蒜皮小事，還不須勞動大駕！」

「好，小老弟態度誠懇，我胡義瞧得蠻順眼，前面不遠有間小店，老哥請客，我們聊聊！」攔路虎胡義越說越高興，紅又黑的臉上，也顯出爽朗的笑容，還自願出錢請客，請這位素不相識的落魄少年人！

「如此，叨擾了！」沈伯英也爽快答應了。

「好，夠爽快，老哥最喜歡交直腸直肚的好朋友，大家坦誠相見，推心置腹，這樣的朋友，才是眞朋友；如果你防我，我防你，沒有一句眞話，爾虞我詐，做人還有什麼意思呢！」攔路虎胡義笑道。

「大哥說得是！」沈伯英唯唯否否，表示贊同。

「綠竹居」地方不大，在這荒郊路途上，正是行客休憩的好地方。

攔路虎胡義興緻極好，對沈伯英特別投緣，有說有笑，滔滔不絕，談論江湖逸事！

鈴鈴鈴，一匹雪白的駿馬停在門口，沈伯英不經意的循聲望去，心頭驟震，一名絕色少女，施施然將馬交給店小二料理，她自己竟自走進綠竹居。

五六個客人頓時眼睛一亮，整個綠竹居生色不少，大夥兒精神一振！

攔路虎胡義此時已恭敬的站起身道：「姑娘，你今兒有空，也來這小地方！」

那少女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溜了溜，用鼻音「嗯！」地應了聲，算是答覆。

像攔路虎這樣的性格，怎能忍受這個；但是，他似乎心安理得，認爲少女近乎驕傲的態度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自己反而站起來，慇勤地扠張最好座頭的桌子，用自己衣袖抹桌子椅子，口內喝道：「店家，快沖壺上好的茶！」

「是，小的就去！」店老闆顛着屁股，親自動手。

店老闆，小二及這位攔路虎胡義三人，像走馬燈似的忙了老半天，才算將這位姑娘安頓好！

沈伯英冷眼旁觀，瞧攔路虎胡義額頭已滲出汗漬，可想而知，他內心是如何緊張。

抹桌子，端櫈子，以攔路虎胡義這樣有武功底子的人，自然不會出汗，定是這位少女的身份，或她的武功，有其不凡之處！

沈伯英想到此處，忍不住瞧過去；偏巧那位姑娘也在瞧他，兩人目光相遇，速忙避開去，似乎都有點不好意思！

這時候，沈伯英不好意思詢問少女來歷，攔路虎胡義此時也是侷促不安，本來的豪爽不知跑到那裏去了；看來這位姑娘必然是位了不得的高人！

突然，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起，來勢極快，聲方入耳，已到了綠竹居的門口。

「嘶……」顯然騎馬的人鞍上功夫極佳，竟能將正在奔馳的馬硬行拉住，馬作人立，嘶嘶聲中，亂成一片！

「小二，拿酒來！」聲音雄亮，看來此人內家氣功已有相當火候。

綠竹居頓時高朋滿座，老闆小二也忙得不可開交。

進來的是八個人，個個粗眉大眼，滿臉橫肉，舉止粗魯不文，顯然全部不是善類！

八個人佔用三張桌子，將就過得去！開始時，大夥兒用酒菜，沒有什麼事發生！

酒足飯飽，情形就有了改變！

一名高高瘦瘦的漢子，搖搖幌幌走向那少女桌上去，「吧！」手掌拍在桌上，「撲！」整個人坐下去，嘴內模糊不清喃喃道：「大姑娘，你一個人喝酒，不嫌寂寞麼！」

攔路虎胡義霍然站起，大踏步走過去喝道：「滾，別在此處胡說八道！」

漢子微微一怔，立即暴怒，大吼道：「好小子，敢是活得不耐煩了，敢惹你大爺！」

攔路虎胡義「嘿！」地聲悶哼，鐵拳揮出，「砰！」那漢子着了一下，整個人飛了起來，跌到五尺開外的木柱上，這座簡陋的荒村小店，一陣搖幌，快要倒塌似的！

那漢子不知是給打昏了，還是喝醉了，一下子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好，很好！」又有一人站起身來，口內雖然念着簡單的三個字，但他眼中却露出殺機。

這人中等身材，外表並無甚出奇；却有種與衆不同的懾人氣度，舉手投足，都有種頤指氣使神態，看來是慣於發施號令的人物！

攔路虎胡義也不敢輕視，抱拳道：「在下胡義，江湖朋友叫我攔路虎，請教朋友高姓大名！」

「喪門神丁啓明！」

「哦，原來是太行八義，多多得罪了！」攔路虎胡義心內暗暗吃驚，今天惹了這八個食人王，日後恐怕麻煩了，就是今天，也不容易過關！

「江湖上的規矩，找過場，憑本事；足下伸手架樑，打了我兄弟，在下不才，也只好拿鴨子上架子，硬挺！」喪門神丁啓明淡淡道。

人家既然擺出話來，攔路虎胡義又有何話來，明知不是敵手，也只有捨命陪君子，豁上了；總不能臨陣逃脫，叩頭求饒命吧！

喪門神丁啓明往門外走去，口內緩緩道：「這是人家做生意地方，我們到外邊去，大家也好放開手脚，拚個明白！」

沈伯英暗暗皺眉頭，江湖上的確是非多，自己在官道上騎馬，碰到這位攔路虎胡義，要不是自己忍耐，只怕也和這位攔路虎搭上了；這荒村小店吧，先是少女的出現，繼之太行八義，終于又引起爭執，不斷的仇殺，是血腥江湖的悲哀！

沈伯英自己也是一身麻煩，他雖然生性淡泊名利，可是；很多事不容許他脫身，而且錯縱複雜，牽連着很多關係！

他雖是十七歲，肩上担負的責任，却是極重，爲了師門的生存，他義不容辭，必須不畏艱辛，担上這副重担，繼續往前走！

砰砰，門外激烈的戰鬥，引起了許多人觀看，這二人全是剛猛路子，硬橋硬馬，所以不斷發出拳掌相擊聲，暫時仍未分出勝負！

沈伯英已瞧出，喪門神丁啓明內力深厚，而且此時他並未施展全力，不知道心內打什麼主意，莫非他看出這少女來歷，不敢施辣手麼？

正在這時，塲中已有了變化，喪門神丁啓明已發出殺手，整個人已凌空躍起，九轉鷹迴身法，蒼鷹搏兎，雙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往胡義頭頂華蓋穴擊去！

攔路虎胡義不論往那裏躲，都無法避

開這招蒼鷹搏兔的威猛一擊！

「嘿！」這時候，攔路虎胡義豁出去了，悶哼一聲，運足全身勁力，準備拚個同歸於盡！

「好！」太行八義其餘六人叫好喝采，爲喪門神助威。

眼看着這位攔路虎胡義，就要血濺當場。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颼！」一條人影自天而降，「呼！」的聲響，喪門神丁啓明整個人像斷了綫的風箏，直往左方落去。

「什麼人！」

「混蛋，你管什麼閒事！」

太行八義還未看清楚究竟什麼回事，已紛紛怒喝，相繼奔出門去。

攔路虎胡義如醉如迷，整個人呆在當地，他剛才在鬼門關走了一轉，僥倖又拾回一命。

大家定睛看時，場中已多了一人，正是那位美貌絕倫的少女，俏生生的站着，在西風裏看上去似乎有點弱不禁風之狀！

喪門神丁啓明心頭大震，他自己心內有數，剛才是人家手下留情，否則，他此時只怕不能好好站着了！

這少女究竟是何來歷，年紀輕輕，竟有如此高的武功，江湖上並未聽說過有這號人物，豈非怪事！

「小丫頭，好大的胆，竟敢管太行八義的事，敢是活得不耐煩了！」

「殺！」

太行八義羣情洶湧，氣勢洶洶，大有羣毆之勢！

喪門神丁啓明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實勝過雄辯，他那招蒼鷹搏兔，在九轉鷹迴的絕頂身法中，當今江湖中，能夠破得了的能人當然有，像這小姑娘那樣輕鬆，僅只一招，這是何等功力！

「我們上！」太行八義其餘六人怒喝聲中，刀槍齊擧，湧向少女，瞧他們神情眞個恨不得零剁碎了這位美而艷的少女！

「不可！」喪門神丁啓明大喝。

怒火頭上，誰會聽人勸解，六人猛衝，全是追魂奪命的招式。

「找死！」少女見他們太過兇狠，忍不住怒喝。

砰砰拍拍，一陣响聲過後，六人齊往後飛去，大家還未弄清楚什麼回事，全都倒在地上了！

還好，沒有人受傷；但是，少女的武功，簡直有點駭人聽聞，太行八義中倒地的六義，一時也呆住了，他們實在不敢相信這事實，雖然光天化日下，仍然懷疑這是夢，所以大夥兒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喪門神丁啓明以爲六兄弟全部都受了重傷，所以倒地不起，今日憑自己一己之力，想要武功取勝，只怕不可能，當下心內念頭急轉，緩步上前，抱拳道：「姑娘好高的武功，在下十分敬服，可否賜教貴姓芳名，太行八義今日雖然敗了，但也想知道敗在何等高人手下！」

「我姓風……」少女緩緩道。

話還未說完，場中立即起了變化，喪門神丁啓明右手揚處，一顆紅色小丸投到地面，「砰！」爆開一陣濃烟，少女大驚失色，急忙縱開三丈，已經吸了一大口。

「哈……」太行八義齊聲大笑。

「你們好大的胆子！」攔路虎胡義吼叫聲中，人已衝了過去不要命的想搶人！

「嘿嘿！」喪門神丁啓明得意地冷笑，一柄喪門劍已擱在少女雪白項頸上。

攔路虎胡義頓時停住，望住太行八義，眼睛內幾乎要噴出火來。

「好小子，英雄救美；在我們太行八義面前，你根本上不了台階，算不得玩意兒，怎麼樣，還要試試麼！」喪門神丁啓明這時神氣活現，不可一世，盡量諷刺。

「你們既知她是風家的人，又敢無禮！」攔路虎胡義還怕對方不知少女來歷。

「嘿嘿，」喪門神丁啓明冷笑道：「我們兄弟八人，全是做沒有本錢的買賣，殺人放火，只當家常便飯，管他風家火家，惹了我們，一樣拚了，怕什麼，命只有一條，有本事只管來拿，老子含糊的不算好漢！」

「你……你們闖禍了！」攔路虎胡義氣急敗壞道。

「小子，放一百二十個心吧，風老頭只管來，我們太行八義，先將這位風家小姑娘帶回山去，享受個夠，那時就是死了，也算值得！」喪門神丁啓明笑道。

「哈……」太行八義放聲狂笑，得意已極！

「砰！」一聲暴响，喪門神丁啓明整個人飛了出去，手上的小姑娘飛了起來，已脫離了他的掌握。

「啊！」其餘七義驚叫起來。

「小子，你是什麼人？」喪門神丁啓明怒喝。

「兄弟，是你，好極了！」攔路虎胡義看清楚時，正是他今日路上結識的少年人，出手救了風家少女，不由大喜，高與叫了起來。

沈伯英並無喜色，只是淡淡道：「我只是個普通人，本不想出手，你們太行八義爲人卑鄙陰詐，我看不順眼，所以我才出手救了這位姑娘！」

「好小子，竟敢惹上我們，大概是壽星公吊頸，嫌命長了，乖乖的交還這妞兒，萬事全休；否則，你只有死路一條了！」喪門神丁啓明猶在恐嚇，他見沈伯英年紀輕，大概可以出言恐嚇。

「老大，我們拚了！」其餘七人叫起來。

這時候，喪門神丁啓明心內暗暗叫苦，得罪了風家，那是死路一條，剛才有他們女兒在手可以威脅風家立下誓言，以後不可與太行八義爲仇，還可敲一筆銀子，如今人質搶去，那是要命的事！

沈伯英與攔路虎胡義二人，雖然救出風家小姑娘，但她仍然昏迷不醒，喪門神放出的烟彈，不知是什麼樣性質的毒藥，短時間內不知危險否，兩人又何嘗不暗中叫苦連天！

「大家上！」喪門神丁啓明一咬牙，決定拚命，今天搶不到風家小妞兒，太行八義兄弟只怕就此完了，這情況下，只好拚了！

七人當然也知道其中利害，大家神色凝重，緩緩往中間圍上來。

沈伯英知道不能善了，立即將少女放下，準備出手，攔路虎胡義也磨拳擦掌，

等待來敵。

「殺！」太行八義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甚至不惜與敵人拚個同歸於盡，所以一上來，連防守的招式都不用，全是進攻招式！

「砰！」沈伯英雙腿倏飛，兩人給打得飛了出去，因爲同時中招，而且太快，所以聽起來，只是一聲响。

飛出去的兩個往人堆撞去，他們再狠，也不能殺自己兄弟，手底稍爲緩了緩，沈伯英已衝到，手打脚踢，又放倒三個！

喪門神丁啓明雙目噴火，亡命衝過來，喪門劍全是瘋狂拚命招式。

沈伯英倒踩七星步，一面退避，窺隙進擊！

剩下的二人，拚命進擊，攔路虎胡義左攔右擋，他又要照顧地上的小姑娘，所以中了兩刀，防守更加困難，但仍然鬥志如虹，毫不氣餒！

沈伯英雖然與喪門神纏鬥，眼內仍然注視全場，時間長了，只怕要功敗垂成，風家小姑娘終會給太行八義搶去，那時就什麼也完了！

喪門神丁啓明又何嘗不是氣極敗壞，拚命進招，一邊怒喝道：「你們兩個，還不搶人，眞想我們太行八義走上絕路！」

「老王這攔路虎給我，你搶人！」

「好！」

兩人這樣對答，場中人立刻全力拚命，成敗興亡，就在此一着！

沈伯英知道危機一瞬，不敢怠慢，決定用絕招；身形一凝，右掌輕揮。

喪門神丁啓明見了，心內暗笑，這算什麼玩意兒，軟手軟脚的，像女人樣毫無勁力，管什麼用！

他心內雖如此想，手底下可不敢有絲毫疏忽，喪門劍一翻，往對方胸口刺去，又勁又急！

「拍！」沈伯英那隻毫不起眼的手掌，已平拍在劍身上，丁啓明只覺得劍身傳來一股大力，竟然掌握不住，「托！」飛了出去！

「哎喲！」攔路虎胡義見另一大盜已抓着地上少女，危急之際，連身前的防守也忘了，奮力衝去！後面那刀自然不會客氣，往背上砍了一刀！

這時，雙方全停了手，注視少女爭奪戰！

正在這時，一枝劍橫飛過來，正擊在那漢子手腕上，攔路虎及時趕到，飛起一脚，踢中漢子左腰，至此，太行八義可算是一敗塗地！

喪門神丁啓明及其餘之人，頹然坐在地上，臉色呈死灰色！

這時，沈伯英及攔路虎胡義彼此望了一眼，露出一片爲難神色。

風家小姑娘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他們兩個大男人，誰去抱他呢？

沈伯英突然轉身，朝喪門神丁啓明道：「朋友，你的解藥呢，快拿出來！」

「嘿嘿，太行八義今日斷送在此處，能够拉上一個墊背，也可稍解心頭之恨，拿出解藥，我會帶在身上麼，你們倒想得出，哈……」喪門神丁啓明狂笑。

這一來，沈伯英及攔路虎胡義倒無法可想，對方既然豁出去了，即是殺了他，也無補於事，照道理說，對付太行八義這一類人，殺了也不爲過，但沈伯英初出江湖；而且生性也不願殺戳，所以只好任他算了！

「老弟，今天眞虧了你，好功夫，老哥看走眼了！」直到這時候，攔路虎胡義才想起面前的恩人。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小弟只是盡點力，倒是老哥捨死忘生救這位風姑娘，令人欽佩，咦，這位姑娘一身絕頂武功，莫非是正風山莊的小姐？」沈伯英道。

「除了她，誰有如此武功，太行八義只不過江湖末流，竟敢冒犯正風山莊，莫不是發瘋了！」攔路虎胡義實在不明白，以一個江湖末流的匪徒，怎會以芝蔴綠豆細小理由，正面侵犯武林中赫赫顯威的世家，一時間找不出理由，喃喃自語，暫時悶在肚內算了！

原來這正風山莊，落座在太原近郊，雙鳳嶺南麓，莊主鐵胆紅袍風行正，縱橫宇內三十年，未嘗敗蹟，爲人鐵胆忠心，豪俠尚義，是位了不得的英雄好漢。

十年前，定居正風山莊，江湖投奔而來的高手，以及慕名拜訪的豪俠之士，絡繹不絕，實在來說，黃河兩岸，關內關外，正風山莊無疑是處在領導地位！

鐵胆紅袍風行正生平會收過兩個徒弟，無影俠紀則仁及奪魂鈴呼延博，都是帶藝投師，二人憑着師門絕學，在武林中已闖下極大的萬兒！

這位少女，是鐵胆紅袍風行正的獨生愛女，雖只十六歲，一身武學造詣，絕不可等閒視之！

今日，竟然在這荒村小店內，遭遇太行八義的暗算，而是出於一念之仁，如今昏迷不醒，是生是死，目前還不能預知！

沈伯英與攔路虎胡義商量了半天，決定叫了車載人，運送至正風山莊。

一路上平安無事，正風山莊內，三教九流人物都有，醫卜星相，山野奇人，在其它地方可說是難逢，而正風山莊內雖不能車載斗量，却也是洋洋大觀百家齊備！

這位小姑娘風曉芙，此時已躺在床上，兩名老人細心視察，又把了把脈，立刻喂了顆藥丸，然後一齊走出室來到大廳。

上首，一位全身紅袍的老者，精神奕奕，滿臉膚色細緻光潤，有如初生嬰兒；擧手投足間，流露出一股懾人威嚴，令人不敢仰視！

這正是正風山莊的主人——鐵胆紅袍風行正。

沈伯英及攔路虎胡義也在座，二人簡略說明經過，即沉默不言。

當兩名老者出來，廳內人立時緊張起來。

「百殘兄，可有危險？」鐵胆紅袍風行正淡淡問。

「一月之內，不會有危險；毒雲瘴迷藥，必須要紫冠龍芝草，才能澈底解救！」老者平靜道。

沈伯英一聽這老者是武林中醫聖——百殘先生，不由心內暗自震駭，以他孤僻不羣的性格，竟然會在正風山莊作客，這位鐵胆紅袍風行正的確有其過人之處，像這樣山林隱者，不慕名利，必然有他欽佩或看得上眼地方，才會爲你効勞；否則，

即使刀斧加頸，不容易叫他說一句話，有他在此，風曉芙一條命算是拾回來了！

沉默了半晌，鐵胆紅袍風行正才問：「紫冠龍芝草，不知什麼地方可找到！」

百殘先生沒有回答，竟然緩緩闔上眼睛，不知這問題難於回答，還是其它原故；可是沒有人動問，大夥兒靜靜等待着！

過了好半晌，百殘先生才緩緩張開眼，平靜道：「暫時還不須廝煩，這毒雲瘴的獨門解藥，只怕會有人送來，我們等等吧！」

這話太過玄妙，毒雲瘴的獨門解藥會有人送來，誰能相信！

沈伯英耐性倒好，他相信這位百殘先生一定言之有物，決不會無的放矢！

大廳內全是武林中知名人物，即使鐵胆紅袍風行正也不懂，其餘的人又何嘗不是墜入五里霧中。

正在大夥兒不耐之際，百殘先生緩緩道：「這毒雲瘴奇毒無比，天下只有一人可以收取，他就是四十年前橫行天南的大魔頭——地靈翁呂華；看來太行八義已歸附，今日之學，定是他們預定計劃，他們能放棄麼！」

「好傢伙，地靈翁呂華這老魔頭還在，怕沒有九十歲，今日竟在關內出現，眞叫人想不到！」一名老道士，正是崆峒名宿伯陽道長，在座上沉聲道。

「哼，他竟然找上了我們正風山莊，看看是什麼三頭六臂本領！」鐵胆紅袍風行正道。

「有客到！」大廳外突然高聲叫。

「嗯，」百殘先生答道：「只怕是送藥的來了！」

「請！」鐵胆紅袍風行正揚聲道，他說話時已貫足了內家眞氣，百丈內，人人清晰聽到，這份內勁，可不是平常武林高手可以辦得到呢！

「客到！」傳來的聲音中，一名壯漢走入大廳。

所有在座之人，都在注視這位不速之客，大夥兒定睛看時，這漢子只是個普通人，縱然會得三招兩式，連個普通武師的條件還不够，可想而知，地靈翁呂華作人行事，大異常情，令人難以捉摸。

這壯漢直趨堂前，雙手奉上一封紅束，拱手道：「奉主人之命，送呈風莊主親收。」

鐵胆紅袍風行正右手一伸，距離兩丈遠近，那張紅束似乎有牽引力，緩緩投入風行正手中。

這手「凌虛攝物」神功，震動了廳內高手，當今武林中，內家氣功有此成就的，除了幾位各派閉關潛修長老外，江湖上還未聽說過有人會此神功！

壯漢視若無睹，他大概還不知道鐵胆紅袍風行正這手神功，已經震古鑠今，千百人學武，雖有明師指點，自己亦能勤奮苦練，已臻此地步的，萬不及一！

「恭喜風老哥，練成蓋世神功！」

「啊，風大俠十年來，朝夕苦練，總算有了成果，可喜可賀！」崆峒伯陽道長歡顏道。

大廳上列坐的全是當今武林中尖頂高手，他們自然明白這手神功的威力，所以一切恭賀聲，對於這地靈翁呂華派來的信使，反而冷落一邊，忘記了理會。

紅束上幾個大字：「解藥一顆，叫沈伯英到取！」

鐵胆紅袍風行正見了，眉頭暗皺，地靈翁呂華知道太行八義失手，是沈伯英一人破壞，所以恨極了；只要得到他，寧可送出解藥，否則，只怕大費周章！

地靈翁呂華的心意，昭然若揭，遣派沈伯英，那是有死無生的事，別說素不相識，即使生死之交的好友，也不能做這損人利己的事，送掉人家性命，換取女兒的解藥；而且，沈伯英在「綠竹居」曾經出過力，捨死忘生救過女兒的性命！

這位義薄雲天的豪客，此時眞個進退兩難，怔在當場不知如何開口好！

「風老哥，有什麼爲難麼？」

「地靈翁莫非出了難題？」

……

鐵胆紅袍風行正只好將紅束公開，核桃大的字，一目了然，果然是個難題！

沈伯英這時緩緩站起來，朝在座諸人環視一周，然後平靜道：「小可這就去，取得解藥，立即回來！」

「小兄弟，這是極端危險之事，你孤身一人深入虎穴，別說雙拳難敵四手，地靈翁呂華成名數十年，是當今宇內有數高手，你如何能去！」鐵胆紅袍風行正道。

「莊主過慮，想我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地靈翁呂華指名叫我，或有其它用意，並不一定要取我性命；他既想在武林中稱雄，殺我勝之不武，對他威名有損，所以我認定此行十分安全！」沈伯英侃侃而談。

「好，很好！」鐵胆紅袍風行正聽了，對這少年胆識大加讚賞，他是一個直性子的人，多話不說，簡單一兩個字，反而更有力表明心意！

「小兄弟，你是那家那派弟子，我們還不知道；何不在此說明白！」百殘先生難得說話，他此時也深深欽佩這少年的俠義高風，所以才忍不住出聲詢問。

「小可出身萬勝門，家師八方風雨羅平，三月前突然宣佈，叫我們師兄弟三人出外歷練，兩年後回去，看誰在江湖上成就大，或者學得什麼神功絕學，甚至於可以請人助拳，我們師兄弟公開比賽，勝的人卽是萬勝門掌門！」沈伯英說出此行原委。

「嗯，萬勝門代有奇人，令師此舉，必然另有深意；小兄弟仁心俠骨，到時自有天助！」鐵胆紅袍風行正道，看來是勸勉之言，也可能是他答應帮助的諾言。

「晚輩也不想什麼掌門，只是想多親近師父，他老人家孤零零一人在家，只怕寂寞得緊！」沈伯英說時幾乎流下淚來，眷戀之情，溢於言表。

「萬勝門雄峙武林，八方風雨羅平也是一代人傑，他這樣做，定有深意；老弟只管放心，反而目前之事，你要小心在意應付，出了差錯，我們都不好交待！」伯陽道長語重心長。

「晚輩自當全力以赴！」沈伯英仍然不敢僭越，雖然人家老道稱老弟，他依然自認晚輩，在年齡上，人家也是七十上下了，實際上徒子徒孫只怕也比他大多了！

「兄弟，可要愚兄一起去。」攔路虎胡義頗爲傷感，在這生死關頭上，他也有點捨不得離開。

「人家指名叫姓，大哥又何必，以後我們有的是時候，那時我們好好喝個痛快；好啦，事不宜遲，我要與各位前輩告別！」沈伯英不願多糾纏，反正事情有點水落石出之時，早日弄清楚也是好事！

事實上，這事也透着許多不合理，地靈翁呂華，指使太行八義，擄掠風曉芙，既然失敗，可以其它方法進行，一個風曉芙，根本無關重要，此一奇也！

像沈伯英，只不過是萬勝門下最末弟子，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偶然機會，在「綠竹居」與太行八義打了一次交道，這完全是江湖上普通不過的事，地靈翁竟然指名叫姓，叫他去取解藥，豈非怪事！

事情還有許多不解之處，沈伯英決定去闖一闖，當下站起身來，一個羅圈揖，然後轉身，往外走去，那壯漢也伴着走出去。

「好走！」鐵胆紅袍風行正神色嚴肅與在座一班江湖名宿，也全站起來相送。

沉悶的空氣，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慨！

大夥兒沒有說什麼，內心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愴。

沈伯英只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少年，這種慷慨赴義，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氣節，令得在座各江湖名宿，自然而然生出敬意，所以才站起來相送！

就憑這一點，沈伯英已經有很大的收穫了！

經過了兩天的跋涉，沈伯英跟着這漢子到了地靈山莊。

外表看來，這只是座普通村莊，可是兩排茅屋後，外人不易闖過；即使任何亂闖，也是轉圈子，在原地走動，除非你學會了陣圖學！

大巧若拙，深藏不露，是地靈山莊的寫照，沈伯英只走了一段路，內心已深深震駭！

這地靈翁武功絕頂，只不過一人爭鬥之武力；而陣圖兵法之學，却是萬人敵的智慧，他若召集數百數千武林高手，組織成一勁旅，天下有那一門派能擋得住！

鐵胆紅袍風行正，是眞正俠義豪客，平生講究的也不過是扶弱鋤强，濟人之危，爲朋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雖然他個人才智過人，兼之恒心毅力，數十年苦練，習成絕頂神功，但與這地靈翁所學相比，仍然有所不及！

「到了！」那漢子緩緩道。

沈伯英一震，急抬頭看時，眼前一座富麗堂皇大殿，門前兩旁，八名雄糾糾的武士站着，氣勢愈壯！

正在這時，一男一女走出。「哈……，沈老弟，接駕來遲，恕罪！恕罪！」

「閣下是……」沈伯英尚不知對方來歷。

旁邊那漢子立即接口道：「這兩位是我們仙翁的高足，小金龍韓禮及白鳳郭沁芳。」

「韓兄、郭姑娘！」沈伯英遂抱拳爲禮。

「好說了，裏邊請！」小金龍韓禮及白鳳郭沁芳慇勤招待，盛意拳拳。

沈伯英定神望望，男的俊朗，女的清麗，黑道也有這樣人物，眞個想不到。

一走進大廳，沈伯英也駭了一大跳，總有數百人，個個雄威精神，卽使最差的，武功顯然也有根底，可想而知，地靈翁呂華其志非小！

這是示威，沈伯英暗道。

「哈哈，小兄弟，果然胆識過人，看座！」聲音清越，雖不高吭雄渾，傳到耳中却很清晰，隔得很遠很遠，也好像在跟前說話一樣！

沈伯英不敢怠慢，趕緊抱拳道：「小可沈伯英，見過老仙翁！」

「哈……老朽又得見當世英豪，眞是人生快事！」地靈翁呂華笑聲爽朗。

沈伯英定睛看去，這老魔頭外表和祥，像個修養有素的老學者，雖然皓首白髮，却面色紅潤，精神奕奕。

「老仙翁求才若渴，何愁天下英雄不來歸附！」旁邊坐着一位老者笑說。

「愚齋兄說笑了，老朽何克當此！」地靈翁呂華滿面春風笑道。

沈伯英心內一動，這老人不是別個，正是師父相識舊交，天山老農方逸，表字愚齋，大概是這老傢伙的推薦，所以老魔頭才會指名召見！

「仙翁，弟子李森，想在這位沈兄弟手中，討教幾招！」一名雄壯漢子排衆而出，出言討戰。

「你總是這麼煩，大概不信邪，嘿嘿，莫以爲人家年紀小，這武功一道，尤重悟性；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中變化，可說千變萬化，你固然下了十幾年苦功，仍然未參上乘武功妙諦，不信試試吧！」地靈翁呂華侃侃而談，雖只幾句話，已概括武功要義。

小金龍韓禮笑着接口說道：「這位李森，外號柱子，練的蒙古摔角功夫，你不妨和他玩玩！」

沈伯英也不客氣，微笑道：「李兄手下留情！」

「俺是不會留情，只想打倒你！」柱子李森倒是個老實人，心口如一。

「請！」沈伯英知道對方底細心性，暗中已有了對策，今在地靈山莊，面對千百高手，雖不能以武功克敵，但也必須盡力與他們周旋到底；否則，只怕不易取到解藥，還要遭他們恥笑呢！

「嘿！」柱子李森悶哼一聲，蒲扇大的手伸出，像老鷹抓小鷄似的，最少在外表上，二人身材相差太遠，給人有這種感覺！

沈伯英面含微笑，屹立不動，只是如風擺柳，隨便搖幌幾下子。

就這幾下亂雜無章的搖幌，柱子李森施出渾身解數，亦無法沾邊。

這樣一來，英雄無用武之地，無法沾邊；又如何能够施展摔角絕招呢！

柱子李森正在恨得牙癢癢之際，沈伯英突然停住，任由對方捉住！

這樣一來，柱子李森不由大喜過望，「嘿！」地聲悶哼，扯、牽、拋、拉、抱全用上了，沈伯英穩如泰山，紋風不動！

柱子李森滿頭大汗，無法可想，沈伯英輕笑道：「李兄小心了！」順勢一拉，柱子李森這回變成稻草，翻出七尺，背心

剛沾地，人已站穩，果然是摔角高手！

雖然如此，他也輸了！

「好！」大廳內都是練武人，大家有目共睹，沈伯英機智及武功果然驚人，忍不住高聲喝采。

好半晌，才恢復了平靜。

地靈翁呂華臉上笑容愈來愈濃，笑道：「小老弟能够隨機應變，因地制宜，果然是一位可造之材！」

「仙翁過譽了！」沈伯英謙恭回答。

那位天山老農方逸這時趁機笑道：「小老弟，老仙翁神功蓋世，當今宇內，鮮有敵手，老弟這樣人才，如果投歸門下，不出數年，定可習成老仙翁絕世神功，那時縱橫宇內，無人能敵，這種曠世機緣，老弟不可失之交臂！」

「多謝前輩美意，晚輩當然知道其中好處；但晚輩已有師門；見異思遷，背叛師門，做人如此；縱然習得蓋世武功，也不過是一個小人，晚輩不顧也不想這樣做！」沈伯英莊容答道。

「哈……」地靈翁呂華聽了，放聲狂笑；他似乎有意顯露超凡入聖絕頂氣功，笑聲中貫足了內家眞力，遠遠送出，金聲玉振，直透雲霄！

沈伯英暗自惴惴然，老魔頭如果因此老羞成怒，就不是好玩的，是禍是福，只好聽天由命了！

足足有半盞茶時分，笑聲倏停，地靈翁呂華雙目神光烱烱，望住沈伯英，莊容道：「做人不忘本，榮華富貴不能移其志，很好，我喜歡這樣的人，這樣好啦；地靈山莊大門永遠爲你而開；做大事，必須要有你老弟這樣的人才，才能成功，擺宴，我們今天要歡宴這位少年英雄！」

「是！」門下轟應一聲。

白鳳郭沁芳一雙妙目，死命盯住沈伯英，令得這位少年有點吃不消！

地靈翁呂華是一個愛才如命的人，本領愈大，他愈喜歡；假如你是一位曠代奇才，他必然會百般俯就，千方百計籠絡。

沈伯英就是這樣，十七八歲的毛頭小子，被這位九十歲高齡的老魔頭尊爲上賓，說出來只怕立時轟動江湖，令人震駭！

豐盛的酒席，香醇美酒，再加上白鳳郭沁芳這位活色生香大美人，沈伯英實在內心負担很大壓力！

三天，地靈翁呂華已經擺出話來，地靈山莊，任由沈伯英暢遊三天，然後奉上解藥，去留任便！

小金龍韓禮及白鳳郭沁芳奉命嚮導，並爲他解說一切疑問！

在後來，不知是眞的有事，還是借故離去；小金龍韓禮有公幹，只剩下白鳳郭沁芳一人。

像地靈翁呂華這樣人物，所收徒弟自然是有過人才智；沈伯英在閒談中，對這位美妙人寰的麗人有着深深欽佩，悟性好，固然難得，而這位姑娘却是艱苦卓越，砥勵上進，學識上有極高成就，因爲這樣，才合得沈伯英自然而然愈來愈喜歡！

有才華的少年男女，互此吸引力，比任何人都强烈，二人情愫迅速增長！

但是，沈伯英心底暗自警惕，小金龍韓禮，與白鳳郭沁芳應該是相配的一對，而且二人同門師兄妹，自幼青梅竹馬，何以小金龍韓禮有意規避，反而有意促成自己與白鳳的單獨相聚，這完全不合理！

美人計，莫非這就是地靈翁呂華的策略！

「沈公子，像你這樣少年英傑，難道沒有想過，做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揚名天下，方不負你這樣才智！」白鳳郭沁芳含笑道。

「我只是一個平凡人，有什麼過人才智，關於名與利，只不過是人生的兩大鎖枷，終生碌碌，甚至不惜拚命，想得到這兩樣虛無縹渺的東西，實在有點過份！」沈伯英侃侃而談，說出自己看法！

「埋沒人才，與暴殄天珍一樣罪過，衆生愚昧，正需要沈兄這樣大智之人拯救，你又何必推諉責任！」白鳳郭沁芳說時，一雙妙目柔波蕩漾，情絲縷縷，有種令人不可抗拒魔力！

沈伯英淡淡嘆道：「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就是有了這些雄心大志的英雄，自負才智，所以才弄得民不聊生，天下大亂，如果能淡泊名利，已經天下太平了！」

「啊，沈相公年紀輕輕，倒像個老道士老和尚似的，一味逃避名利，小妹還痴心妄想，追隨驥尾，搏個日後榮華富貴，風光風光！」白鳳郭沁芳臉含薄羞，似怨非怨，那神情令人觀之心醉！

沈伯英只有苦笑！

沉默橫互在二人中間，美好的湖山，朦朧的月色，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天地！

好半晌，二人未說什麼！

突然，白鳳郭沁芳那隻欺霜賽雪的柔荑，輕輕握上了沈伯英右手，她微仰着粉面，檀口微張，一股幽香透出，鑽入沈伯英鼻中，令得他心神猛震，驚慌失措，這樣活色生香的美人，他如何受得了！

「沈相公！」聲音嬌美，充滿了柔情蜜意。

「姑娘有何見教？」沈伯英心也不忍，盡量把聲音放低，似乎怕打破了這恬寧的氣氛！

「我……」白鳳郭沁芳如訴如泣，聲音低廻，輕得不能再輕，剛好可以聽得到：「我願付出一切，永遠跟着你，縱橫江湖，答應我好麼？」

這樣的美女，這樣的要求，世上千千萬萬的男孩子夢想着，如今沈伯英身臨其境，他的內心又如何想法呢？

他是人，他是一個年青男人！

和所有男人一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尤其是美麗的女孩子，而白鳳郭沁芳，更與衆不同，普通女孩子，多數是外表美麗，而內含比較差，談吐及風度更不要說了！

白鳳的聰明與勤勉，別說在女性當中少之又少，即使男人中，也不容易找到如此吃苦耐勞的人，她反應快捷而正確，了解力高，與她說話，是一種最好的享受！

在面前展露開的，是無限美的春光，只要他親口答應一聲，沈伯英整個人立刻改觀！

任何人，一定會答應！

沈伯英好不容易讓自己清醒，他狠狠地咬了咬牙，平緩而莊嚴道：「姑娘如此說，對我是天大的恩典，沈伯英不會不知

好歹，但我今日來地靈山莊，是討取解藥，見利忘義，或忘記諾言，這不是一個正當人的態度，所以我決定待這件事過後，我會再來地靈山莊，對姑娘有一個滿意交待！」

白鳳郭沁芳如石像般坐着，沒有回答，不知她內心如何想？羞憤難當，還是自怨自艾，在她平靜臉上，找不出絲毫七情六慾跡象！

這是無聲的抗議！還是極端憤怒的表示！

無論如何，沈伯英感到難過，他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愧疚及不安！這情況，他不知怎辦才好！

事實上，只不過半盞熱茶時分，而沈伯英汗流夾背，如坐針氈！渡日如年！

「回去吧！」白鳳聲音像冰珠子，又冷又硬迹發出來。

「好！」沈伯英只好應着，除此之外，他不知如何說才好！

一路上，兩人都沒有說話，呆板的步伐聲，有說不出的單調！

好不容易回到賓館，沈伯英好像歷過了千山萬水，重重險阻，但那塊壓在心頭上的大石，並沒有放鬆，反而顯得更加沉重！

第二天再不見白鳳影子。

第三天，沈伯英告辭出來，地靈翁呂華依言交出毒雲瘴獨門解藥！

歡送的人齊集廣塲上，地靈翁呂華盛意拳拳，依依不捨，這使沈伯英內心更加不安！

「老弟，太行八義的輕舉妄動，他們已得到應得的懲罰，我這樣說，並不是怕了鐵胆紅袍風行正，只是表明我個人的作風！」地靈翁呂華懇切道。

「我相信！」沈伯英鄭重道。

「這次事後，地靈山莊永遠打開大門，等候着老弟大駕來臨！」地靈翁呂華說時，眼睛濕潤，顯然內心有着極深的眷戀及期望！

「多謝老前輩厚愛，我一定記在心裏！」沈伯英說時沒來由的一陣傷感，也想流淚。

這時，小金龍及白鳳也在歡送之行列中。

沈伯英望見他們，內心更加傷感，眼淚幾乎奪眶而出，聲音嗚咽，向大夥拱了拱手道：「各位鄭重，再見！」

「再見！」

沈伯英像逃走，縱馬奔馳衝上了前面官道，揮鞭猛抽馬屁股。

一陣疾馳，已跑出了二十里。

來到處樹林前面，沈伯英自然而然放緩韁繩，任由馬兒自己行走。

突然，沈伯英突然感到一陣寒意，這是練武人特有的感覺，武功愈高，這感覺愈加敏銳。

沈伯英提高警惕，表面上仍然若無其事，任由馬兒不快不慢在路上走！

「颼！」一條人影從天而降，攔在路中。

沈伯英定睛看時，原來是一名絕色少女，看樣子只有二十歲上下，臉上一片冷漠，那雙黑白分明的妙目中，却蘊藏着無限殺機！

「姑娘，有何見教！」沈伯英拱手問道。

「姓沈的，我們到樹林後面，比個高下！」少女冷然道，聲音中充滿了敵意！

「在下有重要事辦理，不能奉陪！」沈伯英苦笑道。

「嘿嘿，逃走，只怕沒有這樣容易！」少女說時，肩頭微幌，手上已握着柄兩尺來長的寶劍。

沈伯英心頭暗凜，他似聽說過武林中有這樣形式的劍，使用這樣寶劍，定有非常奇功，今日想要輕易脫身，恐怕不是易事！

正在沉吟之際，那少女似乎等得不耐煩，嬌叱一聲：「看劍！」

劍光一閃，劍尖已指向心口大穴，看它去勢，竟是要命的狠着！

沈伯英大驚，微一吸氣，身形平滑開五尺，堪堪避開要命的一劍。

少女似乎感到意外，她向來絕少失手的招式，對方竟然在倉促無備情況下避開，身手之高，當今少見。

雙方都爲對方卓越的武功感到震驚，再不敢輕敵大意，全神戒備，窺隙進招。

突然，少女身形微側，偏鋒進招，兩尺龍泉幻起一團團浮光，往沈伯英身上罩去。

「浮光劍法！」沈伯英大吃一驚，衝口叫出。

少女全力進招，全是要命的絕招，似乎內心充滿了恨意，口內仍嘿嘿冷笑道：「黑心賊倒也認識浮光劍法，還不引頸就戮！」

「姑娘是姓程麼！」沈伯英叫道。

「程素梅，讓你做個明白鬼！」少女冷笑道。

沈伯英暗暗叫苦，他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原來當代有一門劍派，劍法自成一格，門下很少在江湖走動，門下都是女子，使用兩尺劍，浮光劍法見的人不多，但武林中負心男兒的高手，死在她們手下的甚多！

看來這一詭密的素女劍派，爲白鳳郭沁芳利用了，說不定是地靈翁呂華的策略，自己還以爲他們雖然處身黑道，却是光明磊落的人物，正風山莊事了，還準備到地靈山莊住一個時候，也就是說，想投身地靈山莊效力，如此他們終於現出眞面目，原來是這麼回事！

颼颼颼，浮光劍法發揮了威力，一片寒森森的劍光，變幻不定，令人簡直眼花繚亂，別說閃避或對敵了！

沈伯英正好聽過師父解說過，對付浮光劍法的秘訣，就是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浮光劍法的招式，九虛一實，根本不須去理會那些捉摸不定的光影，那樣一定令你疲於奔命，最後墜入陷阱，非死即傷！

因爲有過高明指示，開頭還有些手忙腳亂的情形，五十招過去，沈伯英已掌握了主動！

程素梅又氣又急，她簡直快發瘋了！

浮光劍法所向無敵，出師以來，當者披靡，今天碰到這負心小子，竟然避過了五十招！

程素梅心內思忖，難免分了神，高手

對招，豈能容你有絲毫疏忽，劍招中露出極少的空隙，沈伯英右手揮出，「噹！」的聲輕响，中指與拇指彈出，正彈在劍身上，一股大力傳來，寶劍疾往上揚起！

程素梅大駭之下，全力抓緊劍柄！

「砰！」沈伯英一掌已擊中右肩，程素梅如何受得住，頓時半邊身子痲木，寶劍「噹！」跌在地上。

「得罪！」沈伯英轉身走開，翻身上馬，揮打三鞭，縱馬往官道上馳去！

「素梅姊！」這一聲叫凄厲已極。

沈伯英已跑出五十丈，聞聲急轉頭望去，這一望，他不由大驚失色，程素梅已倒在地上，似乎已自刎而死。

「素梅姊！素梅姊！」白鳳郭沁芳大哭，俯在程素梅身上悲慟欲絕。

「她怎會這樣！」沈伯英整個人呆住了！

素女劍派全是女將，她們都是遭受人遺棄，或者是失婚婦人，所以性情偏激，今天，程素梅使出浮光劍法，竟然給沈伯英空手擊敗，她如何能忍受如此羞辱，激憤之下，立即自殺！

「你……你好狠的心！」白鳳郭沁芳滿眼珠淚，站起身來指住沈伯英怒罵。

「她是……自殺的！」沈伯英低聲說道。

他此時心底有無限的傷痛，程素梅這樣秀麗的女孩子，自殺而死！正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他總不能說沒有關係！

沈伯英心底裏突然興起厭惡念頭，看來程素梅是受了白鳳郭沁芳的主使，浮光劍法下鮮有活口之人，萬一劍下逃去，以程素梅偏激性情，即使不自殺，而素女劍派與沈伯英也會結下仇恨！

黑道中人到底是黑道之人！

沈伯英想到此處，立刻轉身，再也不願理會白鳳，看來地靈翁一切做作，無非是表面功夫，騙人罷了！

× × ×

正風山莊外，人山人海，盛大的歡迎人列，延長至一里外！

沈伯英驟眼看去，幾乎不相信自己眼睛，這麼多人，莫非有什麼特別事故發生，或者是有盛會！

爆竹聲，响澈半邊天！

掌聲熱烈而親切，以及所有人臉上的笑容，令沈伯英感覺到，他們是在歡迎自己吧！

鐵胆紅袍風行正，特別顯目，朗笑中，排衆而出，大聲道：「老弟，你這次深入虎穴，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壯舉，中原武林道，數論英雄，你老弟當身列首席！」

「好！」羣豪喝彩叫好，掌聲如雷。

沈伯英感到慚愧，到地靈山莊走了一趟，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像鐵胆紅袍風行正這樣武林大豪，鄭而重之，推崇備至，列隊歡迎，他只不過是一名武林末流，說起來，尚未正式出師，怎能當此殊榮！

伯陽道長滿面笑容，長髯飄動，平和說道：「小兄弟此行深入虎穴，完成任務；不僅拯救風大俠膝下掌珠，也令地靈翁呂華老魔頭深受震駭，武林中有你小兄弟這號人物，他們只怕大有顧忌！」

「道長過譽，晚輩只不過是一名無名小卒，既無過人武功，亦無顯赫聲望，正所謂毀譽不足輕重；以地靈翁呂華武學及其基石，我又有何力量影响！」沈伯英平淡回答，但他心內也不禁暗暗懷疑，這伯陽道長豈是隨便說話的人，而且自己在地靈山莊中所受禮節，實在太過份了，這莫非有什麼特殊原因麼！

「哈哈，是眞是假，日後自知！」伯陽道長哈哈一笑，給束了他的話！

「老弟，你在地靈山莊的一切行動，我們都知道，大夥兒都盛讚你有操守、有氣節，守正不阿，是個難得的少年英雄！」鐵胆紅袍風行正宏聲道。

沈伯英心頭一震，他們原來暗中派了人，大概怕自己有危險，所以暗中保護，想到此處，不由暗叫一聲：好險！當日與白鳳郭沁芳一起時，要是有了什麼親熱動作，那還得了！

「老弟，你今日一出地靈山莊，我們就趕着擺好了慶功宴；來，我們進去喝個痛快，不醉無歸！」鐵胆紅袍風行正興趣極好，擁着沈伯英往正風山莊中走去！

慶功宴熱鬧豪華，總有一百桌，看來鐵胆紅袍風行正化了很多錢！

沈伯英是名正言順的主客，是讚揚的對象，也是敬酒的對象！

經此一次事件，沈伯英在武林中，已是一位名動八方的少年英雄！

俗話說得好，時勢造英雄；只不過幾天工夫，沈伯英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伙子，一下子成爲天下英雄奉承的對象！

當然，像他這樣，敢單獨深入虎穴，到地靈山莊取得毒雲瘴獨門解藥，無恙歸來：天下有幾人能辦到！

再說，鐵胆紅袍風行正的獨生愛女，中了毒雲瘴，即使百殘先生，亦束手無策；沈伯英冒死相救，這份捨死忘生的俠義心腸，已令人欽佩！

這一晚，沈伯英酒到杯乾，直喝得酩酊大醉。

也可以說，這是沈伯英一生中榮譽的開始，也是榮譽的頂峯，最少，在武林中，他已奠下極穩固的基礎。

風曉芙藥到病除，三天後，她已完全康復，又活潑地在四處亂跑！

她知道沈伯英救過一次性命；今次，又是他冒死深入虎穴取得獨門解藥！

試想，風曉芙芳心內，能够不愛沈伯英麼！

天眞無邪的小姑娘，自小嬌生慣養，想什麼就幹什麼，日夜拖住沈伯英，或在花園裏捉蝴蝶，或在河邊觀魚，也有時黃昏試馬，月下練劍。

二人雙雙對對，形影不離！

在所有人眼睛內，他們相愛，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人恥笑；甚至在背後，也是說個好字！

沈伯英內心却暗暗焦急，他還有很多事要做，無論是文是武還必須要多磨練！

終日陪伴大小姐，是如何了局！

這天，兩人在小清河畔漫步——

垂柳濃蔭下，金紅色的鯉魚游來游去；涓涓的細流，是一副如詩如畫的景象！

「曉芙，我不能老呆在你們家裏！」沈伯英低聲道。

「這是什麼話，還分什麼你我，呆在這兒委曲了你麼！」風曉芙嗔道。

「假如有暇，當然可以，我這次到江湖上走，是奉有師父嚴命，一是訪友，二是學藝！」沈伯英小心訴說衷腸。

風曉芙聽了，妙目一轉，嬌笑道：「有了，你不須到處亂跑，交朋友、學功夫，我們莊內就行！」

「怎麼說？」沈伯英皺眉問。

「我爸爸的太清眞氣內功心法，是武林中至高絕學，我只要一說，他就可以傳授給你，還有伯陽道長的滾龍劍法，百殘先生的穿山指絕技……他們都可以傳授！」風曉芙越說越得意。

沈伯英心內暗道，以風家關係，這樣做確是好辦法，即是交友吧，正風山莊臥虎藏龍，能人極多，而且是鐵胆紅袍風行正的相識，全是鐵錚錚的好漢，與他們相交，也不會有辱聲譽！

但是，沈伯英還有話沒有說，那是師父暗中交待的，尋訪失踪多年的師伯，萬勝門中絕學——三陽訣、銀河劍法，那是天下無敵的武功，學會了這兩項絕學，萬勝門才能揚眉吐氣，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

但是，天下雖大，又那裏去尋訪這位師伯呢！

「我就去說！」風曉芙跳將起來，往前就跑。

「曉芙！」沈伯英出聲阻止，但這位姑娘熱心過度，嬌美的身形有如靈燕，早已投入林中去了！

「這丫頭！」沈伯英笑罵，內心却是甜蜜蜜的。

突然，一道銀光毫無徵兆的出現了。習武的人反應極快，亮光耀目，沈伯英滾身閃開，但偷襲者顯然是老手，而且出招極盡毒辣之能事，颼颼颼，出劍如風，盡往致命處猛刺！

「嗤！」沈伯英左肩中劍，大腿後腰及背上，全劃破了，雖然不能致命，已是險象環生了！

沈伯英盡力閃避，但那人有如附骨之蛆，緊追不捨，兩人全是不出聲，一追一逃，在小清河畔追逐！

突然，沈伯英右手往後一揚，猝不提防，塵土飛揚中，偷襲者眼睛已給灰沙擊中！

雖不能致命，但劍式阻了一阻，沈伯英轉過身來，只見一名四十來歲中年婦人，用手急抹眼內灰沙。

趁這機會下手，婦人只怕不易招架，沈伯英却不願做這種事，還出聲道：「大娘，用水洗，比較好！」

主意不錯，婦人悶聲不响地，眞個跑到河邊，洗滌、抹拭，完全不把沈伯英當人！

「大娘，我們從未見面，你別弄錯了對象吧！」沈伯英待對方弄妥才出言道。

「嘿嘿，混帳小子，你心狠手辣，忘恩負義，殺我愛徒，今日要你死無葬身之地！」中年婦人咬牙切齒恨道。

「哦，你是素女劍派的掌門，彩雲劍周小仙周前輩！」沈伯英腦內靈光一閃，泛起當日使用浮光劍法的程素梅影子，才恍然大悟！

「哼，做了虧心事的人，心內當然有鬼！」中年婦人神情冷峻，正是武林中難纏出名的彩雲劍周小仙。

「周前輩。」沈伯英莊容道：「當日程素梅姐姐自刎，我確實感到十分深痛，但我鄭重聲明，這事本身，我並未有絲毫不當之處！」

「哼，還要咀硬，我問你！」彩雲劍周小仙厲聲道：「白鳳郭沁芳眞心示愛，她拋棄了女兒家的矜持，當面托付終身，你竟然拒絕，可謂薄倖已極，本門宗旨就是爲天下少女主持公道！」

沈伯英沉痛道：「關於白鳳姑娘我不想多說，的確未有絲毫愧對道義之事！」

「負心賊，別說了，拿命來吧！」彩雲劍周小仙恨聲不絕，揮劍疾刺！

這回，沈伯英已有準備，而且浮光劍法的訣要了然於胸，所以應付起來，已不像剛才手忙脚亂！

但是，彩雲劍周小仙功力深厚，比之程素梅，不可同日而語；沈伯英對這位喪徒之素女劍派掌門，頗有同情，所以不會施用辣手反擊！

颼颼颼，浮光劍法撒下漫天光影；當年萬勝門掌門曾說過，浮光劍法華而不實，不是好劍法！

所以空有好看的滿空劍式，却無法傷人。

彩雲劍周小仙又氣又急，她根本弄不清楚，這少年何以能够從容應付！

「兄弟，你在那裏！」攔路虎胡義雄渾聲音在遠處响起，漸漸越來越近。

「前輩，我們別再打了，等會正風山莊人來，那時也要惹起許多不必要的爭執和仇恨！」沈伯英道，他是一切好意，試想，以素女劍派力量，如何可以與正風山莊抗衡，眞個打下去，只怕彩雲劍周小仙要吃虧了！

「我難道怕他們麼！」口內雖硬，心內實有點怕，彩雲劍周小仙也有去意。

「咦，這是誰，竟和你打起來了！」攔路虎胡義，跑來看清楚現場忍不住問。

彩雲劍周小仙突然一側身，長劍倒穿，攔路虎胡義沒有想到，這女人如此辣手，猝不提防，眼看就要刺着透心窩。

這時候，沈伯英不敢怠慢，雙臂疾振，往前疾掠，右脚橫掃，擊中周小仙手腕，寶劍脫手飛上半空，不容對方有透氣時間，一掌拍出，彩雲劍周小仙口出鮮血，人已受傷倒地！

變化實在太快，攔路虎胡義定過神來，事情已經過去了！

本來，沈伯英心存仁厚，對方愛徒自殺，又是失意婦人，所以不願令對方太過難堪；但攔路虎胡義加入，可能引起傷亡，故而只好早些結束這場爭執！

「這婦人是誰？」攔路虎胡義奇怪地問。

「回去再講，我們走吧！」沈伯英不願多躭在此處，趕緊拖着胡義急急走開。

彩雲劍周小仙此時充滿了恨，和她說什麼也不會聽，反而會激起恨意！

回程中，沈伯英一五一十說明原委，只把白鳳郭沁芳一節略過，因爲女孩名節問題，隱瞞爲佳！

「這般女人自己不好，遭愛人丈夫遺棄，就恨上了天下所有男人，眞是的！」

攔路虎胡義說時，也不禁搖頭嘆息，心內多少也有點同情味道。

「大哥，你找我有事？」沈伯英想起胡義剛才匆匆忙忙找他，似乎有急事。

「哦，風大俠找你！」攔路虎道。

沈伯英沉默了，一定是風曉芙攪的花頭，鐵胆紅袍風行正，對這位掌上明珠，自然是言聽計從，即使稍有顧忌，愛女一撒嬌，不答應也答應了！

鐵胆紅袍風行正威鎮武林，一身絕學，闖蕩江湖數十年未逢敵手，太清眞氣是當今宇內難得正宗內家心法，練好之後，縱橫天下，雖不能說宇內稱尊，除了幾位有數高人，無人能敵！

想到此處，沈伯英心頭又壓上一塊大石，如果找到本門師伯，萬勝門讁傳武功，天下無敵，又何必去學甚麼太清眞氣內功！

「兄弟，你如今是一步登天，當今武林，你已有極大萬兒！」攔路虎胡義與緻勃勃道。

「這是虛名，除了容易招人嫉妬外，沒有絲毫益處，我眞不想這些！」沈伯英感慨道。

「這是你的本事與胆色得來的，事到臨頭，誰不怕死，他們誰敢單身赴會，我就服了！」攔路虎胡義憤憤道。

沈伯英微微嘆口氣，他不想多說；實在這道理也不容易說清楚！

「沈大哥，快來，我爸爸等你！」風曉芙似乎等得不耐煩了，見了沈伯英，也不理會有人在場，立即拉住他的手往書房內跑！

沈伯英只好苦笑，碰到這樣女孩子，還有什麼好說的；她的熱情、天眞，的確也令人深受感動！

鐵胆紅袍風行正，這位威震武林的一代大豪，此時正端坐一張籐椅上，含笑望住兩名少年人進來，目光顯出無限慈愛！

看情況，他已把沈伯英當作女婿看待，雖未明文規定，那只是時間而已！

「伯父！」

「爸爸！」

叫聲親切，這位鐵胆紅袍風行正，感到十分快慰，含笑一擺手道：「坐！坐下說話！」

「是！」風曉芙撒嬌慣了，老實不客氣坐下，沈伯英可沒有那份天眞，規規矩矩答了聲才坐下。

「賢侄，經過許多時間與事實，我知道你是一位品格心性極好的少年，如果武功越好，在當今江湖上，就越能發揮正義力量！」鐵胆紅袍風行正莊容道。

沈伯英沒有插嘴，他知道風老兒還有下文。

果然風老頭沉默半晌，然後站起來在房內踱步，踱了三四個圈子，才停下步來緩緩道：「老夫這點玩藝兒，雖然不能說是怎樣了不起，在江湖上多多少少也算個名堂，傳授於你，這是我很高興的事！」

「快叩謝！」風曉芙急道。

沈伯英只好站起身來拱手道：「多謝伯父成全。」

「我想，」鐵胆紅袍風行正沒有答禮，雙眼注視空中，口內緩慢而鄭重道：「正風山莊內，有許多高手，以我的聲譽及影響力，請他們將平生絕學一一傳授於你，兼容並包，以集武學大成，三五年後，賢姪將已是當今武林第一人，本身武學，固然可以稱雄天下，而這些傳授絕技的高手，自然而然也成了輔助的力量，這滙合而成的力量，在武林中可以克制任何邪惡力量。」

這一番話，沈伯英只聽得驚心動魄，冷汗直流，這沉重的担子担下來，那是何等重大的負担！

可是，這是男子漢大丈夫應該做的事情，即使赴湯蹈火，亦義不容辭！

當下，沈伯英站起身來，肅容道：「小姪知道伯父的厚愛與苦心，雖不敢說做得如何好，但一定盡心盡力，拋棄性命，也會記住伯父的話！」

「好，明日我把靠山的一座院子撥給你用，專心練功，任何人不得騷擾！」鐵胆紅袍風行正說時，一雙眼睛特別注視女兒。

風曉芙自然不高興，但聽說爲了沈大哥好專心練功，也就嘟起小嘴沒有反對！

沈伯英自此練武，修習天下各家各派的絕學。

整個大院子，只有一名又老又聾的福伯服侍。

三個月很快過去，沈伯英終於學會了太清眞氣心訣，自覺內力陡增，一掌拍出，勁風徐徐破空聲，遠達一丈五尺開外。

伯陽道長及百殘先生也將一身絕學，在半年中傳授完畢。

這天，沈伯英正在練劈空掌，運足十成功力，往一丈七尺遠一塊石上遙擊，石塊上清晰地現出一個掌印，沈伯英臉露微笑，頗有自得之狀。

福伯在一旁站立，突然出聲道：「太差！」

福伯很少說話，到這大院服侍，從頭到尾，所說的話沒有十句，今天竟然出口批評，這是從所未有的事。

說話固然新奇，而這兩個字更令人驚異，「不行！」所表現的意思明白！

沈伯英這時立即感覺到，福伯莫非也是武林高手，想到此處，立即定神細看，但是，毫無異狀。

好半天，沈伯英陷入沉思中。

一直到晚上，點上了燈，吃過晚飯，沈伯英突然跪在福伯面前，恭聲道：「老人家，晚輩今日有幸，與老人家相集一堂，請賜教誨。」

福伯只是靜靜的望住沈伯英，過了好半晌才道：「你是萬勝門弟子！」

「正是！」

「嗯，你師父可曾說過什麼本門事蹟？」福伯問。

「你是師伯！」沈伯英驚喜道。

「唉，這也是緣！」老頭喃喃道。

沈伯英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萬勝門武功，天下無敵，師父的願望，萬勝門的復興，全在大師伯的身上，今日竟然機緣巧合，在此相逢，那可是天大之喜！

「師伯，師父想念你得緊，所以遣派我們師兄弟三人，到江湖上找你老人家」沈伯英道。

「萬勝門武功天下無敵，但流傳下來的只是皮毛而已，當年再三受挫，我遠赴

塞外，尋訪本門長老，三十年奔波，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練成萬勝門絕藝。」

原來這位萬勝門大師兄兪磊奇，外號武痴，四十年前，與地靈翁呂華決戰，失敗歸來，即決定尋訪本門武功，數十年苦心孤詣，總算如願以償。

他隱身正風山莊，只是另有隱衷，他深知地靈翁呂華培植勢力，經已根深蒂固，正風山莊剛好在隣近，而且鐵胆紅袍風行正爲人俠義可風，是個可扶助的人物。

誰知道陰錯陽差，沈伯英救了風曉芙，因此在正風山莊居下，巧遇本門大師伯，這正合了句千里有緣來相會，對面無緣不相逢！經過長時間考察，深信這位師姪終成大器，武痴兪磊奇才出面相認。

「你的武功已有了根底，太清眞氣，三陽訣，也算過得去的功夫，今天，本門兩儀功，三才劍法及四象掌，才是當今武林中至高無上絕學，由今日開始，你好好練吧！」武痴兪磊奇緩緩道。

「弟子遵命。」沈伯英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

日子在靜靜中過去，絕世英䧺終於在正風山莊內成長了！

大功告成，沈伯英緩緩走出大院。

這時，他頭髮極長，邊幅不修，根本無人認識，正風山莊地勢極大，隨意瀏覽，沒有人理會。

突然，一個熟悉的美麗身段，正是風曉芙，此時沒精打采在小清河畔呆坐！

沈伯英深深感到慚愧，這位小姑娘情深似海，兩年來她深深忍受相思之苦，爲了不影響練功，她寧願自己孤零零渡過，也不到大院打擾。

正想過去，突然樹枝後人影一動，沈伯英定睛看時，心頭大震，來人正是白鳳郭沁芳，她到此必有圖謀，今日碰巧給自己碰到。

「颼！」白鳳郭沁芳自草叢中竄出，風曉芙已經覺察到，閃身避開，但一個有心，一個無意，白鳳的武功也高出兩籌，所以全力出擊，只不過三招，已經擒住風曉芙。

看情況，白鳳並不想殺人，沈伯英只好忍着！

「沈姓的在什麼地方，小妹子，爽快說出來，我不難爲你！」白鳳沉聲道。

「在我們莊內練功！」風曉芙道。

「眞的？」白鳳有點不信。

「你自己去看看！」風曉芙咬牙道。

「好，風大小姐身份重要，今日只好委曲你了，跟我回去住幾天吧。」

「捉我做人質！」風曉芙叫起來。

「難道不可以麼？」

「不可以！」沈伯英一步跨出，伸手處，已將風曉芙搶過來順手解開了穴道。

「你……是什麼人？」兩女齊聲問。

沈伯英眞不知如何說好，乾脆不答。

「看劍！」白鳳大怒，抽出長劍，全力刺出。

沈伯英上身微向後仰，右手伸出，食指及中指已夾住劍身，白鳳用盡渾身之力，也無法動搖半分。

這一來，白鳳郭沁芳大驚，正風山莊這怪人武功深不可測，自己定不是敵手，當下一鬆手，疾退後八尺，心頭仍然砰砰直跳。

「三日後，我到貴莊作一了斷，今日到此爲止，再見！」沈伯英朗聲道，說罷，卽轉身走回莊去。

「你是沈大哥！」風曉芙驚喜叫道。

白鳳郭沁芳望住二人手拉手，親熱之狀，只氣得一頓脚，咬牙道：「好，三日後再見。」

望着白鳳郭沁芳的背影，沈伯英內心不知是什麼滋味，很久都未轉過身來。

「哼，追上去呀，這麼失魄落魄的，」風曉芙見心上人對另外女人如此，忍不住大發嬌嗔。

「曉芙，你眞是的。」沈伯英忍不住苦笑道。

沈伯英的出現，在正風山莊立刻引起轟動，經風曉芙的述說，他只不過一招，就將强敵擊退，大夥兒立即歡聲雷動。

三天後，正風山莊人人興高采烈，沈伯英的武功大成，與地靈山莊的決戰，正是正邪兩派的存亡一戰。

江湖上消息傳得最快，三天，黑白兩道的群雄，蜂湧而來，鐵蹄翻飛，刀光劍影，附近兩百里，頓時熱鬧起來！

日出時，雙方人物一齊出現。

地靈翁呂華，這位黑道上第一人，此時屹立陽光中，白髮飄動，有如天神！

沈伯英此時越衆而出，儼然是俠義道上代表人物，此時還不到二十歲，那般黑道臣盜忍不住竊竊私議！

「恭喜老弟，練成曠世神功，老朽極高興當今宇內有此少年英雄！」地靈翁呂華笑哈哈道。

「多謝老前輩厚愛，晚輩今日來此，一方面是代表中原俠義道，向前輩討教幾手武功，另方面，我是萬勝門弟子，當年敝派師伯輸在老前輩手中，今日討還公道。」沈伯英開門見山，說明來意。

「好，我早知老弟决非池中物，無論是輸是贏，老朽都很高興見到你這位少年英雄的成長！」地靈翁呂華笑道。

「晚輩班門弄斧，先演幾手莊稼把式，再請指教。」沈伯英說話，緩步走動！

大夥兒根本看不出什麼奇處！」

但是，沈伯英脚底下越來越高，距地面足有三寸，而且漸漸升高！颼颼颼，十三招劍式，流水行雲般演出。

然後，沈伯英又緩緩還原。

許多武功差的還看不出其中精微，其中幾位特出高手，心內大驚，千百年來，武學有此成就的沒超出三位，這年靑人絕代奇材，竟然練成不世神功，當眞難得！

「哈……」地靈翁呂華放聲大笑，半晌後，笑聲倏停，沉聲道：「老弟機緣太好，終於練成萬勝門絕世神功，老朽認輸，沒別的話，今日當衆宣佈，從此退出江湖，不問武林中事，日後有暇，我們再聊聊！」

「一定拜望！」沈伯英恭敬道。

這場轟動江湖的決戰，只不過半個時辰就結束了。

經此一役，萬勝門揚名天下。

歡聲雷動聲中，沈伯英被人簇擁着，回到正風山莊去！

但是，沈伯英深心內，對於白鳳郭沁芳，總有一份排不開的歉疚……（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情敵之死（上）

爭風起禍

畢基在警界中認識許多人，胡德警司是他最常見和最多接觸的朋友。

但比較特別的，卻是個胡德警司一名下屬——偵緝督察利志明。

利志明的年紀與畢基相差無幾，即使身裁也差不多。屬於年青、英俊、風度瀟洒一類。

畢基由於胡德警司的關係，本來與利志明也談得來。但是，問題卻發生在一個女人的身上。

那是女明星雪兒。

社交場合許多人都知道，畢基是個活躍份子，也是個「女人湯圓」許多女人不知怎的，總是喜歡接近畢基。

利志明有了妻子，卻又不知怎的，竟然會喜歡女明星雪兒。

然而，利志明、雪兒和畢基這一段「三角關係」的形成，卻開始於胡德警司的辦公室。

那天畢基剛好在胡德警司的辦公室閒聊，忽然有個女人致電找胡德警司。後來畢基才知道那是利志明的妻子。

利太太當時原來是向胡德警司投訴。

利太太宣稱她丈夫移情別戀，勾搭上女明星雪兒，每晚都去到三更半夜。利太太覺得在公在私都應該將內情告知她丈夫的上司。

胡德警司一向不干預下屬們的私生活，所以當時他惟有婉言安慰利太太，叫她好好向丈夫勸諫一下；至於他這位上司，只能旁敲側擊地，提醒利志明不要亂攪男女關係。

買兇殺人

畢基知道了這件事，卻一直未放在心裏。偶然在一個慈善餐舞會之上，畢基與雪兒在朋友的介紹下，卻認識了。

他們儘管是初次認識，卻一見如故。

畢基是個浪子型人物，像雪兒這種女人喜歡他，一點也不會出奇，何况還有人在旁慫恿呢。原來介紹他們認識的朋友們，多少是存有「另一種企圖」的。

其中一個叫布銘的年青人，也是一名督察級的警界朋友。

布銘當時就對畢基道：「今晚反正是慈善餐舞會，你如果能令雪兒小姐痴戀你，倒也等於做了一件大善事。」

畢基當然明白布銘的意思；他是指雪兒不該戀上有婦之夫的利志明。假如畢基能令他們分手，相信利太太會感激不盡。

畢基本來就是個喜歡逞强的人，尤其是在情場上。

所以當時他雖沒有在朋友們面前說什麼，但內心卻有了「征服雪兒」的意思。

以畢基的外型和一切條件，征服一個像雪兒這樣的女人，一些也不會感覺得困難，何况對方又知道畢基的來頭不小呢。

當晚他們曾經不只一次地擁舞。且談得十分投契。畢基也明知雪兒和利志明的關係，只是佯作不知，也絕口不提。

因為利志明當時還未來；他可能有公事在身。所以畢基更加可以說得上是機會難逢，盡力向雪兒獻慇懃。

雪兒早知眼前人是社交界中的名人，也樂得親近他。

豈料他們正親熱地共舞之際，卻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他並非別人，正是利志明。

利志明當時十分生氣，差些兒卻毆打畢基和雪兒。然而這是什麼地方？

今晚出席這慈善餐舞會的，都是上流社會中的活躍份子。有些人看見勢色不對，於是做好做歹的，把他們勸開了。

經此一役之後，畢基內心很不服氣，那並非因為利志明當衆令他難堪，而是他為利太太感到不值和難過。

因此他決心讓利志明「知難而退」。

正如他的朋友們說：如果佢能令雪兒離開利志明，等於做了一個善事——最少對利太太來說，是一件好事吧。

於是畢基開始不斷約會雪兒。

雪兒竟然來者不拒。於是無形中畢基和利志明，也就變了情敵。

不只一次，利志明曾用各種形式，向畢基提出「嚴重警告」。

但是畢基從不理會他。

畢基甚至也間接告訴對方：畢基還未結婚，他絕對有資格去追求雪兒。

相反，畢基卻警告利志明，不要抛妻棄子，否則他將會後悔莫及。

彼此同是年青人，性情難免都有些衝動。他們曾不只一次的，在朋友面前發生過衝突。利志明甚至企圖拔槍恐嚇畢基。要不是有雙方都認識的朋友在場，事情早就鬧大了。

利志明很喜歡雪兒，似乎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他的妻子愛他，也是事實。

因此畢基決心令雪兒離開這位「叛逆的丈夫」。也因此，利志明更加憎恨他。

×　×　×

紅燈區。

這是被警方認為最頭痛的地區。

利志明正出現在這裏；但那不是他當值的時間。他身上有槍，因為他是督察；他有權帶槍返家自衞的。

儘管他是個盡忠職守的警務人員，但目前他絕非為公事而來。

起碼目前他已下班了。

然而，他一直注意着一個人的行動；那是一名黑社會打手。他叫丹尼。

丹尼打扮新潮，算得上是個眉精眼企的黑社會新派人物。

因此，他早已注意到利志明，也一直在千方百計逃避他。

直至他感到避無可避時，才將身上一個「空烟盒」扔掉。當然，那並非真是空的烟盒，裏面有一些很值錢的東西。

那是已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海洛英。

由於那些東西的價錢越來越貴，所以丹尼將烟盒扔掉時，也很小心，很揀擇。他希望事過情遷後，再將那些毒品檢回。

他將那烟盒抛到後巷的垃圾堆去。

然後，他匆匆進了一間餐室去。

他幾乎可以肯定，那跟踪他的人——利志明督察，一定也會跟入來。

因此，丹尼十分聰明，進了餐室之後，並未停留下來。他匆匆轉到後面去。

他在這一帶很活躍，餐室的侍役也熟悉他；他常常借用後面的洗手間。

然而這一次，他並非借用洗手間，只是企圖由後門遁去。

他準備由後門出去，繞到後巷，然後從垃圾堆檢去那個空烟盒。最後他會截一街車，避過利志明的追踪。

丹尼覺得自己十分機警，料事如神。

他想像到利志明一定始料不及，甚至正在外面座位呆候。

他剛由後門出來！正待匆匆竄向巷口那邊之際，突然有一支手槍的槍管，壓向他的腦門。他嚇得把雙手舉起。

利志明一邊把手槍放下來，一邊說道：「你這麼匆忙，趕着往那兒去？」

丹尼强作冷靜：「你告我什麼罪名？帮辦。」

香港人就是習慣了稱呼督察為帮辦。

利志明笑道：「如果我要告你，罪名可多着呢，例如：阻差辦公啦，藏毒、販毒啦，還有遊蕩，也是一條罪名；身為三合會會員，又是另一條罪名。」

丹尼苦笑道：「我幾時有藏毒？」

利志明把一些東西遞了過去：「這可是你剛才扔掉的？」

那的確是他剛才扔掉的東西——一個藏有幾小包毒品的空烟盒。

丹尼自以為聰明地搖搖頭：「這不是我的。」

「你這笨蛋！」利志明道，「你以為否認就可以嗎？這裏肯定有你的指紋。」

「嗯……」丹尼呆了一呆。

「其實，如果我要抓你回去，應該等你下手將這東西檢回時的那一剎那之間才現身，於是你變成人贓並獲，無可避免。」利志明又笑了笑，「但是，我不是執行公事上的任務；我只是想找你談談一些私人的問題。」

丹尼在猶疑。

但是看利志明並無惡意時，他只好收回了那個烟盒——裏面有幾包小包毒品的烟盒。

「我的汽車就在附近路邊，跟我走吧！」利志明說：「這裏不是談話之所。」

×　×　×

「我並不認識畢基這個人。」

「我可以找個機會替你點相。畢基的身裁與我相差無幾。」

「你真的非殺他不可？」

「是的，他是我的情敵。」

「我也承認雪兒很美、很性感，我看過她的電影。」

「我實在很喜歡她。」

「好吧！我設法帮你。但有條件。」

「有什麼條件，你儘管提出吧。」

「第一，我要收酬勞。」

「我已準備付給你五萬元。」

「第二，方式由我選擇。」

「可以的。不過，我希望你做得乾淨一些，千萬別拖我落水。」

「放心吧！我是這方面的人才，你這次並未找錯人。只不過五萬元的數目，未免太少一些。」

「我是能力所限，你也知道，有了廉記之後，我們的收入少了。總之以後我們就是朋友，有困難我一定盡力帮你。」

「好吧！我們一言為定。」

× × ×

作為一個明星，他必須具備許多條件；最重要一點就是够吸引。

尤其是一個女明星，她必須美艷動人，最少也要吸引大部份的男觀衆。

本來演技好是必具的條件，但是此時此地，演得好亦未必賣座。就像許多真正懂武功的男明星一樣，他們拍出來的武俠片亦未必賣座，道理差不多是一樣的。

雪兒就十分吸引男人。

所以許多男人都說：她才是明星的材料。

是的，雪兒的確够吸引。有時她由街上走過，就算從未看過她電影的人，從不知道她是女明星的人，也會多瞧她幾眼。

難怪畢基就這樣埋怨：「跟你在一起，的確不是味道。」

「為什麼？」

「可不是嗎？人家只看你，而我只是附屬品而已。」

「哈哈……」雪兒會回答他：「許多男人都恨不得像你這樣，可以拖住我手，在大街上去過。」

「你以為我志在出風頭麼？」

「我知道，你志在氣死利督察。不過，別忘記，利志明有槍。」

「我不怕槍。」畢基說，「只怕他對你死心不息。」

「那會怎樣？」

「終歸會再來纏住你。」

「你會以為我怎樣？」

「我想，你應該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是個有了妻室的人。」

「我知道，但聽說他們的感情並不大好。」

「不大好只是因為他有了你。」

「老實說，他這個人本來也不錯。」

「雪兒，我知道有許多男人喜歡你，追求你，其中包括了富家公子，未婚的經理級人物，種種式式男人都有。……」

「但是，我偏喜歡英雄人物。有錢又有什麼用？我自己也很有錢。」

畢基苦笑道：「你似乎把喜歡和愛混亂了。」

「畢基，別對我說教。對於愛，你知得太少。」雪兒輕輕嘆氣。

「那麼，你對我到底是喜歡而已，抑或是愛上了？」

「你以為如何？」

「怎麼你會這樣問？」

「我只是要知道你的感受。」

「我……我……」

「別吞吞吐吐了，其實，我早知道你不會真的愛上我。」

畢基只好說：「我喜歡你。」

「這樣說我心裏倒舒服。如果你硬說『我愛你』，我反而感到你在欺騙我。」

「無論如何，我們到底是一雙好朋友，能互相喜愛的時候，就聚在一起。人生如戲劇，數十年光景，刹那間就過了。」

「我很欣賞你這句話，尤其是我本身是演戲的。」

雪兒倚偎在畢基的懷抱中，輕輕地嘆息。

當時他們都坐在畢基的汽車裏，時間却是深夜時份。

那天晚上雪兒沒有拍電影。他們宵夜之後，雪兒就要畢基帶她到郊區這兒來。

月色很明亮，郊野的夜景的確很美。許多年青伴侶都會喜歡這種環境。

因此，當另外一輛車子在附近出現時，畢基和雪兒並不在意。

他們只以為是另外一雙情侶來此賞月、納涼而已。

這是近郊地區，只要有汽車的人，都可以來，尤其是那些熱戀中的情侶。

畢基和雪兒也是一雙熱戀中的情侶。

他們正陶醉在極富詩意的環境底下，並未留意到有了人影出現在他們的汽車附近。

那人有槍——一支零點二二口徑的手槍。

他的行動十分迅速，轉眼之間已衝到了畢基的汽車旁邊。

當畢基發覺他的時候，他的手槍已自車窗外伸了入來。

「你最好乖乖的不要動，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那是一個年青人，手槍槍管指住畢基的太陽穴。

畢基很冷靜。

他問：「想發點財是嗎？我口袋裏還有好幾百元。」

「你很爽快！」那人又對驚呆中的雪兒說，「你先下車，雙手捧住後腦，不准望我一眼，否則，我先殺死你。」

雪兒已嚇得雙足發軟，自然不敢反抗了。

她慢慢地由另一邊車門下了車，雙手捧住後腦，不敢望那個人。

「現在輪到你了。」年青人命令畢基，「你照足她一樣，由這邊車門落來。」

畢基照他的話去做。只是他不像雪兒，有意無意之間，瞧了他一眼。

那人將車匙拔去。

又叫畢基雙手扶住車頂，雙腿分開，站在汽車旁邊。

那情形就像警探捉賊，或者當街搜索疑犯一樣。

年青人顯然是担心畢基也有武器在身上。

但事實上畢基並未帶有任何武器，只有塞了鈔票的皮銀包。

年青人將整個皮銀包放入自己的口袋裏去，然後叫畢基雙手捧住後腦，朝住北方行過去；沒有他的命令，不准停下來，否則他會開槍從後面射殺他！

畢基開始感覺得到：這不是普通的打刦。那支手槍也不會是假的。

對方究竟是什麼來頭？

照一般黑道上的習慣，能擁有一支實彈手槍的人，決不會向一對情侶打主意；因為那太過「小兒科」了。

試問開車到這兒來賞月的情侶，能有多少錢在身上？

當然，今時今日的刦匪，品流複雜，有職業刦匪，亦有業餘的；有吸毒的，也有賭輸了迫於出來冒險的。

到底眼前這年青人屬於何種類型？畢基已無暇細想。

他依照那年青人的吩咐，雙手捧住自己的後腦，往前走。

他知道前面不遠處是一處懸崖！對方到底有何企圖？

畢基的腳步很慢。

他担心走到懸崖邊緣時，對方仍不叫他止步，甚至還會從後面開槍射擊他。

畢基一直不敢回過頭來。

將近到達懸崖邊緣時，那年青人在後面呱呱叫道：「快些！走快些！不准停！否則我會開槍殺死你。」

畢基已明白了！對方原來不是志在發財，而是要他的命。

畢基勢成騎虎；他如果停下來時，他會被真槍實彈射殺。

他惟有往前走。

當他走到懸崖時，他曾猶疑。

背後較遠處立刻又傳來吆喝聲：「不准停步！跳下去！否則我立刻開槍。」

畢基無可奈何，惟有往下一躍，人在一聲尖叫聲之後消失。

雪兒目睹一切，嚇得花容失色。

當她看見畢基躍跳下去時，她也驚叫起來，差些兒還昏了過去。

年青人仍然不准雪兒瞧他一眼。

這時候他已站在雪兒的背後，而雪兒的雙手還捧住自己的後腦。

「小姐，我覺得你很面善。」年青人在後面對她說，「如果我沒有認錯人，你是電影明星雪兒，對嗎？」

雪兒本來不想認，但回心一想：也許對方還是她的影迷，說不定這就是一條生路。

她說：「是的，我就是雪兒。先生，你想發財而已，何必弄出人命？」

「你可知道他是誰？色狼、大壞蛋，我們有仇，所以我非殺他不可。但是，你剛才已目睹一切了。換句話說：你是目擊證人。」

雪兒也知道畢基的為人，他愛管閒事，所以與人結怨是無可避免的。

聽剛才那人的語氣，大概想殺人滅口。所以雪兒很害怕。

她吶吶地說：「我雖然目睹一切，但我保證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那人却輕輕一笑：「車子是畢基的，人家都知道，你是他的女朋友，試問你如何交代？」

「嗯——」

「你應該開着他的車子回去報警。」

「報警？」雪兒絕對想不到對方竟然教她去報警。

「是的，他自殺——為情自殺！所以你要報警。」那人又教雪兒：「你就說他今夜向你求婚，但遭你拒絕，後來他突然下車，奔向懸崖那邊，你想追過去，可惜無法阻止他跳下去。」

「這樣交代，警方會信嗎？」

「為什麼會不信？現場沒有掙扎的跡象，難道他們會懷疑是你動手把他推下去嗎？」

「好吧！我就照你的話去做。」雪兒道，「你可以讓我走了吧？」

「不！我還有話對你說。我知道你是演戲的，這場戲你一定要演得好，演得似，否則，你將被毀容。明白嗎？」

雪兒在極度不安之中點點頭。

她很害怕，尤其是提到毀容。相反，她被人殺死的話，反而更好過些。

因此，她什麼都答應了。

她以為只要答應了對方的條件就可以讓她開車走。

但是，雪兒又聽到那人對她說：「跟我到崖邊去一次。」

雪兒以為他又改變了初衷，也許他左思右想之後還是信不過自己，準備將她推落懸崖，造成雙雙「殉情自殺」的場面。

然則，她是死定了！

那人用手槍在背後指住她：「我們一齊過去看看，只要證實畢基真的跌死了，你就可以開車到市區去。」

雪兒無可奈何，惟有往前走。

那人一直在後面，步步為營地監視着她。

他們一先一後，走到了懸崖邊緣。

懸崖邊緣一帶，野草叢生。儘管月色明亮，要望到崖下的情形，也絕不容易。

如果沒有雪兒在着，那人還可以走到較低處，俯首下望。但有雪兒在旁，稍不小心，他自己的安全就有問題。

因此，他只能呆站在那兒估計一下，畢基剛才由這兒掉下去的情形。

他回憶剛才目睹的一幕——畢基站在現在這位置猶疑之際，他曾吆喝着，迫令畢基往下跳；當時畢基也真的往下縱跳！

他雖然在數丈以外，仍看得清楚。

但現在他想想又感到不大對勁了。

要由這兒跳下去，必須再走前幾步，那才是崖邊。

走前幾步的較低崖邊有野草，畢基剛才可能作勢下躍，實則却跳在草叢之上，未跳到崖下去。

憑現在目睹的現場環境，那是絕對有可能的事情。

然則，畢基剛才只是在那人的面前「表演」一番而已。

那人越想越感到不妙。

他想撇下雪兒，自己到前面數尺的崖邊去看個清楚。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背後却傳來一陣汽車馬達聲。

二人不約而同地回過頭來張望，發覺那輛黑色汽車正是那年青人的汽車；那輛黑色汽車正全速疾馳而來。

至於畢基的座駕車則是白色的。

兩輛汽車本來已經沒有人在內，為什麼忽然會活動起來？

那人十分吃驚。

雪兒更加嚇得目定口呆。

那人舉起手槍，响了一聲。

但是，他並未能制止那汽車的狂衝而來。

對方似乎是存心要衝撞他，他惟有急急避過一旁。

那槍手倒在地上，自然顧不了雪兒；雪兒也倒在地上。

開車的人駕駛技術十分到家，像剛才那種速度，如此橫衝直撞，隨時都會衝落懸崖之下，那是極端危險的事。

但是，那車子只在懸崖邊緣回過頭來，又再朝着槍手墮地的地方狂衝過去。

槍手情急之下，又再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

子彈擊中了汽車的油缸。

「隆」然一聲，隨即看見一團火光，車頭燃燒起來。

車子彷彿失去了控制，狂衝一程，不由自主的，撞向另一輛汽車——那是屬於畢基的白色座駕車。然後才停止下來！

火光熊熊，黑色房車正在不斷燒燃！這情勢發展下去，白色汽車也遲早會被波及。

槍手舒了一口氣。

× × ×

那年青槍手並未理會雪兒，他持着手槍，急急地走過去看清楚開車的人究竟是誰。

他只有一個人開車上山了；他也知道除了他之外，只有畢基和雪兒兩個人。因此，那正被困在車內的開車人，最有可能是畢基。

畢基難道沒有縱落懸崖之下？

槍手感到可疑，因爲他早已聽過畢基是個了不起的人。

他自問疏忽了最重要一環，就是當他完全控制了大局之後，他應該趨前走近崖邊，看着畢基跳下去！

可惜當時他又想着雪兒會乘虛反抗，兼顧得未够周到。

現在他反而沒有再去理會雪兒，因爲經剛才一役之後，他正爲自己的安全而担心。

× × ×

那年青槍手也意會到情勢十分危急！如果那輛白色汽車也被燒毀的話，那麼，他和雪兒就惟有步行返市區。

這兒雖然近郊，但如果走路的話，相信也得走上一兩小時。

因此，他急忙繞過燃燒中的黑色房車——那是槍手自己開上山來的汽車。

他趁火勢尚未波及白色房車之前，將白色汽車開到安全地區。

他有白色房車的車匙；那是他控制了大局之後，將車匙拔出的。

現在他就由口袋中重新摸出了那枚車匙，匆匆將白色房車的車門打開。

他顯然不再關心被困車內的「神秘人物」；因爲他可能已被燒死焗昏。

所謂「神秘人物」，槍手已假定他就是畢基。

除了畢基之外，還有誰直接與此事有關？

除了畢基之外，還有誰可以徒步走到這山上來？

可惜槍手又一次低估了他的對手。

當他開了車門之後，由於撞停在一旁的黑色房車火勢猛烈，所以他急忙先將白色房車開離現場。否則等一會兒他就會沒有代步工具。

由於他的心情焦急，也由於當時濃烟密佈，他根本沒有留意到汽車的後座還有人。

那是由燃燒中的黑色房車逃出來的人；他果然就是畢基。

畢基沒有死去，情形一如那年青槍手所想像的一樣。

他當時既然肯定槍手手中的是一支實彈手槍，自然不敢妄存僥倖之心，惟有千依百從地，走向懸崖邊緣。

他是個十分機智的人。

當時他在想：如果那槍手走過來，在近距離注視着他的話，他肯定沒有機會的了。

然而當時那槍手却在數丈以外的遠距離，因此他便有機可乘。

當時畢基故作猶疑——在崖邊止步時猶疑，那槍手自然以爲他已走到了最邊緣的地方，否則又何必猶疑？

畢基就是充份利用這種心理因素。

當對方吆喝着要他跳下去時，他便「無可奈何」地往下跳。

那兒前面有數尺較低的野草草叢，當時畢基也不知道草叢掩飾之下是什麼，可能是嶙峋的岩石也可能是懸崖邊緣浮土。

無論如何，那一定是非常危險的地方，只要偶一不愼，就會墮入崖下。

因此，畢基一縱一跳之間，也要非常小心，但他心裏却又明白，任何引起對方感覺得可疑的小動作，也會引致對方得過來察看。所以他的動作一定要像樣一些。

結果他終於做到了。

他讓對方以爲他被迫跳落崖下。

當時他的一縱一跳雖然極有分寸，也曾驚險百出！

因爲草長而滑，畢基差些兒就滑出那處草坪，直墮崖下！

幸而在千鈞一髮之際，他抓住了草根，但却不敢抬頭。

畢基當時還估計那年青槍手很快就趕過來觀看。

豈料對方却出乎意外地，很久之後才押住雪兒過來。

他當時蛇行鼠步，絕不敢把頭抬起來。迅速爬到懸崖邊緣的另一邊去。

懸崖的另一邊，是一列灌木矮林，最容易遮掩視綫。

那是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所以畢基可以借助矮林的樹影掩護，彎腰竄向了另一處樹叢後面，躲了一陣。

畢基明知自己的處境固然危險，就是雪兒也十分危險。

他不能只顧自己。

假如他只顧自己安全的話，只須悄悄沿住樹蔭逃下山去就可以了。

也許換上別人他可能會這樣「先救了自己」再說。

但他不是「別人」；他是畢基。

正因爲他是畢基，所以他才不會只顧自己安全，而留下雪兒不理。

當然，他也想過了，只要自己安然落山，回頭可以帶警方人員趕來救雪兒。

但是，山下未必可以找到過路的交通工具。

也未必能及時通知警方！

所以，畢基當然並不打算下山，而是獃在那兒一邊透過矮林監視那槍手和雪兒，一邊想出破敵之計。

他當時手無寸鐵，相反，對方的却是一支實彈手槍。

他明白到在這種情況底下，絕無僥倖可言。只有利用他的頭腦，才可以產生奇蹟。

畢基當時又想：用石頭可以當作武器嗎？

石頭當然可以做武器，但却無把握擊敗對方的實彈手槍。

再說當時他們之間的距離又那麼遠，只怕畢基剛現身，就被子彈射殺。

至此畢基才想起利用汽車。

擺在那空曠地方的汽車共有兩部，一黑一白。黑色房車在較接近畢基躲藏的地方，

不過，畢基並非因爲它較爲接近自己，而是「能否開得動它」？

原來當時畢基想到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他自己的座駕車，車匙已被槍手奪去了。所以肯定開不動！

那麼，這輛黑色車子是否有車匙？

畢基當然不知道。

只不過如果是畢基本人的話，他才不會讓車匙離開他的車子。因爲槍手當時正落車去執行殺人任務。

那是十分冒險的事。

凡是冒險的事情，都缺乏必然成功的把握；既然未必成功，就得隨時準備撤退；既然隨時準備撤退，就要讓車子隨時可以迅速開動，以免絕了後路。

就憑這想法，畢基終於竄進了黑色的一輛房車。

那是槍手的車子。

果然像畢基的想法一樣，那車子的車匙仍在那裏。

也許槍手的確想過：萬一失手，就急忙回到這車子來，逃下山去。

無論如何，畢基是有點喜出望外。

他開動那輛黑色房車，俯首狂衝。

雖說是「俯首」，也有分有寸，否則就很易墮落崖下。

畢基終於利用他自己超卓的駕車技術，完成了第一步——橫衝直撞之下，令到對方手忙脚亂，終於離開了雪兒。

但是，他想不到對方臥地開槍射擊，竟然把屬於槍手自己的汽車，擊至燃燒起來，更加想不到他自己會在汽車着火之後，撞向他自己的白色座駕車。

× × ×

那年青槍手在濃烟密佈中，將白色車子開走，迅速離開那正在燃燒中的黑色車子！

他只有一雙手，那雙手要來開車，所以那支手槍就得放在座椅一旁。

當時他發夢也想不到車後躲着另外一個人；自然更加想不到那人就是畢基。

× × ×

那年青槍手剛舒了一口氣。

他剛把車子煞停下來，一邊推開車門，一邊伸手去取回放在他身邊的一支手槍，因爲他還要對付雪兒。

但是，他的手落空了。

他摸不到那支手槍，難免感到奇怪，於是回過頭來察看。

一些東西碰着了他的太陽穴。

那是一支手槍的槍管。

他還可以隱約嗅到一些火藥的氣味，那是槍手那支發射過的手槍所發出的。

× × ×

「乖乖的，慢慢的將雙手舉起來！」畢基用槍手不久之前用過的口吻，對那槍手說道：「你如果試圖反抗，你的腦袋就會開花！」

那年青槍手像見了鬼！

事實上畢基的出現，也的確有點像鬼魂一般，出沒無常。

那年青槍手無可奈何地下了車。

他心裏明白，現在落入畢基手中的手槍，是一支實彈手槍。

至今爲止，那支手槍的槍腔之內，最少還有四枚子彈。

在這近距離之下，只須一枚子彈，就足以取去他的性命。

畢基在他背後！

他根本無法想像得到畢基的行動何故會如此迅速？

如果他要想，必須由「墮崖」那一幕想起。

畢基揚聲招呼雪兒。

雪兒好像發了一場夢——一場噩夢。那人的身形，那人的聲音，肯定是雪兒所熟悉的浪子畢基。

他如何能在剎那之間反敗爲勝？

雪兒歡喜若狂地，飛奔過來。

她很喜歡像畢基這種「英雄人物」，但親身體會，親身目睹，還是第一次。

× × ×

「你叫什麼名字？」畢基在月色之下，審問着要他性命的人。

那年青槍手道：「丹尼。」

「誰派你來殺我？」

「我不會告訴你，大概因爲我不喜歡你和雪兒小姐在一起。」

「你認識雪兒小姐？」

「她是電影明星，我的偶像。」

「你一直跟踪我？」

「是的。」

畢基回頭問他身邊的雪兒：「你認識這傢伙嗎？」

「不！」雪兒搖搖頭：「我並不認識他。」

畢基對丹尼道：「人家不認識你，你如何會妬忌？」

「嗯——」丹尼無話可說。

「別再支吾了，在我未將你送交警方之前，你還有機會。」畢基道：「到底是誰派你來殺我？說吧！」

「我是雪兒小姐的影迷，只是不喜歡見到你和她在一起！」丹尼說。

畢基苦笑一下：「你以爲我會相信你這種謊言嗎？即使我再愚蠢，我也決不會相信你這一番笨拙的謊言。」

「那麼，你就把我交給警方好了。」丹尼道。

「你眞爽快！」畢基道：「你有沒有想過意圖謀殺是什麼罪？你有沒有想過，警方會如何處置你？」

「大不了就是坐牢，香港又沒有死刑。」丹尼有恃無恐地說。

「好吧！我就惟有把你交給警方。」畢基說着，將丹尼推上汽車後座。

畢基又示意雪兒道：「你負責開車，我在後面監視他。」

雪兒獨自坐到司機位去。

畢基持手槍，把丹尼押到汽車後面的座位。

丹尼不敢妄動。

他只是胸有成竹地，笑語畢基：「你眞的要把我送往警署？」

「你怕了？」畢基道。

「不！怕的應該是你。」丹尼又說：

「你女朋友是電影明星啊！」

「那有什麼關係？」畢基不明白他的意思。

「到了警署，這件事勢必轟動一時。」丹尼道，「你當然沒有多大關係，但你女友就有影响！」

「放心好了！」畢基道：「明星之所以成爲衆人皆知的人物，主要還是靠宣傳！這是一次免費宣傳！」

雪兒只管開車下山，一聲不响。

丹尼這次也無話可說了。

他原本以爲雪兒怕張揚，一定要求畢基放自己一馬。

但是，雪兒和畢基似乎很有默契。

他惟有另想辦法。

× × ×

雪兒將車子開入市區。

畢基一直在車子裏跟丹尼斷斷續續地交談，都無非是一些心理戰。

畢基希望從他的談話中，知道幕後的主謀人是誰。

但是，丹尼十分機警。

他甚至說：他的目的只爲「財」；也就是說，他只是「意圖行刧」。

畢基曾揚言雪兒是最佳的證人，她會指證丹尼並非爲了錢，而是進行一項「謀殺計劃」，迫使畢基躍落懸崖之下。

但是，丹尼却說：他到了警署之後，他會堅持只是一名「刧匪」。

畢基也覺得：萬一丹尼堅持他的說法，相信警方仍會當一般刧案處理。

因此，要證實他的想法，要知道更多這件事的內幕，他只有另想辦法。

× × ×

畢基有畢基自己的想法。

但想法是一回事，眞實的情形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

除非他有辦法證明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否則，這件事，可能永遠也沒有一個答案。

以香港的法律，假如丹尼是個有背景的人，有人替他請來一個好律師的話，他甚至可能無罪釋放，或者罰欵了事。

× × ×

雪兒平時開車也不會快。

目前香港正實行「燈火管制」，自然是到處烏燈黑火，環境比以前更加昏暗。

雪兒在黑暗的街道上，將車子開得很慢。

根據政府規定，在能源短缺，管制燈火期間，街道上的霓虹光管以及一切照明設備，只准在晚上七點半至十一點半開亮。除了街燈之外。

現在巳是午夜時份了！

街道上只有零星的街燈。

可能「畏黑」是人類的天性，所以在街道上行走的汽車也少了。

喜歡過夜生活的人，看見此情此景，都忍不住咒詛：「阿拉伯鬼眞該死！」

如果不是「油鬼」要搾乾歐美各國的錢財，又怎會有今天的局面？

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突然之間爆發，一定是歐美各國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看國際局勢的發展，這種可能性巳越來越明顯了。

雪兒正開車越過一處十字路口。

突然之間，橫裏衝出一輛汽車，嚇得雪兒急忙將駕駛盤一扭。

「察」的一聲！

兩車一掠而過，間不容髮。

雪兒手忙脚亂。

「轟隆」一聲！車子撞向馬路旁邊的欄杆，隨即停止了前進。

那冒失鬼開着的汽車却頭也不回，匆匆開走了。

雪兒驚魂未定，巳聽到背後傳出了畢基的尖叫聲。

她當時還以爲車子突然停止，令到坐在後面座位的他，一時失了重心。

却想不到丹尼正趁勢奪槍！

任何人在當時的情況下亦會失去了重心，畢基當然亦會。

丹尼可能一直在心理上有所準備，他眼看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所以他迅速採取行動，一邊襲擊畢基，一邊奪槍。

畢基就是因爲挨了他一拳之後，發出了「喲」的一聲尖叫聲。

丹尼並未立即開槍，因爲他明白到槍聲會迅速引起別人的注意，萬一附近有巡警的話，他能逃脫的機會就更微了。

所以他擺脫了畢基的控制之後，立刻推開車門逃走。

畢基沒有追出去。

他知道如果這時候追出去，只有迫丹尼向他們開槍射擊而已。

× × ×

畢基一邊隔着車窗目送丹尼在黑暗中消失，一邊問雪兒：「你有沒有受傷？」

雪兒只受了皮外輕傷。

她悻悻然道：「還是我不好，要不是那冒失鬼，我就不會功虧一簣！」

畢基開了車門，坐到前面駕駛座去。

他一邊開車，一邊對雪兒道：「他逃不了的，放心吧！」

雪兒看見畢基若無其事地迅速開車，忍不住問道：「你想追上他？」

「不！我只是有把握可以找到他！」

「你認識他？」

「不！」

「那你如何可以找到他？」

「本來我就有計劃故意讓他逃去！可惜我還未想出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畢基又說：「只要你不受傷，我們這一回只是錯有錯着！」

「我眞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要明白一點也不難。等一會兒，你自然會明白的。」

「你現在開車到什麼地方去？」

「我一直有個想法，丹尼是一名普通刧匪嗎？」

「當然不是。」雪兒道：「他能說出我的名字一些也不出奇，因爲我的名字可以從電影、電視和報章見到。但是，他能說出你的名字，就一點也不簡單。」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到底誰派他殺死我？」畢基這時巳將車子轉入了另一條街道。「看見丹尼失手後的鎭定，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個人。」

「誰？」

「一位警界中人。」

「你指利志明？」

「是的。」

「爲什麼你會想起他？」

「他最喜歡你，却又最憎恨我。」

「他是警方人員，又怎麼會知法犯法呢？」

「丹尼的態度出奇的冷靜，表示他有恃無恐，可能有人告訴他：萬一他失手也不必怕，對方會設法釋放他！」

「你只是想當然而巳！」

畢基苦笑一下：「所以我必須設法證明我的見解。」

雪兒側過頭來：「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丹尼，你現在逃脫了，你將會怎麼樣？」

「當然是去找後台老闆。」

「所以，現在我要帶你到什麼地方去，你應該不必多問了。」

「嗯！」雪兒想了想又問：「你叫我不問，我還是要問。你可是要去利志明家中？」

「是的。」

「但我覺得你的想法太笨。」

「爲什麼？」

「萬一他只是致電去找利志明，我們又怎辦？豈非白等？」

「如果我是丹尼，你猜我會怎辦？」畢基笑了笑！「我一定要主使我去殺人的人出來見我，因爲我隨時可能變成通緝犯。對嗎？」

雪兒想了想，道：「是的，如果我們立刻就去報警的話，他隨時會被警方追緝歸案。」

「但是，你以爲我會報警嗎？」

「如果是我，我現在就去報警。」

「不！太早了一點。不如先讓我們去看看事實吧！」

雪兒沒有再與畢基爭辯，因爲她知道，在這方面畢基比她更有經驗，何況在她的心目中，他還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呢！

× × ×

在一個公衆電話亭之內，有個黑影正在活動着。

他就是丹尼。

那年青的槍手正感到忐忑不安，雖然附近見不到巡警，他還是很担心。

只因爲他身上懷有一支手槍。

他本來可以抛棄那支手槍的，那可能對他來說，更加安全。

但他不會這樣想；相反，他正是爲了本身的「安全」，才不抛棄那支發射過的手槍。

香港有許多令人感到驚奇的法律，其中就有一條「遊蕩罪」——這是可以列入刑事罪名的。本來這是爲了對付那些黑社會不良份子，亦無可厚非。

但更令人驚奇的「非法集會」條例，居然也有人在立法會議上提出。

何謂「非法集會」？

據說，新法例如果通過的話，以後父母子女，一家數口在公園散步時，也要佯作互不相識，各行各路。

否則的話，隨時也會被警方檢控，以「非法集會」入罪。

原來新法例規定：凡是超過三個人在公衆場所聚集，警方都有權對他們採取拘捕行動。

「三個人？」

父、母、子、女等，巳經是起碼也有四個人了。

又或者四名同事假期到酒家「打雀局」——玩「蔴雀牌」，亦隨時有被拘捕的可能。因爲四個同事巳是「超過三個人」；而酒家亦可以稱得上「公衆場所」。

如此這般的法例，難怪法律界人仕不待它正式通過，巳紛紛開炮轟擊了！

× × ×

丹尼在戰戰兢兢中，撥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撥到利志明家裏去的。

他知道利督察今夜不必上班，那麼，他大概會留在家中吧。

但是，接聽電話的，却是一個女人。

那女人好像很生氣的樣子：「誰？什麼事？」

丹尼吶吶地說：「利督察在嗎？請他聽電話。」

「他不在！」

隨即「叮」的一聲收綫了！

話也不多講半句。

丹尼感到可疑。爲什麼利志明不聽電話？

他應該留在家裏的，因爲他巳得到丹尼的事先通知！

利志明知道丹尼當晚動手去殺畢基，因爲這是他們約好的默契，以便事發後利志明有足够的「時間證人」。證明他不在現場，以及他與「殺畢基」的事無關。

就只憑了這點，丹尼巳經肯定利志明一定留在家中。

此外，電話曾响了很久。

那段時間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丹尼想像到：利氏夫婦均巳入睡。利志明聽到電話响，便心感不妙，所以先令他的妻子去接聽。利太太也許巳聽出了丹尼這「陌生人」的聲音，故此不讓她丈夫接聽。

然則，利志明分明是企圖置身於事外了。

丹尼感到氣憤。

他再撥了一次電話。

又是同一樣的女人聲接聽。

那女人當然就是利太太。

丹尼也了解利志明的家中情況，除了他妻子之外，根本沒有第二個女人。

日間某一段時間之內，有一個「鐘點女傭」會來替他們料理家務。但這不是日間；這是午夜十二點以後。

「你是誰？」這一次，利太太却問了一句。

「我是他朋友，有重要的事情找利帮辦，他在家嗎？」丹尼說。

「先告訴我，你是誰？」利太太反問道。

就是因爲對方這樣反問，丹尼更覺可疑——。

他仍然回答：「我叫丹尼。請你立即轉告他，我是丹尼。」

丹尼滿以爲如此一來，利志明一定會立刻作出抉擇。

也許利志明會接聽了。

但是，利太太却又問道：「丹尼？丹尼是什麼人？你找他幹嗎？」

丹尼心裏有氣。

但他仍强忍着。

「他在嗎？」丹尼忍氣吞聲地說，「我知道你就是利太太。請立刻找利帮辦聽電話，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找他。」

「他不在家。你有什麼事，可以告訴我。」

「不！這件事很重要，我可不能告訴你。」

「重要事情？重要到什麼地步？爲什麼不能告訴我？」

「他到底在也不在？」

「先說出什麼事情我才叫他來聽。」

「利太太——」

「別這樣稱呼我，我不是他妻子。」

「那麼你是——」

「我只是他的妹妹。他吩咐過我，他很倦，睡了！有什麼事情，你先告訴我，讓我決定是否應該把他叫醒。」

「那你是說，他在家裏，是不？」

「嗯，也許是的。」

「好吧！算了，我明天再設法與他連絡就是。」

丹尼心裏很生氣；他的手也在發抖。因此，他幾乎是把聽筒重重地擲下。然而對方却聽不到。她甚至一連「喂」了幾聲。可惜丹尼早已掛斷了。

× × ×

丹尼心裏有火。

他幾乎是擇人而噬，可惜除了他自己本人之外，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他媽的！」丹尼狠狠地揮拳痛擊。他毆擊的是一幅牆壁。幸好當時附近已靜得連鬼影也沒有一個，否則人家一定以爲他見鬼。如果遇了巡警，也可能懷疑他的神經有毛病。

他心裏一直感到利志明不够道義！

未出事前，利志明對他可以稱得上「軟硬兼施」；出了事之後，竟然置他於不顧。

所謂「軟硬兼施」，包括了利誘、插贓、恫嚇等等。

利志明甚至把他過去的犯罪紀錄影印了副本，帶到他面前來要脅他；那是當他企圖退出這件事之後發生的。

丹尼也明白「謀殺」這罪名可不輕。

但利志明告訴他：香港實質上跟英國一樣，沒有了死刑的存在。何況這件事根本不會有人想到是他做的。

但是現在，最少就有兩個人知道是他做的；那兩個人就是：畢基、雪兒。

他估計畢基和雪兒此刻已在警局中落了案。

也許，警方已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下令各區警員找他。

因此無論如何，他也不敢到他常常出現的地方，以免被警方找到。

他知道畢基不易對付。今晚他能逃脫，已經是一個奇蹟。

僥倖的事不可能連續發生的，所以他絕對不能再存僥倖的心理。

他必須趁對方還未找到自己之前，設法逃離此地。

最少，他要避避風頭。

但是，離開這裏當然也離不了錢。這正是他急於要找利志明的原因。

他已收了利志明一些錢，但那只不過是訂金而已。

現在雖然「未成功」，但事實對丹尼來說，比「成功」更麻煩。

所以，只要他見到利志明，向利志明說出一些利害關係，相信利志明一定會給他一筆錢，讓他避風頭去。

於是，他決定親自到利家去一次。

× × ×

他幾乎可以肯定，在電話中聽到的女人聲音，一定就是利太太。

爲什麼同一個女人的聲音，前後却以不同的語調說話？

一忽兒承認是「利太太」，一忽兒又自稱是「他妹妹」。

但是，對利家的一般情況，丹尼已經約略地查探過了。

他從未聽過利志明有個妹妹。

那麼，利太太何故要向他說謊？尤其是當時對方已經知道了他就是丹尼。

也許就是因爲他是丹尼，所以利志明才故意不聽電話。

一想到這裏，他就更加焦急了。

× × ×

他越想越感到可疑。

丹尼乘坐了一輛街車，在利志明的住所四周繞了一周。

他先要了解四周的情況。

然後，他落了車。

他沒有由正門進入利家。

他知道：既然對方連電話也不接聽，那麼，他當然不會獲得對方的接見。

因此，他惟有用他自己的辦法。

× × ×

利家之內，還有燈光透出。

政府儘管管制公衆場所的燈光，却未管制室內的。

利家的人一向早睡，即使在利志明值班的晚上，他的家人也早睡。

爲什麼還有燈光？

丹尼覺得受了很大的委屈；假如不是利志明威迫利誘，他又怎會弄到今日這樣子？

他越想越氣。

他摸了一下腰間那支手槍。

那是他利用利志明給他的錢買來的，想不到現在他竟然就要利用這支手槍去對付利志明和他的家人。

如果利志明識相的話，這件事很快就會獲得解決。

解決的辦法十分簡單。

總而言之，一個「錢」字。

有了錢，他就可以遠走高飛。

萬一利志明賴賬又怎辦？

他不肯親自接聽自己的電話，也許就是存心賴賬。

那麼，有得瞧了。

丹尼另一方面也十分明白：對方是一名警察帮辦，而且經常有槍在身邊，所以他偶不小心，就會被殺。

萬一他被殺！利志明就更加可以置身於事外了。

所以，他顯得更加小心翼翼。

他要在神不知、鬼不覺之間，進入屋內。

× × ×

屋內很靜。

彷彿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但却有燈光自窗口透出。

有個人影在移動。

丹尼估計那可能就是他要找的人——利志明。

那人影正在客廳裏踱着方步，丹尼不敢驚動他。

丹尼悄悄繞到屋後。

那兒一片漆黑；天上的月亮光，並未能令到這兒稍爲明亮，也許是因爲高樓大厦太多了。

不過即使沒有光綫，丹尼也清楚了解這一帶的環境。

他仰首瞥了一眼。

上面窗口沒有光綫透出。

於是丹尼悄悄由水渠爬了上去。

利志明是警方人員，黑道中人都知道他的來頭，所以他和他的家人發夢也想不到竟然有人斗胆摸入這裏來。

× × ×

也許是由於天氣關係，那窗門是開啓着的。

他——丹尼，就是由那窗門爬入屋內的。

他做得很好，屋內人一無所覺。

他靜止了一陣。

然後把腰間的手槍拔在手中戒備。

客廳中的人影仍在移動；但肯定沒有人發覺丹尼已經偷了入來。如果有的話，即使不高聲吆喝，也該有所表示。

然而至今爲止，除了輕輕嘆息聲之外，全無動靜。

丹尼悄悄繞過走廊。

他發覺臥室的門打開着。

那是利志明的臥室。

只要想起利志明有槍，丹尼就會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臥室之內沒有燈光！所以丹尼也看不清楚是否有人。

他知道電話就在客廳。所以他先到客廳這邊來，看看那人影是誰。

無論那人影是誰，丹尼也要先把對方制服了再說。

丹尼早已想過了：假定利志明在臥室中，正在客廳裏的可能是他妻子。又假定他制服了利志明。

但是，他只有一個人，一支槍和一雙手。他絕不可能同時制服他妻子；那麼，利太太仍然可能利用第一時間，衝出街外呼叫，隣居們可能會爲她報警。

所以，右思左想之後，他還是先去客廳那邊；不管客廳裏的人影是誰。只要對方是利家的人就行了。

× × ×

正在客廳裏踱着方步，不斷吸烟的，並非利志明。

那是利太太。

利太太彷彿有萬般心事，顯得既不耐煩，也煩惱非常。

丹尼沒有研究她爲什麼會這樣子，因爲他必須爭取第一時間去制服她。

剛才丹尼曾掠過利氏夫婦的睡房。萬一利志明還未睡，他可能已見到了丹尼的影子，那麼，他可能先發制人。

丹尼爲了避免功虧一簣，他更加不敢怠慢。

他竄至利太太背後！

利太太的反應非常遲鈍！也許是由於當時她正在想着一些事情，因而分了心！總之她一直未發覺有人迫近她。

直至丹尼持槍出現在她背後，她才如夢初覺地，吃了一驚。

「不准作聲！否則我會開槍！」丹尼右手的食指在手槍的機掣之上。

然後他又問：「你丈夫呢？」

利太太的背脊被槍管抵住，丹尼迫使她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身。

也就是說：丹尼要她面對住走廊這邊。如此一來，即使利志明突然之間由走廊持槍衝出，看見這情形，也會投鼠忌器。

利太太强作鎭定：「我丈夫已經出去了！」

「你眞會說謊，可惜我不是小孩子！」丹尼冷冷地說。

「信不信由你，他的確不在家。」利太太忽然又想起了一些什麼，所以她問道：「你是誰？」

「別管我是誰，先帶我進房間裏看看。」丹尼用槍管推了一下。

利太太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她走在前，丹尼跟在後。

兩種心情，同樣緊張。

當利太太將近走到房門時，丹尼又喝停了她。

「你不要入內！」丹尼命令着說，「你只可以伸手入內開燈。如果你敢作怪，我立刻開槍殺你！」

利太太依足他的話去做。

她伸手到門角處，摸索到燈掣之後，「拍」的一聲，亮了房內的燈。

丹尼這才偷偷望入去。

房內果然見不到有人。

但是，丹尼仍不放心。

他把利太太押進房內，到洗手間去看了一次，同樣見不到人影。

不過，這並不表示利志明不在家。

也許他睡在另外一間房——孩子的房間。

因此，丹尼又押住利太太繞過走廊，來到了另一間房。

在未進入孩子睡房之前，利太太已曾要求過丹尼：「不要驚動孩子好嗎？有事我們可以慢慢談，孩子是無罪的。」

但是，丹尼不聽她的話。

結果，孩子還是被吵醒了。

利氏夫婦只有這一個七歲的男孩——波比。

波比被吵醒了之後，還不知道大禍臨頭。

他還想繼續尋好夢去。但却被丹尼一聲吆喝，嚇得他差些兒哭了起來。

丹尼一邊把窗簾拉攏，一邊用力扯斷了窗簾的繩子。

他將繩子扔給利太太，命令她把她的小波比綑綁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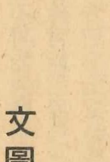
「何必呢？」利太太說，「波比很乖，他很聽話，我保證他不會反抗！」

「少嚕嗦！」丹尼道，「你不依足我話做，我立刻開槍，而且會先殺了他！」

利太太不敢不從。

小波比被綁住了雙手。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

溫凉玉·文
盧令·圖

兩廣豪傑（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秋水，鐵星月等六人，爲救文鬢霜，陷入山洞，由文鬢霜，馬竟終守住洞口以拒屈寒山等的追殺，蕭秋水等四人往尋出路，在洞腹中發現被鎖三年的杜月山，乃合力把杜月山救下，此際屈寒山等已由另一入口進入，杜月山命蕭秋水等循原路逃走，由他獨力拒擋屈寒山。蕭秋水與文鬢霜會合後，衝出洞口，陷入屠滾與彭九的陷阱，幸得邱南顧和歐陽珊一及時來到，合力解圍，將屠滾和彭九打跑，各人恐再遭追殺，蕭秋水下令立即撤走往找孟相逢……

廣西五猛虎　談笑鬥羣魔

桂林山水

孟相逢與「天涯分手、相見寶刀」孔別離，併列爲「東刀西劍」，孟相逢雄踞廣西，孔別離則虎臥關東，又爲「武林五大刀客」之一。

孟相逢便是浣花鏢局的主持人，亦是外浣花劍派之主腦。

那兒助陣的人還有：蕭易人、蕭開雁，據說南海劍派歷居以來最年輕的掌門人鄧玉平也在那裏，還有唐朋唐剛和唐猛。

要救浣花蕭家，就必定要調動外浣花劍派的好手。

他們衝出四川，過貴州，原來六個人，只剩五個人，但一入廣西，却多了三名好手：文鬢霜、馬竟終、歐陽珊一。

× × ×

邱南顧是被安排下來照料歐陽珊一，並作爲照應的，蕭秋水等衝入一公亭時一再叮囑，不到最後關頭不准邱南顧出手。

所以邱南顧在需要時發揮了最大的功能。

歐陽珊一在外認準了開關機扣的地方，鄧南顧則發動了攻擊，不但釋救了蕭秋水等六人，還打跑了屠滾和彭九。

他們現在打算從臨桂順離江直達古之良豐，再轉至桂林。

× × ×

譽滿天下的桂林山水，不僅以山水馳名，而且，也是歷史上關繫一代興衰的名城。

永歷帝奏疏中，有兩句名言，寫的就是廣西：「以全盛視粵西，一隅似小，以粵西恢復中原，則一隅甚大！」紹康一旅，三戶亡秦，而歷代名將，孤憤丹忱，有不少是出自這山水名地。

湘江源於海陽山，離江源於越城嶺之苗兒山。「湘離同源」，原是訛傳，但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派御史監軍史祿，鑿靈渠以通航運後，湘江方從靈渠流入離江，十里後才與原來湘江匯合，乃是因靈渠地勢爲高，湘江故流低，非如此不能通航。分水塘高百餘丈，寬三四十丈，乃運河的樞紐。湘江河身却比運河大兩三倍，

江水居然能從容流入運河，可見這是古人多麼不平凡的設計啊。

靈渠成爲世界歷史上最古老的運河之一，也是歷史上的奇跡，「秦堤春晓」、「蘇橋秋月」、「飛來石」的勝跡，都分佈在這兒附近。

鏵嘴是運河的另一重要工程，它把迎面而來的湘水劃破，使它分流，工程乃在漢代將軍伏波疏濬靈渠時創設，有一名碑，上刻「伏波遺跡」四個大字。

和鏵嘴相連的兩條八字形之大石壩，也是按照湘水流入離江七、三分的比例水量計設的，這都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傑作。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以委婉曲折的離江爲中心，形成秀絕人間的風景畫面，山如翠屏，水清可鑑，櫓聲帆影，風光無限。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所以「神州奇俠」的第三部，也就是「兩廣豪傑」的下集，就命名爲「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

蕭秋水等一行八人，自水路到良豐，過靈渠，上岸走觀瀾亭，經蘇家橋，到了傳爲唐代李渤重修渠靈時所建之萬里橋。

× × ×

文鬢霜的左腿曾傷在屈寒山的金劍下。連番劇戰，使他重創迸裂，但他以「腿絕」成名，所以一路上都忍下來了。

雖然忍得下來，但蕭秋水等畢竟看得出來。

萬里橋邊離江水，萬里橋下柳蔭涼。

蕭秋水就要文鬢霜坐下，然後分派鐵星月和馬竟終去買吃的，邱南顧與左丘超然去買金創藥。

吃的和敷的，無疑都同樣重要。

蕭秋水不敢派鐵星月和邱南顧一起做一件事，天知道這兩個瘋鬼在一起會做出什麼事。

文鬢霜這兩天來也變了形。

他一生人只追殺人，而今被人追殺。

他一生未與黃遠庸、畢天通、姚獨霧分開過，而今「四絕」中只剩下他一人。

兩天來東躲西藏，是他畢生來首次奇恥大辱，他活着，不過要雪清這恥辱，而且還要替他的兄弟報仇雪恨！

所以無論怎樣，他都忍了下來。

忍下來留得殘生，好招集武林同道報此大仇。

而一路上都是權力帮的黨羽，他們不得不小心翼翼。

× × ×

鐵、馬、邱、左丘出去了約莫半餐飯時光，正午的太陽，却因風景而清涼，歐陽珊一却拉唐方到橋的另一邊去說話。

女孩子家總有說不盡、談不完的悄悄話。

蕭秋水摸摸鼻子，自然不便去參與談話。

橋邊柳蔭深處有幾個勁裝中年以上的豪漢在互習武技，看他們所練的，都是平常一般江湖上的武術，所以蕭秋水也沒多加注意。

然而文鬢霜也若有所思，他所想念的是他的兄弟，還是顧君山……蕭秋水更不敢去驚擾。

他年紀雖輕，但他瞭解那種痛苦。

他廿餘年來的生命，絕大部份都是熱鬧、快樂、飛騰、活躍的。

因爲他有這些兄弟。所以他知道沒有兄弟的寂寞。

少林叛徒大肚和尚、阿烏大師、屈王鐵星月，鐵口邱南顧，自命風流的林公子，年少精悍的「樹林」，還有劍法犀利的鄧玉函，暗器精奇的唐柔，劍法凌厲的康劫生……

——想到鄧玉函、唐柔、他的心就在抽痛着。

——玉函，玉函，唐柔，唐柔。

——我一定爲你們，報仇。

——唉。

——想到康劫生，蕭秋水就有莫名的憤恨。

——左丘超然還曾念兄弟之情，放過他一馬。

——康劫生，高瘦、長臉，一副傲岸倨驕的樣子，常左手按劍，右手配合說話而動作，遇事搶功，殺人不眨眼，蕭秋水想到這裏，覺得有一陣被欺騙的恥辱！

——要是他手上有劍，他一定拔劍飛武！

——這使他想起幾把劍，孔揚秦的「白練分水劍」與辛虎丘的「扁諸神劍」，落葬於黃果飛瀑之中。

——古松殘闕，蕭東廣的「古松殘闕」在他死後，究竟去了那裏？

——還有張臨意的「陰陽劍」，也了無踪影。

——蕭秋水又想起了三柄劍。

三柄裝假，以聲勢懾人，而實際以飛刀奪命的劍！

寶劍「屠刀」。

名劍「長嘯」。

古劍「無鞘」。

「天狼噬月，半刀絕命，紅燈鬼影，一刀斷魂」，沙家四少自「振眉閣」前暗算蕭夫人失敗，那三柄好劍去了那裏？

——如果現在有劍就好了。

——蕭秋水練的畢竟是劍。

他又旋即想起「廣西三山」：

——顧君山鐵尺作劍，比劍風還要凌厲。

——屈寒山手中無劍，劍出就致命。

——杜月山竟然以手足所鑄的鍊鐵作爲四柄活劍！

劍隨心生，劍由心發，劍，掌中一定要有劍麼？

蕭秋水正想到入神時，忽然迎臉一蓬水潑來。

然後烈日驟熾，像正午的烈日，正照在大沙漠上一般，炙熱如摧，目不可視！

× × ×

斷喝聲！

蕭秋水立時就辨釋出怒吼聲發自文鬢霜。

而驟起如烈日之厲芒，定必是觀日神劍。

只有康出漁出劍，方才有如此聲勢！

權力帮的人又來了！

× × ×

水自萬里橋下，被潑出來的。

水霧幻成一片彩珠，蕭秋水只看見幻影中的烈亮，看不見劍鋒！

然而劍鋒方才是致命的！

劍、劍在那裏？

劍在彩霧之後！

潑水的人，爲的是擾亂他的視綫。

他本來就不是康出漁的對手，加上水的擾亂，康出漁定必一招搏殺他於江邊。

但是潑水的人，也定必被水遮掩了視綫。

所以對方只能認定他原來所立的位子出劍！

蕭秋水在刹那間想到了這些，他不能視，無法擋，僅只來得及把原來所立的位子一讓。

這是生死一髮間的賭注。

只要猜錯，潑水的人也能看清他的移位，蕭秋水便死定了。

但蕭秋水刹那間想到，便在那刹間做了。

用腦的決定，有時比用劍的判斷還要快。

而且有効！

× × ×

蕭秋水不死！

蕭秋水居然避過這一劍！

那人刺出了一劍，也看不見是否奏効，一旦感覺刺空了，水霧空濛，隨時可能還擊，所以即刻迴劍自守，躍退三尺。

水氣一降而滅，蕭秋水怒道：「康出漁……」

只見另一邊，文鬢霜力戰江易海與杜絕，屈居下風。

而歐陽珊一與唐方，正與屠滾在對峙着。

「上天入地，十九神魔」中，一下子來了四個極難纏難惹的魔頭。

× × ×

康出漁恨絕了蕭秋水，正如蕭秋水恨絕了他一樣。

康出漁數度狙殺蕭秋水不遂，反而斷送了幾個同僚的性命，使到自己差些兒也死在成都，這漸漸讓康出漁對蕭秋水起了戒心，生了恐懼。

蕭秋水小小年紀就如此，長大了還了得！

所以康出漁決定不惜用任何手段，都一定要先除去蕭秋水。

故此他一下手就不僅暗算，還要借水遁形，狙刺一劍，不料還是給蕭秋水過人的敏感，超人的反應，以及勝人的判斷力所避開去。

康出漁正恨之入骨，他決意不讓蕭秋水再活過今日。

× × ×

文鬢霜腿受了傷，以一戰一已是甚難，江易海和杜絕兩人加起來，就像一個鐵箍一把快刀，文鬢霜成了待宰之牛羊。

牛羊瀕死，也會掙扎。

蜜蜂拚死一螫，也是驚人，何況「腿絕」文鬢霜！

杜絕和江易海一時還得不了手。

屠滾的暗器，本來就勝唐方，而今加了個歐陽珊一，屠滾本穩可佔上風。

但是屠滾在兩天前被邱南顧打了一掌，而且更被文鬢霜踢了一脚，內傷未復原，功力大打折扣，一時也取勝不下。

蕭秋水心神落在他們三人的危機上，康出漁看準了這點，他要在蕭秋水分心時一舉擊殺。

邱南顧、左丘超然、馬竟終、鐵星月，他們在就好了！

——爲什麼他們還沒有回來？

康出漁好像看出來蕭秋水在想什麼，乾笑道：「你在等救星是不是？」

「你等死好了！」

「邱南顧和左丘超然早就給彭九盯上了，鐵星月和馬竟終此刻恐怕已死在柳千變的扇下，還有漢四海壓陣，他們是死定了。」

「你也認命吧！」

蕭秋水聽得血脈賁張，大吼一聲，衝了過去，康出漁心中暗笑。

——對！就是這樣，你失却理智，越快死在我的劍下！

這時只聽一聲悶哼，文鬢霜的右腿又捱了杜絕一刀，血飛濺，脈門已被江易海拿住，正在拚死掙脫。

又數聲叱吒，原來鐵星月、邱南顧、馬竟終、左丘超然都逃了回來，邊逃邊打，他們的對手就是彭九和柳千變！

× × ×

忽聽一個極其沉宏、勁力、渾厚、雄魄而有禮的聲音道：「諸位住手，有話好說。」

「諸位」都沒有住手。

在這個時候，正打得如火如荼，又有誰敢先停下手呢！

另一個清朗、鏗鏘、有勁的中年女音清越地一字一句的道：「有話要說，爲何非要動手不可。」

這些人話音都帶有十分濃厚的廣西腔，但說的是標準的武林官話，而且有禮大方，就似地方上有學問的老夫子，在勸街坊小子們勿要打架一般。

還有一個蒼老、啞澀的聲音道：「再打下去，要出人命了，你們幾人，看來也是江湖上的名人，怎麼對幾個孩兒下重手呢？」

講歸講，康出漁這等魔頭才不去管他，因怕有人干擾，出招更加毒辣。

這時又一個豪邁、爽豁的聲音道：「這幾位出招，是不是大名鼎鼎的『觀日神劍』康出漁康先生，『九指擒龍』江易海江老爺子，『暗器卅六手，暗樁卅六路』屠滾屠老大，以及人稱『快刀地魔』的杜絕！還有一位是不是『腿絕』文鬢霜文老英雄？」

這人語音中對康出漁、江易海、屠滾、文鬢霜都甚是尊敬，唯對杜絕却十分冷絕。

也許這人不知康出漁、江易海、屠滾等早已是權力幫「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巨魔，而杜絕是地魔之一却是人所皆知的。

這人能從他們過招對拆中一眼認出來武功家數，而道出他們的身份，眼力之高，閱歷之豐，頗可想而知。

康出漁等聽得自是心頭一震，不知是敵是友，忽又聽一人語音十分冷冽、嚴峻、焦燥地道：「就算你們要打架，到了廣西，也得問問我們廣西五虎才行！」

衆人一聽，不禁都停下手來。

× × ×

廣州武林，以廣東梁斗，廣西屈寒山，是爲武林泰斗。

屈寒山又與杜月山、顧君山，並稱「廣西三山」，三山四絕，四絕就是文鬢霜、畢天通、姚獨霧、黃遠庸。

這些都是廣州武林中頂尖兒人物。

而廣州有十虎。

廣西有五條老虎，廣東也有五條。

他們當然不是眞的老虎，而是人。

不單是人，而且是好漢，好漢才稱得上「老虎」。

他們的出身、武功、輩份，與蕭西樓、康出漁，或者杜絕、屠滾，甚至峨嵋、少林、都大大不同。

他們原本就是武師出身。

他們並不是什麼異人高士，而是在市井之中，一場場刦歷磨煉出來的，一場場擂台打下來的，一場場長街械鬥後留下來的，一場場街市紛爭中穩下來的。

也是因爲這樣，他們的成就每一分都是用自己血汗的手鑄造的，絲毫沒有僥倖。尤是這樣，他們才越發值得尊敬。

他們的武功，更不是什麼高手、異士所傳，根本就是從極平常的武功中，從無數次成敗、搏鬥中，每個清晨與每個深夜流血流汗苦練出來的。

他們的武功，並不怎麼高，但比什麼人都來得穩實。

而且他們不僅是武林中人，更是人間的人。

他們教育了市中或鄉間的子弟，更替地方主持正義，或替民間出氣，或替官方做事，更或替弱者出頭，替有理者說話。

在廣州，他們甚至受人尊重，僅在梁斗，屈寒山之下。

這些的人，在廣東，有五個，叫廣東五友，在廣西，也是五位，叫廣西五俠。

這些蕭秋水都有聽大哥蕭易人說過。

他停下手來，就看到了廣西五俠。

× × ×

這五個人赫然就是：在萬里橋邊柳蔭涼處練武推手的四男一女。

× × ×

他們的衣着，大部份都是平場武林人的勁風，樣子跟街頭賣藥的、或者武局鏢師沒有什麼兩樣，他們的年齡都四十歲以上。

但當那最後一個說話較爲尖銳的廣西五虎之一說出了那句：「就算你們要打架，到了廣西，也得問問我們廣西五虎才行」，就連杜絕這等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魔，也只得停下了手。

廣西五虎畢竟不是好惹的。

何況，這裏是廣西，也就是他們的地頭。

× × ×

衆人都停了手。

康出漁緩緩回身，沉聲道：「廣西五虎？」

說話豪邁，是一個狀貌威烈的黑髭壯漢，拱手道：「在下洪醒華，江湖人賞我綽號『少林阿洪』，自然是技出少林，請康先生等不要見笑。」

那蒼老、啞澀的聲音，是一名駝背、醜陋的老頭兒，嘎嘎乾笑道：「小老兒姓勞名九，大家叫我『躬背老狗』，投師丐幫四十年。見過諸位好！」

那清銳的女音是一位削臉高顴的中年勁裝女人，却一點不自然之色沒有，亦向大家一福道：「小女子施月，賤號『雜鶴』，顧名思義，所習乃是鶴拳，但師門頗雜就是了。」

開始第一個說話，恢宏有力的那人，是一個較爲華衣雍容的中年人，也拱手笑道：「在下姓胡名福，習金背大刀，外號『好人不長命』，請指敎！」

最後一個開腔的是剛才也是最後一個說話的人，他的聲音仍是同樣尖銳，人却是又黑又沉着，咕嚕着眼珠子，嘟着腮幇子，有說不出來的不對稱，竟讓人看不出他的年齡大小，只聽他道：「我叫李鐵釘，武林人給我綽號也就是『鐵釘』，我練的是『天人合一拳』，」說着又咧嘴一笑，露出如同鐵星月一般白森森的牙齒又道：「又有人叫我『黑豆』，因爲我黑，還有七年前來自天竺的高手魯歧大師到廣州時，我曾跟他會過面，交過手，也討敎過一些招數，所以也有人說我是印度派源的武功。不過比起諸位，這都是雕虫小技，不値諸位一哂。」

康出漁却臉色一寒，森然道：「你就是廣西五虎中，最年輕而最難纏的高手，李黑？」

那小黑人一般的人笑道：「你說好了，我又有『李黑』這名號。」

× × ×

這些人的自報名號，自我介紹，顯然跟中原的奇俠異士有很大的不同。

他們不但自報姓名、綽號，甚至武功、家數，也許他們這樣做是因爲知道：待人以誠，反而是最穩實的方式。

鐵星月最有興趣的是「李黑」：「你比我還黑！」

李黑咧嘴笑道：「不敢當！」

邱南顧插口道：「你的牙齒却比老鐵白！」

李黑還是笑道：「不敢當！」

唐方對李黑也很喜歡：「你知不知道唐朝有個李白？」

鐵星月搶着道：「就是那個……那個天子呼來不上牀……」

左丘超然沒好氣的切斷道：「船！不是床！」

鐵星月眦牙瞪目，唬了左丘一下，强笑道：「反正船、床還不是一樣，在古字這兩個字是相通的！」

左丘超然可沒有那末大的學問，問道：「眞的？」

鐵星月硬着頭皮道：「管他眞假，反正天子是男的，李白也是男的，上船上床都不必拘禮，嘻嘻，不必拘禮！」

邱南顧聽來也是道理，一副很有學問的樣子道：「所以李白、李黑都一樣。」

李黑居然也很專心地聽，很誠懇地道：「完全正確。」

× × ×

鐵星月高興得跳起來，因爲此人說話、態度、風格都跟他臭味相同，喜道：「我倆情投意合，我好喜歡你啊。」

李黑轉頭向邱南顧道：「你知道我最討厭那一種人？」

邱南顧道：「你說說看。」

李黑用嘴向鐵星月一呶：道「娘娘腔的！」

這句話鐵星月平時最喜歡拿來罵人，今日竟有人拿這句話來罵他，一聽怎還得了，大吼撲問：「我要揍扁你！」

李黑也作聲欲起，蕭秋水却上前勸架道：「有話好說，別打別打！」

三人眼看就要撞在一起，忽然呼嘯一聲，分三頭撲向江易海，鐵星月一拳打出去，蕭秋水一劍刺出，李黑用手一抓，已把文鬢霜救走，別人根本還來不及出手。

文鬢霜長吁一聲：「謝謝。」

在這瞬息片刻間，李黑、蕭秋水，鐵星月已擊退江易海，救走文鬢霜，而大家一時會不神來，還逗留在鐵、邱、李三人奇語異話的對談裏。

× × ×

康出漁的眼睛好像要噴出火來：「你帮他們？」

李黑咧齒笑道：「康先生不要見怪，我們廣州十虎的人，素來不喜歡見到被人威脅下交談。」

他用手指了指：「這位老先生不管是不是文老英雄，落在你們手裏，總是不好，所以就自作決定了。」

柳千變冷笑道：「你們是一路的？」

李黑、蕭秋水相對一笑，李黑道：「素昧平生。」

柳千變嘿地一笑：「爲何又如此配合無間，同時出手？」

李黑笑道：「因爲我會腹語，早在幾位兄姊介紹時，我用天竺瑜珈腹語術，傳給這幾位老友仔知道，先把文老英雄救下再說。」

說着又用手指着邱南顧，輕輕鬆鬆地道：「我們三人救人，由他掠陣。」

杜絕握刀的手緊了一緊：「那你們是衝着我們來了？」

李黑愕了一下，仍笑道：「無敵。」

旁邊又老又駝的「躬背老狗」道：「我們並不偏帮誰，但既來到廣西，總得說清楚才打。」忽然臉色一凝，正色道：「不過黑豆弟做的事，我們廣西五虎都認就是了。」

× × ×

康出漁冷冷地道：「廣州十虎這樣做，對你們艱辛贏來的名聲，絲毫沒有帮助，攪得不好要身敗名裂，還要死無葬身之地。」

柳千變也冷笑道：「廣州十虎名聲得來不易，要善自珍惜才是，要不是有人有心保存，只怕……嘿嘿……吃不了，兜着走哦！」

廣州十虎——廣西：平南胡福，平樂洪醒華，柳江施月，蒼梧李黑，龍津勞九，以及廣東：清遠吳財，曲江劉友，龍川山仔，開平羅海牛，以及紫金阿水，這十人無一不是身經百戰，諸多歷練，在武林的驚濤駭浪的淘汰中屹立不倒的好手——這不但要武功高，機智深，還要運氣好，更需不能有太多敵人。

——太多的敵人，打不贏你，也累死你。

所以柳千變的話是警告廣西五虎不要樹敵。

可是李黑好像聽不懂，笑道：「吃不了，帶回家，有什麼不好，可以餵狗。李白有詩云：『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跪不願醒』，你沒聽說過嗎？」

鐵星月可聽不懂那兩句詩，問：「你說什麼？」

邱南顧一副懂了的樣子：「反正是李白說的，他說吃飯不重要，喝酒才要緊，這又關你屁事？」

鐵星月怒道：「我……」蕭秋水怕他們罵架誤事，連忙制止。

施月雖是女孩子，但說話却一點也不客氣：「好說了，咱們廣州十虎，未蒙諸位大爺保存，也活到了今天，今日給諸位大爺一保存，反而受不了，還是請諸位大爺不要『保存』的好！」

江易海一聽大怒，叱道：「不知好歹的臭丫頭，還不住口！」

那說話豪邁的洪醒華却一直不說話，一開口就道：「打！」話口未完，一個斗大的拳頭就飛了過去！

那邊的杜絕最是蹩不住，怒叱一聲：「打就打！」雙刀如雪，飛捲而出！

少林神拳

洪醒華一拳打來，杜絕就一刀剁了過去！

杜絕不相信這些廣州武師能有多大的能耐；而「九天十地，十九人魔」的武功是武林公認的殺手無常。

杜絕刀快，洪醒華拳慢，眼看刀要斬中洪醒華右臂。

忽然洪醒華右手一收，變成左手出拳，同樣一拳，飛向杜絕鼻樑。

杜絕「刷」地一聲，手中忽又多了一柄利刀，又一刀剁向洪醒華左手。

洪醒華神色不變，右拳及時打出，迎向杜絕的刀！

杜絕的刀雖快，洪醒華的拳看來雖慢，但却後發先至，「崩」地擊在刀口上！

杜絕心忖：你的拳多厲害，也不敢攖我利刀之鋒銳，當下全力使刀砍去！

這一下，兩人倏分，震退三步，杜絕刀口崩了一塊，被撞得虎口發麻，那一刀砍在洪華拳上，確也把他的拳背斬出一條白痕。

白痕，而不是血痕。

洪醒華的拳就像是鐵鑄的。

杜絕臉色一變，失聲驚道：「少林神拳！」

只聽躬背老狗打氣叫道：「少林洪，再來一記！」

少林洪醒華木笑一下，挺身又上，又是一拳飛去！

杜絕大喝一聲，化作漫天刀光，施斬了過去！

杜絕畢竟是在刀法有相當造詣者，這一輪快攻，洪醒華看得眼花繚亂，實無法招架得住，乾脆一收手，正色道：「住手，我有話說！」

杜絕一奇，問道：「什麼話說？」

少林洪道：「你出刀前都要大喝一聲是不是？」

杜絕愕了一下，少林洪又道：「出招前不要呼喊，大呼小叫的，會把一口眞氣打散，出招時就不能集中全力。」

話未說完，忽然同樣的一拳，疾快無倫的打出去，杜絕出其不意，「砰」地被擊中鼻子，掩着臉飛了出去，少林洪拍拍手笑道：「這是學費。」

這一下，眞是怪招，把蕭秋水等看得忍俊不住，廣西四虎更是張揚吆喝，以壯洪醒華聲勢，柳千變冷笑道：「這是少林神拳？」

洪醒華笑道：「拳是少林，打法是廣西，標準的廣州打法！」

廣州人似乎地域觀念比國家觀念還重，廣西五虎無不洋洋自得於自己是廣西人氏。

柳千變冷冷地道：「那我柳千變來領敎一下你少林拳招和廣西打法。」

少林洪咧嘴笑道：「請。」

少林洪剛才的確出手打傷了杜絕，可是誰都看得出來，杜絕那一輪快刀，洪醒華原是抵擋不住的。

「九天十地，十九神魔」的確身懷絕門武藝。

廣西五虎的格鬥經驗雖十分管用，但長久拚戰下去，只怕討不了好。

可是廣西五虎好像一點也不担心。

蕭秋水忽然發覺這廣西五虎也很像他們自己：——像「錦江四兄弟」，像大杜和尚，像老鐵、阿顧，也像「樹林」、「林公子」，一樣的樂天、達觀，知道該去做的，不管一切，就要做去！

——不知廣東五友也是不是這樣？

× × ×

就在這時，忽然彈出三點寒星！屠滾突然出手。

少林洪對峙的是柳千變，誰知道出手的不是柳千變，而是屠滾！

「九天十地，十九人魔」的對敵經驗，比廣西五虎，也只多不少，如果說到陰謀詐略，廣西五虎則要瞠乎其後了。

洪醒華怪叫退避，險被其中一枚暗器打中，劃破了袖子！

被屠滾的暗器打中，那還有命在？

洪醒華避過三鏢，已十分狼狽，地上的杜絕突然一躍而起，一刀砍在少林洪背後，少林洪跌出三步，居然笑嘻嘻的回頭，竟然沒事。

杜絕失聲道：「金鐘罩？」

柳千變目光收縮道：「鐵布衫？」

這兩門外家功夫絕藝，竟給少林洪醒華練成，才能硬受杜絕一刀。

少林洪却澀然笑道：「是十三太保橫練。」

柳千變等都吁了一口氣：因爲十三太保橫練，純粹是外家練身法，正如街頭賣藥的師傅，叫人拿石錘來搥，用脖子拗彎槍枝一般，是較爲下濫的雜技而已，却沒料給少林洪作救命用。

洪醒華又靦笑道：「還有童子功。」

「童子功？」康出漁冷笑道：「沒料到廣西五虎中還有童子鷄吧！」

這一下，廣西五虎和蕭秋水等臉色都變了，「雜鶴」施月一步踏前來，臉若寒霜地道：「康先生，沒料到你以一代大俠身份，竟說出這種話來，我柳江人氏施月要來領敎康先生高招！」

廣西五虎出現到出手，一直給人十分意料不到的招數，其實這些却是一般市井豪士，擂台比武的慣用技倆，平常武功，但對於康出漁這般武林正宗高手來說，反覺胼手胝足，很不習慣，但康出漁自恃劍術超羣，當下傲然道：「也好，讓妳見識見識。」

施月忽然雙手一展，成鶴啄型，飛鑿康出漁。

康出漁左手一震，右手却忽然多出一柄劍來，劍如旭日，一下子令人眼睛都睜不開來。

「雜鶴」施月一下子，就被捲入劍光之中。

人已不見，只有劍芒。

劍已不見，只有旭光！

旭輝萬丈，蕭秋水等都沒法定睛看。

只聽一聲清叱，施月已退了出來，居然沒有受傷，可是髻上的珠花散了，髮姿凌亂，雖然在倉惶中，却更有一種少婦人的美和動人。

忽然間，施月又「白鶴展翅」，「飛鶴昇天」，闖入劍芒之中，是她有了尅制「觀日神劍」之法？

劍芒又烈，施月再受被吞噬不見。

旭芒更熾。

施月再退了出來，喘息已十分急促。

但在刹那間，施月在康出漁劍芒一歛時，又衝了過去，「餓鶴尋蝦」、「飛鶴搏蛇」、「黃鶴無踪」、「白鶴飛來」，攻了過來，「餓鶴尋蝦」乃少林「虎鶴雙形」中的「鶴拳」，「飛鶴搏蛇」是源出「蛇鶴神拳」的招式，「黃鶴無踪」竟然是三百年前就消聲滅跡的「黃鶴眞人」之絕技，「白鶴飛來」是現存「白鶴門」的基本武功身法。

康出漁手中的旭日，忽然一歛，隨後光芒又熾，後又一歛，然後又烈，如此一暗一明，總共四次，每次劍芒一收時，劍圈中隱有白鶴掠起，但是四度明暗後，旭日神劍的光芒又告大熾！

這一下，施月即刻急退！

又一聲輕叱，劍芒緊追，攏住施月。

宛若鶴唳一聲，施月長空拔起，飛落三丈外，左右肩各有一道血痕，喘息不已，雲髮全亂。

康出漁劍勢一收，斜指施月，雖臉色沉着，但呼吸也甚是急迫。

這一場大戰，總共有三個回合，施月被逼退三次，幾衝不出劍網身死，勝負乃分。

康出漁劍尖一振，發出點點厲芒，又捲向施月。

施月臉色變了，急叫道：「虎豹龍蛇鷹！」

李黑虎地跳前，笑道：「妳獨家單門的『鶴拳』不支啦，待我五路神拳領敎一下！」

話未說完，竟然以一雙手，左刁腕，右刁指，扣住了康出漁的「旭日劍」！

蛇拳！

× × ×

康出漁臉色一變。

李黑一刁住劍，哈哈一笑。

鐵星月、蕭秋水、邱南顧三人忍不住齊齊叫了一聲：「好！」

李黑得意忘形，喝了一聲：「打蛇隨棍，上！」

「嗤！」一聲急响，蛇拳之首，右五指隨劍身直上，飛噬康出漁臉門！

但李黑不反攻還好，一旦反攻，一手必鬆，一鬆之下，康出漁的劍嗡地一聲，竟幻出一道金虹，順勢刺入李黑腹內！

這一下，鐵星月、邱南顧忍不住失聲而呼，蕭秋水急道：「不怕——」

劍刺入李黑腹內，李黑忽又一扭身，彈跳而起，原來只不過在兩邊衣幅上刺穿了一個洞，眞可謂「險過剃頭」，饒是李黑遊戲人間，也嚇得笑不出來，不過他臉色太黑，看不出來，還勉强咧齒道：「好劍法！還好我有『蛇形腰身』！」

康出漁冷笑一聲，叱道：「那我就斬蛇開道』！」

一劍削去，李黑拔起得快，但烈芒過處，竟被削去一對鞋底，人人都爲他捏了一把汗，李黑怪叫道：「你估你係漢高祖咩？」

情急起來，竟說起廣西話，人在半空，忽然一遊，身形十分好看，胸首一昂，十指如鈎，卜卜有聲，卡地抓向康出漁頭頂！

康出漁一閃，跟着閃過，但這兩爪十分怪異，指尖跳動不已，康出漁位置一變，爪向也跟着一轉，康出漁及時一矮身，饒是這樣，髮上金扣連着幾條頭髮也被抓了下來，痛得康出漁一聲虎吼，李黑笑嘻嘻半空轉身道：「施老妹，我替你攞番個彩頭來嘞！我既『龍爪』使得無？」

——剛才康出漁曾挑下施月的髻箍，而今李黑施「龍爪」拔了康出漁的金扣，正好扯平！

然而施月却急叫道：「黑豆，注意——注意—！」

李黑回頭一看，什麼都看不見，只有一個大而看不清也不能看到的太陽，已到了面前！

× × ×

施月不能救李黑，洪醒華也不能。

因爲他們是廣西五虎，寧願一對一打敗，不能以衆擊寡勝。

他們都是驕傲的人。

蕭秋水也想援救，但也不能出手。

他剛才目覩施月敗，而其他四虎依然沒有上前救援，只有在分開後，李黑才上前。

所以他了解這些人，除非到了必死關頭，否則在這時候出手，等於是侮辱。

× × ×

劍芒烈，李黑黑。

因爲李黑太黑，縱使旭日再熾，黑點依然在。

李黑忽然伏地。

「五虎門」絕技：伏地虎。

五指貼掌一收，少林絕藝：虎爪！

烈日當空，但李黑在地上，烈日未罩下，李黑虎爪已抓住康出漁的腿！

李黑的爪，有力、够勁，又黑又粗，跟着一抓，就可抓下康出漁腿上一大塊肉來。

就像老虎的利爪。

可惜康出漁的劍巳經到了。

康出漁臨危不亂。

就算李黑能抓掉他兩大塊肉，他的劍也可以把李黑釘在地上，穿個大窿洞！

李黑嘆了一聲，他知道這「虎爪」又告無効了。

他立即滾開，突又彈了起來，跳起七尺，猶如黑豹，五指如鑿，鏟擊康出漁！

康出漁出劍一橫，「叮」地一聲，各退三步，兩人臉色都變了一變。

康出漁長吸了一口氣，那凌厲外射的劍芒，竟全歛入劍身裏去，那長劍猶如旭日一般發出暗紅之金虹，劍尖對準李黑。

這無疑是康出漁全力之一擊。

他矢志要把李黑斃之於劍下。

可是李黑不會站着等他。

李黑拔空，「九月鷹飛」，李黑轉身，「鷹擊長空」，李黑飛降，「神鷹裂兔」，十指直抓而下！

這一招，聲勢之厲，連左丘超然也認爲可媲美第一鷹爪王雷鋒！

可惜康出漁不是兎子。

他的劍尖一挑，巳迎向李黑的十指，然後「嗡」地一聲，劍芒大熾。

這次劍芒，比任何一次都熾。

如夕陽怒日，照在江上，殘霞漫天，江山如赭，金暉炫張，好一幅悽厲景緻！

李黑猶如黑鴉，置身於如此悽凉晚景中，爲眩日所擊落，不能自拔！

但如果李黑是黑鴉，黑鴉是會飛的。

李黑「鷹爪」巳無効，身形巳盡，眼看就要斃命於旭日神劍下，忽又平平飛起，用一種不可思議的身法，忽然掠回了躬背老狗身旁。

他「飛」過的地方有血。

他背後還是給劍風割開了一道裂縫。

蕭秋水忍不住叫道：「好輕功！」

李黑居然還笑得出：「不是輕功，是瑜珈！」

話未說完，旭日又到！

康出漁本就矢志要把這「廣州五虎」中最難纏的「黑小子」弒之於劍下。

× × ×

厲劍又到，眼看李黑無可招架，忽聽康出漁大叫一聲：「哎唷」然後「雪雪」抓足跳動不巳，衆人甚奇，原來康出漁脚底下嵌了一枚鐵釘。

衆人不明所以，李黑笑道：「我又叫『鐵釘』，你沒聽說過嗎？」

原來李黑身退時巳佈下了一根利釘，引康出漁來一脚踩下去。

康出漁痛得又叫又跳，怒吼一聲，運氣於劍，要以「馭劍之術」，追殺李黑於劍下。

李黑這下可慌了，叫道：「老狗老狗，這人我不行，你來你來！」

只聽躬背勞九啞聲一笑，忽然抽出一棍黑杖，一棒子就打了出去！

× × ×

適才康出漁追擊李黑，蕭秋水等人自是提心吊胆，後來康出漁踩到釘子，蕭秋水注意到施月、洪醒華、胡福等都爲李黑捏了一把汗，又舒了一口氣。

李黑雖敗，他們亦不去救，但却是担心的。

而他們却依然相信他們的兄弟能應付這場危局。

這信任比什麼都來得重要得多。

× × ×

康出漁衝過來，乃矢志把李黑誅之於

劍下。

但是躬背勞九一棍就掃了過去。

勞九的棍也不知什麼做的，又黑又細，一棍掃出，才劃破長空，一聲尖銳的呼嘶！

這一棍打在劍上。

如果是蛇，這一棍恰好打在蛇之七寸上。

康出漁的是劍，這一棍的巨勁，恰好擊在康出漁劍身運力之所在。

劍氣立散。

差一點劍就要飛了出去，康出漁猛一提氣，劍交左手，但心都痛了。

劍是好劍，但被這又黑又臭的棍子一擊，好似連靈氣也擊散不少一般，金芒也剝落了些。

康出漁簡直氣死了。

這又駝又老的老狗手中黑棍，好像眞是他寶劍的尅星。

但是蕭秋水這時才知道康出漁有多麼厲害。

康出漁連戰廣西五虎三大高手，其中包括江湖人稱「最難纏的黑豆」，居然不敗，受老狗狙擊之下，依然劍不脫手。

蕭秋水現在才明瞭他父親蕭西樓當日爲何如此重用康出漁；可惜康出漁却仍然負了蕭西樓。

想到這裏，蕭秋水就氣憤。

但見到康出漁又心疼又憤怒持着寶劍的樣子，脚板一直因痛而翹高的神態，蕭秋水就忍不住好笑。

唐方却「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康出漁怒不可遏，大喝一聲，擧劍欲刺！

躬背老狗「呼」地一聲，又一棍當頭劈落，一面啞笑嚷道：「來啦你！」

正在這時，突又掠起一道急風，「虎」地一聲，另一黑突突的枴杖，迎向黑棍撞了過去。

「啪！」

兩杖交擊在一齊，看來威猛，相擊之下，沒有分退，反而黏在一起，杖身都冒出了絲絲白氣。

出杖的人正是獨脚彭九。

× × ×

這鐵杖好像就是躬背勞九的乞丐杖之尅星，勞九額上巳冒出黃豆般大的汗水。

大家都知道，這種內力互拚之法，是比力拚交擊還要可怕得多的事，任何一方若然不敵，想收回掌力，則必死無疑。

這種硬拚，最傷內力，也最耗精神。

可是彭九也沒佔着便宜，他是獨脚，不如勞九不丁不八的步伐穩，看似沒事，但巳汗透重衫。

柳千變忽然一揚扇，搧中打出一點寒光，直襲躬背老狗！

唐方叱道：「卑鄙！」

正待出手，忽來一面厚背金刀，「噹」地擊落寒光，一掌向兩人手中枴杖相交處擊去，一面朗聲道：「大家都是武林同道，志在比試，何必互傷？」

這一掌擊出，彭九、勞九都覺一股大力湧來，彭九只覺一股狂飆襲來，不得不退；勞九也覺一股暖厚的熱炙湧來，不得不收。

兩人一收，才見出掌的人是「好人不長命」，金刀胡福。

胡福這一掌，解救了彭九與勞九互拚傷亡之危。

胡福這一掌，竟能打出兩種不同力道，擊退兩大高手，看來場中廣西五虎，內功修爲要算此人爲最高，獨脚彭九心中不禁暗驚。

躬背老狗退後撤掌，心道好險，這一次力拚，雖可圖個兩敗俱傷，但看來那獨脚人最近是受了內傷，功力方才打了個折扣，否則自己未必可與之扯平。

躬背老狗當然不知道獨脚彭九乃在兩天前，爲鐵星月鐵拳所傷。

× × ×

柳千變斜乜住金刀胡福，半陰半森地笑道：「好內力。」

金刀胡福自自然然地道：「過奬、過奬。」

柳千變皮笑肉不笑地道：「只不知武功怎樣？」

他只說了七個字，却足足攻了二十一招，每一招攻出時，都用不同的招式和方法，而且無一招是相同的。

蕭秋水現在才知道「地馬行天」柳千變是如何「千變」。

可是金刀胡福依然氣定神閒，柳千變的扇子攻到那裏，他就一刀剁下去。

他出刀看來不快，但柳千變攻了廿一招時，他也出了廿一刀。

所以柳千變的招都只用了半式，他不要斷手，唯有收招。

柳千變攻了廿一次半招，猛吸氣一收，退回原位，長揖道：「好刀法！」

胡福也收刀還禮道：「承讓承讓。」

就在他收刀的同時，柳千變突然又出手！

他的扇子就攻向胡福拔刀的手。

刀在鞘裏，胡福手裏沒有刀。

胡福來不及拔刀，只好一手抓住扇子。扇子忽然「得」地一聲，彈出一支鋁針，直刺入金刀胡福的脈門！

正在這時，電光火石間，突聽一聲：「照打！」

「叮」地一聲，一枚飛蝗石擊中鋁針，針斷落，石飛開。

胡福猶如險死還生，在閻羅王面前打了一個轉又回來。

發暗器的人是唐方。也只有唐家的人，能在此時百步救人。

暗器可以縮短一切距離，而暗器救人，可謂「明器」。

胡福回首長揖道：「謝謝姑娘……」

柳千變冷哼了一聲，摺扇一展，「霍」地「天馬行地」四個大字，直拍胡福背門！

唐方驚呼道：「小心背後……」

文鬢霜怒叱一聲，一脚飛出，踢向柳千變。

柳千變一退，江易海却閃身而出，招招擒拿，制住文鬢霜的雙腿攻勢。

李黑因怒柳千變等暗算，罵道：「龜兎子，下三濫，咱們幹上了！」

躬背老狗啞聲吼了一聲：「好！」

揮棒就上，胡福却不動氣，連忙搖手道：「不可，我們不能在事情未弄清楚眞相前，胡亂打一通！」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文·秦紅　圖·盧令

劍歸何處（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丹青携同發瘋娘親，取道往騏麟鎭，擬探訪使用鯊魚劍的退隱江湖客白劍虹，質詢他是否十二年前曾以比武殺死其父南雅堂，途中遇綠林七巨神截殺，幸得一自稱拜無爲的路客相助，將七巨神擊敗，拜無爲助拳後不告而去，迨南丹青在騏麟鎭酒樓中，再與拜無爲相遇，南丹青說出此行目的，拜無爲答允相助，着南丹青往郊外李公樹下等候，南丹青依言往，復見拜無爲，此刻他自認是白劍虹，拜無爲名字只不過是他退隱後所改，但他絕不承認曾殺南父，他平生行事只求金錢……

誘狼狼不至　縱虎虎追人

南丹青道：「後來，又爲何洗手不幹了？」

拜無爲道：「我妻子抱着我的一個兒子投井自殺了，因爲她對我的行爲感到羞恥！」

南丹青沉默着。

拜無爲輕輕嘆了口氣道：「我說的都是眞的，我如是殺死令尊之人，用不着否認，因爲憑我的一身武功，我相信還有把握殺死你。」

南丹青忽然微微一笑道：「我不相信你有能力殺死我，但我相信你不是殺死先父的兇手。」

拜無爲正色道：「我將老死此鎭，一輩子也不會離開，如有一天你找到證據，確認我是兇手，你還可以來找我。」

南丹青道：「不必了，現在我只想請敎一下。我知道還有一個『紅狼柳上飛』也是使用鯊魚劍，除他之外，拜兄可知還有誰使用此種武器？」

拜無爲道：「還有一人，他是家師，不過他老人家已去世十八年了。」

——父親死於十三年前，這拜無爲的師父在十八年前就去世了，當然不可能是殺死父親之人。

南丹青拱手一揖道：「援手之恩，容後圖報，告辭了。」

拜無爲道：「老弟聽我一言如何？」

南丹青道：「拜兄，別客氣，有話請說。」

拜無爲道：「人一旦身入江湖，往往身不由己而會做錯一些事，有一句話說『冤家宜解不宜結』；令尊被害固屬不幸，你爲父報仇也是應該，但你殺了他後，他的兒子也會找你報仇，於是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當事人死了無所知，卻把痛苦留給他的親人，你說這是不是很可笑？」

南丹青面容一肅道：「拜兄說的道理我懂，但家父本非江湖人物，他練武只爲强身，從未在江湖走動，對方找他比武，爲甚麼一定要下手殺他？是一時收式不住麼？不！拜兄身手不俗，當知一個人武功有了相當造詣之後，可以收發由心，出手應有分寸，對方殺死先父，只不過想藉此成名罷了，他爲了成名殺死一個人，卻造成一個美滿家庭的破滅，你說，他該不該死？」

拜無爲聳聳肩道：「你說的也有道理，不過我總覺得……」

南丹青一指轎中的母親道：「如果先父不死，小弟也不會離家出走，家母也不致於精神失常，此事換了拜兄，你會忍耐下來嗎？」

拜無爲輕嘆一聲道：「對，我會無法忍受，我會去找他報仇，將他碎屍萬斷，可是如果他也有妻兒，他妻兒的想法又不一樣……唉，苦海無邊，這話眞是不錯，我現在雖然覺悟了，但是我過去殺了不少人，也許有一天也有人來找我報仇，所以我覺得你年紀尚輕，奉勸你在踏入江湖的第一步千萬莫走錯，走錯了後悔莫及！」

「多謝拜兄金玉良言，小弟報了殺父之仇後，只有一件事要做：奉養家母！」

「好，正該如此。」

「有緣再相見。」

「祝你成功。」

× × ×

又一段漫長的行程開始了。

目的地是淮陰。

因爲根據魯雷的消息：紅狼柳上飛經常在淮陰一帶出沒。

由海門到淮陰，全程約六百里，南丹青不預算要在幾天之內走到，他不能讓二轎夫和蘇大嫂太勞累，該歇息就歇息，所以他只決定去淮陰，而不管走多少天才能到達。

但不論路有多長，只要不半途而廢，總有走到的一天。

二十天後，他們抵達淮陰了。

淮陰，俗名清江浦，爲南方諸省入京之要道，商業極盛，是個繁榮的城市。

南丹青找到一家客棧，先把母親、蘇大嫂和二轎夫安頓下來後，就一個人上街溜躂。

在這樣一座繁榮的城市裏，如果逢人便問：「你知道紅狼柳上飛在哪裏麼？」無異是笑話，所以他問的是這樣一句話：

「請問這城中有鏢局麼？」

「有，有兩家鏢局。」

「那兩家？」

「一家叫『淮安鏢局』，一家叫『勝安鏢局』，你找那一家？」

「淮安鏢局在何處？」

「就在前面十字路口向右拐，就可見到。」

「勝安鏢局呢？」

「也在同一條街上。」

「謝謝。」

他找鏢局幹麼？

因爲，只有鏢局的人才清楚綠林人物的動向，紅狼柳上飛既是綠林道上的獨行大盜，鏢局裏的人應該知道他這個人，也或許知道可在何處找到他。

南丹青走進了淮安鏢局。

一個管事的以爲生意上門，很親切的接待他在客廳坐下，南丹青表示要見總鏢頭，管事的笑嘻嘻道：「足下若爲保鏢事宜，可以先跟在下談談——」

「對不起，小可不是爲保鏢來的。」

「哦，那麼足下要見敝局總鏢頭有何貴幹？」

「向他打聽一件事。」

「甚麼事？」

南丹青知道對付這種人越客氣越難辦事，當下表示不悅道：「一定要先向你說清楚麼？」

管事的道：「是的，敝局總鏢頭很忙，我們不能爲了些小事去打擾他。」

南丹青冷冷道：「你怎知是小事？」

管事的道：「那麼，請先說明一下，在下才好通報。」

南丹青道：「你去通報一聲，就說蘇州『快刀南雅堂』的後人南丹青求見，他若不願相見，小可掉頭就走。」

管事的猶豫了一下，就進去通報了。

不一會，一個六十來歲的禿頭老人快步來到廳上。

這禿頭老人體形魁梧，滿面紅光，看樣子很和氣，他上前一把握住南丹青的雙臂，上下打量着他，哈哈笑道：「賢侄，你這麼大了，當年老夫見到你時，你還在襁褓中呢！」

南丹青呆了。

他根本不知道這位淮安鏢局的總鏢頭姓甚名誰，也根本未料到對方不但知道自己父親，而且還關係深厚，稱自己爲「賢侄」，而自己卻不知他是誰，不知如何去稱呼他……

他耳根開始發燒，臉開始脹紅，困窘尷尬極了。

禿頭老人又哈哈笑道：「眞想不到，眞想不到會見到你……來，坐下來談，坐下來談！」

他按着南丹青坐下，自己也在一邊坐下，表情忽然轉爲暗澹，長嘆一聲道：「當年令尊遇害，老夫直到半年後才聽到消息，趕去蘇州時，你們母子已不住在那裏……唉！令尊淡泊名利，與人無爭，當年老夫幾次請他來鏢局帮忙他都不肯，這樣一個好人竟無緣無故被人殺害了，眞是可恨啊！」

南丹青只是發窘。

老人接着以責備的語氣道：「老夫與令尊交非泛泛，你這孩子怎麼直到今天才來找我？」

南丹青簡直不知如何開口。

老人發現他神色有異，訝然道：「賢侄，你怎麼不說話？」

南丹青期期艾艾道：「總……總鏢頭，首先……小侄要向您致最大歉意……」

老人不解，微愕道：「怎麼呢？」

南丹青吶吶地道：「小侄根本不知道您老人家與先父是好朋友……」

老人大愕道：「甚麼？你不知道……那你怎知到此找我？」

南丹青道：「小侄冒昧造訪，原只想向您總鏢頭打聽一個綠林人物的行踪，根本不知您老人家與先父有深交，所以……小侄都不知道您老人家的尊號是……眞是慚愧極了。」

老人怔了半晌，哈哈大笑起來。

笑了一陣，他才開始介紹自己，原來他叫「八臂韋陀韋煥昌」，二十年前就在淮陰開設鏢局，當時聞說「快刀南雅堂」武功出衆，故與結交，主要是希望羅致「快刀南雅堂」入局帮忙，事雖未成，倒眞

的與南雅堂成了朋友。

但南丹青察言辨色，才知這位父執只能說是父親的朋友，却絕不是情深義重的生死之交。

雖然如此，南丹青仍然很高興，當下重新拜見，執禮甚恭，然後把家庭變故敍述一遍。

八臂韋陀聽了嘆息不已，道：「這些事老夫都不知道，沒能爲你們母子稍盡棉薄，眞是愧對好友……剛才你說要打聽一個綠林人物的行踪，他是誰？與你有何瓜葛？」

「小侄要找的人是紅狠柳上飛。」

「哦，找他幹麼？」

「聽說，他的武器是一把鯊魚劍，當年先父即是死在一個使用鯊魚劍的人的手裏。」

「你要報殺父之仇？」

「是的。」

「看你氣質，分明已練成一身不俗的武功，令師何人？」

「小侄不能說。」

「爲甚麼？」

「家師不准小侄說出。」

「爲甚麼？」

「他名氣很大，但不要小侄抬着他的金字招牌唬人，囑小侄憑自己的本領闖江湖。」

「哦……那麼你認爲紅狠柳上飛就是殺死令尊之人？」

「不敢確定，只想找他查究一下。」

「此人一向獨來獨往，行踪飄忽不定，要找到他可眞不容易呢。」

「除他之外，您老人家可知還有誰使用鯊魚劍？」

「好像沒聽說過。」

南丹青情緒低落下來了。

紅狠柳上飛行踪無定，人海茫茫，要想找到他豈非難如大海撈針？

他正感苦惱之際，八臂韋陀忽然一跳而起，探掌向他抓去！

南丹青大吃一驚，本能的舉臂格出，驚聲道：「韋伯伯，您——」

八臂韋陀號稱「八臂」，可謂其來有因，只見他右掌倏縮倏吐，一瞬間已攻出了七八招，每一招都異常凌厲詭奇！

南丹青不暇起身應戰，只得坐着揮掌招架，掌式翻飛間，將其攻勢一一化解。

八臂韋陀攻出八招沒有得手，立刻收手後退，大笑道：「好！好！賢侄身手非凡，可喜之至！」

南丹青這才明白他在試探自己的能耐，當然不便生氣，當下起身一揖道：「韋伯伯，小侄打算暫時在淮陰住下，韋伯伯若有紅狠柳上飛的消息——」

八臂韋陀搖手打斷了他的話，道：「坐下！坐下！老夫有個主意，說不定可帮你找到柳上飛！」

南丹青一聽此言，乃復坐下道：「韋伯伯有何妙計可助小侄找到他？」

八臂韋陀笑道：「紅狠柳上飛這個人，老夫頗爲了解，顧名思義，狠是一種貪狠的動物，他若聞到一塊美味食物，必不肯輕易放過，所以要想找到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出一塊美味的食物誘他上鈎！」

南丹青問道：「如何放出一塊美味的食物引誘他上鈎！」

八臂韋陀向他附耳說出自己的計策，最後笑問道：「怎麼樣？」

南丹青面露微笑道：「韋伯伯此計甚善，但只怕引來的將不止紅狠柳上飛一個人呢。」

八臂韋陀笑道：「賢侄身手不凡，應該有應付一切的能力，要是你願意的話，你可去客棧將令堂等人接來局裏居住，然後老夫立刻依計行事。」

× × ×

南丹青辭出鏢局之後，八臂韋陀立即召來兩個鏢師和一個趟子手，向他們宣佈：「三位，昨天城西那位大珠寶商要咱們替他保一批珠寶去徐州，這件事你們都知道吧？」

一個面有刀疤的鏢師道：「總鏢頭不是說要考慮考慮？」

八臂韋陀道：「是的，該批珠寶價值十萬兩銀子，他要求走暗鏢，老夫一向不喜歡走暗鏢，因此沒應允，不過現在老夫已決定接下這趟鏢。」

另一個黑臉如墨的鏢師道：「咱們淮安鏢局的人，綫上朋友無一不識，走暗鏢如何瞞得過他們？」

八臂韋陀笑道：「現在有一個人可以替咱們保這趟鏢！」

黑臉鏢師問道：「誰？」

八臂韋陀道：「南丹青！」

面有刀疤的鏢師接口問道：「南丹青何許人？」

八臂韋陀道：「老夫一位故友之子，他今年才二十來歲，剛剛來過……」

當下，就將南丹青的身世，介紹了一番。

面有刀疤的鏢師表示不放心道：「他身手如何？」

「很高，說句不客氣的話，你們二人合起來都不是他的對手！」

「哦？」

「他已答應爲咱們走這趟暗鏢，等他會把其母接來局裏居住。」

「總鏢頭認爲靠得住？」

「絕對靠得住！」

「那麼，總鏢頭要我們幹甚麼？」

「你們去告訴那位大珠寶商，就說老夫決定接下這筆生意，不過酬勞要略爲提高一些。」

「他若是不肯呢？」

「他一定肯，因爲漢勝安鏢局上個月才出了事，他不敢去找勝安鏢局。」

「好，屬下等現在就去。」

「告訴他後天動身。」

「是。」

二鏢師和趟子手起身欲去，八臂韋陀却叫住了那個趟子手，道：「小趙，你留下來。」

小趙聞言又坐了下去。

八臂韋陀等二鏢師走了後，才向小趙笑道：「小趙，你經常喝酒誤事……」

小趙慌了，連忙站起道：「總鏢師，小的最近已不敢喝了，這您是知道的。」

八臂韋陀道：「別慌，老夫不會攆你走路，老夫現在要你去辦一樁事。」

小趙聽了才放心，恭聲道：「是，總鏢頭請吩咐便是。」

八臂韋陀道：「你以前常去羣英酒樓喝酒，那家酒樓龍蛇混雜，是黑白兩道常常進去的地方，對不對？」

小趙道：「是的，不過小的已很久沒去了。」

八臂韋陀道：「現在，你就去羣英酒樓。」

小趙滿面迷惑的問道：「幹甚麼？」

八臂韋陀道：「喝酒。」

小趙一呆道：「喝……酒？」

八臂韋陀微笑道：「而且要喝醉！」

小趙眞是滿頭霧水，道：「這……這是何意？」

八臂韋陀道：「你喝醉之後，就找個混混向他悄悄透露咱們淮安鏢局接下一筆暗鏢的秘密。」

小趙大爲錯愕，問道：「爲甚麼要這樣？」

八臂韋陀道：「你別管，就照老夫的話去行事便了！」

小趙問道：「要不要透露是甚麼紅貨和由誰保暗鏢？」

八臂韋陀道：「當然要，就說咱們保的是一批價值十萬兩的珠寶，負責走暗鏢的是個叫南丹青的少年。」

小趙惶聲道：「總鏢頭，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呀！萬一——」

八臂韋陀截口道：「記住，言語間不妨多表示你對老夫的不滿，這樣人家才會相信，快去吧！」

× × ×

第三天一大早，南丹青揹着一個包袱走出了淮陰，首途徐州。

包袱中有個精美的木盒，木盒裏是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珠寶。

對於此行，南丹青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此行有希望引誘紅狠柳上飛現身，憂的是自己沒有保鏢的經驗，萬一把紅貨丢了，如何對得起父執八臂韋陀？

不過，這種憂慮並不很大，因爲他對自己的功夫很有信心。

淮陰至徐州只有三百餘里，以他的脚程三天可到，不過他的目的是要引誘紅狠柳上飛現身搶刦，故不急着趕路，以平常人的速度慢慢徒步而行。

離開淮陰不久，果然發現有人在跟踪了！

南丹青不禁由衷的佩服八臂韋陀的智計，雖說此計可能弄巧成拙，而且未必能引誘紅狠柳上飛現身，但除此而外，還能有其他更好的辦法麼？

而眼前已「立竿見影」，眞是妙啊！

這一天，他走了五十里，來到泗陽縣城，正好天已入暮，他進入一家小館塡飽了肚子，便找一家客棧投宿下來。

他住的是上房，爲了確保包袱裏的珠寶的安全，他進入房中後，就吩咐店小二不要來打擾，隨將門窗關好，換衣上床睡覺。

他眞的睡着了，因爲他知道上半夜不致有事，因此放心的入睡，準備養足精力以應付下半夜可能發生的變故。

一覺醒來，正好是午夜時分。

他沒有點燈，故房中一片漆黑，他悄然坐起，將包袱背好即在床上盤膝趺坐。

靜坐，是一門高深的功夫，這門功夫達到最高的境界時，數丈之內落針可聞，甚至「幽靈」出現都可感覺出來！

南丹青已有這份能耐。

他靜坐了約莫一個時辰，已聽到了一種聲音——一陣輕微的衣袂帶風之聲，颯然響到後窗外面，不用看就知道有個夜行人飄落在後窗下！

而且，他還知道來人輕功很高，因爲來人雙脚落地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他仍靜坐不動。

房內雖然很黑暗，但他目力極佳，視界透過蚊帳仍可看見後窗上映現出一隻手，那隻手的食指正在戳破窗紙，可能手指上抹了口液，故窗紙被戳破時，沒有一點聲響。

——哼，下五門的玩意兒玩上來了。

他猜得不錯，紙窗一破，接着一支鶴嘴悄悄的伸入窗內，然後一股白烟吹噴進來了！

一連吹入幾股白烟，房中已充滿了一股迷魂香的氣味！

然後不久，一把薄刀插入，輕輕的撥開了窗門，再輕輕的推開——

「嗖！」

一把飛刀從窗外射入，射穿蚊帳，射上床榻，發出了「篤！」的一聲！

這一刀是「投石問路」，要是床上的人未被迷昏，就會被這一聲響驚醒，如不見動靜，便表示床上的人已昏迷不省人事了。

床上沒有動靜。

於是，一會之後，當房中的迷魂香消散時，一條黑影輕巧的越窗而入，是個黑衣蒙面人，手上握着一把利刀！

他走到床前，掀開蚊帳，一見南丹青面含笑容，好端端的坐在床上，不禁嚇了一大跳，急忙頓足欲退——

「別走。」

南丹青疾一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胸襟。

來人手中利刀猛砍而下，但南丹青掌出如電，左手一揚，已扣住了他的右手腕脈。

這一招，南丹青使出的內力足以捏碎一顆石頭，來人一聲痛呼，手中利刀「叮噹！」落地，全身已軟成一團泥。

南丹青鬆開抓住他胸襟的右手，拉着他在床緣坐下，然後扯下他面上的黑布巾，笑道：「嘿，你長得不難看嘛！」

來人的確有一張英俊的臉，只是那張臉已無一點血色。

他是個青年，約有二十六七歲，這樣的年紀當然不是紅狠柳上飛。

南丹青笑問道：「貴姓大名？」

青年的頭上冷汗直冒，顫聲道：「我……我叫黑燕子卜五。」

南丹青笑道：「賊？」

黑燕子卜五微微點頭。

南丹青道：「想偷我甚麼東西？」

黑燕子卜五痛苦的看着被扣住的手腕，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腕骨可能快要碎裂了：「請……你輕……輕一點……」

南丹青笑嘻嘻說道：「想偷我甚麼東西？」

黑燕子卜五呻吟着道：「珠寶，我……聽到消息……你替淮安鏢局保了一批

暗鏢，是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珠寶。」

南丹青笑道：「現在還想要麼？」

黑燕子卜五道：「不……不敢了！」

南丹青道：「外面還有人麼？」

黑燕子卜五道：「沒有……哎呀，我不騙你，請你輕一點，我的腕骨，快要斷了。」

南丹青道：「你是獨行大盜？」

黑燕子卜五道：「不是……不是大盜，是……是小毛賊！」

南丹青笑道：「你太客氣了，一般小毛賊怎敢打這主意？你難道不知道走暗鏢的人如果沒有兩把刷子，怎敢走暗鏢？」

黑燕子卜五巳痛得無法忍受，臉色陣陣蒼白，扭曲得很厲害。

南丹青道：「我問你一件事，你要是肯老老實實的回答，我或許會放了你。」

黑燕子卜五忙道：「是是，你問吧，只要是我知道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南丹青道：「淮陰一帶，共有多少知名的獨行大盜？」

黑燕子卜五道：「四個，我……我就是其中之一。」

「另三人是誰？」

「神出鬼沒朱玉豹，紅狼柳上飛，妙手空空吳不遇。」

「你認識他們？」

「都只見過一面而已。」

南丹青道：「他們是不是都看上我這批紅貨了？」

「不知道，我們四人各幹各的，從來不會聯手幹過買賣。」

「最近見過紅狼柳上飛沒有？」

「沒有。」

「如果你要見他有沒法子找到他？」

「沒有，我剛說過了，我們四人各幹各的，彼此沒連繫。」

「我走這趟暗鏢，依你判斷，紅狼柳上飛三人會不會知道？」

「很難說。」

「哼，你沒有一句話使我滿意，叫我如何釋放你？」

「我說的句句是實呀！」

「那麼，你是從何得知我走這趟暗鏢的？」

「淮陰城中的混混透露給我的。」

「唔……我這樣就放了你，是不是便宜了你？」

「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你網開一面，我卜五會牢牢記住的。」

「好，我放你走，不過下次再犯在我手裏，可別怪我劍下無情，去吧！」

他的手一鬆，黑燕子卜五登時就像一隻脫困的兎子，一躍出窗，抱頭鼠竄而去了。

南丹青下床走去關好了後窗，隨即再上床睡覺，他知道今夜再不會發生事故，故放心的睡覺了。

他的判斷正確，下半夜無事而過。

翌晨，他繼續上路。

離開縣城，是一片較爲荒凉的野地，不過官道上倒有不少車馬行人。

走了半天，將近中午時，路上行人巳稀，因爲時值盛夏，中午太陽很毒，一般行人都找地方歇下了。

南丹青在路上踽踽獨行。

——此地四野荒凉，應是下手行刧的好地方，怎麼鬼都不見一個呀？

——莫非黑燕子卜五的失手使他們胆寒，不敢下手了！

正思忖間，忽聞附近一片樹林中傳一個女人的呼救聲：「救命呀，救——」

第二遍的「救」才出口就突然沒有了聲音，似是被人一刀殺死，或者被人用手掩住她的嘴了！

南丹青立刻循聲撲去。

他當然也想到這可能是一項陰謀，目的是在引誘自己進入樹林，但對他來說，這是「求之不得」之事，好歹也要趕去看個究竟。

他快步奔入林內，在深入林中數十丈深後，估計巳到那女子「遇難」之處，可是住足四望，却甚麼也沒有看見。

正感納罕，身後的一顆大樹上巳有人發出一聲輕笑！

笑聲輕脆悅耳，分明是個女的！

南丹青轉身抬頭一看，不禁楞住了。

樹上坐着一個人，但絕不是女人，而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文士。

那人相貌俊美，穿着一襲白衣，好像遊山玩水的騷人墨客！

他正衝着南丹青直笑。

南丹青感到奇怪，左看右看都覺得他是個昂藏七尺的大男人，忍不住問道：「剛剛誰在喊救命？」

那文士笑道：「我呀！」

其聲嚦嚦，竟如珠走玉盤。

南丹青大奇道：「你是男是女？」

那文士笑嘻嘻道：「要男可男，要女可女。」

這次，是男人的嗓門！

南丹青笑了，道：「你是陰陽人？」

那文士大笑道：「你看我是麼？」

南丹青巳知道不是，含笑道：「你爲何喊救命？」

那文士哈哈笑道：「因爲我一時興起爬上這棵大樹，現在却不敢下去了。」

這當然是鬼扯蛋，南丹青笑了笑道：「別慌，我來救你下來。」

他縱身而上，一掌切出！

那文士一個反翻落到樹下，身手矯健巳極，哈哈笑道：「謝謝！」

南丹青笑問道：「尊姓大名？」

那文士整了整衣衫，從容不迫的答道：「姓朱。」

南丹青道：「神出鬼沒朱玉豹？」

「正是區區在下。」

南丹青很高興，因爲綠林道上最著名的四個獨行大盜既巳出現了兩個，紅狼柳上飛自無不出現之理。

神出鬼沒朱玉豹發現他面上有歡悅之色，不禁大感奇怪道：「你好像很高興，爲甚麼？」

南丹青笑道：「閣下是著名人物，有幸識荊，當然很高興。」

朱玉豹笑道：「你知道我把你騙到這樹林中的目的麼？」

南丹青點頭道：「知道。」

朱玉豹道：「那麼，你居然還高興得起來，倒眞叫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南丹青道：「我也很佩服你。」

朱玉豹道：「你佩服我哪一點？」

南丹青道：「佩服你居然練成那麼一副好嗓子，你要是去學唱戲，必能轟動天下。」

朱玉豹一陣大笑道：「你還有一點不知道……」

南丹青道：「哪一點？」

朱玉豹道：「你現在看到的我，其實不是我的廬山眞面目，我的易容術獨步天下，變老變少，變美變醜，可以隨心所欲，沒有一人能够識破，所以才贏得『神出鬼沒』之名……」

南丹青仔細打量他的面貌，實在看不出經過易容，不過他相信對方所言不虛，當下微笑道：「你告訴我這些幹麼？」

朱玉豹道：「我的意思是，像我這樣的人，一旦看上某種東西，就一定能够得到那種東西，所以你最好乖乖的把背上那隻包袱解下來，放在地上，走人！」

南丹青道：「要是不呢？」

朱玉貌笑道：「要是不，你絕對走不到徐州，因爲我會不斷的以各種形態的人物在你身邊出現，我可能會變成一個美女，也可能變成一個店小二，在你不知不覺間接近你，冷不防一刀刺死你，總之我一定有辦法拿到那盒珠寶！」

南丹青笑道：「朱玉豹，你看來好像很聰明，其實愚蠢得出乎我意料之外。」

朱玉豹冷笑道：「是麼？」

南丹青道：「你告訴我這些之後，我巳經想到對付你的辦法了。」

「甚麼辦法？」

「要使一個精於易容的人不再接近我，唯一的辦法就是打斷他的狗腿，一個斷了腿的人，不論他怎麼變，他總不會再變出一條健康的腿來吧？」

話聲一落，身巳如閃電欺上，一掌切向朱玉豹的右大腿！

他見對方手上沒有武器，因此不想拔劍攻擊，而想徒手與對方鬥一鬥。

朱玉豹見他出掌又快又重，隨手帶出的勁風颯然似刀，心中一驚，才知道這個少年不是好吃的果，當即閃開一步，由側面攻出一掌。

他的功力也不弱，掌法也極之高明，一掌拍出，攻的正是南丹青的空門。

「好！」

南丹青身形疾蹲，一脚橫掃過去。

不，不止掃出一脚，但見他身如陀螺旋轉，倏忽之間，一口氣掃出七八脚，腿影幢幢，風聲虎虎，猛烈至極！

朱玉豹一退再退，一直退了十幾步，才完全躲過他的攻擊，心中驚駭萬分，因爲他實在沒有想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竟有如此可怕的身手。

正想反擊，南丹青的手掌又巳綿綿攻至，一掌連一掌，招招威猛似刀，招招砍向他的雙腿！

朱玉豹在綠林道混了十多年，會過的高手也不算少，發夢都沒想到今天碰上的這個南丹青竟然如此厲害，一開始就被迫得只有招架之份，想回敬一下的機會都沒有。

他一看苗頭不對，立刻繞樹迴避，他號稱「神出鬼沒」，身法頗有獨到之處，左閃右閃，捷如穿花蝴蝶，居然將南丹青的一輪猛攻避開了。

南丹青忽然停手不攻，笑道：「你走吧！」

朱玉豹一怔道：「走。」

南丹青道：「回家去抱老婆算了。」

朱玉豹道：「甚麼意思？」

南丹青道：「因爲你不配與我動手，到現在你只攻出一招，這種打法，怎麼有能力搶奪珠寶？」

朱玉豹冷冷一笑道：「別忙，好酒沉甕底，好的在後頭！」

雙手往懷裏一掏，手上巳多出了兩柄銀光閃閃的精美短劍！

次瞬間，雙劍巳刺臨南丹青身前，一上一下，一取心窩，一取小腹！

南丹青退開一步，不等對方變招搶攻，他的長劍業巳出鞘，似啄木鳥般的「啄」了出去。

要是不動用兵器，朱玉豹或許還可多支持一些時候，這一動用兵器，他立刻知道錯了。

佟熊是當今武林最著名的劍術大家，而現在的南丹青，在劍術上的造詣業巳青出於藍，像朱玉豹這樣的人物怎麼會是他的對手？

只見劍光閃動了兩下，只聽劍聲「錚！錚！」的響了兩聲，朱玉豹突覺手上一輕，一對短劍巳不知道飛到哪裏去了。

他只看見一柄劍，看見南丹青的劍抵在自己的心窩上！

他不禁嚇呆了。

——這小子究竟是人還是鬼？

——淮安鏢局怎麼能延攬到這麼可怕的少年鏢師？

南丹青微笑道：「你在想什麼？」

朱玉豹本來是很洒脫的，現在却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一臉灰敗之色，喃喃說道：「我在想，你究竟是誰……」

南丹青道：「我叫南丹青啊。」

朱玉豹嗒然道：「我當然知道你叫南丹青，我只是想不通……想不通像你這麼扎手的人物，我爲甚麼一直沒聽說過？」

南丹青道：「我是剛出道的。」

朱玉豹驚問道：「你是不是佟熊的傳人。」

南丹青含笑反問道：「你怎麼會想到我是佟熊的傳人？」

朱玉豹道：「除了佟熊的門下，普天之下沒有人會有這麼厲害的劍術！」

南丹青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他用劍把對方逼退到一棵樹下，讓他倚樹而立，這才說道：「把眼睛閉起來。」

朱玉豹面色大變道：「你要殺我？」

南丹青道：「不。」

朱玉豹滿面驚疑道：「那……你要幹麼？」

南丹青板下面孔，冷冷道：「叫你閉上眼睛，你就閉上眼睛！」

朱玉豹看着抵在自己心窩上的劍尖，實在提不起反抗的勇氣，當下只得服從，閉上雙目。

南丹青悄然撤劍，隨即揮掌橫砍而出，砰然一聲砍中他的右大腿。

大腿上雖然肉多，可是南丹青這一掌使的是內家掌功，力道用得很妙，恰好砍斷了他的腿骨！

朱玉豹大叫一聲，滾倒在地，身子縮

成了一團，冷汗如雨而下，叫道：「你……你這是甚麼意思？」

南丹青道：「我說過我要打斷你的狗腿，就是這麼回事！」

語畢，掉頭拔步走去。

朱玉豹忍住劇痛，大叫聲道：「南丹青！」

南丹青住足，回頭問道：「有話要說麼？」

「你……你是不是佟熊的傳人？」

「你看我是麼？」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怎麼說？」

「你若不是佟熊的門下，怎麼會有如此厲害的劍術？你若是佟熊的門下，怎麼只打斷我一條腿？」

「你見過佟熊？」

「見過。」

「怎樣？」

「狠！」

「你認為我不夠狠？」

「…………」

× × ×

華燈初上。

南丹青剛好來到宿遷縣城。

此城地處通商要道，因此像淮安一樣熱鬧，街上車如流水馬如龍，而且由於江南一帶風光明媚，鍾靈毓秀，街上所見姑娘個個細皮肉白，麗質天生，使人有如入花叢，如沐春風之感。

南丹青正當少年，見到那些標緻的姑娘，當然不免心生綺思，不過想起了朱玉豹所說的話，他就不敢再想入非非了。

——朱玉豹已被自己打斷了腿，他當然不可能再易容爲美女來接近自己，但自己走這趟暗鏢的消息已在綠林道上傳開，覬覦者必大不乏人，今後可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綠林人物，自己可得小心再小心，尤其不能爲女色所迷呀！

——且去塡飽肚子，再找一家客棧，好好歇一歇，說不定下半夜還有事呢！

正在這樣想的時候，一眼瞥見街邊一道牆下圍聚着一羣人，看那情形不像是在看熱鬧，他一時好奇心起，乃趨前觀看。

一看，原來牆邊站着一個小姑娘，她的身邊牆上貼着一張文告。

「家父病重，無錢醫治，難女願賣身醫父，如有仁人君子願意接濟百兩銀子，爲妻爲婢，一諾無辭。」

再看那小姑娘，嘿，長得可眞美，十七八歲的年紀，身材婀娜，婷婷玉立，有一對大大的眼睛和長長的睫毛，說多可愛有多可愛！

——一百兩銀子就要把自己出賣了？這多划不來，但爲什麼沒人買下她呢？

南丹青感到不解，就向旁邊一人低聲問道：「沒人買她麼？」

那人向他附耳道：「要買的人太多了，只是不敢而已。」

「爲何不敢？」

「有惡勢力把持着！」

「甚麼？」

「你看看，站在右前方那個穿藍綢長衫的花花公子，他是本城縣太爺的兒子，有他在，誰敢買！」

「他不讓別人買那姑娘？」

「是呀！」

「他要買？」

「嗯！」

「那爲何不買？」

「他要殺價！」

「哦？」

「他老子是有名的貪官汚吏，養了這個兒子更是窮兇極惡，他要那姑娘自動減價到五十兩銀子才肯買！」

南丹青心中大怒，當即排衆而上，向那小姑娘問道：「姑娘，妳貴姓芳名？」

小姑娘垂着頭，含羞答答道：「難女姓陶，小名婉婉。」

南丹青道：「不是本地人？」

陶婉婉道：「不是，家父是個秀才，原在泗陽當塾師，上個月打了一個不聽話的學生，那學生的家長一怒之下就將家父辭退。我們父女要回家鄉，不料十幾天前走到這地方竟病倒了，我們沒有積蓄，沒幾天就花光了，如今家父病倒客棧……」

說到這裏，眼淚已潸潸而下。

南丹青上前把那張告示撕下，說道：「走，帶我去見令尊。」

陶婉婉哭着問道：「你要買我麼？」

南丹青道：「不，我替令尊治病，一切花費由我負責，妳等令尊病好了，仍跟令尊回家鄉去。」

陶婉婉聽了大喜，立刻跪下磕頭，連聲道：「謝謝！謝謝！恩公請受難女一拜，此恩此德，難女沒齒不忘！」

南丹青連忙將她扶起，道：「陶姑娘快不要如此，我們這就去見令尊吧。」

正要帶她走離人羣，身前已擋着三個家僕打扮的漢子，一看即知是那個花花公子的跟班打手！

南丹青問道：「三位有何指敎？」

三個家僕沒答話，那個花花公子倒開了口：「小子，你可知道，本少爺是何許人？」

南丹青搖頭道：「不知道。」

花花公子冷笑道：「我是本城縣太爺的兒子，曹如彬！」

南丹青道：「幸會，有何吩咐？」

曹如彬冷冷道：「你可知道本城是有王法的地方？」

南丹青道：「知道呀！」

曹如彬道：「既知有王法，爲何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拐騙良家婦女？」

南丹青道：「這位小姑娘有困難，我願意帮她的忙，出錢醫治其父，然後讓他們父女回家去，這怎叫拐騙良家婦女？」

曹如彬冷哼一聲道：「你小子話說得好聽，其實是想拐騙——給我打！」

一聲令下，三個惡僕登時掄起拳頭，對着南丹青攻了過來！

南丹青沒有還手，站着讓他們打。

結果，情形就如龍虎武館那三個青年一樣，他們好像打的不是人，而是木頭，每人打了幾拳後，拳頭都已又紅又腫，吃了大虧，不敢再打了。

曹如彬喝道：「再打，再打。」

三惡僕只得再打，這一來情況更慘，個個手指上皮破流血！

曹如彬吃了一驚道：「咦，這是怎麼回事？」

一個惡僕哭喪着臉道：「少爺，這小

子有氣功，小的們的拳頭好像打在石頭上，再打下去就可乖乖不得了啦！」

曹如彬頓足大罵道：「飯桶！飯桶！都是飯桶！」

南丹青走到他面前，含笑道：「他們是飯桶，你少爺一定不是，你來打打看如何？」

曹如彬一拳擊上他的肚子。

不料這一拳好像打入虎口，竟被南丹青的肚子「咬」住了，他慌忙使勁往後抽，可是使盡吃奶之力也抽不回來，不禁嚇得面如土色，大叫道：「來人！快……快動手呀！」

那三惡漢連忙一齊動手，帮着他往後拉，像拔河一樣拚命的拉，可是合四人之力依然「救」不回曹如彬的手，那隻拳頭好像在南丹青的肚子上生了根似的！

南丹青不願太賣弄，笑喝一聲：「滾！」氣功一放，四人登時一齊跌倒在地，個個四脚朝天！

羣衆看得有趣，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曹如彬才知道碰上能人，哪裏還敢逞强，主僕四人急急爬起，抱頭鼠竄而去。

南丹青便與陶婉婉來到一家客棧。

這是一家小客棧，陶婉婉的父親躺在一間客房床上，他年約四十五歲，樣子很落魄，滿面病容，兩眼無神，看了令人鼻酸。

相談之下，原來他叫陶清明，是個秀才，妻已亡故，與女兒相依爲命，這回因被東家辭退，不料禍不單行，又在旅途病倒，父女倆在此情況之下，眞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南丹青立刻招來店小二，叫他去請大夫，並先給了他幾兩銀子作爲他們父女食宿之費。

店小二拿了銀子，辦事就輕快得多了，不久就請來一位大夫，經大夫診斷後，說是感染風寒再加上勞累過度所致，開了一帖藥方就走了。

南丹青隨命店小二去抓藥……

陶清明對他的古道熱腸一再表示謝意，感激涕零道：「南少俠，今天若不是你，我們父女眞不知將落得何種下場，此恩此德無異再造，但願能有報答的一天。」

南丹青道：「陶先生快不要這樣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是小可做得到的事，何必掛齒！你請好好養病就是，不過小可有事在身，不便在此久留，明早便得離去，屆時小可當略盡棉薄，留些銀子以爲陶先生治病及返鄉之用。」

他看出他們父女似已久未進食，便命店小二拿來吃的，陶清明有病在身吃不下，他便與陶婉婉一起吃起來。

陶婉婉一直很少說話，但可以看得出她對南丹青的感激已到了情願以身相許的程度。

他們剛吃過飯，店小二已抓藥回來，陶婉婉便向他們借來藥罐，就在房外煎藥，南丹青則在房中與陶清明閒聊。

正在此時，忽見陶婉婉神色驚慌的跑入房中叫道：「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砰！」

房門被人一脚踢開，走入兩個帶刀的捕快，氣勢洶洶的指着南丹青喝問道：「剛才在街上打曹公子的是你麼？」

南丹青一怔，說道：「我沒有毆打他呀！」

其中一個拿着一副手銬，上前就往南丹青的雙手扣下，大喝道：「走，到衙裏去！」

南丹青笑道：「對不起，我不去！」

雙手運力一掙，手銬「拍」的一聲斷開了！

那捕快面色一變，立刻拔刀道：「好小子，竟敢拒捕，你要造反不成？」

南丹青冷冷道：「看情形，貴縣的縣太爺貪贓枉法已到無法無天的地步，明明是曹公子主僕四人打了小可，如今竟倒打一耙，這個罪小可可不認賬，你們回去告訴縣太爺，這樣胡作胡爲不行，總有一天會丟掉他的烏紗帽的。」

那捕快大怒，一刀砍了過去。

南丹青一伸手就扣住了他的手腕，奪下了他的刀，再一運力將鋼刀一折爲二，往地上一扔，道：「你們走不走？」

兩個捕快活了幾十年，還是第一次看見有人能够把鋼刀折斷，這不可嚇破胆了，就像見了鬼一樣，駭然倒退了幾步，急急忙忙奪門而出，撒腿跑了。

陶清明嘆道：「南少俠，有句話說民不與官鬥，這樣一來，只怕痳煩將接踵而至矣！」

南丹青皺眉道：「是的，不過小可不怕，倒是你們父女……那個曹如彬一定不會放過你們父女。」

陶清明道：「我們父女未曾犯法，量他也不敢對我們怎樣，我看，你還是快走吧。」

南丹青道：「陶先生，那姓曹的花花公子是看中了令嫒，想搶去令嫒呀！」

陶清明面色大變道：「哦，這……這可如何是好？」

南丹青想了想，道：「別慌，小可去雇輛馬車，立刻送你們父女離開此城！」

他說做就做，立刻吩咐店小二去租一輛馬車，店小二也很帮忙，不久馬車已到，陶婉婉也顧不得餵藥給父親吃，匆匆收拾衣物，由南丹青扶着陶清明上了馬車，三人上了車後，車夫便照南丹青吩咐，往北城門馳去。

出乎意料之外，後面並無追兵，馬車順利的駛出北城門，順着官道向前疾進。

這時夜已深，南丹青看看離開宿遷已遠，才想起還不知道他們父女家在何處。

陶婉婉道：「我們家住徐州城外的陶家集。」

南丹青欣悅道：「巧得很，小可也要去徐州，那麼小可就一直護送你們到陶家集好了。」

陶清明道：「這……這怎麼可以，由此去徐州還有兩百多里路呢！」

南丹青道：「不妨，小可本來也想雇一輛車省得徒步趕路，你們就算搭我便車好了。」

他向車夫商量，最後以十兩銀子成交，事情就這麼決定了。

馬車連夜疾馳，趕了一個多時辰，已是午夜時分，車夫忽然把車停在路邊，向南丹青說道：「對不起，客官，我的馬要歇一歇了，我看你們就在車裏睡一覺，等天亮再走如何？」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孔香香一語道破海飄的身世，並非海三爺的親女，海三爺見秘密被揭，乃遷怒郎如鐵。兩人動起武來，郎如鐵因傷初癒，難以抵禦海三爺的猛攻。當郎如鐵節節敗退，處於生死一髮之際，血狐突然出現，使海三爺攻勢頓挫，血狐拉去面罩，原來竟是白聖山冒充的。這時，海三爺才知道衆叛親離，霸業成空。白聖山與白天義聯手向他夾攻。海三爺乃施展大悲九重勁神功反擊，結果三敗俱傷，均已奄奄垂死。白盈盈乃以劍尖抵住海三爺的咽喉，等候孔香香把海飄押來，然後一併置諸死地。在此同時，海飄已被孔香香用迷魂毒針暗算。郎如鐵一見，又驚又怒，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

腥風血雨後

孔香香有一個秘密，一個連孔大媽都不知道的重大秘密。一直在海星堡冒充血狐的白聖山，原來就是她的師父，換而言之，白盈盈也就是她的師姊。

為了要討好師父，討好白盈盈，孔香香又有甚麼事情做不出來？

她是個很有手段的女人。

她可以令男人相信她，也可以讓海飄相信她。無論是誰遇上她，都是天大的倒霉，因為這種人的說話，本來就是一個字都不能相信的。

× × ×

海星堡已是姓白的天下。

白聖山終於擊敗了海三爺，白盈盈也

多情燕子歸

已把海飄的性命懸繫於指掌間。只要她手中的劍一動，海飄立刻就得香消玉殞。

郎如鐵凝視着她，臉頰上的肌肉彷彿在痙攣、收縮。

但他的目光，還是很鎮靜，鎮靜而冷銳。白盈盈也看着他。

她的目光充滿仇恨，充滿殺機，嘴角間却流露出一種可怕的笑意。

郎如鐵忽然長長吐出口氣。

「妳不能動她。」

白盈盈冷笑：「她是海三爺女兒。」

郎如鐵搖頭：「她不是，她的父親是劉孤零。」

白盈盈道：「海三爺仍然認為這個女兒是屬於她的。」

郎如鐵忽然轉過臉，盯着海三爺。

海三爺沒有話說，但目光却充滿祈求的神色。

在這一天晚上，他失落的事物已太多太多，他再也不是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海星堡主，他的一切都已被處心積慮的敵人無情地蹂躪。

海飄的確不是他的女兒，而且他還害透了她的父親，更害死了她的母親。

但人類就是一種這麼怪異的動物。

他可以害死她的父母，而且從來都沒有覺得怎麼內疚，但對於海飄這個小女孩，他却是一直視如己出。

郎如鐵只是看了海三爺一眼，心裏忽然無限感慨。

海三爺是雄霸北武林的不世梟雄，但

梟雄已臨末路。

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已落在了郎如鐵的身上。他希望郎如鐵能夠救回海飄。

雖然海飄並不是他生下來的，但無論怎樣，她都是他的女兒，唯一的女兒。

（三）

郎如鐵沒有做過父親。

但他從很小很小的時候，就已了解過無數的父親。

他曾親眼看見一個窮困、在嚴寒中無法捕捉到任何野獸的獵戶，從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塊肉，來餵養飢餓的兒子。

他又曾經見一個只有二十歲的小伙子，居然在半夜深更裏摸進一個已經快將六十歲的老寡婦家中逗留了整整一個晚上。

他不是去偷銀子，而是去賺銀子。

那一夜，他「賺」了十兩紋銀。

這十兩銀澈底摧毀了他的尊嚴，就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太無恥，太沒種，簡直是丟光了天下間所有男人的臉。

但郎如鐵的看法並不如此。

他覺得這個小伙子絕非無恥，而且很有種。

雖然他幹的事的確很醜惡，但你若知道他這樣做是為了甚麼，你就會原諒他。

只要是有血性的人都會原諒他。

因為他那只有半歲的女兒病了，他若在一天之內找不到醫藥費用，他就會喪失了他的骨肉。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一天之內籌到十兩銀的。

他就不能。

就算是籌三兩銀子都不能。

結果，他只好去陪那個已將六十歲，但還自稱只有三十六歲的老太婆，渡過一個醜惡的晚上。

這件事情雖然醜惡，但他却是個偉大的男人。

就算他那天晚上找的不是人，而是一隻駱駝，我們都不能說他無恥、沒種、丟男人的臉。

相反地，他比許多徒負俠名的君子、大俠更值得令人尊敬。

儘管世間上還有許多不負責任的父親，但郎如鐵却瞭解絕大多數父親對兒女的感情。

海三爺現在的心情，郎如鐵很瞭解，而且他已決定不讓海三爺失望。可惜海飄的性命並不是操縱在他的手上。

一舉手間就可以殺死海飄的人，是郎如鐵痴戀多年的白盈盈。

（四）

劍鋒冰冷，倩女無情。

郎如鐵忽然長長的嘆口氣，對白盈盈道：「我現在只要求妳一件事。」

白盈盈面色冷漠：「你要我放了她，是嗎？」

郎如鐵道：「只要妳放過她，無論你要我幹甚麼事，我都肯答應。」

白盈盈冷冷一笑：「不能，就算你肯跪在我面前自盡，我也絕不會放過她。」

郎如鐵道：「害柳平彥的人並不是她，而且海三爺也不是他的父親！」

「雖然她不是海三爺的女兒，但若非因為她，柳平彥又怎會落得如此下場？」

郎如鐵的肩頭似在顫抖，道：「妳簡直是在強辭奪理。」

「隨便你怎樣說，」白盈盈冷冷道：「算來算去，她也是罪魁禍首，難道你沒有聽過『紅顏禍水』這四個字？」

郎如鐵嘆息一聲，喃喃道：「紅顏禍水，不錯，這句說話一點也不錯。」

他說話的時候，目不轉瞬的望着白盈盈。

海飄是罪魁禍首？海飄是紅顏禍水？

過了半晌，郎如鐵忽然仰天大笑。

就在他大笑的時候，白盈盈手中的長劍已向海飄的咽喉上刺去。

幾乎就在同一刹那間，一條人影突然從孔香香和海飄的中央穿過，接着刀光一閃，把白盈盈的長劍震開半尺！

這人的輕功造詣絕佳，但刀法却未免太稚嫩一點，而且刀上的勁力也極差。

他已是豁盡全力，僅能把白盈盈的劍震開半尺。

白盈盈的劍被震開，是因為猝然間不防會有此一着。但她畢竟是白聖山的女兒，平時武功深藏不露，但一經施展，却是不同凡响。

鏗！刀劍再度交擊，白盈盈的劍已刺進了這個人的胸膛。

這人正是一向極關心海飄的八腿貓。

刹那間，郎如鐵又驚又怒，兩尺長的英雄槍已一伸而盡，變為七尺二寸。

英雄槍下

（一）

劍快如電，槍下無情。

人雖有情，槍却無情。

人豈能無情？槍又豈會有情？

有情人，無情槍。塵世上本就有許多矛盾的事和數之不盡無法控制自己的人。

甘願被她利用、甘願被她奴役的郎如鐵，就在這個令人永遠難忘刹那間，刺出了可怕的一槍。

沒有人能阻止這一槍。

即使是郎如鐵自己也不能。

號稱天下第一名俠的白聖山更不能。

颯！一槍穿胸，一槍已絕對致命！

× × ×

英雄槍下，美人濺血！

郎如鐵如墜寒池，忽然全身已痲痹。

（二）

極度的痛苦能令人痲痹。

痲痹能令人忘記痛苦。

但郎如鐵現在却是既痛苦，又痲痹，他相信就算此刻面臨死亡的是自己，他也不會這麼難過。

可是，他還是沒有後悔。

雖然他親手毀滅了自己最心愛的女人，他他沒有後悔。

悲痛並不等於後悔。

他可能一輩子都會為這件事而難過，但他絕不會後悔。

即使時光能倒退，他也會再刺出這一槍。

他可以做許許多多對不起自己的事，但却絕不能對不起自己的槍，更不能做對不起父親的事。

——他若不刺出這一槍，他就對不起英雄槍。

──他若對不起英雄槍,也就對不起自己的父親!

可是……

他刺出了這一槍,對他來說實在是太殘酷、太對不起自己。

然而……

他還是沒有後悔,永遠都不會後悔。

× × ×

郎如鐵是否郎心如鐵?

他是否無情無義?

又有誰能立下判語?

× × ×

長嘯,白聖山挑戰郎如鐵,在海星堡大橋上決一死戰。

(三)

海星堡大橋建築雄偉,路面寬敞。

以前,每逢清晨,海飄總是喜歡騎着一匹神駿的白馬,穿過這條大橋到彼端呼吸清鮮的空氣。

現在,海飄又再站在這條橋上。

經過兩個時辰的暈迷之後,迷魂針的藥力已消失,她已清醒過來。

當她醒過來的時候,第一個看見的人就是八腿貓。

八腿貓受了傷,傷勢不算輕,但却還死不了。他的妻子呂柔情也來到了海星堡,而且她的醫術也相當高明,很快就保住了丈夫的性命。

呂柔情曾經與孔香香動手,結果誰都贏不了誰。

最後,白聖山命令孔香香停手。

他要與郎如鐵決一死戰。

× × ×

海飄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白天義和海三爺都已經死了。

如果不是八腿貓拚命把海飄從白盈盈的劍尖下搶救,海飄也已死了。

這一晚,海星堡發生的事實在太多,也太可怕。

但事情還沒有完結。

郎如鐵已接受了白聖山的挑戰。

決戰在即,

但幾乎每個人都已看出了這一戰,郎如鐵是絕無取勝把握的。

就算要保存性命也極難。

姑勿論他本來的武功是否白聖山之敵,但他前後拚戰秦大官人和海三爺,兩度受傷,內力方面毫無疑問已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

所以,這一戰,他幾乎是站在必敗之地。

但他沒有逃避。

旭日撥開遠山羣峯上的彩雲,似乎也要看看這一幕扣人心弦的決戰。

白聖山有劍,劍在青銅鑄成的鞘中。

郎如鐵背西望東,溫柔的陽光照射在他的臉龐上。

他的眸子射出了銳利的光芒,就好像劍已出鞘。

他居然似乎充滿信心。

白聖山目中忍不住流露讚許之色,因為,他覺得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勇敢的戰士。

勇敢並不代表好勇鬥狠。

好勇鬥狠的人,未必就是不怕死的好漢。

只有在面臨強敵,面對死亡,接近死亡時候還面不改容的人,才是勇敢的戰士,不怕死的好漢。

白聖山忽然嘆息了一聲。

「你若能成為我的女婿,未嘗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只可惜我的女兒已死,而且死在你的槍下。」

他的聲音很柔和,但在郎如鐵的耳中聽來,每一個字都已變成了尖針,變成了毒刺。

他的手忽然輕輕發抖。

高手對陣,生死勝負決定於俄頃之間,他的手怎能發抖?他的心情豈容紊亂?

但他的手已發抖。

他的心情已如亂絮。

倘若此刻白聖山突然出劍,他必已是個死人。但白聖山的劍還是沒有動。

因為就在這個時候,海飄已握着她的飛星劍,與郎如鐵站在一起。

(四)

郎如鐵的手還在發抖,額上忽然冒出了閃閃發亮的汗珠。

海飄毫不猶疑,突然握住了他的手。

她的手也是冷的。

但兩隻冰冷的手握在一起,很快就發出了熱。

郎如鐵茫然地瞧着她,忽然深深的吸了口氣。

海飄也瞧着他,兩人的手握得更緊。

她不在乎別人怎樣看她,天地雖大,此刻唯一能令她重視的人,只有郎如鐵。

郎如鐵的手不再冷,也不再發抖。

他忽然亮出英雄槍,一伸就已化為七尺二寸。

幾乎是在同一剎那,海飄的飛星劍也已出鞘,在陽光下閃耀着耀眼的青芒。

白聖山目中忽然露出一種令人冷入骨髓的寒意,同時,盯在郎如鐵和海飄的臉上。

「你們是要死在一起?」

他們沒有回答。

郎如鐵的右手握着海飄的左手,兩人突然向白聖山飛撲過去。

他們已具有信心。

無論這一戰是勝是負,或存或亡,對他們來說已不重要。

槍劍同時撲擊白聖山。

白聖山還是沒有動,整個人穩定得就像是一座萬年不變的冰山。

槍劍雖然來勢洶洶,他竟然全不放在心上。

他已智珠在握。

他已穩操勝券。

因為他已很瞭解這兩個年青人的武功,同時更清楚自己手中劍的力量。

他不怕他們撲過來,只怕他們不來。

現在他們已來,那是燈蛾撲火。

然而,世事變幻無常,眼看立刻就要死在白聖山劍下的兩人,突然被一股巨大的旋風震飛開去。

每個人的眼色都變了,就連穩定如萬年冰山的白聖山也不例外。

橋上忽來怪客。

海飄悚然一凜。

站在橋上的,是個銀袍人,他手上握着一柄形狀奇古的銀杖,頭上戴着一頂鑲

滿寶石的銀冠,但臉上却戴着一具白銀般的面具。

他令人看來氣派莊嚴高貴,但却有更多的神秘、妖異之感。

這人赫然竟是地獄魔主。

驚人的賭賬

(一)

神秘莫測的地獄魔主,突然會在這個時候從橋下殺出來,而且一掌就把郎如鐵和海飄震開。

郎如鐵望了望海飄,海飄也望着他。

他們雖然被震開,但却俱安然無恙。

他們都已明白,地獄魔主並不是在傷害他們,而是在阻止他們與白聖山決戰。

白聖山眼睛裏發出了一種凌厲的光芒,喝道:「你是甚麼人?」

地獄魔主冷冷一笑,沉聲道:「地獄中人。」

白聖山道:「地獄中何許人?」

地獄魔主道:「你總該知道。」

白聖山叱道:「白某不管你是誰,讓開。」

地獄魔主冷冷道:「我如不讓,又當如何?」

白聖山冷笑道:「大胆!」

地獄魔主嘿嘿一笑:「我的胆子若不大,又豈敢在白大俠的面前裝神弄鬼?」

郎如鐵忍不住問海飄:「妳可知道他是誰?」

海飄立刻道:「他是地獄魔主。」

郎如鐵一怔:「甚麼地獄魔主?」

地獄魔主冷冷一笑:「地獄魔主就是人間地獄的主人,人間地獄禁衞森嚴,可說生人勿近。」

海飄道:「但我却在人間地獄渡過了大半載的時光。」

地獄魔主道:「妳很幸運,居然誤打誤撞闖進了地獄,而且還練成了一身不俗的武功。」

海飄默然。

地獄魔主一笑,接道:「但妳可知道,一心一意要令妳武功大進的是誰?」

海飄茫然。

她不知道,郎如鐵更不知道。

地獄魔主默然半晌,接道:「是妳的親生父親劉孤零。」

海飄的臉色一陣子蒼白。

地獄魔主忽然嘆了口氣,道:「劉孤零也是地獄中人,他在地獄中的權力,僅次於地獄魔主。」

郎如鐵目光一亮,忽然道:「你不是地獄魔主?」

× × ×

地獄魔主忽然把臉上的白銀面具解下,露出了一張臉色慘白,鷹鼻大牙的臉。

這人赫然竟是海飄在地獄裏的師父──賀閃山。

× × ×

郎如鐵忽然透了一口氣,道:「你不會是甚麼地獄魔主。」

賀閃山道:「老夫為甚麼不會是地獄魔主?」

郎如鐵淡淡道:「前輩雖然嗜賭成性,但却一向淡泊名利,絕不會當甚麼地獄魔主。」

賀閃山一怔。

「你認識老夫?」

郎如鐵點點頭,道:「十五年前,晚輩曾與前輩有過一面之緣。」

「十五年前?」賀閃山沉思片刻,忽然脫口道:「是不是在賭場裏?」

郎如鐵搖頭:「不是賭場內,而是賭場外的一間小酒家。」

「噢!」賀閃山道:「老夫記起了,當時老夫輸得七葷八素,連買酒錢都沒有了。」

郎如鐵笑了笑。

「前輩的記性還不算壞。」

「你的記性更好,老夫的外號,你一定不會忘記罷?」

「當然沒有。」

「說出來,讓老夫的徒兒聽聽。」賀閃山哈哈一笑,指着海飄:「她就是老夫的徒兒,雖然不算聰明,倒也不太笨。」

海飄一怔。

在地獄的時候,她很少看見賀閃山面露笑容,更從未見他笑得如此開心。

郎如鐵猶豫片刻,賀閃山又接道:「老夫的『雅號』,雖然並不如何動聽,但你儘管直說無妨,也好讓天下間的人都知道,老夫仍然活着,沒有連這條老命都輸掉。」

郎如鐵透了口氣,終於說:「前輩就是中原第一絕──賭命老師父賀閃山!」

「對,對極了!」

賀閃山大笑,指着白聖山道:「他是中原第一名俠,老夫是中原第一絕,本來就是旗鼓相當,不分伯仲的生寃家,死對頭。」

郎如鐵默然半晌,忽然道:「前輩剛才所說的地獄,是……」

賀閃山忽然沉下臉,冷冷道:「所謂人間地獄,其實就是鐵鯨門。」

「鐵鯨門?」

「不錯,」賀閃山冷冷的盯着白聖山道:「強秦幫與海星堡的勢力日漸龐大,白總門主不敢正面攖其鋒,於是偽稱撤手塵寰,其實却是暗中在一秘谷內開闢武林地獄,訓練新血,網羅江湖黑白二道走投無路的高手,然後暗中挑撥強秦幫與海星堡互相火併,圖坐收漁人之利。」

郎如鐵嘆了一口氣:「這計劃實在不錯。」

賀閃山冷冷一笑:「老夫事事不壞,就只是壞在嗜賭如命,終於在賭桌上輸了九千八百萬兩金子。」

郎如鐵一呆。

「九千八百萬兩金子?」

「不錯,但這都是賒帳。」

「賒誰的帳?」

賀閃山冷冷道:「是地獄魔主白聖山的。」

白聖山臉上木無表情。

郎如鐵嘆道:「欠下這筆賭帳,就算是天下第一富豪也還不清。」

賀閃山聳肩冷笑:「老夫只不過是一條光棍,當時我只有十八兩金葉子。」

郎如鐵道:「數目相差太大,對方豈肯罷休?」

賀閃山道:「當然不肯罷休。」

郎如鐵道:「那便如何是好?」

賀閃山道：「金子還不了，只好還命囉。」

郎如鐵一怔，嘆道：「難怪前輩人稱賭命老師父，果然不愧是賭徒本色。」

賀閃山淡淡一笑。

「老夫雖然年紀已差不多，但這條老命却還是很值錢，最少，老夫可以帮助地獄魔主訓練更多的高手。」

郎如鐵點點頭：「武功本來就是無價之寶，你若不肯教，就算有人天天送你九千八百萬兩金子，也是沒用的。」

「對，對！」賀閃山哈哈一笑：「你的說話對極了，老夫雖然嗜賭如命，但從來都沒有眞正稀罕過金子銀子，別人輸了錢是肉疼、心疼、骨疼、頭疼，但老夫輸了錢却只有痛快淋漓的感覺，倒是贏錢之後，瞪着白花花的銀子，反而不知如何花掉才好，於是只好又往賭場裏跑，直到又再輸光了爲止！」

這種賭徒倒也少見。

而這種賭徒，也必然是命中註定的大輸家。

能够一下子就輸掉九千八百萬兩金子，古往今來又有幾人？

（二）

輸了金子還不清，以武功作爲還債之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賭命老師父從不賴帳，這也是江湖中人皆共知的。

但他現在却來一記反戈相向，在武林地獄裏盜走了白聖山的銀袍、手杖、白銀面具，儼然以地獄魔主的姿態出現。

白聖山就算再深沉老辣，又豈能不爲之吃驚！

江湖上有盛讚：「南北二山，高聳入雲。」

這兩句說話，似乎是忽略了另一座「山」。

賭命老師父賀閃山也是「山」。

他的武功，也絕不在彭隱山和白聖山之下。

現在兩山相逢，自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白聖山一直都想控制賀閃山，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他已花費了不小心血。

但他唯一最大的成果，也僅限於在賭桌上贏了對方九千八百萬兩金子而已。

爲了這一筆跡近乎「荒謬」的賭帳，賀閃山在武林地獄裏成爲了一個訓練武林高手的師父。

他沒有賴帳。

但到了最後關頭，他還是反了。

（三）

陽光已漸漸升起，白聖山的臉上還是那副木無表情的樣子。

他老謀深算，任何一個可以被他利用的人，他都沒有放過。

即使是他的女兒白盈盈，又何嘗不是被他所利用？

中原第一名俠心地之險惡，江湖中人又有誰能猜得透。

許多人以爲他已死了，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性命還在這個人的掌握中。

這種人實在比秦大官人、慕容天軍、海三爺還更可怕、還更危險。

× × ×

四目相交，如針鋒般相對。

白聖山凝視着賀閃山，忽然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麼一直都沒有殺你？」

賀閃山冷笑道：「據老夫所知，最少有兩個理由。」

白聖山道：「你說。」

賀閃山道：「第一個理由很簡單，你要利用老夫，爲未來的鐵鯨門訓練一批武功絕頂的高手。」

白聖山道：「還有呢？」

賀閃山悠悠道：「第二個理由更簡單，你一向都不願做沒有把握的事。」

白聖山沒有說話，只是靜靜的聽他講下去。

賀閃山嘆了口氣，接道：「江湖中人一直都以爲海三爺處事謹愼，但比起你還要差一點。」

白聖山一笑。

「你以爲我是因爲沒有把握殺你，所以才不動手？」

賀閃山道：「那也未必盡然，假若你和劉孤零聯手，勝算還是較大的。」

他冷冷一笑，又道：「但你若無緣無故地把我殺掉，非但是武林地獄的損失，而且也會令其他心腹份子爲之心寒，你是智者，自然會顧及這許多重要的關節。」

「分析得很好，」白聖山冷冷一笑，道：「你在賭桌上若也如此精明，就不會經常輸得一敗塗地。」

賀閃山哈哈一笑。

「你以爲用『瞞天掩地梅花變』的牌九騙術，就眞的能瞞得過老夫這雙昏花老眼麼？」

白聖山似是一愣，但隨即道：「這種伎倆自然是瞞不過賀師父的，只是賀師父爲何不當面點破？」

「那不好意思。」

「怎麼不好意思？」

賀閃山淡淡道：「騙老夫的人若是個小毛賊，那還罷了，但對方却是名震天下的中原第一名俠，而且騙的錢又不很多，只不過區區九千八百萬兩金子，老夫雖然窮，却也不在乎。」

白聖山冷冷一笑。

「這似乎是虱多不癢，債多不愁的論調。」

賀閃山道：「白大俠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反正事情早已過去，老夫欠你的賭債也已還清。」

白聖山冷笑：「你早已有預謀，要謀害於我。」

賀閃山道：「老夫雖然早已輸得一窮二白，但還有四個字沒有輸掉。」

白聖山道：「四個字？」

賀閃山道：「這四個字是你以前經常掛在嘴邊說的。」

白聖山目光一閃：「是替天行道？」

「不錯！正是替天行道！」

「想不到賭命老師父也會叫出這句口號。」

「不必多言，亮出你的天鯨劍。」

「你的劍又何在？」

賀閃山伸出了右手食指，冷冷道：「這就是老夫的劍。」

「以指代劍？」

「既是以指代劍，也是指中鐵劍。」

「你有把握？」

「指中鐵劍絕對可以殺人。」

「任何人？包括白某在內？」

「這一點無論是誰都不得而知，」賀閃山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沉聲道：「但爲了替天行道，老夫最少該試一試！」

「試」字才出口，他已出手。

白聖山的劍也已刺出。

× × ×

寒光閃動，衣袂迎風飛舞，白聖山的劍法，江湖上又有幾人能望其背項。

以劍而論，白聖山的劍法絕對可以名列天下間所有高手前三名之內。

賀閃山呢？

這個賭命老師父的劍法又如何？

削髮奇緣

（一）

一片灰雲，掩蓋了東方山巒上剛爬起的太陽。

大地蕭瑟，濃厚的殺氣幾乎已可以把這條大橋壓斷。

劍如電閃，一連十一劍，連續不斷地直刺賀閃山的咽喉。

兩人的距離並不遠，相隔只在咫尺。

這十一劍出自中原第一名俠白聖山的手中，那種力量是任何人都很難想像的。

秦大官人、魔刀老祖、海三爺、劉孤零和慕容天軍都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手。

但即使他們復生，能否接下這十一劍，也是大有疑問之事。

這十餘年來，白聖山的武功有了多大的進展，恐怕連他自己都不能回答。

世間上幾乎已沒有人能接下這十一劍，尤其是在赤手空拳的情況下。

但賀閃山能。

他不但能把這十一劍一一化開，而且猶有反擊之力。

白聖山這十一劍擊出，竟然未能搶得先機，正待變招求勝，賀閃山已趁着這一刹那間的空檔，反擊十七指。

十七縷銳風，如同十七枝飛劍般，急劃白聖山胸腹十七道要穴。

這十七指的威力，又豈在十七把利劍之下？

每一指都是利劍。

每一指都蘊藏凌厲無比的殺着。

白聖山回劍自保，他身形靈敏矯捷，而且掌中劍老辣異常，十七指最少有一半以上都被天鯨劍封了回去。

但直到第十七指，賀閃山擊向他氣海穴的時候，白聖山以劍尖再迎，突然「鐺」的一聲，劍鋒折斷逾半，跌在地上。

天鯨劍是千古神劍，居然也挨不住賀閃山的指風，可見賀閃山的指中鐵劍，果然非同凡响。

白聖山臉色不變，斷劍突然急速脫手飛出，直射賀閃山心坎穴。

賀閃山身子微微一斜，右手食指向斷劍急點，「叮」的一聲，斷劍冲天飛逝，登時無影無踪。

白聖山神色自若，改用掌法與賭命老師父週旋。

刹那之間指風嘶嘶，掌影重重，誰都未能一下子佔到絲毫優勢。

兩人的招式和動作漸漸由快轉慢，到最後竟然有如牛上山坡，動作遲鈍得令人難以置信。

但他們的衣衫已濕透，臉色也是同時變得毫無血色。

忽然間，白聖山的右掌按在賀閃山的左肩上，而賀閃山的右手食指却抵在他的右胛下。

兩人的動作完全停止。他們就這樣對峙着，誰都沒有移動一下。

（二）

灰雲蔽天，大地更見蒼涼。

白聖山初時還是充滿自信，但漸漸地，他臉上已出現了不安的神色。

他既感不安，而且，也有着痛楚的感覺。

賀閃山的指中鐵劍，豈是憑血肉之軀所能抵禦的。

這種指力，就算是鐵布衫、金鐘罩之類的橫練功夫，也難抵禦。

當然，白聖山的內家氣功，遠比一般鐵布衫、金鐘罩的功夫高明，但時間一長，也漸難抵禦賀閃山鐵指上所透過來的壓力。

賀閃山所指之處，是人身十二要穴之一，若被攻破，立時就得吐血身亡。

白聖山並不是個賭徒。

他不喜歡賭自己的命。

他萬萬輸不起。

但賀閃山呢？

× × ×

從十歲開始，賀閃山就喜歡賭博。

他賭錢，也賭命。

他不怕輸，只怕贏得太多，反而讓自己添增不少煩惱。

雖然他的賭運向來欠佳，但一條光棍般的性命却是賭了幾十年還沒有輸去。

他早已準備隨時把性命輸掉。

他是賭命老師父，他贏得起，也輸得起。

「仗義每多屠狗輩」。

在名門大派的老前輩的眼中看來，賀閃山的武功就算是天下無敵，也不外「屠狗輩」、「光棍」之流而已。

他沒有俠名，更沒有顯赫的家世作爲後盾，他只是一個聲名狼藉的賭徒、四海爲家的流浪漢。

但眞正最能替天行道的人，偏偏還是這種光棍、流浪漢。

他已把自己最後一注本錢，押在白聖山的身上。

（三）

哀兵出擊，而且不求勝利，只求重創強敵，不惜同歸於盡。

這就是賭命老師父這一戰的策略。

他反正不怕輸。

他反正輸得起。

當然，他的本錢還是極其雄厚，最少還值得上九千八百萬兩金子。

白聖山雖然武功絕頂，但九千八百萬兩金子一旦從天而降，已足够把他壓死有餘。

賀閃山寧願不要自己的性命，他寧願把自己的性命兌換，換成九千八百萬兩沒有血、沒有肉、沒有性命也沒有感情的黃金。

他寧願把自己化爲黃金壓死白聖山。白聖山無疑是武林的巨人。

但就算這個「巨人」有三頭六臂，身高丈八，九千八百萬両金子已足够壓死他十次。

所以，這一注賀閃山押準了。

× × ×

這一戰並不好笑。

這是江湖上無數可歌可泣故事的其中之一。

風凄切，大地更見蕭瑟。

白聖山的身子已僵硬，臉上凝結着驚惶、怨毒之色。

賀閃山也已沒救，但他的神色却是充滿愉快。

就像是一個第一次跑進賭場就大有斬獲的小伙子。

他們都是江湖人。

儘管他們活着的時候，是兩個完全不相同的人。

但現在却已完全沒有半點分別。

又有誰能埋怨上天不公平呢？

（四）

雪飄飄，壺中暖熱了的酒已漸冰冷。

又是雪梅樓的觀雪庭。

依然是大雪紛飛時候……

× × ×

追憶是消極的，它不能對將來的事有所帮助。

郎如鐵很明白這一點。

往事無論是苦是甜，俱已往矣。

何必重提？

何苦追憶？

然而，人畢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血肉，就有感情。

理智與感情，本來就是互相對立的。

人不能沒有理智。

更不能沒有感情。

只有理智而沒有感情的人，未免太冷酷、太可怕。

只有感情而沒有理智的人，却又未免太愚蠢、太可憐。

郎如鐵在賞雪。

他看的是雪。

他心裏想的却是人。

他想的不但是朋友，也有敵人。

秦大官人、慕容天軍、海三爺、香飛雨、屠滌天、鬼域之王賴隆……

他們都已在另一個世界。

他又想起柳平彥、白盈盈、賀閃山、霍十三刀……

他們也不見了。

他們無論是敵是友，都令郎如鐵懷念不已。

因爲他今後已無法再見這些梟雄和豪傑。

當然，令他最難忘的還是白盈盈。

他看着自己的一雙手，忽然笑了。

他的笑聲充滿苦澀、辛酸。

但他還是沒有後悔。

× × ×

冷酒澆入愁腸，一杯復一杯。

飛龍帮已解散，他再也不願幹甚麼飛龍帮主。

武林地獄也已化爲灰燼，那是賀閃山與白聖山決戰前的傑作。

直到很久之後，江湖中人才知道霍十三刀爲甚麼要血洗點蒼派。

原來點蒼派掌門已投靠強秦帮，不願同流合汚的道士、長老，早已被秦大官人派人一一暗殺。

× × ×

霍十三刀斷腕之後，到了武林地獄。

在武林地獄中，與他結成莫逆之交的，是一個武功平庸，但輕功却絕頂的老乞丐。

老乞丐終於逃出武林地獄，但却年老體弱，終於餓死於道上。

他死前還保存着一隻酒壺，那是霍十三刀送給他的。

在整個武林地獄之中，最幸運的人除了海飄之外，還有蔗糖、花枕兒、不懶和小紅娘。

那全然是劉孤零的安排，好讓自己的女兒能有四個本領不錯、心腸也很好的侍婢照應着。

秦大官人雖然是絕世梟雄，但他怎樣也想不到，劉孤零早就已和白聖山有所勾結。

而且是將來鐵鯨門的副門主。

劉孤零的掩飾功夫做得很好，而且暗算秦大官人那一着更是可圈可點，但到最後，他還是逃不過失敗的命運。

慕容天軍聰明絕頂，但正因爲太聰明，劉孤零不能容忍這個人的存在。

所以秦大官人還沒有死，他就已先死掉了。

人心險詐，江湖人的手段，更是兇險難測。

無論是誰，只要走錯一着棋子，都會惹來殺身之禍。

一場兇險的風波，總算暫告停息，但動蕩江湖、莽莽神州，又豈會有永久眞正寧靜太平的日子？

這正是江湖上波濤之兇險，也正是江湖人莫大的悲哀……

（五）

一場可怕的暴風雨總算已成過去，園中花落枝殘，一片荒凉的景象。

郎如鐵要離開雪城了。

就在他準備啓程的時候，八腿貓忽然像一枝箭般衝過來。

他的傷勢還沒有完全痊癒。

郎如鐵忍不住皺眉道：「甚麼事大驚小怪？」

八腿貓喘着氣，道：「不妙！不妙！不妙！」

郎如鐵一怔。

「甚麼事情不妙？」

八腿貓嘆息一聲，又跺了跺脚：「雪城忽然來了一個老尼姑。」

郎如鐵又是一呆，半晌才道：「你欠了這個老尼姑一筆債？」

八腿貓啐了一口，道：「我就算欠和尚的債，也絕不欠尼姑的債。」

郎如鐵忍不住笑道：「和尚和尼姑又有甚麼分別？」

八腿貓瞪着眼睛，道：「和尚是男人，尼姑是女人，難道你連這個分別都不知道？」

郎如鐵沒好氣的點點頭，道：「我知道。」

八腿貓道：「這個老尼姑你可知道是誰？」

郎如鐵苦笑道：「天下間的老尼姑何止萬千，我怎會知道你說的是那一個？」

八腿貓嘆了口氣道：「她叫絃心。」

郎如鐵臉色微微一變：「是峨嵋派的掌門絃心師太？」

八腿貓點點頭。

「正是她！」

郎如鐵道：「絃心師太向來甚少在江湖上走動，怎會忽然來到這裏？」

八腿貓道：「她是來拜祭賭命老師父的。」

郎如鐵又是一怔。

八腿貓接道：「原來賭命老師父在三十四年前，曾救過她的性命，所以他是她的恩公。」

郎如鐵「噢」一聲，道：「原來如此，但這又有何值得大驚小怪？」

八腿貓又跺了跺脚，嘆道：「壞就壞在海小姐碰上了她。」

郎如鐵臉色一變。

「她們發生衝突？」

八腿貓道：「倘眞如此，反而上上大吉。」

郎如鐵揉揉眼，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倒把我弄糊塗了。」

八腿貓道：「海小姐與老尼姑一見如故，海小姐還求老尼姑收錄她爲弟子。」

郎如鐵臉色一陣蒼白。

八腿貓吸了口氣，嘆道：「絃心師太向來不收錄俗家弟子，這是江湖中人人皆知的事，試想海小姐若眞的投在峨嵋門下，那時候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小尼姑，這怎麼得了？」

郎如鐵臉色更蒼白，喃喃道：「的確不得了……」

八腿貓忽然板起臉孔，冷冷道：「我一向很尊敬你，很崇拜你。」

他的說話很有趣，語氣却嚴厲得令人出奇：「但若眞讓海小姐去做了小尼姑，我立誓每天罵你三百次混蛋烏龜、該死王八！」

郎如鐵楞住了。

八腿貓從來都沒有罵過他，但這一次却罵得很兇、很認眞。

過了半晌，郎如鐵奇道：「她若做了小尼姑，是不是我害她的？」

八腿貓瞪着眼睛：「難道你連她爲甚麼要出家都不知道？」

郎如鐵道：「我……」

八腿貓厲聲道：「我想揍扁你的鼻子！海小姐哪一點不比白盈盈强？你若爲了那蛇蝎一樣的女人終日愁眉苦臉，還算甚麼英雄好漢？我看你還是不如一頭撞向冰山撞死好了！」

好一記當頭棒喝。

喝得好！

喝得妙！

喝得精采。

八腿貓居然把他心目中的大英雄一語喝醒。

（六）

峨嵋派眼看很快就要增加五個小尼姑了。

但忽然間又遭遇到變卦。

這變卦實在太大。

原本極力懇求絃心師太收錄爲弟子的海飄，她不再做小尼姑。

原本打算跟隨海飄一起削髮爲尼，遁跡空門的蔗糖、花枕兒、不懶和小紅娘，也隨着打消了這個念頭。

因爲她們都很忙碌。

她們爲了海飄的婚事，而忙得不亦樂乎。

最莫名其妙的人當然是絃心師太。

正當她準備答應這五個女孩要求的時候，居然有一個很沒有禮貌的男人衝了進來。

這個男人當着衆人的面前，要求海飄嫁給他。

海飄連耳根都紅了。

她嘴裏不斷的嚷着：

「不嫁！不嫁……我永遠都不會嫁給你……」

她一面嚷一面拔足狂奔，臉龐上却淌着晶瑩的眼淚。

這個男人也狂追了出去。

絃心師太吃了一驚：「他是誰？」

「郎如鐵。」小紅娘立刻回答。

「他太沒禮貌。」絃心師太板着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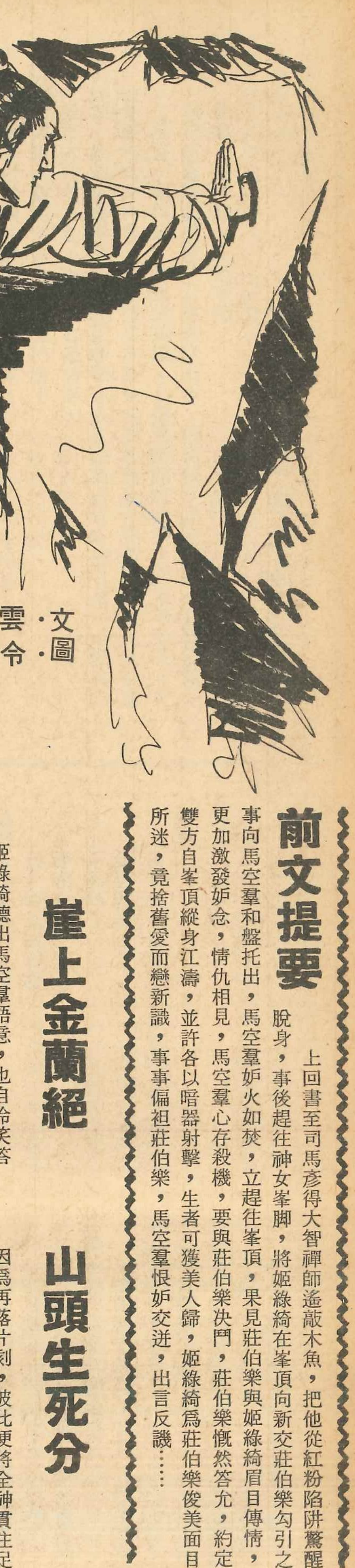
「難怪海小姐不肯嫁給他。」

誰知她的說話還沒有完，那邊廂已由花枕兒傳出了喜訊：「海小姐已答應了，下個月他們就成親……」

四個女孩同時歡呼，一起向外跳蹦蹦的走了出去。

只見海飄輕輕依偎着郎如鐵，臉上淚痕猶自閃閃發亮……

（全文完）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

雲海雙英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彥得大智禪師遙敲木魚，把他從紅粉陷阱驚醒脫身，事後趕往神女峯腳，將姬綠綺在峯頂向新交莊伯樂勾引之事向馬空羣和盤托出，馬空羣妒火如焚，立趕往峯頂，果見莊伯樂與姬綠綺眉目傳情，更加激發妒念，情仇相見，馬空羣心存殺機，要與莊伯樂決鬥，莊伯樂慨然答允，約定雙方自峯頂縱身江濤，並許各以暗器射擊，生者可獲美人歸，姬綠綺為莊伯樂俊美面目所迷，竟捨舊愛而戀新識，事事偏袒莊伯樂，馬空羣恨妒交迸，出言反譏……

崖上金蘭絕　山頭生死分

姬綠綺聽出馬空羣語意，也自冷笑答道：「我也願意你能夠僥倖，但茫茫濁世，往往事與願違，且看你造化如何了！」

說完，目注莊伯樂，滿面關切神情地，含笑說道：「姬綠綺交待已了，莊兄好自施為，好自珍重！」

莊伯樂微微一笑，也未見他作勢縱身，便化成一條銀箭似的，美妙無匹地，向外縱出！

馬空羣那甘示弱？一聲冷笑，也自隨後提氣縱落！

莊伯樂輕妙妙地，縱出五丈有餘，將及六丈！

馬空羣盡力施為，却祇縱出了五丈一二！

他心中一驚，知道自己在轉功方面，確實比這莊伯樂相差了兩成光景！

五六十丈距離，雖然極為高峻，但下墜之時，却也極為快速！

馬空羣眼看業已下墜了三十來丈，莊伯樂却仍暇暇豫豫，毫無發出暗器模樣，不禁大為驚訝！

因為再落片刻，彼此便將全神貫注足下的滾滾江流，施展輕功絕技，死裏逃生，那裏還會再有功夫發放暗器？

對方既無動作，自己千萬不能放過這攻敵良機！

馬空羣兇心動處，左右雙手齊揚，把在縱身之前，便暗暗藏在掌中的七枚「白虎釘」，一把「五毒砂」，覷準莊伯樂的身形撒出！

「白虎釘」幻成七點銀星！

「五毒砂」化為一蓬毒霧！

眼看銀星毒霧已把莊伯樂的身形罩住，任憑對方的輕功身法再高，也必然無法逃脫！

馬空羣自然心頭狂喜，面露獰笑！

但他一絲獰笑，剛剛掛上嘴角，便立即轉變成驚恐神色！

原來莊伯樂不知有甚絕頂神功，那七點銀星，一蓬毒霧，剛剛罩住他的身軀，便突似被無形大力所擊，分發四散！

自己所發的暗器，既告無功，不然也會將莊伯樂掌中的碎石引出！

誰知他根本不會料中對方心意，莊伯樂好似對馬空羣發放暗器，襲擊自己之事，毫不理會，祇驀然施展「九仙子降瑤池」的絕頂輕功身法，白色儒衫，如雲飄颺，接連兩個盤旋，便頗為靈妙地，輕輕落足在奔湍激流中一塊突出水面少許的礁石之上！

馬空羣滿心提防莊伯樂的回襲，故而有些忽略了凌空疾降，將落江中之事！

但他輕功雖比莊伯樂略為遜色，也是一流身手，在警覺不妙之下，真氣猛提，雙掌一分向下凝功連按，亦自微微減弱了下墜之速，斜向一塊大石落去！

莊伯樂連聲冷笑，手掌揚處，銳響颼颼，洒出了一片碎石！但他所發這片碎石，不是打人，而是向馬空群準備落足的礁石打去！

馬空羣人還未到，莊伯樂一片碎石，業已呼然狂嘯的先他而至！

莊伯樂內家勁氣，好不驚人，就利用這一片碎石，把那礁石擊得裂碎大半！

這種情形之下，馬空羣怎能落足，急忙雙掌向前猛推，凌空借勁地，往左方偏落三尺！就這三尺之微，噗通一聲，馬空羣已落入奔流急湍！

三峽水勢，何等猛急，馬空羣人剛落水，即被冲出四五丈去！

莊伯樂冷笑一聲，不管馬空羣的生死，真氣微提，白衣忽閃，飛登岸上，施展絕世輕功，又復向峯頂而去！

馬空羣則雖人落水中，心神未亂，功力提到十成，一躍騰，居然也用一式「飛凫浴水」，勉强縱到岸上！

他滿身水濕地，人落岸上，但莊伯樂却已縱到半峯，而峯頂的姬綠綺也在向莊伯樂撫掌相迎，發出一陣銀鈴媚笑！

馬空羣看在眼中，氣在心頭，羞怒交併，竟忍不住地，滴落了幾點英雄珠淚！

眼看曾經與自己誓海盟山的姬綠綺，從此投入莊伯樂的懷抱以內，馬空羣便是氣度寬宏之人，亦難忍耐，何况他生性又極偏狹强傲？事到如今，無法挽回，馬空羣幾度眞想索性躍入江流，隨波東逝！

但他畢竟是位絕代兇人，終於强忍滿眶熱淚，咬碎鋼牙地，目注峯頂，恨恨叫道：「莊伯樂，姬綠綺，眼前且讓你們這一對狗男女，風流得意！但馬空羣不報此仇，却誓不為人！」

立誓既畢，馬空羣因滿懷悲苦氣氛，亟欲尋人為之傾訴，遂又趕往『神女峯』下，與司馬彥約定的相見之處！

司馬彥見馬空羣神情狼狽，並一身水漬，不禁駭然問道：「大哥，你這是怎麼樣了？」

馬空羣咬牙答道：「賢弟，我有眼無珠，錯把姬綠綺當成情深義重的異性知己，誰知她居然如你所言，是個水性楊花的無恥蕩婦！」

司馬彥訝然問道：「姬姑娘眞與莊伯樂……」

馬空羣接口答道：「他們這一對狗男女，萍踪偶合，氣味相投，那會不發生不可告人的曖昧情事？」

說到此處，恨恨地提起右拳，一擊左掌，搖頭嘆道：「我恨我為了這姬綠綺，竟辜負了另外一位紅顏知己的海樣深情，如今想來，咳……」

司馬彥問道：「大哥的另一位紅顏知己是誰？」

馬空羣黯然傷神，長嘆一聲說道：「她無論容貌、武功，聲名等任何方面，都遠比姬綠綺强得多了……」

話猶未了，司馬彥便自問道：「大哥，你另外這位紅顏知己，既樣樣比姬綠綺為强，你怎會辜負她呢？」

馬空羣嘆道：「其中情由，無法細說，但或可用一句凜若冰霜，艷如桃李，嬌媚惑人之語，來略為比擬！」

司馬彥略有領悟，「哦」了一聲笑道「大哥你另外那位紅顏知己，既然對你海樣深情，則定會對你加以原諒，你如今迷途知返，何不重拾舊情，續修前好？」

馬空羣愧然說道：「她對我太好，我負她太深，我不好意思再見她了。」

司馬彥問道：「大哥的這位紅顏知己到底是誰？」

馬空羣嘆道：「她在當世武林中可以說是武功最高，容貌最美的絕代女子，她叫『無為仙子』歐陽絮！」

「無為仙子」歐陽絮七字入耳，宛如霹靂當頭，震驚得司馬彥一顫，對馬空羣瞠目凝視！

馬空羣詫道：「賢弟，我在『雲夢爭奇大會』上，對你提起『歐陽絮』時，你好似從未聞名，如今怎又這等驚訝？」

司馬彥囁嚅問道：「大……大哥……你……你不是答應告訴我眞姓名麼？」

馬空羣點頭答道：「我叫馬空羣，不叫崔明桂！」

司馬彥又復雙眉緊蹙地，繼續問道：「馬大哥，你能不能讓我看看你的廬山眞面目？」

馬空羣軒眉笑道：「當然可以！」

話完，便伸手解開衣襟，取下一具與司馬彥所用同樣精巧的人皮面具！

司馬彥一見馬空羣的廬山面目，果然與自己長得一般無二，不禁震駭到無以復加地步！

他心中暗想，自己遠赴荊襄，參與「雲夢爭奇大會」主旨，便是找尋馬空羣及綠眉妖女，為「無為仙子」歐陽絮報仇雪恨！

「雲夢爭奇大會」之中，所尋未見，正覺惆悵萬分，誰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馬空羣居然就是與自己結金蘭的崔明桂？

怪不得昔日追風彭一秋替自己及馬空羣，摸骨論相之時，推斷兩人骨骼類似，所異者僅僅心情之差，如今看來，果然自己和他直如虎賁中郎，仲尼陽貨般，形貌身材，無不相像！

以此猜測，那位曾與自己長途同舟，百般相誘的姬綠綺，定然就是使馬空羣惑於肉慾，昧於眞情，而對「無為仙子」歐陽絮負心的「翠媚妖女」！

馬空羣見自己露出本來面目以後竟使司馬彥臉上神情，極度震驚，遂頗為不解地，揚眉問道：「賢弟，你莫非認得我的本來面目，不然怎有如此驚愕之狀？」

司馬彥此時心中所思，是應否立即與馬空羣揭明眞相，放手一戰？

戰或不戰？各有所難！

不戰，則心中似乎有違誓爲「無爲仙子」歐陽絮的復仇初衷？戰，則又違背了彼此人頭石下的金蘭之義！

馬空羣此時心中因已苦痛萬分，再見司馬彥對自己的問話，冷然不理，不禁長嘆一聲說道：「賢弟爲何不答理大哥？難道姬綠綺已對我負心，你也要對我絕義了麼？」

司馬彥因是俠義男兒，心腸甚軟，見馬空羣滿面苦痛神色，忽然想起他雖對「無爲仙子」歐陽絮負心，移情姬綠綺，但如今姬綠綺却也對他負心，轉投莊伯樂的懷抱之內！

可見冥冥天心，絲毫不爽，馬空羣絕之於人，受之於己，業已遭到了依樣葫蘆的現世現報！

既然如此，自己何必落井下石，逼人太甚？不妨暫念金蘭之義，略緩知己之仇，且把「無爲仙子」歐陽絮業已玉殞香消經過，告知馬空羣，看他能否深爲愧悔，從此改變所行，也算給人留了一條回頭是岸的改過自新之路！

主意既定，遂向馬空羣搖頭嘆道：「馬大哥，常言道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你知不知道還有一件比姬綠綺對你負心別戀的更令人腸斷之事？」

馬空羣見司馬彥神情語氣，均極愼重，遂雙眉深蹙地，失驚問道：「賢弟請講，這是一件甚麼不幸事兒？」

司馬彥長嘆一聲說道：「倦鳥知還，舊巢安在？」

馬空羣訝道：「賢弟此語何意？」

司馬彥苦笑說道：「馬大哥，你在姬綠綺喜新厭舊，見異思遷以後，雖然想起『無爲仙子』歐陽絮的昔日深情，但可知彼此却已天上人間，遺恨終古了麼？」

馬空羣震驚欲絕，雙手緊握司馬彥肩頭連連搖撼地，急聲問道：「賢弟此話怎講？莫非歐陽絮業已……」

司馬彥點頭，凄然接口說道：「馬大哥，你猜對了，歐陽絮便爲了你辜負她一片深情，業已飲恨自戕，離却這茫茫濁世了！」

馬空羣聞言，雙眉一挑，憤然叫道：「你是怎樣知道此事？」

話音方了，雙手猛然一推，推得司馬彥騰騰騰地接連倒退幾步，險些立足不住，翻身栽倒！

司馬彥見了馬空羣聽得「無爲仙子」歐陽絮香消玉殞以後的驚急神情，似覺此人天良尚未全泯，遂又復緩緩說道：「馬大哥，我曾在『天姥山削成崖』的密洞之中，親眼見『無爲仙子』歐陽絮的遺體，以及她所寫的血淚遺書，並還挨了姬綠綺姑娘霸道絕倫的『閻王刺』呢！」

馬空羣驚奇萬分地，目注司馬彥問道：「這樣說來，賢弟也不叫耿天心，你是以『三陽神功』，馳譽江湖的『離垢書生』司馬彥麼？」

司馬彥一面點頭，一面也取去「青囊神叟」諸葛仁所贈的人皮面具！

馬空羣見對方形貌與自己完全相似，不禁也深驚造化之奇，以及「瞽目追風」彭一秋的「摸骨神相」之準！

司馬彥因此後已無易容必要，遂收起人皮面具，向馬空羣苦笑說道：「馬大哥，我們昔日誤會而略生嫌隙，如今又因彼此易容成爲金蘭骨肉，這段錯雜恩仇，委實奇妙得很！」

馬空羣以雙目凶芒一閃，冷然問道：「司馬彥，我們如今已經揭破了本來面目，到底是續爲金蘭之友，還是變成生死之仇？」

司馬彥滿面湛然神光，微笑說道：「馬大哥，人貴自知！你既在姬綠綺負心別戀以後，方體會出『無爲仙子』歐陽絮的一片貞情，也應該自知平素的心腸手段，略嫌褊狹狠辣，常言道聲應氣求，方爲至友，又道是道不同不相謀！故而祇要大哥能够從此知非，小弟自願終身對你奉如兄長！」

馬空羣想了一想，坐在石上說道：「你先把目覩『無爲仙子』歐陽絮遺體遺書之事，詳細講我聽，然後再決定我們之間究竟爲仇爲友？」

司馬彥遂將「天姥山削成崖」密洞之中的那場「銷魂之約」的經過情形，向馬空羣絲毫不漏地詳述一遍。

馬空羣靜靜聽完，黯然說道：「這樣講來，歐陽絮確實已無絲毫生望！」

司馬彥嘆道：「青囊神叟諸葛仁老前輩是當代第一神醫，他也認爲時期既過，『冬心九毒草』的毒性定發，必從百日長睡，變爲永世長眠，縱能覓得『大還丹』亦無法眞個生死人而肉白骨的了！」

馬空羣繼續問道：「你在進入『天姥山削成崖』密洞之前，竟與『無爲仙子』歐陽絮從未相識？」

司馬彥點頭答道：「豈但毫不相識，連那『無爲仙子』外號，及歐陽絮的姓名，我還是從姬綠綺姑娘口中知道的呢！」

馬空羣昔日在「天姥山」對司馬彥暗下毒手之故，是以爲司馬彥與歐陽絮，早有私情，如今聽得他們竟在一生一死之下，才初次識面，不由心中稍覺釋然！

司馬彥向馬空羣含笑說道：「馬大哥，我把昔日之事，對你說明，但有兩點疑問，也要請你解答一下！」

馬空羣揚眉問道：「甚麼疑問？」

司馬彥問道：「昔日桂樹林中的那隻猩猩，死在何人手下？」

馬空羣臉上微紅，愧然答道：「是我所殺！」

司馬彥眉頭一皺，又復問道：「那册『無爲眞經』，莫非也是大哥所盜？」

馬空羣越發窘然，但又不能不答，祇好點頭說道：「是我所盜，但這册武林秘笈，如今却在姬綠綺的身邊！」

說到此處，因欲掩飾自己的窘態，遂目注司馬彥問道：「我們之間的存疑各點，至此業已全部廓清，今後到底是爲仇爲友？」

司馬彥朗聲答道：「小弟心意，早已言明，爲仇爲友，全在大哥一念而決！」

馬空羣獰笑說道：「你勸我莫再褊狹狠辣，自是美意，但我不但要求你允許我最後再褊狹狠毒一次，並且要求你加以協助！」

司馬彥訝然問道：「大哥說得清楚一點！」

馬空羣咬牙說道：「我要殺死姬綠綺和莊伯樂洩恨，但自知不是他們合手之敵，除非有你『離垢書生』司馬彥，旋展『三陽神功』相助，方易如願！」

司馬彥想了想答道：「大哥，我充其量也祇能幫你敵住莊伯樂，由你自行與姬綠綺了斷恩仇！」

馬空羣微作沉思，點頭說道：「這樣也好！」

司馬彥又復正色說道：「姬綠綺與莊伯樂之事，是姬綠綺自願與人結交，錯處並不在莊伯樂！故而我請求大哥放寬度量，在與姬綠綺了斷恩仇以後，莫再對他深究，今後並需愼守仁恕之道，萬勿妄開殺戒！」

馬空羣點頭，答道：「祇要我能殺了姬綠綺，洩却了心頭之恨，我便答應聽從賢弟的金玉良言，從此放寬胸襟，奉行仁恕！」

司馬彥又復笑道：「大哥，小弟還有一樁請求！」

馬空群眉頭微蹙，目注司馬彥問道：「賢弟請講！」

司馬彥雙眉微揚，目內神光電閃地，朗聲笑道：「大哥若能快意恩仇，從姬綠綺身邊，奪回『無爲眞經』，可否與小弟同往『天姥山削成崖』前，通誠一奠，使歐陽仙子在九泉之下，略慰芳魂！」

馬空羣聽了司馬彥這樁提議，先是微微一愕，但旋即含笑答道：「賢弟所說有理，我若殺得姬綠綺，就用那册『無爲眞經』，當作香焚，同去『削成崖』密洞，向歐陽絮一祭便了！」

司馬彥見他答允，便含笑說道：「大哥要找姬綠綺，便應趕緊去找，倘若她與莊伯樂，離開這巫山左近，則冥冥鴻飛，弋人何慕？我們豈不將走遍天涯，踏破鐵鞋的了！」

馬空羣聽得連連點頭，厲嘯一聲，閃身便向姬綠綺莊伯樂互相奕棋的峯頂上趕去！

司馬彥隨同展動輕功，儒衫飄飄地，與馬空羣保持了個並肩舉步！

他們兩人，既然均以本來面目相見，無須再作任何掩飾，脚下展足功力，快捷得眞如燕掠雲飛，風馳電掣！

未消多久，便登上那座小小峯頭，馬空羣目光一掃，不禁廢然頓足！

原來空山寂寂，峯頂無人，莊伯樂與姬綠綺，業已走得不知去向！

司馬彥見莊伯樂與姬綠綺雖走，石上棋局却還未收，遂緩步向前，略一注目，不禁對馬空羣失聲叫道：「馬大哥，這莊伯樂居然文武全才，功力並頗不錯呢！」

馬空羣揚眉問道：「賢弟，你有何所見呢？」

司馬彥指着石上黑白的圍棋棋子說道：「這不是棋局，莊伯樂竟用棋子一顆顆嵌入石內，湊成了一首詩兒！」

馬空羣走過去一看，石上的黑白雙丸，果被莊伯樂擺成字跡：「萍水相逢是夙因，何期喜見夢中人？且憑蓋代英雄藝，贏得巫山一段春！」

棋子顆顆深嵌入石，與石相平，並無任何碎裂，足見這莊伯樂的氣勁之强及拿揑之穩，確已到了驚世駭俗的登峯造極境界！

司馬彥審視有頃，搖頭嘆道：「大哥，共祇多少時光？莊伯樂竟能用棋子排成詩句，並一一嵌得與石相平，人又走得無影無踪，其功力之高，委實在我們之上，幾乎到了不可思議地步！」

馬空羣臉上微現不悅之色，向馬司彥冷然問道：「賢弟何必這等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難道你怕了他麼？」

司馬彥劍眉雙軒，搖頭笑道：「大哥不要誤會，小弟生平尚未怕過誰來？我祇是就事論事而已！」

馬空羣「哼」了一聲說道：「莊伯樂別說是人，便是大羅金仙，我也非設法把他打入『阿鼻地獄』不可！」

說到此處，目光略瞥司馬彥，淡淡的道：「賢弟，對方確實厲害，你是局外人，若能助我？馬空羣自然銘刻肺腑，但也不必過份勉强……」

話猶未了，司馬彥便朗聲長笑地，接口說道：「人頭石下風雲會，亙憨屍前生死交！我們既然已結爲金蘭骨肉，祇要大哥肯聽小弟忠言相勸，略爲改變性情，今後除了莊伯樂、姬綠綺這段過節以外，處人處事，儘量寬仁，則別說對方厲害，便是赴湯蹈火小弟也必唯大哥之命是從！」

馬空羣聞言，看了司馬彥兩眼，仰首雲天，一聲長嘯，像是舒散了鬱積胸中的不少怨氣！

司馬彥指着石上棋子所排詩句，含笑問道：「大哥，對方這『且憑蓋代英雄藝，贏得巫山一段春』之語却是何意？莫非大哥已與莊伯樂交過手了麼？」

馬空羣性傲萬分，不肯在司馬彥面前承認自己業已敗於莊伯樂之事，祇是冷笑一聲，搖搖頭答道：「這還不是莊伯樂自我吹嘘，及承認他已與姬綠綺互相苟合而已！」

司馬彥知道馬空羣心中難過，遂岔開話頭，含笑說道：「大哥，我們來遲一步，以致撲空，如今却應往那裏去呢？」

馬空羣想了一想，斷然答道：「去『天姥山削成崖』！」

司馬彥訝然問道：「大哥不如等奪回『無爲眞經』以後才……」

馬空羣接口說道：「我自覺愧對歐陽絮，想到靈前一奠！」

司馬彥聞言，不禁心中暗自盤算！

他盤算的是倘隨馬空羣往浙江「天姥山」削成崖密洞以內，一祭「無爲仙子」歐陽絮芳魂，因來往途程頗遠，可能會躭誤了自己與「大頭仙子」紀西屛所訂五月十五日的「無量山黑眚谷」之約！

馬空羣見司馬彥的沉吟神色，不禁微怒說道：「賢弟，你方才還說甚麼不論赴湯蹈火，均唯大哥之命是從，如今我祇是要你陪我走趟『天姥山』，你怎的就有點不願去了！」

司馬彥聞言，慌忙陪笑說道：「大哥萬莫見怪，小弟祇因心中想事，致稽奉答，那有不遵大哥之命之理？」

馬空羣見他神色恭謹，這才顏色略霽地，含笑問道：「賢弟在想甚麼事兒？」

司馬彥笑道：「小弟曾與『大頭仙子』紀西屛訂了五月十五日的『無量山黑眚谷』之約，故而盤算前往『天姥山』後，還來不來得及趕到雲南赴約？」

馬空羣「哦」了一聲笑道：「賢弟既然另有約會，便不必陪我……」

司馬彥接口笑道：「小弟以大哥之命爲重，業已決定先行『天姥山』，萬一來不及時，便不赴紀西屏之約也罷！」

原來司馬彥暗忖自己曾經立誓尋找馬空羣、姬綠綺，爲「無爲仙子」歐陽絮報仇，誰知情勢急變，不僅自己陰差陽錯地，與馬空羣結爲異姓金蘭，馬空羣更被姬綠綺見異思遷，負心相棄！如今馬空羣既然有意到歐陽絮靈前致祭，應可稍慰這位自己紅粉知己的泉下芳心！故而兩相權衡之下，「天姥山」之行的份量，似乎遠比五月十五日之約爲重！

他如此盤算以後，遂對馬空羣表示願意同往「天姥山削成崖」，去向「無爲仙子」歐陽絮致祭！

馬空羣一再聽他提及「大頭仙子」紀西屏，忽然想起那粒萬妙駐顏丹來，便向司馬彥含笑問道：「賢弟，你與『大頭仙子』紀西屏爲何約會？莫非她不甘心輸給你那粒『萬妙駐顏丹』麼？」

司馬彥點點頭，笑道：「大哥猜得不錯！」

馬空羣憤然說道：「雲夢三奇簡直無恥已極，自己與『南荒毒蜎』柳文宗等勾結，利用『雲夢爭奇大會』行騙，搶走了與會羣雄的所有奇珍，却連僅僅輸給賢弟的一粒『萬妙駐顏丹』都還捨不得麼？」

說到此處，忽然雙眉一挑，目注司馬彥問道：「賢弟大概還不知『眇目仙翁』岑大化在『爭奇台』上，中了『南荒毒蜎』柳文宗毒手之事，祇是場詐死假戲！」

司馬彥笑道：「這段經過，已由姬綠綺姑娘告訴了我！」

馬空羣聽得他提起姬綠綺，不禁又復眉堆妬恨地，向司馬彥問道：「賢弟是與姬綠綺同自武漢兼程趕來的麼？」

司馬彥搖頭笑道：「我們不是從陸路趕來，是從武昌登舟，溯峽而上！」

語音方了，馬空羣神色忽變，兩道目光，異常冷酷，一瞬不瞬地，向司馬彥炯炯逼視！

司馬彥被他看得有點毛骨悚然，囁嚅問道：「大哥，你……你爲何對我如此看法？」

馬空羣神色冷漠地，緩緩道：「江流湍急，坐船溯峽上行，恐怕走不快吧？」

司馬彥襟懷坦白，胸無城府，自然據實直說地，點頭笑道：「不但江流急湍，逆水行舟，自然緩慢，我們更沿途觀賞巴東，西陵，及巫峽景色，以至走了十二三天，才到此地！」

馬空羣又復淡笑幾聲問道：「賢弟，你何時才知姬綠綺的女扮男裝？」

司馬彥仍未覺察馬空羣的弦外之音，因不便說出「妙手郎君」游天樂的姓名，遂含笑答道：「姬姑娘在黃鶴樓頭，便對小弟吐露眞姓名，及女兒家身份的了！」

馬空羣因深知姬綠綺性情，知道她如非對司馬彥有意，決不會說出眞實姓名的，及揭破女孩兒家身份！故而聞言之下，妬火更騰，强自按納地，繼續問道：「賢弟，你憑良心批評一下，姬綠綺的容貌如何？」

司馬彥毫不考慮地應聲答道：「倘若僅就容貌而論，姬綠綺姑娘艷絕天人，是小弟生平所見女子中的第一美麗人物！」

馬空羣聽到此處，忍不住，縱聲狂笑說道：「有美同舟，十二三日，司馬賢弟的艷福不淺！」

司馬彥此時才如夢方覺，緊蹙雙眉，搖手叫道：「大哥，你萬莫誤會，聽我解釋！」

馬空羣搖頭哂道：「你不要假撇清了，姬綠綺是位風流蕩婦，再與你這等豐神俊逸的美男子俏丈夫，長途同舟，還會不做上幾場朝如行雲，暮如行雨的襄王神女之夢麼？」

司馬彥聽他越說越覺難聽，不禁苦笑說道：「大哥，你聽我說，姬綠綺不僅如你說是位風流蕩婦，沿途確曾向我施展各種媚惑手段，因小弟一再堅拒，最後並設下毒計，對我用了什麼『素女醉仙樂漿』呢？」

馬空羣狂笑搖頭說道：「一再堅拒？我就不信當世中有復活的魯男子柳下惠？」

司馬彥長嘆一聲說道：「大哥說得不錯，像姬綠綺姑娘那等天仙般的人兒，甘心投懷送抱，大加媚惑，委實縱令心如鐵石，亦難堅拒！但人世中除了『肉慾』以外，畢竟還有『天理』還有『綱常』，小弟每當情難自禁之際，一想起姬姑娘是大哥的密友，也就靈明立朗，慾念全消！」

這一番話兒，說得眞誠愷切無比，馬空羣本已愧然低頭，但目光一轉，忽又揚眉問道：「你說姬綠綺最後對你用『素女醉仙樂漿』，這是絕世媚藥，神仙服下，亦將亂性，難道你這『離垢書生』，仍能不臣服於她的眉語眼波之下，而淨然無垢麼？」

司馬彥嘆道：「這樁經過，委實奇險無比，小弟確已面臨人獸關頭！但尚幸五行有救，使小弟不致無面與大哥相對！」

馬空羣驚異萬分地，蹙眉問道：「這種事兒，還有救星？我倒要聽聽這救星是從天飛來？還是從江心現出？」

司馬彥點頭笑道：「大哥全猜對了，一樣救星是從天飛來，一樣救星是從江心現出！」

馬空羣莫明其妙的問道：「此話又怎講？」

司馬彥笑道：「小弟懵然誤飲『素女醉仙樂漿』的美酒以後，慾念狂熾，神智全昏，遂向姬綠綺姑娘求歡，誰知她忽又推三阻四……」

馬空羣「哼」了一聲，接口說道：「她一向就愛這等吊胃口！」

一言方畢，忽然發覺深有語病，不禁耳根微熱！

司馬彥毫不在意，繼續道：「就在這千鈞一髮的人獸關頭，忽自天外傳來三記木魚聲響，由江心映現一輪皎潔明月！」

馬空羣「哦」了一聲，司馬彥繼續說道：「小弟耳聞木魚聲，目睹明月清輝，一切慾念，遂告冰消，逃過了這場幾乎淪爲禽獸之險！」

說完，又把當時經過，仔仔細細地，向馬空羣講了一遍。

馬空羣由司馬彥的神情語氣之上，看出全係實言，但仍皺眉問道：「賢弟所說

都是實在的麼？」

司馬彥暗嘆馬空羣疑心太大，喟然一笑道：「馬大哥，你是絕頂聰明之人物，怎不想想倘若小弟與姬綠綺姑娘，有了甚麼不端行爲，如今正應戀姦情熱，雙雙遠走高飛，那裏還會趕來與大哥相見？姬姑娘並又立即又復愛上了那位萍水初逢的莊伯樂呢？」

馬空羣聽到此處，這才疑心全消的向司馬彥愧然一笑說道：「賢弟，我祇是隨口探問而已，你不要笑我疑心太大！其實如今我和姬綠綺恩情已絕，翻臉成仇，她縱或曾與賢弟都過甚麼露水姻緣，我也不會介意的了！」

這幾句話兒，簡直把這位「離垢書生」司馬彥聽得啼笑皆非，滿面窘色！

兩人一面閒談，一面向「浙江天姥山」趕去，準備對那業已香消玉殞，含恨九泉的「無顏仙子」歐陽絮，通誠致祭！

途中，馬空羣仍對那粒「萬妙駐顏丹」，未能忘懷，又向司馬彥說道：「賢弟，常言道：『慢藏誨盜，懷璧招災』，你所那種『萬妙駐顏丹』目標太大，定要仔細收藏才好！」

司馬彥一來深恐馬空羣貪婪狠毒之性難改，倘若以爲「萬妙駐顏丹」，仍在自己身邊，可能又起風波？別生周折！二來如今距離「武昌」已遠，也不怕馬空羣再能找得到「妙手郎君」游天樂！故而聞言之下，長嘆一聲說道：「大哥有所不知了，那粒『萬妙駐顏丹』，可把小弟害苦了呢！」

馬空羣一聽訝然問道：「賢弟此話怎講？」

司馬彥道：「小弟剛離開『三奇水塢』便把這粒『萬妙駐顏丹』送給別人！」

馬空羣失聲說道：「賢弟簡直胡鬧，如此罕世奇珍，怎可隨便送人，你爲甚麼不送給我呢？」

司馬彥聽出馬空羣對於『萬妙駐顏丹』，果然頗有覬覦之心，遂含笑說道：「當時大哥不曾表示需用此丹，否則小弟早送你了！但錯中有幸，我未曾贈送大哥，反倒較好！」

馬空羣不解的問道：「你應該送了我才好，怎會未曾送我，反倒較好？」

司馬彥苦笑答道：「因爲這粒『萬妙駐顏丹』祇是假貨而已！」

馬空羣大驚叫道：「假貨？『大頭仙子』紀西屏竟敢如此欺騙赴會羣雄，簡直應該把她碎屍萬段！」

司馬彥搖頭嘆道：「大哥弄錯了，『大頭仙子』紀西屏倒不會用假貨騙人，否則她怎會與我訂那五月十五日『無量山黑眚谷』之約？」

馬空羣「咦」了一聲說道：「賢弟方才說是假貨，如今又……」

司馬彥接口說道：「紀西屏所輸掉的『萬妙駐顏丹』，倒是眞貨，但我所贏得的『萬妙駐顏丹』，却是假貨！」

馬空羣雙眼一翻，揚眉問道：「這是怎樣講法，賢弟爲何對我賣起關子來？」

司馬彥苦笑說道：「大哥應該猜想得出，這從眞變假之故，祇是爲『萬妙駐顏丹』，曾經落過第三人之手！」

馬空羣回想當時「爭奇台」上情況，不禁恍然領悟地，咬牙說道：「原來又是那當世第一神偷，『妙手郎君』游天樂在弄鬼！」

司馬彥聞言，故意搖頭說道：「大哥又弄錯，那人叫樂天游！不是游天樂，雖然胠篋之技，甚爲高明，可以稱做『當世第一神偷』，但那副猥瑣樣兒，却不配有『妙手郎君』雅號呢！」

馬空羣自然不知道這是司馬彥故意裝腔，隨冷笑說道：「你才弄錯呢，此人的眞姓名叫游天樂，本來面目也風流瀟洒異常，胠篋之技，更屬當世無雙，才有那『妙手郎君』之號！他不僅偷了你的『萬妙駐顏丹』，並把姬綠綺身邊一粒更重要的丹藥，也偷去了！」

司馬彥如今騎虎難下，祇是索性裝蒜到底地，向馬空羣問道：「大哥，姬綠綺姑娘身邊有何丹藥，竟比『萬妙駐顏丹』，還會重要？」

馬空羣揚眉笑道：「大還丹！」

司馬彥不能不表驚奇地問道：「『大還丹』不是『九幽冥后』司徒璐之物？十年前，便被她『龍湫舊友』騙去了麼？」

馬空羣冷然說道：「姬綠綺就是『九幽冥后』司徒璐的『龍湫舊友』，當年她女扮男裝，作了一次大大的愛情騙子！」

司馬彥點了點頭，又復問道：「大哥是先認識司徒璐？還是先認識姬綠綺？」

馬空羣答道：「我自然是先認識司徒璐，後認識姬綠綺，因爲司徒璐是『無爲仙子』歐陽絮最要好的閨中密友！」

司馬彥聽說司徒璐竟是歐陽絮最要好的閨中密友，心中不禁一動，又向馬空羣說道：「大哥，照姬綠綺姑娘，十年前便是司徒璐的『龍湫舊友』一事看來，她年齡已經不輕了！」

馬空羣點頭說道：「她比歐陽絮要大三歲，歐陽絮芳信才過，姬綠綺却二十八了！」

司馬彥似有意無意，順着馬空羣的話頭，含笑問道：「大哥，你認爲姬綠綺姑娘的風姿顏色，勝過『無爲仙子』歐陽絮麼？」

馬空羣臉上微熱，低下頭來，想了一想說道：「關於女子的風姿顏色，世人好惡各異，姬綠綺不但艷絕人寰，並有一股極其成熟，難以抗拒的無影魅力！」

司馬彥聽出馬空羣對於姬綠綺，居然仍有餘戀，未能完全忘情，不禁劍眉微軒，朗聲說道：「這就是所謂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若照小弟看來，姬綠綺縱然絕美，不過俗粉庸脂，但『無爲仙子』歐陽絮却是清麗無儔的謫凡仙女！」

馬空羣鼻中低「哼」了一聲，雙目兇光微轉，神色欲變！

司馬彥却未注意到馬空羣的神色幻變，依然繼續說道：「若以美人比諸名花，姬綠綺不是出牆紅杏，便是輕薄夭桃！歐陽絮則不是清絕梅花，便是靈山蘭蕙！」

馬空羣聞言，雙目之中，兇芒神厲，但突然收斂得半絲皆無地，向司馬彥微微一笑說道：「賢弟，你與歐陽絮生前並未相逢，祇在死後見她一面，怎的便對她如此誇讚？」

司馬彥長嘆一聲說道：「不瞞大哥說，小弟見得『無爲仙子』歐陽絮之際，他

雖然已長眠，不能言語行動，但那種清麗如仙的絕代風姿，却使人一睹傾心，永難磨滅！」

司馬彥提到「無爲仙子」歐陽絮時，心中眞情勃發，順口直言，毫無隱諱，竟忘了「青囊神叟」諸葛仁鄭重叮囑的「片心」之戒，以致幾乎把自己的一身俠骨，就斷送在這幾句話兒之內！

馬空羣靜靜聽完，淡然一笑說道：「可惜歐陽絮紅顏薄命，業已夭亡！不然賢弟既對她如此傾心，便由我來爲你們撮合，豈不是羨煞武林的一雙英雄兒女！」

司馬彥此時方知自己想起那場「銷魂之約」，略有失態，但已無法彌補，只得苦笑幾聲，凄然歎道：「人生愁恨誰能免，銷魂獨我情何恨！

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

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馬空羣見狀聞歌，一股無名妬火，竟又暗起心頭，但是却隱忍未發，反而面帶微笑，與司馬彥同往「天姥山削成崖」趕去！

司馬彥與馬空羣功力相若，均是當代武林絕頂高手，雙雙展足脚程，提氣飛馳，在不太久的時日之內，便抵達「天姥山削成崖」下！

司馬彥舊地重經，前塵如夢，指着那片峭壁，向馬空羣長嘆說道：「大哥請看，秘洞門戶，業已閉死，小弟昔日與『青囊神叟』諸葛仁前輩，費盡心力，也找不出進入路徑！」

馬空羣笑道：「這峭壁門戶，被歐陽絮自內閉死以後，除非她自動開啓，任何人也無法進入，但危崖頂端，却還另有一條秘道可走！」

司馬彥大喜道：「大哥，既然另有秘道，我們趕進去看看，或許會有奇蹟出現，『無爲仙子』尚未化爲枯骨，可以設法解救，豈非天大喜事！」

司馬彥無意，馬空羣有心，他在這一路之間，冷眼旁觀，看得十分清楚，知道司馬彥對於『無爲仙子』歐陽絮，極爲鍾情，夢魂顚倒！

人的感情，十分奇怪，馬空羣分明已對歐陽絮負心，並知歐陽絮玉殞香消，但如今發現司馬彥對歐陽絮情意甚深之下，依然起了滿腹兇心，一腔妬火！

兩人到達危崖絕頂，馬空羣便凝足功勁，對崖頂一塊圓形巨石，連擊三掌！

這塊圓形巨石，是進入秘道的另一門戶，在連擊三掌以後，應該略向右移，現出一個深黑洞穴！但如今却無絲毫動靜！

馬空羣「咦」了一聲，功力聚到十成，硬把那塊圓形巨石往右一搬！

這次那塊巨石，方略有活動之態。

馬空羣雙眉一軒，向司馬彥笑道：「賢弟注意，這塊巨石頗爲沉重，我且盡力施爲，倘若現出洞穴，你便立即閃身入內，不要躭誤時機。」

司馬彥一面點頭應諾，一面却在心頭暗想，此番進入秘道到了那三間茅屋之中，歐陽絮十有八九，業已化爲白骨，黯然相對，也不過落得一次再度消魂而已！

他心頭正在想事，突然一陣隆隆巨響，圓形巨石漸向右移，石下現出一個深不見底的黝黑洞穴！

司馬彥上次與「青囊神叟」諸葛仁同來，費盡心力，也未尋得秘道門戶，如今既見出現，自然喜出望外，根本未作絲毫考慮，便即電疾閃身，進入黑洞！

誰知剛進黑洞，身後又是隆隆巨響，洞口竟告封閉！

司馬彥不禁大吃一驚，趕緊施展「傳音入密」功力，使語音透石而出地，高聲叫道：「大哥！大哥……」

石外隱隱傳來馬空羣的獰厲語音問道：「司馬彥，你叫我則甚？」

司馬彥一聽馬空羣不呼賢弟，竟直叫自己姓名，便知事情要糟，長嘆一聲，依然不改稱呼地，發話問道：「大哥，你爲何如此對待小弟？」

馬空羣得意已極地，縱聲狂笑說道：「人頭石下風雲會，亘慾屍前生死交，我是看在我們結義之情才如此成全於你！」

司馬彥苦笑說道：「大哥，這是甚麼成全！」

馬空羣大笑說道：「你費盡心思，想入秘道，而無法進入，如今我使你遂了心願，豈非成全？何況我一路留心暗察，看出你對『無爲仙子』歐陽絮，愛戀殊深，如今才對你大大成全，使你們結成生死情緣，你還不去茅屋中，抱着歐陽絮的白骨，作一場俠女英雄夢麼？」

司馬彥氣得全身俱顫地，咬牙叫道：「馬空羣，我不再叫你大哥了，你怎麼這等卑鄙無恥？」

馬空羣狂笑說道：「卑鄙何礙？無恥何妨，反正現在司馬彥業已必然老死在秘道之中，馬空羣却逍遙於乾坤之內！」

司馬彥不服說道：「你以爲我就不能走出秘道？」

馬空羣失笑說道：「這秘道是昔人所築，被歐陽絮與我共同發現，再費了不少苦心，加以整修擴建，其中情形，我自然瞭如指掌！」

語音至此微頓，目內兇光一轉，繼續向石後傳聲，獰笑說道：「秘道對外通路，共有三條，一條你昔日走過，至於另外一條，則因歐陽絮已死，馬空羣不說，遂叫你司馬彥永遠無法發現，祇好老死此中，與歐陽絮那堆白骨，長相廝守的了！」

馬空羣這宣佈尚有第三條秘徑之舉，含有狠毒心意！

因爲他深知歐陽絮的性情，必在生前預作厲害佈置，不使任何人能走近她的遺體，有所褻瀆！

司馬彥上次能够走入歐陽絮所居內室，而未遇埋伏之故，是因一來歐陽絮有意相約，二來尚未到達她的百日死期！

如今百日早過，歐陽絮早死，則內有她的遺體的三間茅屋之中必然充滿不可思議的厲害埋伏，誰入其中，誰就等於進入枉死城內！

司馬彥既苦戀歐陽絮，必想與她再見一面，加上聽說有第三條秘道，也必苦苦搜尋，祇要他尋到茅屋之中，任憑是鐵鑄英雄，定亦灰飛烟滅！

馬空羣想得高興，不禁又是一陣揚眉狂笑，傳聲石後叫道：「司馬彥，我少陪了，此去江湖，馬空羣得意便罷，萬一不得意時，我也許還要對你借重借重！」

司馬彥愕然問道：「你借重甚麼？常言道得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你便放我出來，我也不會再帮你了！」

馬空羣狂笑說道：「我會放你出來？你不要想得太天眞了！」

司馬彥不解問道：「你既不放我出來，却是如何借重？」

馬空羣笑道：「你空自生來一副聰明面孔，心腸却笨拙萬分，我們容貌相同，怎會不能借重？馬空羣混得好時，『馬空羣』三字，自然揚名天下！混不好時，還可以搖身一變，變成『堂堂君子，巍巍出羣』的『離垢書生』司馬彥呢！」

司馬彥聽得馬空羣欲借用自己名號，不由氣得血脈賁張，但因巨石相隔，無法拚命，祇是忍怒央求道：「馬大哥，我求求你，你把我禁閉在這秘道中，應已滿足，千萬不要再糟塌我『離垢書生』四字好麼？」

馬空羣獰笑說道：「我有自由，你管不着，或許今後江湖間的所有好事，都是馬空羣所爲，所有壞事，都是司馬彥所作吧！」

司馬彥氣得連連頓足道：「你不要忘了『瞽目追風』彭一秋爲你摸骨以後所用：『天理無虧，吉凶早定，恩仇了處，一劍穿心』卦語！」

馬空羣大笑道：「司馬彥，你簡直昧於責己，明於責人，你既提起彭一秋那死鬼，却如何不早想起送給你的卦語！」

司馬彥聽得雙眉一蹙，馬空羣又復怪笑說道：「我記得他送給你的卦語是：『福在知音，禍在骨肉，逢翠須防，遇崖莫獨』你今日如何在崖頂獨入秘洞，你如何不妨範會有殺身大禍，起在我這金蘭骨肉之上？」

這幾句話兒，問得司馬彥閉口無言，滿心悔恨！

馬空羣繼續得意笑道：「我們『廬山』初遇，是『人頭石下風雲會，巨慾屍前生死交』，如今則成了『削成崖上金蘭絕，天姥山頭生死分』！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走你的奈何橋，他年馬空羣名揚天下，事業遂心以後，或許會念及舊情？重來此間，收拾你與歐陽絮兩堆白骨！」

話完，一陣震天狂笑，便自飄然而去了！

司馬彥聽得馬空羣去後，心中不禁煩惱萬分。

他並不是爲了被困秘洞無法脫身煩惱，反認爲能在此洞天福地以內，與「無爲仙子」歐陽絮的遺體，長相廝守，以盡天年，倒是清清淨淨，死無所憾。

但馬空羣要借他名號之語，却使司馬彥憂煩不已，因爲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自己「離垢書生」四字，博得江湖中「堂堂君子，巍巍出羣」之讚，極非容易，怎能聽任馬空羣以他卑鄙無恥的狠毒行爲，橫加糟塌？

司馬彥一面憂煩一面凝足「三陽神功」，不住擊石，空自費了不少苦心，石壁上仍無絲毫動靜！

絕望之下，他祇好順着洞徑摸索向前，一步一步走去！

高低上下，曲折迴環，也不知走了多久，方覺眼前一亮，瞥見出口之處。

司馬彥身形急閃，竄出洞口，原來到了那片其中佈有「天香丹桂陣法」的桂林以內。

司馬彥吐了一口長氣，就記憶所及，細一找尋，果在林中尋見那隻皮毛未化盡的猩猩遺骨！

中秋至此，曾幾何時？但滄桑人世的變化之大，却使自己業已經受了不可勝數的悲歡喜樂。

司馬彥滿懷悵惘地，出了桂林，踏波渡過湖水，走上湖心小島。

數月前來此赴約，使人黯然消魂的那幢潔淨茅屋，依然在竹林以內，靜靜無聲，廳內也依然是燈光隱約！

司馬彥心中含着一種說不出的奇異滋味，慢慢走到了茅屋門前。

他上次來時，曾先通名求見，如今因知主人早已玉殞香消，室內無人，自然不必再復通名叩門，遂直截了當地伸手推開門戶。

倘若換了馬空羣，必然望而止步，不敢如此作法，他會認爲這一推門之下，不是萬箭攢身，便是金刀砸頂！

但司馬彥伸手一推，柴扉輕啓，却未見絲毫異狀。

他不知厲害，自然毫無戒心，祇是帶着滿腹悲悽，緩步入室。

室中和數月以前，完全一樣，依然是佈置得高雅脫俗，珊瑚架筆，玳瑁裝書，翰墨奇香，瑯環古翠！

但司馬彥那裏知道書架的兩頭圓柱以內，對準石門，開了不少孔穴，其中裝滿了淬毒飛針，門上一根橫樑，係純鋼所鑄，重逾千斤，樑中向下一面，並裝滿了劇毒毒粉！

本來，祇要柴扉被人推開，樑中無形毒粉，便開始飄飄而落！

來人入室三步，柴扉立開，書架中數以百計的淬毒飛針，即告漫空蜎射！

即令來人具有蓋世身手，能脫此厄，也必會驚魂絕地，轉身啓門，意欲逃出室外！

手一觸門，那千斤鋼樑，便即當頭立墜。

就算你能避過鋼樑，逃出門外，但因鼻中早已嗅入無形毒粉，仍將暈絕在茅屋之前，歸諸刦運。

司馬彥茫然無所知，推門入室，並不多少地，向前走了三步，駐足打量室內一切，重溫昔日舊夢！

書架內所藏的淬毒飛針未發。

鋼樑中所貯的無形毒粉未落！

這種現象，是天祐，還是人助？

司馬彥不知步步奇險，不知業已死裏逃生，竟在略爲環顧打量以後，搖頭一嘆，伸手把內室室門，緩緩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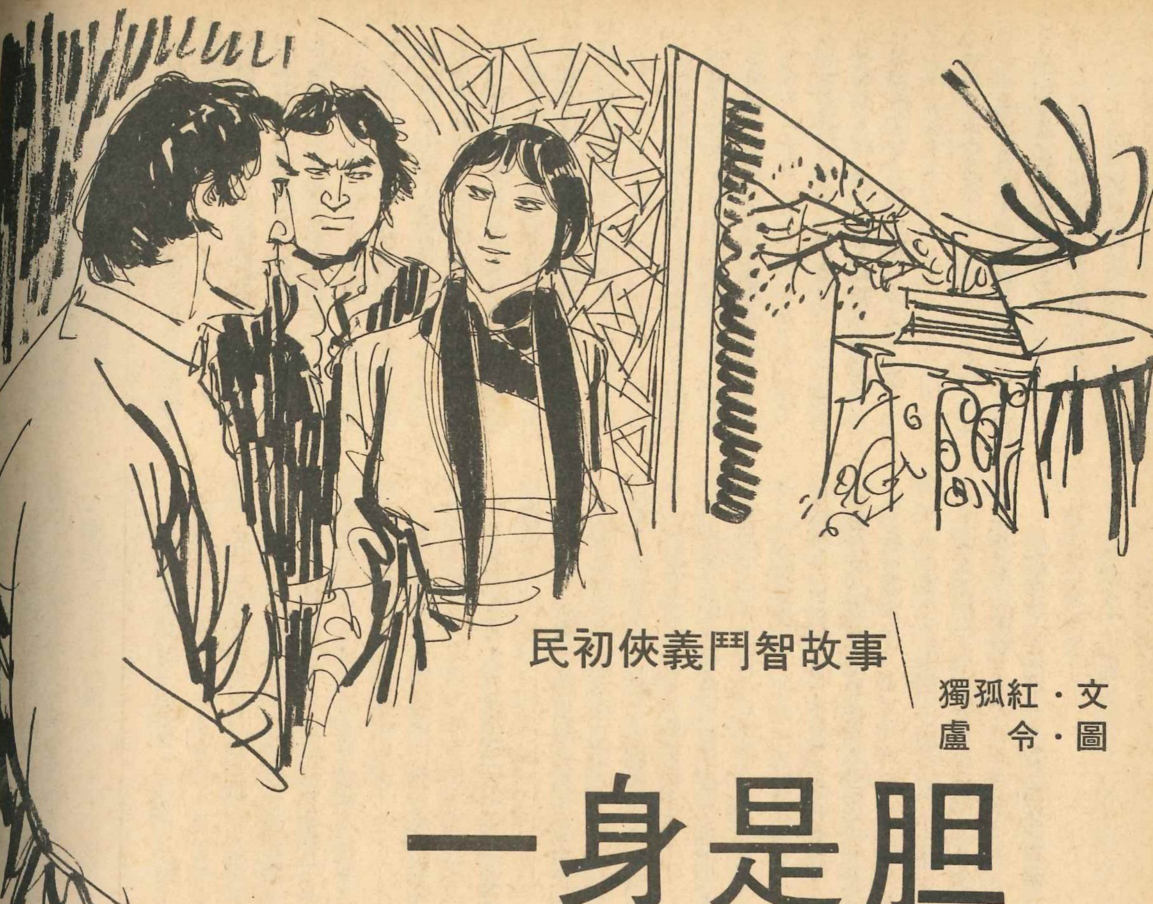
這扇內室之門一開，門內竹簾之上，及兩側門框以內，應該立即噴出一片毒雨，使開門人避無可避！

但司馬彥吉星高照，毒雨未噴，並被他把門內竹簾，輕輕挑起！

簾內，觸鼻的依然是淡淡幽香，觸目的依然是靈幃素幔！

司馬彥重覩這靈幃素幔，中秋舊事，齊幻眼前。

（未完）



民初俠義鬥智故事

獨孤紅・文
盧　令・圖

一身是胆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勝如蘭追查耗子下落，陷身西霸天手中，正危急間，龍剛突出現，爲她解圍。龍剛以飛快手法懾伏霸王寨八衞後，報出身份，西霸天戴若男心存敬仰，也坦說心儀馬標，欲委身下嫁，要請龍剛玉成，龍剛答允後以連絡訊號召來馬標，爲他們攝合一段良緣。戴若男命人往找耗子，詎知失其踪跡，龍剛立命馬標往找秦彪，不論用何方法，必須追問出耗子下落，馬標奉命後在一烟館中找到秦彪，說有機密事相告，但要秦彪先說出是否跟耗子見過面？秦彪承認，馬標追問耗子下落，而秦彪竟說不知道……

捉放秦隊長　夜訪八姑娘

馬標道：「你秦隊長找耗子幹麼？」

秦彪道：「這不關你的事。」

馬標一搖頭道：「秦隊長，你錯了，你既找了耗子，就關我的事了。」

「這話怎麼說？」

「這些事你不讓我弄清楚，秦隊長你也別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

「我找耗子是因爲昨兒晚上他——」

「我不問別的，是問那個人爲什麼追他？那個姓趙的又是什麼人？」

秦彪臉色一變：「你知的不少啊。」

「要不然我也就不會來找你了。」

「你究竟是那一路的。」

「秦隊長，我是個江湖道兒上的混混，憑運氣做點小生意糊口，現在我跟秦隊長談的，就是生意。」

「那個人追耗子，是因爲——耗子闖進——」

「不是爲這，秦隊長你也明知道不是爲這。」

「我只知道爲這。」

「好，咱們不談這個，我要找耗子，耗子不見了，我要知道秦隊長都跟耗子說了些什麼？使得他跑得沒了影兒。」

秦彪瞪了眼：「你這是盤問我。」

「秦隊長別誤會——」

「哼，你拿我姓秦的當傻子。」

秦彪抬手就要抓馬標的胸了。

馬標比他快，抬左手抓住了秦彪的腕脈。

這下，秦彪等於把右半身交到了人家手裏。

馬標道：「秦隊長，玩這一套，你還差點兒，既然你不傻，我也就不用再瞞你了——」

秦彪一驚，張嘴要叫。

馬標的右手已然掐住了他的頸子：「秦隊長，你要不想我掐斷你的頸子，最好老實點兒。」

馬標硬沒敢再叫：「你，你究竟想幹什麼？」

「告訴我你跟耗子都說了些什麼？」

「我沒說什麼？」

馬標右手微用力，秦彪立即透不過氣來：「你說不說。」

秦彪啞聲道：「朋友，別忘了我是幹什麼的？」

馬標一笑道：「你披的那身皮，唬得了別人，唬不了我，要怕我也就不找你了，是不是耗子摸了姓趙的東西，說。」

秦彪道：「不知道。」

馬標猛用力，秦彪一下就漲紅了臉，想掙扎，却沒法動彈，他只有忙點頭。

馬標右手鬆了些：「耗子是摸了姓趙的的？」

秦彪道：「好像是。」

「姓趙的託你找耗子？」

「不，不是。」

「姓趙的見着你就躲，諒必不是，耗子摸了姓趙的什麼？」

「不清楚。」

馬標道：「姓秦的，你要是再不說實話，軍警聯合執法處，可就要另派別人補偵緝隊長的缺了。」

秦彪他不願意死，幹個偵緝隊長，披身虎皮，日子過得挺舒服，死了就完了，這輩子的好事，是上輩子修來的，這輩子沒積陰德，好事下輩子就輪不到他了，他怎麼會願意死，喉嚨透不過氣，勉強一個字、一個字往外蹩：「我只知道是樣花錢都買不到的東西。」

「你們處裏讓你追查這樣東西，你絕不會不知道是什麼！」

「處裏沒讓我追查，是——」

「是誰讓你追查？」

「沒人讓我追查。」

他說的還眞是大實話，在老百姓眼裏，他是個很不得了的偵緝隊長，可是在軍警聯合執法處，也是個起碼的角色，這裏大事那輪得到他。

馬標點點頭道：「好，這就不能怪我了。不給你一點苦頭嚐嚐，你是不知道厲害。」

他捏住秦彪喉嚨的手，微一用力，往下一扯。

秦彪張嘴想叫，可是叫不出聲，額頭上馬上見了汗珠子，一顆顆是有豆大。

看樣子是够他受的。

馬標道：「怎麼樣，說不說，我老實告訴你，今天要是不能在你嘴裏問出些什麼，咱們沒完，有你嚐不完的苦頭，還有，話說在前頭，我多少知道一點，你說的要是驢唇不對馬嘴，正碰上我知道的那一點，我還是跟你沒完。」

說完了話，他手上鬆了些。

秦彪一陣劇喘，然後說，我眞不知道是什麼，不過以我看，恐怕是要緊的情報吧——」

馬標點頭道：「這一點你說對了，以我看也是這樣，可是事怎麼這麼巧呢，死在老哈河裏的那個姓趙，金殼懷錶不見了，大家都去找，裏頭好像也藏了什麼要緊東西，如今又有個姓趙的，要緊東西讓耗子摸了去，你們軍警聯合執法處，怎麼這麼倒霉，你說說看是什麼道理。」

秦彪聽得心驚，一顆心砰砰在跳！「這，這誰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又來了，是不是。你就是統我一刀子，要了我的命去，我還是不知道。」

殺了他他也不敢說實話，倒是眞的。

馬標道：「對你這種人，我是從不相信的，可是要全不相信你，問你話也就沒什麼意思，咱們今兒個就到此爲止，話說在前頭，咱們還會晤面，我如一找到了耗子，就將完全大明大白，我要是發現你今天瞞了我，我還是跟你沒完，告訴我，上那兒找到耗子去。」

「耗子是『霸王寨』的人，你得跟『霸王寨』要人。」

「別拿霸王寨唬我，自從你跟耗子晤過面，現在霸王寨都找不着他的人了。」

秦彪兩眼一亮，隨即道：「那我就不知道他上那兒去了，眞的，我不知道。」

可惜他那兩眼一亮，已經落進馬標眼裏了。

馬標一點頭：「剛說過，不能全不相信你，這一句我信了。」

他右手一鬆，揚起來劈在了秦彪的脖子上，秦彪身子一歪，躺下了。

馬標鬆了秦彪，人往上一竄，左手巳攀住房樑，左手很快也掀去幾塊瓦，人往上一縮，就出去了，很快地，瓦就又蓋上了。

上頭瓦剛蓋好，下頭秦彪醒了，睜眼一看，翻身而起，蹌跟着奔了出去，到門口問那兩個：「那個傢伙呢。」

那兩個同聲說：「沒有見出來。」

秦彪沒問第二句，道：「快走，跟我找耗子去。」

他帶着那兩個，三脚併成兩步，匆忙地走了。

屋頂上，馬標露了頭，咧咀一笑，往下一縮就又不見了。

× × ×

日頭偏西了，已經挨着那西邊的山頭了。

西邊兒半天裏霞光一片，好美，美得動人。

耗子沒心情欣賞晚霞，平常他也不會去欣賞，何況是現在，他匆匆忙忙地到了「五里舖」。

「五里舖」各行各業都開着門兒，連做夜晚生意的都開門兒了，只有這一家門還關着，就是那家當舖。

耗子趕到當舖門口，望着那上得緊緊的門板一怔，急忙過來敲門。

門敲的震天價响，裏頭可就是一點反應都沒有。

耗子沉不住氣了：「這是怎麼回事兒，不做了，關門兒了？」

不死心，還敲，剛敲兩下，隔壁有個中年女人探出了頭：「你找誰呀。」

耗子忙道：「找開當舖的雷朝奉。」

「早就不做了，搬了。」

耗子心裏一緊：「搬那兒去了。」

「不知道。」

那女人又進去了。

耗子傻眼了，怔了半晌，猛一跺脚：「奶奶的，準是他瞧出那是好東西了，怕我贖，想吞掉，躲了，奶奶的。」

罵歸罵，恨歸恨，却是一點轍都沒有，只好扭頭走了。

姓雷的能躲那兒去呢。

耗子邊走，低着頭邊想，走不看路，差點沒撞到人身上。

一驚抬眼，更是大吃一驚，眼前站的不是別人，就是秦彪跟他兩個手下。

耗子飛快地定過神，想跑，可是他還沒轉身，就讓秦彪一把抓住了胳膊！「我後頭有兩根傢伙對着你，偵緝隊在這兒擱倒個人，隨便扣上個罪名，是不算一回事的。」

耗子明白，這是不折不扣的大實話，一聲不吭跟着秦彪三人個人進了一條小胡同。

進了小胡同，秦彪把耗子推在了牆上，秦彪還沒說話，耗子翻翻眼先開了口：「秦隊長，你不至於這麼健忘吧。」

秦彪寒着臉道：「少廢話，現在連『霸王寨』的人都在找你，就算你有這麼個靠山，我在這兒把你做了，誰也不知道！說吧，你是不是把那東西送進當舖了。」

耗子還沒說話，不知道怎麼回事，秦彪身後那兩個傢伙突然中了邪，一歪都躺下了。

秦彪一怔扭頭，只覺太陽穴上一震，一痛，眼前一黑，也躺下了。

耗子看直了眼，定過神來，撒腿要跑，人影一閃，他眼前多了個人，是馬標。

馬標伸手攔住耗子：「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就白跑這一趟了。」

「你是——」

「我是個道兒上的，他是個披虎皮的，要帮你該帮我，不能帮他，告訴我，你從姓趙的身上摸走了什麼東西？」

「你問這——」

「不管我是爲什麼，你總不能帮北洋軍，現在各路人馬都在找你，對我說實話，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不管讓誰碰上，你都得說實話，何如先對我說，我保證不會再有人找你。」

耗子眨了眨眼：「你打算——」

「我知道你算是『霸王寨』的人，那是爲了找我，不如我一句話，我把你藏到霸王寨去，絕沒有人敢去找你。」

「你是那個馬標。」

「不錯。」

「好吧，我從姓趙的身上摸了個金殼懷錶。」

馬標一怔：「金殼懷錶，在那兒摸了的。」

「縣城城門口。」

「錶呢？」

「送進當舖了，秦彪告訴我，那東西花錢都買不到，我想拿回去，沒想到當舖已經關門了，人也不知道那兒去了。」

「開當舖的姓什麼，叫什麼？」

「雷，大夥兒都管他叫雷老三。」

「姓趙的是個什麼樣的人，多大年紀的？」

「四十來歲，白白胖胖的，嘴唇上還有着兩撇小鬍子。」

「好，你走吧，上霸王寨待着去，就說是馬標讓你去的。」

耗子轉身走了。

馬標彎腰提起秦彪，把秦彪往肩上一扛，飛也似的也走了。

五里舖雖然是過往客商必經的地兒，但是地方却不大，馬標很快地從小路出了五里舖，到了五里舖後頭，也就是五里舖北邊兒。

五里舖北邊兒，是一片接連荒郊的亂墳崗，平常只見白骨到處，紙灰亂飛，很難得看見一個人影兒。

本來是，平常誰沒事兒往這兒跑。

何況這時候天快黑了。

到了亂墳崗一株大樹下，馬標把秦彪砰然往地下一扔，然後劈拍幾個嘴吧，硬把秦彪打醒了。

秦彪一見馬標，大驚失色：「你——你——」

隨着話聲，挺身就想往起躍。

馬標抬腿一脚踩在他心口上，秦彪哼地一聲又躺了下去，跟着，馬標一指頭點上了秦彪的鼻尖：「你胆子不小，也够頑劣，却要要你的命了，你還敢騙我，好吧，這回咱們玩兒點兒眞的。」

秦彪忙道：「我沒有騙你啊。」

「沒騙我，你不是說，不知道上那兒找耗子嗎？」

原來僬是爲這。

秦彪心裏不免爲之一鬆，心裏鬆是鬆了。嘴上可却一時沒能答上話來。

馬標揚手又是一個嘴巴，這回出手重了點兒，秦彪的嘴角立即見了血，馬標臉上可還帶着笑容：「你兩個手下先你昏倒在地，我在這兒宰了你，他們會把賬記在耗子頭上，可惜的是，耗子現在已經成了一隻死耗子，再不然，你那兩個手下回去往上一報，你的頂頭上司會以爲你從耗子手裏逼出了那東西，捲帶逃跑，開了小差，對你還是大不利，姓秦的，死了還能替你洗刷乾淨，你認命吧。」

馬標抬手往靴筒裏拔出一把雪亮的刀子。

秦彪大驚急叫：「別，別，求高抬貴手，求高抬貴手。」

「高抬貴手，你這條命値多少錢？」

當然，馬標談的不是錢。

這，秦彪慌忙地道：「這——我實在沒什麼好去告訴你的了！」

「不，有，」馬標道：「你是後碰見耗子的，在你碰見耗子之前，你已經在找姓趙的了，爲什麼？」

秦彪道：「誰說我先就找姓趙的了，沒那回事兒！」

「要不要我把那個老鴇子跟大茶壺拉出來做個證。」

秦彪一怔，頭上繃了青筋，牙咬得咯吱響：「該死的——」

馬標一搖頭：「別遷怒人家，不怪他們，怪你自己嗓門兒大，讓我這隔牆之耳聽去。」

秦彪自己也記不得當時自己的嗓門兒是大是小了，只好認了，沒話說。

馬標手一幌，刀光閃處，秦彪領口的扣子飛了，秦彪大驚，頓時一身冷汗，忙道：「我，我——」

「你什麼，只有一個理由，你事先知道那個金殼懷錶在姓趙身上，對不對。」

馬標這一問，倒帮了秦彪的大忙了。

秦彪原不知道該怎麼答覆，他總不能說出實情眞象。

馬標這麼一問，他正好順水推舟，因爲只有承認這一點，他的罪還小一點。

馬上，他來了個俯頭默認。

馬標接着道：「既是這樣，那就至少證明，勝家人沒動你們那個軍警聯合執法處的，對不對。」

秦彪道：「可以這麼說。」

馬標道：「那麼，勝家人是不是也可以沒罪了。」

秦彪道：「這我做不了主。」

「你總可以實情實報。」

「空口說白話，報有什麼用，總得等我抓住了姓趙的，問清楚頭尾，把他交上去，到那時候，處裏才能放勝家人哪。」

這倒也是理。

馬標沉默了一下道：「原聽說你秦隊長是個草包，專會欺壓百姓，伸手拿黑錢，別的一樣不會，沒想到這回你辦起事來這麼行，我們還在到處摸索呢，你已經盯上姓趙的了，能不能露一點你的高招，讓我們知道一下，你是怎麼查出姓趙的來的麼？」

秦彪道：「也許我姓秦的祖上還有點德，老天爺總給了我一回好運。」

馬標沉吟了一下，一點頭道：「我想恐怕只有這理由才說得通了——」

手往前一指，刀子尖兒差點兒沒指着秦彪的鼻頭：「你既是個吃糧拿餉的，我不難爲你，咱們就此分手，不過我告訴你，事情不到水落石出，眞象大白，我不會離開這一帶，你我間的事，只有你知我知，心裏要是不是味兒，可以找我，不過你得籌足了把握才行，要不然你丢的醜會更大呢。」

話說到這兒，馬標把刀子往靴筒裏一挿，左手往秦彪腰裏摸出了秦彪不離身的駁壳槍，右手一捏槍口，又扔給了秦彪，道：「快去找你那兩個手下吧，別等他們找不着你，跑回去報告。」

一轉身，大搖大擺的走了。

秦彪顧不得往起站，抓起身上的駁壳鎗就要甩，一眼看見鎗口，大驚直了眼，敢情鎗口已經扁了。

× × ×

初更時分，十里蓮花湖的藕棒兒胡同的這扇門兒裏。

美姑娘房裏正有客人，砰然一聲，門兒開了，進來的是馬標。

美姑娘一怔，但坐着沒動。

那客人可瞪着眼站了起來：「你幹什麼？」

馬標一怔，道：「喲，有客人了。」

那客人也挺橫：「你裝什麼蒜，有沒有客人你會不知道，分明是故意了。」

馬標竄到了他面前：「故意什麼？」

那客人不由地往後退了一步：「故意什麼？故意搗蛋。」

「好，你說我搗蛋，我就搗到底，請吧，這兒歸我了。」

那客人叫了起來：「什麼，你——」

馬標抬腿摸出了刀子，往前一遞：「你讓不讓。」

那客人白了臉，不橫了，忙點頭：「讓，讓。」

倒退幾步，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美姑娘道：「你這是幹什麼？」

馬標一笑，把刀子插回靴筒，過去關上了門，轉回身來，一臉的凝重神色：「小妹，你趕緊給我想辦法，我要見大哥，馬上要見大哥。」

美姑娘道：「什麼事你這麼急着見大哥。」

馬標匆匆的把兩次對付秦彪，找到耗子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道：「我要見大哥，分析清楚是怎麼回事，然後決定怎麼行動。」

美姑娘瞪圓了杏眼：「有這種事，姓趙的，找他就對了，還問什麼？」

「怎麼能不問，姓趙的既對付了北洋爪牙，就算不是南邊來的，也應該是友非敵，咱們是顧他呢，還是顧勝家。」

美姑娘怔了一怔，旋即站了起來：「你先上『柳樹胡同』六號去，大哥在那兒，我隨後就到。」

馬標二話沒說，扭頭開門走了。

馬標剛走，許是剛才那客人嚷嚷過了，老鴇跟大茶壺縮頭縮腦的來了。

美姑娘道：「大娘來得正好，『柳樹胡同』有人叫條子，馬上給我叫車。」

美姑娘是紅牌兒，老鴇跟大茶壺硬沒敢吭聲，點着頭走了，等到美姑娘略爲收拾一下出了門兒，門口洋車已經叫好了。

× × ×

馬標一口氣奔到了「柳樹胡同」六號門口，門也沒敲，翻牆就進去了。

進了院子往裏走，剛走沒兩步，身後響起了低沉話聲：「是你呀，你也不怕挨刀子？」

馬標猛回頭，龍剛就站在眼前，他忙道：「大哥，我有急事兒。」

「我知道，你去找過小妹了，她來不來？」

「小妹說隨後就到。」

「那走，咱們屋裏等她去。」

兩個人剛進屋，美姑娘也到了，沒聽見敲門，顯然也是翻牆進來的。

三個人落了座，龍剛道：「什麼事兒，說吧。」

馬標沒吭氣兒。

美姑娘把前因後果說了一遍。

龍剛靜靜聽畢，沉哼了一下，道：「怎麼樣？」

馬標道：「我現在不知該顧誰好？」

「什麼意思？」

馬標道：「這個姓趙的既對付了那個姓趙的，就算他不是南邊來的，也應該算是咱們這一道兒的，要是顧他，就救不了勝家，要是救勝家，就顧不了姓趙的。」

龍剛道：「還眞巧，兩個都姓趙，你知道不知道，死的那個姓趙的多大年紀，長得什麼樣兒？」

美姑娘一怔。

馬標急道：「大哥也懷疑——」

「我是問問。」

馬標道：「我不知道，除了勝家幾兄弟，沒人見過那個姓趙的。」

龍剛道：「那麼我告訴你幾件事，頭一件，我不信秦彪是塊料——」

「他說可能是走運，我想也沒別的道理。」

「我不信，你讓他溯了，找到他，問清楚，到底他是怎麼查出姓趙的這個人的，要不就去找勝老五問清楚，那個死了的姓趙的，是個多大年歲，什麼樣的人！」

「我懂了。」

「勝家老五行蹤不定，忙得沒頭蒼蠅似的，不好找，要不就直奔勝記車行找勝八姑娘帮個忙。」

「我知道。」

「第二，南邊兒已經有人來了，我見過這個人，南邊兒既派了這個人來，足證這個姓趙的不是南邊兒來的人，不是南邊兒來人從這兒來伸手，居心叵測，不能顧他，不過還是要摸清他的來路，再決定行動。」

「好。」

「想找姓趙的，一個地方好找。」

美姑娘道：「『霸王寨。』」

龍剛道：「對，耗子是『霸王寨』的人，既經嚷嚷開了，他非上『霸王寨』找耗子不可。」

馬標道：「他敢上『霸王寨』去？」

「爲了那東西，只要是動它腦筋的，能爲它豁出命去！」

馬標皺了眉。

「怎麼，你不想上『霸王寨』去！」

「大哥，您眞願意我──」

「姑娘不失爲一個好姑娘，人家又是這麼個處境，我不反對，不過還要看你們兩個的緣份怎麼樣。」

美姑娘一瞪馬標道：「你少囉嗦，當初大哥是怎麼勸你的，你非要管這檔子事兒的時候，又是怎麼說的，連命都能豁出去，別的你還怕什麼。」

馬標苦着臉道：「我不怕玩兒命，可是就怕這個。」

「你怕不是，那好，從現在起，我接辦了。」

馬標忙道：「妳接什麼辦，我又沒說不上霸王寨去。」

美姑娘還待再說。

龍剛道：「小妹別急他了，他既然幹了，就讓他幹到底吧！」

美姑娘最聽龍剛的，馬上就不吭氣兒了。

龍剛轉望馬標：「你去辦這些事兒，追查雷老三下落的事，交給我，別躭誤了，去吧。」

馬標答應一聲，站起來走了。

美姑娘坐着沒動。

龍剛道：「小妹，妳還不走？」

美姑娘看了看龍剛：「我告訴他們，『柳樹胡同』有人叫條子，還沒償我的相思債呢，怎麼能走。」

龍剛笑了，伸手在那吹彈得破的嬌靨上輕輕擰了一下：「我送妳一段路，然後就去追查雷老三，不一定什麼時候回來，走吧！」

美姑娘含笑站起。

龍剛熄了燈，拉着美姑娘的手走了出去。

在龍剛身邊，美姑娘柔順得像隻小綿羊。

× × ×

馬標不給自己找麻煩，沒走「聽打滾兒」，走小路，連夜趕到「勝記車行」。

趕到「勝記車行」都半夜了，這時候了，那有一家不關門的。

尤其是「勝記車行」，早就關門歇業了。

馬標沒敢敲門，他知道，勝八姑娘這趟喬妝外出，是秘密的。

他從車行前頭，繞到了車行後頭，聽聽沒什麼動靜，一竄就上了牆頭。

矮着身往裏看，黑壓壓的一片。

他那兒知道勝如蘭住那兒？

沒奈何，恐怕不好找，只好到處瞎碰了。

順着一條小窄道兒，剛拐過彎兒，他瞧見了一點燈光，燈光來自右前方一座小樓上。

看樣子像是姑娘家的閨房。

馬標竄了過去，一扒滴水簷，翻上小樓，從沒燈的地方往有燈的地方挨近。

到了透燈光的那扇窗戶旁，窗戶開着，挨過去往裏看，是間閨房沒錯。

靠那面牆，桌前，背着窗坐着個人，是個女的，看髮式，看衣裳，是位姑娘家沒錯，可是是不是八姑娘勝如蘭，他不敢斷定，因爲他見勝如蘭的時候，勝如蘭易釵而弁，是一身男裝。

他從牆上摳下一顆磚粒子，往裏一彈，磚粒子落在那女的身旁。

「叭」地一聲脆響。

那位堂客轉臉看。

馬標看見了她的臉，是勝如蘭沒錯，忙低聲叫道：「八姑娘。」

勝如蘭忙回頭，一眼看見窗外的馬標，一怔脫口叫了聲：「馬爺！」

急忙站起身迎了過來。

馬標沒等她走過來，一按窗戶台兒竄了進去。

勝如蘭迎着馬標就問：「您怎麼這時候──有事兒？」

馬標道：「是有點兒事兒，大哥讓我來一趟，我連夜趕來的。」

勝如蘭忙道：「您坐。」

馬標道：「不坐了，我問件事就走，八姑娘，妳見過五爺保的那姓趙的嗎？」

「見過，姓趙的當初上車行來的時候，我在院子裏遠遠的看見過，怎麼？」

馬標沒答，又問：「多大年歲，怎麼長像個人。」

勝如蘭想了想，然後道：「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白白胖胖，福福泰泰的。」

馬標聽得心裏直跳，一聽勝如蘭不說了，忙問：「有沒有留鬍子？」

勝如蘭道：「沒有。」

「八姑娘確定沒有？」

勝如蘭又想了一下，然後毅然搖頭：「沒有，沒有留鬍子。」

馬標像個洩了氣的皮球，頹然道：「那就不對了。」

勝如蘭詫異地盯着馬標：「馬爺，究竟怎麼回事兒，您問這幹什麼？」

馬標有氣無力，沒精打采，把事情的頭尾說了一遍，聽得勝如蘭好生興奮，激動得身子都發了抖：「馬爺，勝家感激您三位，永遠感激您三位的大恩大德，至少他是那個兇手。」

「八姑娘感激得太早了，總得把他找到，才能把大爺換出來，偵緝隊秦彪也這麼說。」

「我知道，這就够了，已經有這麼個人了，總比到處瞎摸好多了。」

馬標突然想起了勝如蘭剛說的話，微

微一怔，連忙道：「八姑娘，剛才你說至少……」

「是的，馬爺，我明白龍爺爲什麼讓您跑這一趟來問，這兩個姓趙的，可能是一個人。」

「八姑娘，活的嘴唇上有兩撇小鬍子，從那個姓趙的被害，到這個姓趙的出現，時間不够長一寸鬍子碴兒。」

「是不够，可是，馬爺，軍警聯合執法處是有心整勝家，派出的絕不是等閑角色，他要是貼上兩撇假鬍子，應該是轉眼工夫的事吧。」

馬標一怔，兩眼重又亮了起來：「我腦筋一向最靈活，怎麼這回偏這麼死，八姑娘，我走了，事先別讓令兄幾位知道，這種事人多不一定好辦，尤其他們幾位心急，還有妳，請在家等好消息，千萬別再出去，以免節外生枝。」

他轉身一躍，貍貓似的穿出窗去不見了，沒出一點聲響。

勝如蘭可激動了，仰望窗外夜空，淚光在眼眶裏打轉，香唇噏動，喃喃自語：「謝天謝地，謝天謝地，老天爺，保佑他三位平安，保佑他三位福壽綿長──」

× × ×

馬標馬不停蹄，順老哈河，直奔「霸王寨」。

就在馬標順着老哈河邊，剛邁出第一步的當兒，有個人已經進了「霸王寨」。

「霸王寨」不但白天夜晚，一向有人按樁設卡，一向有人放哨，可是不論白天夜晚，從不攔，甚至從不盤查進出的人。

人家「霸王寨」名聲響亮，實力雄厚，不怕事兒。

就冲着「霸王寨」的名聲跟實力，多少年來，等閑一點的也從沒人敢進「霸王寨」找碴兒，甚至不怕在方圓百里內生事兒。要是來了眞正的一等一高手，攔也沒用。

所以「霸王寨」無論白天夜晚，從不攔，也從不盤查進出的行人。

前些日子馬標來的時候受過盤查，那是因爲馬標胸前有根黃光閃閃的錶鍊子。

可是「霸王寨」的戒備，從不鬆懈，尤其這一陣子，個個刀子磨得雪亮，每一枝長短鎗，都上了紅膛。

輕易進入「霸王寨」的這個人，正是那一個姓趙的趙明。

每一個地方，到了這時候，都是關門的多，開門的少。

在吃喝的地方，供人打尖住宿的地兒，似乎是永夜不關門兒的。

「霸王寨」有房子沒田地，不住莊稼漢，大街小胡同也沒什麼買賣。

可是賭坊，烟館，吃喝玩樂的地兒還是有，不多，但規模排場都不小。

「駱記賭坊」燈火通明，「坊」開不夜。

趙明似乎對這一門兒沒興趣，他從駱記賭坊門口過，正眼也沒往裏瞧一下。

過「駱記賭坊」兩三家，是個酒館兒，這也是個通宵達旦的地兒。

因爲駱記賭坊「坊」開不夜，酒館兒就永遠有生意。

都半夜了，座上酒客還有五六成，划拳鬧酒，隔條街都聽得見。

趙明就進了這家酒館兒。

沒人招呼，自己找座兒，「霸王寨」做的是霸王生意，等你坐定了，夥計一聲不吭，端來酒菜就往桌上一放。

從不問你吃什麼，喝什麼。

因爲每一桌上都一樣。

這家酒館只賣這幾樣。

夥計要走，趙明一把拉住了他。

夥計眞和氣，兩眼一翻：「沒別的了，只這幾樣。」

趙明的另一隻手，從腰裏抽出來，攤開一亮，掌心裏是塊大洋，然後一握，就往夥計手裏塞。

誰知，夥計握着拳不伸開手：「你這位是初來『霸王寨』吧。」

「不錯。」趙明點了頭。

夥計道：「『霸王寨』裏不興這一套，今兒個我拿了你的，天不亮，我這隻手準沒了。」

趙明一怔。

「再說，我們每個月拿的不少，够吃够喝還能剩，不多貪非份的。」

趙明只好鬆了夥計，又把那一塊大洋，揣進了懷裏。

人家夥計是個明白人，懂這個，鬆了他，他不走：「有什麼事，你吩咐吧？」

趙明心裏挺舒服，省了，還能照辦事，也由衷地佩服人家「霸王寨」，就憑這，人家「霸王寨」名聲能不響亮，就憑這，誰又敢輕視人家「霸王寨」。

他道：「我跟你打聽一下耗子──」

話還沒說完，夥計臉色一沉不高興了：「貴客，我們這兒沒有耗子，賣的吃喝都乾乾淨淨。」

扭頭走了。

趙明怔了怔，連解釋都沒來得及。許是，這個根本不知道耗子。不要緊，另外找個知道的。既然來了，也不急在這一刻。

趙明自己倒上酒，仰脖就乾了一杯。該喝猛的，酒能壯胆。

這頭一杯剛乾了，往外頭進來三個，一前二後，腰裏都別着要人命的傢伙，左邊是把刀子，右邊是把駁殼鎗，把兒上都繫着紅綢。

前頭那個，濃眉大眼，個頭兒也比後頭兩個壯。

趙明不是等閑之人，一看就提高了警覺。

果然，那三個直奔他這一桌，來到近前，毫不客氣，濃眉大眼的，用脚撥開長板櫈，大馬金刀的往下一坐，那雙烱烱發亮的目光，盯在了趙明臉上：「貴客高名上姓，怎麼稱呼。」

「不敢，在下姓蕭，有什麼指教。」

「貴客從那兒來──」

趙明目光一凝：「請教，這算是──」

「貴客剛不是打聽耗子麼。」

趙明明白了，夥計不是不知道耗子，而是口風緊，够機警，託詞離開，往外送信兒了。

趙明能不承認，定定神，含笑點頭：「不錯。」

「貴客從那兒來。」

「十里蓮花湖。」

「打聽耗子是──」

（未完）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培新・圖

玉劍傳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楚留香由石田齊的船艙掠出，追踪白雲生，追到另一艘江船上，那船上有很多女人，都是楚留香的舊相好，她們見到楚留香，都笑臉相迎，粥粥羣雌，使楚留香不知如何應付。他只得避開她們，便溜到後艙去睡覺。當他醒來時，發覺這些女人巳乘另一條船向江岸駛去。不久，一艘戰船破浪而來，靠近楚留香的船後，便放下一道繩梯，楚留香向戰船爬上去，看見甲板上站着很多女戰士，個個穿着短戰裙，露出長長的玉腿……

滿船紅粉女　盡是枕邊人

（三）戰裙

戰船又巳出海。

掌舵揚帆操作每一件行動的水手也都是女人，楚留香忽然發現這條船上唯一的男人就是他自己。

沒有人看他。也沒有人理他。

水手們都專心於自己的工作。戰士們都石像般站在那裏。

「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的楚香帥，到了這條船上竟變得好像是個廢物一樣。

這些女人却好像一個個都是瞎子，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她們當然都不是瞎子，楚留香就不信她們眞的看不見。

他故意走過去，從她面前走過去，雖然儘量不讓自己碰到她們挺起的胸，可是距離她們也夠近的了。

想不到她們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楚留香漸漸開始有點佩服這位二將軍了，能夠把這麼多女人訓練成這樣好，絕不是件容易事，也絕不是任何男人能夠做得到的。

現在他當然也巳經知道這位二將軍一定也是個女人。

——只有女人才能把女人訓練得如此服從，也只有女人才懂得怎麼樣訓練女人。

這種方法楚留香非但不敢去想，就算想，也想不到。

——這位二將軍又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呢？

楚留香也想不出。

他也不必再想了，因爲這時候巳經有個長着一臉痳子的女人在問他：

「你姓什麼？叫什麼？是什麼地方的人？從那裏來的？身上有沒有私藏着什麼刀劍暗器？」

×　×　×

楚留香笑了。

他本來實在不想笑也笑不出的，却偏偏忍不住笑了。因爲他一輩子也沒有遇到過這種事，也想不到自己會遇見這種事。

誰能想得到這個世界上居然有人敢對楚留香這麼樣說話。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還老老實實的回答。

「我姓楚叫楚留香，是黃帝後代大漢子孫，從來也不做偷偷摸摸的事，所以身上既沒有私藏刀劍，也沒有夾帶武器。」

「那麼你就把你的手舉起來。」

「爲什麼？」

「因爲我要搜一搜你。」

楚留香又笑了，用一種很溫和的態度問這個女人：「你要搜別人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過別人說不定也想搜一搜你？只不過用的法子也許跟你有點不同而已。」

「你敢？」女人的臉色變了；「你敢碰我？」

楚留香看見她的臉嘆了口氣。

「我不敢，我眞的不敢，」他嘆着氣道：「所以我也只有用另外一種法子。」

說完了這句話，這位仁姐的一雙脚已經被他倒提了起來，懸空抖了兩抖，把身上的零碎抖得滿地都是。

然後就聽見「噗通」一聲响，就有一個人被拋進海裏去。

第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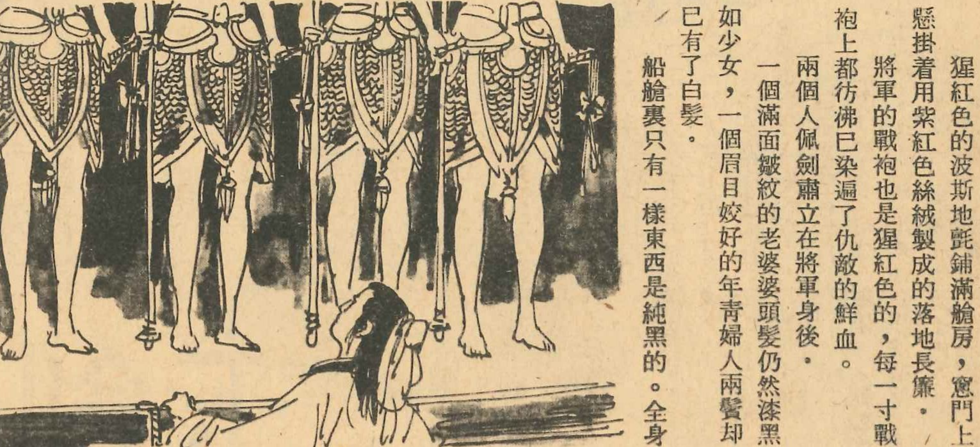
(一)將軍絕色

無論在那一個國家的神話與傳說中，地獄中的顏色都是赤紅的，因爲那裏終年都有亘古不滅的火焰在燃燒。

這裏也是。

這裏雖然沒有燃燒的火焰，四面也是一片赤紅，就像是地獄中的顏色一樣。

× × ×



這裏不是地獄，這裏是將軍的大艙。

猩紅色的波斯地氈鋪滿艙房，窗門上懸掛着用紫紅色絲絨製成的落地長簾。

將軍的戰袍也是猩紅色的，每一寸戰袍上都彷彿已染遍了仇敵的鮮血。

兩個人佩劍肅立在將軍身後。

一個滿面皺紋的老婆婆頭髮仍然漆黑如少女，一個眉目姣好的年青婦人兩鬢却已有了白髮。

船艙裏只有一樣東西是純黑的。全身都是黑的，黑得發亮。楚留香走進船艙，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這頭黑豹。

× × ×

黑豹伏在將軍的脚下，安靜得就像是一頭剛被餵飽了的貓。

將軍身後的雙劍却已出鞘，如匹練破空，刺向楚留香雙眼。

楚留香的眼睛連眨都沒有眨。

劍鋒停頓時距離他的眉睫最多也不過只有三寸，可是他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將軍用奇怪的眼色瞪着他，忽然問：「你看出她們這一劍不會刺瞎你的眼？」

「我看得出，」楚留香說：「她們都是高手，手上自然有分寸。」

「你怎麼知道她們不會刺瞎你？」

楚留香微笑：「因爲我是你請來的客人，客人的眼睛要是瞎了，主人也會覺得很無趣的，尤其是你這樣的主人。」

「我這種主人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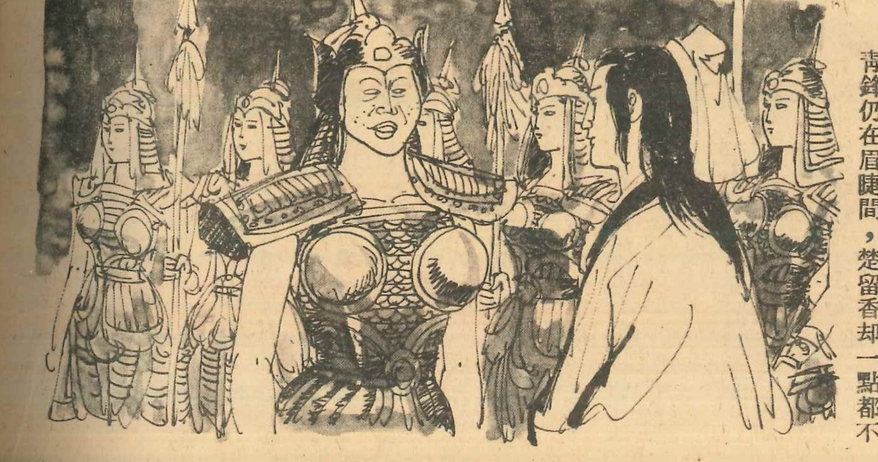
「將軍之威雖重，畢竟還不如將軍之絕色，若是面對一個看不見的瞎子，豈非無趣得很。」

× × ×

他不是在說謊，也不是在故意討人歡喜，他第一眼看見她的時候，也沒有覺得她是個美人。

她太高大，而且太野。她的肩太寬，甚至比很多男人都寬。她的眼睛裏總是帶着一種野獸般的狂野之色，她嘴唇的輪廓雖然豐美，却顯得太大了些。

除了那一口雪白的牙齒，她全身上下幾乎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接近美人的標準。



但她却的確是個美人，全身上下都充滿了一種攝人心魄的野性之美，美得讓人連氣都透不過來。

和她比起來，其他那些美麗的女人就像是個一碰就會碎的瓷娃娃。

× × ×

「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是個女人，可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你會是這麼樣一個女人。」

青鋒仍在眉睫間，楚留香却一點都不



在乎。「如果我早就知道，也許我早就來了。」

將軍又瞪着他看了很久，居然輕輕的嘆了口氣：「你的胆子眞大。」

她一彈指，兩柄劍立刻同時入鞘，人也退下。

「就因爲我知道你的胆子夠大，所以我才找你來。」她說話的方式非常直接：「我相信你一定有胆子去爲我殺人的。」

「那也得看你要我去殺的是什麼人。」楚留香說。

「要殺那個人當然很不容易，不管她在什麼地方，附近都會有三十名以上一級高手在保護她！」

「是誰派去保護她的？」

「杜先生和史天王。」

她毫不考慮就說出這兩個人的名字來，連楚留香都不能不承認她確實是個很痛快的人。

對痛快的人楚留香一向也很痛快。

「你要我去殺這個人，是不是因爲你怕她奪了你的寵？」

「是的。」

她說：「現在史天王最寵愛的人是我，甚至封我爲豹姬將軍，如果她來了，我算什麼？」

「史天王如果眞的喜歡你，爲什麼要娶她！」

「因爲她是公主，我不是。」她說：「現在我是史天王的姬妾，以前也是，我天生就好像只有做別人小老婆的命。」

楚留香苦笑。

一個女人能把這種事這麼痛快的告訴別人，這種女人他也沒見過。

「以前我跟的男人，是個有錢有勢的東洋老頭子，而且還是劍道的高手。」

「石田齊彥左衞門？」

「就是他！」她毫不隱瞞：「他雖然也不錯，比起史天王來還是差得遠了。」

「所以你不想失去史天王的寵。」

「所以我一定不能讓那個見鬼的公主嫁史天王，隨便怎麼樣我都要殺了她。」



「你爲什麼要我做這件事？」

「因爲這一次負責護送她的統領是胡鐵花，胡鐵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你。」豹姬說：「要殺玉劍，沒有人的機會比你更好。」

「我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爲了我。」

× × ×

說完了這句話，她就不再說一個字，也用不着再說了。

她已站起來，猩紅的戰袍已自她肩上滑落。

在這一瞬間，楚留香的呼吸幾乎已停頓。

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女人，也從未見過這樣的胴體。他這一生中，從來也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在如此短暫的一瞬間挑起他的情慾。

在她那雖然高大但曲綫却極柔美的古銅色胴體中，每一個地方都彷彿蘊藏着無窮無盡的情慾，隨時都可能爆發出來將人毀滅。一個正常的男人只要碰到她，無論碰到她身上任何一處地方，都會變得無法控制自己，甚至寧願將自己毀滅。

豹姬用一雙充滿野性的眼睛看着他，態度中充滿了挑逗和自信。

因爲她至今還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拒絕她的男人。

楚留香長長嘆息：

「現在我才明白石田齊爲什麼要做那些事了，」他嘆息着道：「爲了你這樣的女人，無論做什麼事都是值得的。」

「你呢？」

「我也想，想得要命。」

楚留香的眼睛也在盯着她。

「如果我年青十年，我早就像條餓狼般撲過去，而且會告訴你，我一定會去替你做那件事，先跟你纏綿三五天，然後就一去無消息，就算你恨我恨得要死，恨不得割下我的肉來餵狗，却再也休想找到我了。」

他一本正經的說：「以前我一定會這

麼做的，只可惜，現在我的臉皮已經沒有這麼厚了，」楚留香又嘆了口氣：「所以，現在我只有請你爲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先穿起你的衣服來，再叫你脚下的那頭豹子把我咬死。」楚留香說：「要是牠萬一咬不死我，你也不妨再叫那兩位女劍客來刺瞎我的眼睛。」

他淡淡的說：「反正不管什麼方法你都不妨試一試。」

× × ×

黑豹是伏在她的脚下，豹姬還是用那雙充滿野性的眼睛瞪着楚留香，忽然說：「我知道你常常喜歡跟別人說兩個字。」

「那兩個字？」

「再見。」

(二)楚留香的秘密

楚留香乘來的那條江船居然還在，就像是個被孩子用絲綫綁住了脚的小甲虫一樣，被這條戰船用一根長繩拖在後面。

海面上金波閃爍，天畔已有彩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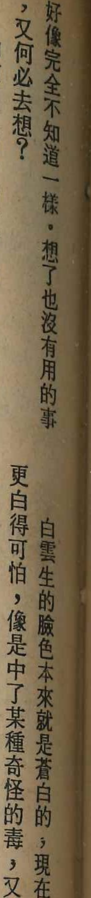
一直把楚留香送到甲板上來的，還是那個長腿的小姑娘。

楚留香忍不住問她：「你們的將軍眞的肯就這麼樣讓我走？」

「當然是眞的。」

長腿的小姑娘抿嘴笑道：「她說不想要那頭豹子咬死你，也不想讓牠被你咬死，還留住你幹什麼！」

楚留香看着海上金波出了半天神，居然嘆了口氣：「她眞是個痛快的女人。」





「她本來就是這樣子的，不但痛快，而且大方，只要是她請來的客人，從來沒有空手而回的。」

「難道她還準備了禮物讓我帶走？」

「她不但早就準備好了，而且還準備了三種，可是你只能選一種。」

「那三種？」

「第一種是價值八十萬兩的翡翠和珍珠。」

「她眞大方。」

「第二種是足夠讓你喝半個月的波斯葡萄酒和風鷄肉脯，還有一大桶淸水。」

楚留香看着一望無際的大海，又不禁嘆了口氣：「她想得眞周到。」

戰船出海已遠，這樣禮物並非是他最需要的，他已經可以不必再選別的，卻還是忍不住要問：「第三樣禮物是什麼？」

「是個已經快要死了的人，簡直差不多已經死定了。」

× × ×

楚留香苦笑。他實在沒有想到那個痛快的女人會給他這麼不痛快的選擇。

現在三樣禮物都已經被人搬出來了，珍珠耀眼，酒食芬香，人也已眞的奄奄一息。這個奄奄一息的人，赫然竟是那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白雲生。

長腿的女孩子忽然壓低聲音悄悄的告訴楚留香：「將軍知道你一定會選第二樣的，因爲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哦！」

「可是將軍又說，如果你選的是珠寶，那麼你這個人不但貪心，而且愚蠢，連她都會對你很失望。」

「如果我選的是第三樣呢？」

「那你簡直就不是人，是條笨豬。」

長腿的女孩子問楚留香：

「你選那一樣？」

楚留香看着她，忽然也壓低聲音說：「我告訴你個秘密好不好？」他在她耳邊悄悄說：「我本來就不是人，是條豬。」

(三)患難之交



在江上，這條船已經可以算是條很有氣派的大船，一到了海上就完了，在無情的海浪間，這條船簡直就像是乞丐手裏的臭虫一樣，隨時都可能被捏得粉碎。

楚留香當然明白這一點，可是他根本連想都不去想。

船上當然不會有糧食和水，至於酒，那更連談都不要談，沒有酒喝是死不了的，可是如果沒有水，誰也活不了七天。

這一點楚留香也不會不知道，卻偏偏

好像完全不知道一樣，想了也沒有用的事，又何必去想？

知道了反而會痛苦煩惱的事，又何必要知道？

無論在多危險惡劣的環境中，他想的卻是些可以讓他覺得愉快的事，可以讓他的精神振奮，可以讓他覺得生命是充滿希望。所以他還活着，而且活着永遠都比別人愉快得多。

× × ×

白雲生的臉色本來就是蒼白的，現在更白得可怕，像是中了某種奇怪的毒，又像是受了某種極厲害的內傷，所以有時暈迷，有時清醒。

這一次他清醒的時候，楚留香正在笑，好像又想起了什麼可以讓他覺得愉快的事。白雲生的精力已經沒法子讓他說很多話了，卻還是忍不住要說：「你看起來好像很高興的樣子。」

「好像是的。」

「我想不通，現在還有什麼事能讓你這麼高興？」

「至少我們現在還活着。」

對楚留香來說，能活着已經是件非常値得高興的事，對白雲生來說就不同了。

「我們雖然還活着，也只不過在等死而已，有什麼好高興的！」

× × ×

無論從那方面來說，這兩個人都是絕不相同的人，甚至可以說是兩個極端。

奇怪的是，在這兩個人之間，卻彷彿有種非常奇怪的相同之處，也可以說是種奇怪的默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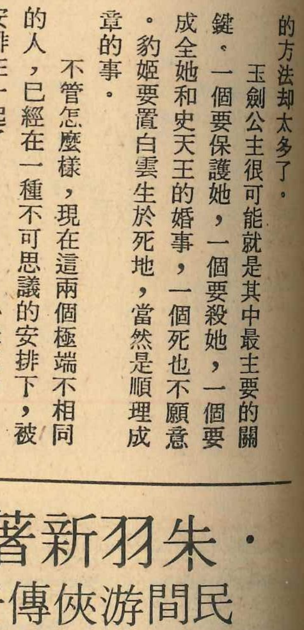
白雲生一直都沒有問楚留香。

「你爲什麼不選擇你需要的糧食和水，反而救了我？」

因爲這種事是無法解釋，也無法說明的。

楚留香也一直都沒有問白雲生：

「你和豹姬都是史天王的人，她爲什麼會用這種方法對你？」



因爲這種事雖然可以解釋，但是解釋的方法卻太多了。

玉劍公主很可能就是其中最主要的關鍵。一個要保護她，一個要殺她，一個要成全她和史天王的婚事，一個死也不願意。豹姬要置白雲生於死地，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管怎麼樣，現在這兩個極端不相同的人，已經在一種不可思議的安排下，被安排在一起了。

（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飛揚被海龍老人救起，在海龍老人家中養傷，正巧管中流來到此地求海龍老人傳授他「落日劍法」的最後三式，至此，雲飛揚才知道海龍老人不但是峨嵋派的前輩高手，而且還是唯一懂得「落日劍法」最後三式的人……海龍老人終於答應傳授「落日劍法」給管中流，然後要雲飛揚和他較量一下，看落日、兩儀兩種劍法，何者爲佳，雲飛揚不願和管中流較量，他想逃走，但却沒機會……無敵門的練武廳中，獨孤鳳猛練北斗七星陣，希望能破武當派的北斗七星陣……

一劍酬一劍　彼此兩不欠

中年美婦迎上去。「鳳兒，你怎麼走來這裏？」

獨孤鳳將手提竹籃在桌上放下，撲入中年美婦懷中。「娘親，女兒不孝，現在才來看你。」

中年美婦扶獨孤鳳到桌旁坐下。「你瘦了很多。」

「娘不是比我更瘦？」

「你爹不是已下了命令，吩咐不許其他人進來？」

「我要來誰也阻止不了。」

「給你爹知道……」

「他不會知道的，師兄也不會說。」

「師兄？你是說弘兒？」

「這一次是他引開了守衛的注意，讓我走進來。」獨孤鳳突有所覺。「娘，你方才在哭？」

中年美婦忙舉袖擦去眼淚。

「爲什麼？」獨孤鳳追問。

「一個死了的朋友。」

「那是誰？」

「說你也不識。」中年美婦眼淚又流下。

「娘，聽說你幾天都沒有吃飯，到底是什麼回事？」

「吃不下……」

「是不是吃的煮得不好，我叫他們以後要小心……」

「鳳兒——」中年婦人一聲歎息。「你實在太苦了。」

「苦？」獨孤鳳不明白。「我才不苦呢，要什麼爹都給我，惟一就是來見你，我實在不明白你們爲什麼分開，陌生人一樣。」

「我說過很多次了，不許再提這件事。」中年美婦沉下臉去。

獨孤鳳一見急忙轉口。「娘，我給你拿來了一些粥。」她隨即在竹籃中取出碗匙瓦煲，接將瓦煲裏的粥倒了滿滿一碗。

中年美婦接過，只吃了一口，就笑說道：「這粥是你煮的？」

「娘，你怎麼知道？」

「除了你，還有誰煮得出這種難吃的粥來？」

「娘——」獨孤鳳不依頓足。

「是了，你近來的武功怎樣？」

「比以前相信好一些。」

「你年紀也不輕了，有沒有……合適的……」

「娘，又來了。」

「外面的人對妳怎樣？」

「差不多，一就是曲意奉承，一就是怕得要命，沒出息！」

「你這樣兒，誰不怕你。」

獨孤鳳只是笑。

敲門聲又响，公孫弘的聲音接傳來。「師妹，差不多時候的了。」

獨孤鳳冷應道：「你怕死，你可以先走。」

中年美婦卻笑道：「你叫他進來。」

獨孤鳳想一想，才呼道：「師兄，我娘叫你進來。」

「我……」公孫弘回答。「我還是等在外面。」

「沒用！」獨孤鳳冷哼一聲，走過去拉開門。「叫你進來你就要進來。」

公孫弘不敢反駁，只得硬着頭皮走了進來，戰戰兢兢的朝中年美婦一拜。「師母——」

「這麼高大了。」中年美婦輕歎一聲。「鳳兒，時候已不早，你還是回去。」

「娘——」獨孤鳳依依不捨。

「若是天亮給守衛的人發現，以後你要來，就更麻煩了。」

獨孤鳳無奈舉步。

「鳳兒——」中年婦人急又叫住。

「娘，你還有什麼吩咐？」

「記着，以後不要再任性了。」

獨孤鳳漫應一聲，與公孫弘退出去。

中年美婦看着門關上，又歎了一口氣，呆了一會，再將畫軸打開。

目光落在青松的畫像上，中年美婦的眼淚又流下。

× × ×

獨孤無敵流的不是淚，是汗，衣衫已濕透。

在他面前的一個鐵鼎中燒着熊熊烈火，他的目光却比火焰還要輝煌。

寬闊靜寂的石室之中，只有烈火的「洪洪」聲响。

獨孤無敵雙掌平胸，盤膝石壇上，一次又一次運轉眞氣。

他的心境却始終不能夠平靜下來，很多他竭力想遺忘的事情，却陸續的湧上心頭。

——鳳冠霞珮，那是沈曼君，是他青梅竹馬自小就認識的戀人，終於與他結成夫婦。

——紅燭未燒殘，沈曼君淚濕枕襟，他却像死人一樣。

——滅絕神功練到第六重，生育的機能便已滅絕，他總算知道，是事實。

——這已經無可藥救。

獨孤無敵的面上露出了極爲痛苦的神色。

這件事他本已淡忘，現在却變得如此尖銳，尖針一樣插入他的腦髓。

× × ×

——紫金冠，朱紅的道袍，是青松。

青松怎會與沈曼君在一起？

——沈曼君的肚子日漸大起來。

——是誰的孩子？是誰的！

× × ×

——恭喜師父，閉關只不過五年，就將滅絕神功第六重練成。

十歲的小孩子，那是弘兒向我祝賀。

還有一個四歲不到的，是鳳兒。

——爹！他們說，你就是我爹！

我不是！我不是！

× × ×

——夜霧凄迷，小樓婀娜。

龍鳳閣，那是龍鳳閣。

——青松沈曼君互訴別後相思之苦。

他們仍然是藕斷絲連。

——一個人獨立在花木叢中，一身衣衫已經被夜霧濕透，那是誰？

是我！是我！

× × ×

所有的回憶，都是如此的苦澀，如此的不快，一支支尖針也似，直貫入獨孤無敵的靈魂深處。

汗如泉水般奔流，他的眼睛閉上又張開，突然發出了一聲聲恐怖已極，凄厲已極的呼叫聲。

× × ×

夜色深沉，距離黎明經已不遠。

除了值夜的守衛，無敵門中絕大多數的人這時候仍然在睡夢中。

他們都被這呼叫聲驚動，驚醒。

值夜的守衛俱都惶惑之極，部份急向獨孤無敵閉關的密室那邊奔去。

呼叫聲持續，一聲又一聲。

× × ×

獨孤無敵呼叫着終於站起身子，雙掌猛一翻，一股勁風立時在室中呼嘯。

「噗」一聲，火焰被掌風壓滅！

出關

「隆隆」聲响中，密室那扇沉重的石門緩緩往上升起來，獨孤無敵也就站立在石門之後。

等候在密室外的無敵門弟子立時發出了一聲歡呼：「唯天爲大，如日方中！」

獨孤鳳公孫弘千面佛等同時迎上前去，才走得幾步，突然又停下，那些歡呼聲亦逐漸沉下去。

在他們的心目中，獨孤無敵是必已練成滅絕神功的第九重，甚至第十重才開關出來，那形像應該比以前更威武，更神采飛揚。

可是現在從密室走出來的獨孤無敵却是顯得那麼的疲乏，那麼的憔悴，比閉關之前也不如。

他也沒有說什麼，只是淡淡的望了衆人一眼便往內堂那邊走去。

獨孤鳳再也忍不住，一聲：「爹——」便待撲前。

獨孤無敵應聲止步回頭，一揮手沉聲道：「一個時辰之後，在聚義廳等我！」

語聲一落，脚步再起，頭也不回。

獨孤鳳怔在那裏，其他的人也一樣。

× × ×

新添的蠟燭又已燒去大半，這已是獨孤無敵出關後兩個時辰，現在他仍然在聚義廳之內，聆聽下屬的報告。

在他面前的長几上放着文房四寶，還有一堆卷宗，他一面聆聽，一面批閱卷宗，雙眉一時深鎖，一時展開，偶爾點頭微笑，又或搖頭輕歎。

沐浴更衣，再休息一會，吃些東西，他與出關之時已判若兩人。

聚義廳內聚着無敵門內外五堂的堂主，兩大護法，除此之外，就只有侍候茶點的幾個弟子，他們侍候在一旁，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各人也很少用茶點，順次序報告份內獨孤無敵閉關之後所發生的重要事情，一些也不敢大意。

就連獨孤鳳也顯出前所未有的肅穆，公孫弘更就不用說了。

獨孤無敵亦待公孫弘報告完畢才示意暫停，取過茶杯，淺啜了一口。

各人亦紛紛舉杯，趁這個機會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

獨孤無敵將茶杯放下，提筆往宗卷上批了一行字，才開口：「你們都認爲殺青松的是那個雲飛揚？」

所有人不約而同點頭，獨孤無敵看在眼內搖頭歎了一口氣，站起身子，一面往廳中踱去，一面道：「本門護法寒江釣叟乃是死在碧落賦風雷雨電之中的雨手上，雨當時則是與無面人相會，那問藥材店子就是他們的秘密巢穴，冒充傅玉書母親的那個女人亦在其中，由此可見傅玉書，必然是逍遙谷碧落賦中人，他的全家被殺不過是一個圈套，目的在使青松帶他回武當，偷學武當的絕技，再就是找機會拯救囚在寒潭中那個天帝。」

一衆齊皆點頭，獨孤無敵接道：「根據我們所搜集得到的消息，那個雲飛揚却是自小由青松帶上山，之後一直就在山上幹雜役，他是否有本領刺殺青松是一個問題，最成問題的還是逍遙谷既然安排了這個人，就用不着在多年之後再安排傅玉書混進去，而事發之後，傅玉書亦沒有替雲飛揚辯護，若是我推測無誤，雲飛揚的被指爲殺人兇手，只怕就是傅玉書的移花接木計。」

一衆只聽得連連點頭，公孫弘脫口讚道：「師父高見。」

獨孤無敵淡然一笑。「傅玉書接掌武當，乃武當心腹之患，我們不必理會，到武當無藥可救，我們再乘虛而入，拿下傅玉書，迫他說出逍遙谷所在。」

獨孤鳳接口問道：「那我們，現在該怎樣？」

「先向其他的門派採取行動，一來立威，二來以寒敵胆！」

「少林人多勢衆，點蒼崑崙與我們一向又沒有過節……」

「以我看，還是先對付峨嵋。」公孫弘雙拳緊握，獨孤鳳他給這一提，立時亦省起了管中流，柳眉一竪，道：「爹，我也是這個意思！」

獨孤無敵一頷首。「這件事讓我考慮一下。」手一擺，背向白象堂的堂主諸葛明。「你說說這年來的收支。」

「回帮主——」諸葛明一欠身。「去年一年的收入，共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兩，但因爲帮衆日多，各項開支也增加，全年下來僅盈餘三十三萬七千四百兩。」

「還不錯。」獨孤無敵的臉上並無笑容，緩步到原位坐下。

諸葛明接道：「私鹽，保費，印子錢方面各有增長，但比較起來，還是刺殺方面的收益最多。」

獨孤無敵取過另一卷宗，攤開。「說下去——」

「單就是遼寧總督委託我們刺殺廣東布政司，便已得益三十萬兩，而汝南王委託暗殺兵部尚書更得益七十萬兩。」諸葛明忽然一笑。「外館沈長星，委託刺殺御史歐大卑，屬下甚至開價八十萬兩。」

公孫弘「哦」一聲，道：「尚書七十萬，御史八十萬，到底是尚書開價太少還是御史開價太多？」

諸葛明忙分辯：「這主要是因爲沈長星上代是鹽商，本人又是做大生意，實在出得起錢。」

「這種人無妨取價多一些。」獨孤無敵淡然一笑。「總括來說，本門的收入雖然增長不少，但對於白象堂的經營手法，本座還是很失望。」

諸葛明面色一變，方待說什麼，獨孤無敵已沉下臉來。「我們無敵一門內五堂外五堂，分舵一百三十七，差不多六萬多人，賺這些少銀兩又有什麼用，將來又如何將勢力推廣到大河兩岸？」

諸葛明垂下頭去，一旁黑豹堂戰千軍隨即站起來。「黑豹堂做的一宗買賣，門主也許會滿意。」

獨孤無敵冷冷道：「說——」

「三省鹽運使的一撥鹽款因爲上京路遠，又要兼顧運送方便，全換做黃金，計共十八萬兩，交振遠鏢局押送，振遠鏢局自知保不了，與附近十二家鏢局聯保，事情由銀鳳堂偵知，交本堂負責刦奪，本堂追踪七十里，以毒藥迷香暗器再配合天時地利，終於取到手。」

「好，很好！」獨孤無敵目光轉向諸葛明。「點收了後有？」

「已經點收了，只是十六萬兩黃金。」諸葛明站起身來。

戰千軍忙道：「這相信是外傳的數目有誤，屬下等一路小心，絕沒有遺失，而每一輛鏢車之外都有封條，回到這裏才開拆。」

獨孤無敵點點頭，揮手示意戰千軍坐下，自己却又站起來。目光一掃。「大家這年多以來都化了不少心思氣力，稍後我自會論功行賞。」

衆人齊謝一聲。

獨孤無敵語聲一沉，接道：「至於峨嵋派縱容弟子管中流，挑我們十三分舵，殺我們一百三十六個弟子，這筆賬，也是要算清楚。」

公孫弘道：「峨嵋派出手在先，我們就是對他們採取行動，其他門派相信也不敢插手過問。」

金龍堂鄧奎接道：「不過峨嵋派掌門一音大師武功高强，劍術的造詣絕不在武當青松之下，落日劍法亦是與武當兩儀劍法齊名。」

公孫弘冷笑道：「這比我們門主的滅絕神功又算得什麼？」

獨孤無敵笑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能够摸清楚對方的武功底子，總是好的，却不知……」

戰千軍又站起來。「屬下對於這方面倒是略知一二……」

獨孤無敵頗欣賞地道：「本座也知道你一向對於各門各派的武功都甚有研究，那你就說來大家聽聽。」

戰千軍笑顧各人，道：「一音大師乃峨嵋掌門，不用說一定精於落日劍法，但在金剛十三掌方面，亦下過一番苦功，還有那七十二路瘋魔杖法亦是一絕！」

獨孤無敵連連點頭，道：「戰堂主所言都是事實，一音大師身懷峨嵋三大絕技，絕不是一般高手可比，幸好本座閉關期內亦創新招，無以爲名，就叫做『無敵一式』？」目光轉落在戰千軍面上，又說道：「本座現在就以無敵一式與你過幾招，讓大家先看一下其中變化。」

戰千軍搖手方待推辭，獨孤無敵已步至廳中，一擺手，道：「來！」

戰千軍只有硬着頭皮走出去，一面道：「門主千萬要手下留情。」

「未打先求情，乃兵家大忌！」獨孤無敵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戰千軍一臉奉承之色，道：「屬下又怎會是門主的對手？」

獨孤無敵只是道：「大家看清楚了！」身形猛一轉，疾掠上前去，雙手一登一翻，連變三式！

這三式並無特別之處，戰千軍雙拳拉開，「拍拍拍」三聲，將獨孤無敵雙掌接下。

獨孤無敵招式未老，迅速變換，這一變迅速而詭異，一翻就已將戰千軍的雙腕扣住。

戰千軍面色一變，道：「門主的無敵一式果然巧妙絕倫！」

獨孤無敵沒有鬆手，忽然一笑道：「這不是無敵一式！」

他的笑容森冷之極，眼珠亦彷彿變成兩塊寒冰也似，戰千軍與他目光相觸，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也就在那刹那之間，他突然聽到了兩下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頭碎裂聲，一陣錐心的劇痛同時從雙腕傳上來！

那刹那之間，他的雙腕竟然被獨孤無敵硬硬揑碎！

「門主——」戰千軍這才眞的變了面色。

「這也不是無敵一式。」獨孤無敵搖頭，身形陡長，雙手一分，鬆開扣着戰千軍的雙手。

戰千軍雙臂不由往外一翻，空門大露，獨孤無敵雙掌即時在戰千軍胸膛之上！

「噗」一下異响，戰千軍整個身子被擊得疾往後倒飛了出去！

這一飛竟然遠達四丈，飛出廳堂，飛過石階，爛泥一樣摔在廣場上。

獨孤無敵吁了一口氣，一收掌，道：「這才是無敵一式！」轉過身子，緩步往上座走去。

一衆無不大驚失色，目定口呆，怔怔的看着獨孤無敵，就是獨孤鳳公孫弘也不例外。

獨孤無敵若無其事的坐下，呷了一口茶才道：「戰千軍勾結排教，淮海帮，圖謀不軌，不知道我一直就在留意着他，這是他們的來往信件，」隨手從卷宗中抽出十多封信擲在地上！「大家相信都還記得戰千軍出身排教，而淮海帮主武其揚則是峨嵋派弟子，所以戰千軍對於一音大師的武功才會如此清楚。」

一衆恍然大悟，獨孤無敵接又道：「押運黃金的武官沈德昌原就與戰千軍私通，所以戰千軍消息才會那麼靈通，也所以沒有將封條拆開都能够肯定鏢車中載着黃金，至於數目本來就是十八萬兩，所以少了二萬兩，只是他與沈德昌中飽私囊，一人一萬兩分了。」

諸葛明歎息一聲。「知人口面不知心，門主對他恩深義重，想不到他竟然做出這種事來。」

獨孤無敵沉聲道：「明天你送五千兩紋銀給戰千軍的家人，再請高僧去替他念經超度。」

「是！」諸葛明應聲退下。

無敵接吩咐鄧奎：「鄧堂主，備一封客客氣氣的信，飛馬送上峨嵋，限一音七日之後，將管中流交出來，否則本座就親率無敵門精銳，上峨嵋要人！」

一字一頓，無敵的神情更就是殘忍冷酷兼而有之。

在閉關之前，他顯然已作好了種種準備，所以一出來，任何事情仍然是瞭如指掌。

好像這樣的一個人亦不可謂不可怕的了。

× × ×

月已淡，遠在西樓外，長夜雖未逝，黎明已不遠。

手中有杯，杯中有酒，却不是聚義廳中的杯與酒，獨孤無敵這時候是坐在後院的八角亭內。

坐在他對面的只有公孫弘一人。

獨酒無味，獨孤無敵特別選擇公孫弘來做對手，却不是只爲了找一個喝酒的伴兒。

是因爲他信任公孫弘，他待公孫弘一直就像是自己的兒子一樣。

三杯酒下肚，無獨有些感慨的道：「想不到我閉關還不够兩年，就發生了這許多事情。」

「這年多以來發生的事情的確是多一些。」

「還好，除了釣叟被殺，分舵被挑，一切都算順利。」

「你老人家忘了我與師妹被困北斗七星陣，雖然沒有死，但已經顏面無存，到現在，師妹提起這件事，還有氣。」

「這不必放在心上，總有一天我會想出破陣的方法，到時由你與鳳兒再上武當闖陣，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無敵說得很有信心。

公孫弘大喜。「師妹知道了，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

無獨微喟。「這孩子，我實在縱壞了他。」

「師父，有一件事情……我始終想不通……」

「什麼事？」

「我們被困北斗七星陣，本以爲死定的了，那知道青松那個老雜毛突然喝令撤劍陣，放我們下山！」

無敵的臉沉下來。「也許是感激我三次的不殺之恩，故示大方。」一頓轉口道：「說別的，鳳兒這年來怎樣？」

「除了脾氣有些暴躁一些之外，其他沒有什麼。」

「最近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

公孫弘脫口道：「龍鳳閣的主人三四天之前就沒有吃飯。」

「餓到現在不是快要餓死了。」無敵也顯得有些担憂。

「師父放心，昨天又肯吃了……」

語聲未已，無敵突然站起身子，一巴掌摑在公孫弘臉上，公孫弘冷不提防，被打得怔在那裏，好一會才撫着臉問：「師父你怎麼……」

「還問甚麼？」無敵一臉怒容：「我是怎樣吩咐你，你竟然敢違背。」

「師父，我怎敢違背……」

「還分辯，說實話，你放了什麼人進龍鳳閣去？」

公孫弘又一呆，不敢作聲。

無敵瞪着公孫弘，語聲陡厲：「是不是鳳兒？說！」

公孫弘不由自主退後，無敵一步迫前，喝問：「是不是？」

公孫弘終於點頭，無敵冷聲道：「什麼事也瞞不了我，龍鳳閣那個人不吃飯，只有鳳兒才能够勸動她！」

公孫弘不由自主跪下，無敵沒有理會，目光一轉，瞪着那在西樓的月，逐漸陷入沉思中。

非常突然地，頎長的身子陡然拔起來，掠出了八角亭，一縷輕烟也似飛掠了出去。

× × ×

燈光黯淡，人亦憔悴，風從窗外吹進，吹冷了沈曼君的一雙手。

她沒有在意，雙手捧着青松那張畫像，一雙眼却什麼也沒有看見。

她眼中有淚，只是沒有流出來，坐在那裏也不知已有多久。

龍鳳閣外異常靜寂，獨孤無敵身形輕捷，着地無聲，他雖然在窗外，看着沈曼君，沈曼君始終沒有察覺。

無敵的雙拳緊握，指節已握得隱隱發白，一雙眼睛瞪着青松那幅畫像，彷彿有火焰燃燒起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看似便要發作，突然轉過了身子，往外奔去。

才奔出丈許，突然又停下，那刹那，他整張臉的肌肉都抽搐了起來，陡然怪叫一聲，轉身疾往閣門衝過去。

「嘩啦」的門戶盡碎，無敵奪門而入，瘋狂的疾衝向沈曼君。

沈曼君應聲混身一震，長身站起來，右掌五指併合如刀，便待切出去，同時叱喝一聲：「什麼人？」

語聲未落，她已經看清楚衝進來的人是無敵，右掌立時垂下。

無敵「霍」地一把將那幅畫奪去，雙掌一合，「噗」一聲，那幅畫已變成片片粉碎，散落地上。

沈曼君冷冷的看着他，沒有動，也沒有阻止。

獨孤無敵一面怒容，將紙屑踩在脚下，並沒有作聲。

沈曼君首先開口：「二十年前，我自覺很對不起你，可是，你一直都不給機會我說。」

她的語聲很慢很冷，毫無感情。

無敵只是聽，沈曼君接道：「二十年來，你望也不望我一眼，將我與女兒隔絕，我沒有怨言，亦因此不再覺歉疚，但到今夜再見你，我又感到很對你不起，以你的武功內力修爲，沒有理由變得這樣蒼老，憔悴，這二十年來，可見得你並不比我好過。」

無敵仍然不作聲，沈曼君看着她，搖頭，又說道：「你雖然自命英雄蓋世，還是拿不起，放不下，還要二十年後的今夜，才有勇氣闖進這個房間。」

無敵雙手又緊握，眼睛中的怒火又高燃，看似便要一拳擊向沈曼君，但終於還是轉身，發狂的奔了出去。

由始至終，他沒有說過一句話，可是，他心內的憤怒，的悲痛，却已經表露無遺。

沈曼君看着他的背影消失，眼淚終於流下來，滴碎在紙屑之上。

× × ×

離開龍鳳閣，無敵直奔自己的房間，推開門，就看見獨孤鳳在整理被舖。

獨孤鳳聽得開門聲响，回頭見無敵進來，忙迎上去。「爹，你到那兒去了。」

無敵看見獨孤鳳這樣，心頭也不知是什麼滋味，還未回答，獨孤鳳已拉着他的手臂，扶他到桌旁坐下，回身再斟了一杯

茶。

無敵只是看着她。

獨孤鳳也覺得奇怪，嬌嗔道：「爹，你怎麼這樣看着我不說話，是否有什麼事不高興？」

無敵的怒火立時又冒起來。

獨孤鳳又問：「到底是那一個惹你生氣？」

無敵霍地站起身子，戟指獨孤鳳。「是你。」

獨孤鳳一怔。「我做錯了什麼事？」

「你說，有沒有到過龍鳳閣？」

獨孤鳳垂下頭，沒有作聲，無敵喝問：「說！怎麼不敢說。」

「爲什麼不敢，我又沒有做錯事！」獨孤鳳倔强的脾氣又發作。

「沒有錯？」無敵暴喝：「不服從我的話就是錯。」

「她是我娘親，我去探望她，有什麼不當。」

「她不配做你的娘親！」

「娘親就是娘親，你跟她不和，可不能迫我不認她！」

無敵怒極，一掌痛摑在獨孤鳳面上，他雖然沒有用內力，仍摑得獨孤鳳打了一個轉。

獨孤鳳手撫着被摑痛的面頰，怒瞪着獨孤無敵，無敵好像現在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

那隻手不覺顫抖起來。

獨孤鳳一頓足，一聲不發，轉身奔了出去。

「鳳兒，」無敵叫一聲，頹然坐了下來。

× × ×

獨孤鳳撫着臉，一直奔回香閨，隨即執拾金銀細軟，打成了一個小包袱，負在背後，便往外跑。

兩個侍候她的小丫環呆呆的看着，既不知她在幹什麼，又不敢多問。

才出房門，就遇上公孫弘，一見他，獨孤鳳就有氣，還未來得及罵，公孫弘已開口道：「師妹，方才我說錯了的話，給師父看出，我放你進去過龍鳳閣。」

「不是你告訴爹？」獨孤鳳怒視公孫弘。

「不是。」公孫弘忽有所覺，「莫非師父方才罵過你？」

「他給了我一巴掌，這還是他第一次打我。」

公孫弘怔在那裏，也不知該說什麼，獨孤鳳也沒有多說，拔步就走，公孫弘這才發現獨孤鳳背負着小包袱，忙追前問道：「師妹，你要去那兒？」

「去那兒又怎樣，難道還要問過你？」獨孤鳳冷笑，脚步不停。

公孫弘一個箭步上前攔住去路，獨孤鳳立即拔出鴛鴦雙刀，一幌，叱道：「讓開，要不我動刀了！」

公孫弘把胸膛一挺：「你動刀砍我好了。」

「砍你？」獨孤鳳刀一翻。「我砍我自己。」

公孫弘一呆，獨孤鳳冷笑着接道：「我砍在自己的臉上，看你怎麼樣向我爹交待？」

公孫弘放軟聲音，懇求道：「師妹，不要這樣難爲我好不好，讓你走了，我一樣不能向師父交待。」

「笑話，爹又沒有叫你看着我，再說我這麼大的人，你看得了，讓開！」獨孤鳳雙刀一擺。

公孫弘仍擋在那裏。

獨孤鳳柳眉倒豎，厲聲道：「叫你讓開，聽到沒有？」

公孫弘給喝得連退了幾步，終於讓開了。

獨孤鳳也不理會，頭也不回，眨眼便走的已不知所踪。

公孫弘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又頓足又歎氣，正不知如何是好，獨孤無敵已從那邊月洞門轉進來，看見公孫弘那樣子，脫口問道：「你在幹什麼？」

「師妹，……師妹……」

「鳳兒怎樣了？」無敵追問。

「走了！」公孫弘苦着臉。

「去那兒？」無敵急問。

公孫弘只有搖頭，無敵看着他，不由歎息一聲。「都是我不好，將她縱成這樣子。」

「師父，這你說……」

「氣過了，他自會回來，」無敵目光一閃。「你還是去看看鄧奎那封信弄好沒有，弄好了，就趕快送出。」

公孫弘只有應命，無敵也沒有再多說什麼，負手踱了回去，神色經已恢復了正常。

至於他在打什麼主意，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峨嵋刦

客客氣氣的書信，客客氣氣的使者，可是一聽是獨孤無敵的信，接待無敵門使者的那四個峨嵋弟子還是立即變了面色。

無敵門峨嵋派素無交往，獨孤鳳突然着人送書信到來，這當然就絕不會是一封普普通通的書信，何況管中流怒挑無敵門十三分舵這件事他們亦經已得到消息。

使者將書信放下，立即就離開，那四個峨嵋弟子亦慌忙往大廳那邊奔去。

才到石階下，就給一個中年僧人截住「忘記這是什麼地方了？」

四個峨嵋弟子忙合什：「智空師兄，有封書信我們要立即送交掌門方丈。」

「什麼書信這樣緊張。」

「無敵門獨孤無敵派人送來的。」

「獨孤無敵？」智空濃眉一皺，「這個大魔頭又與波作浪？」

「掌門方丈……」

「正在替七省大盜李七剃度，不能騷擾，你們就在這裏等一等。」智空往殿內望了一眼，沉默了下去。

× × ×

一縷縷白烟，正從殿內飄出來。

白烟繚繞，梵音不絕，一音大師鬚眉如白雲，一身金紅色袈裟，一派得道高僧模樣，在木魚誦唱中，更顯得佛相莊嚴。

李七就跪在他的前面，這李七縱橫七省，殺人無算，終於還是被他以佛法度化，皈依佛門。

「我無佛法一時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心中，釋迦親見燃燈佛——」

」一音大師緩緩轉過了身子。

木魚聲、誦經聲同時沉下去。

李七連叩三個响頭，一音刀一揮，又唸道：「可喜你三思脫離軟紅塵十丈，明心見性，一刀剃去煩惱絲三千，可喜你是從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為師贈你一個法號——無得——」

「謝恩師！」李七又叩了三個响頭。

兩個羣僧木魚聲，誦經聲又起。

× × ×

梵音終於停下，智空急不及待，從弟子手中接過書信，飛步奔進去。

一音看見他這樣奔進來，只是白眉一揚，到他將信讀畢，兩條白眉已鎖起來，一聲長歎：「善哉善哉，峨嵋寧靜了三十年，從此恐怕又多事了。」

「師父——」

「智空，你立即傳我口諭，着人去找管中流回來。」

「師父，獨孤無敵——」

「他是要追究分舵被挑一事，以七日為期，七日之後我們不將管中流交出，他便會親自登門問罪。」

智空吃一驚：「師父莫不是要將管師弟交出？」

「為師只是要明白事情眞相。」

「只有七日，只怕找不到管師弟。」

「七日之後我覆信拒絕，到獨孤無敵接信趕來，應該有足够的時間將中流找回來了。」

「若是錯不在管師弟……」

一音大師一聲微喟。「為師自有分寸，去——」

× × ×

這時候送信的使者經已到山下，看看背後沒有人追踪，立即轉進一片密林內。

入林半里，有一幅老大的空地，結紮了幾個帳幕，在周圍邏巡的赫然全都是無敵門的人，獨孤無敵也赫然像標槍一樣立在當中那個帳幕的前面，左右護着千面佛諸葛明鄧奎公孫弘。

他們好像在商議什麼，看見使者奔過來，都停下說話。

使者拜伏在無敵脚下，無敵悠然道：

「信送去了？」

「幸不辱命。」

「沒有為難你？」

「沒有，也沒有追下來，接信的峨嵋弟子看來都很驚慌。」

「諒他們也不敢。」無敵仰天突然大笑了起來。「一音相信怎也想不到我們已經結集於峨嵋山下，只待七日之後，上山問罪，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公孫弘插口問道：「師父，他們會不會找人助拳？」

「只不過七天時間，他們能找到什麼人？」

「那只怕也找不到管中流。」

「這有何要緊？」

「不錯，我們要滅的是整個峨嵋派，並不是管中流一人。」公孫弘立時明白過來。

獨孤無敵仰天大笑不絕。

× × ×

管中流並不知道峨嵋派大禍臨頭，這時候正與雲飛揚對立在海灘上。

七寶六安則在替管中流束好衣袖，那邊侏儒三尺亦在替雲飛揚整理衣衫。

老人盤膝坐在一方巨石上，已等得有些不耐，雙掌連拍，連聲催促：「快些快些！」

七寶六安三尺終於退下，老人這才道：「這是切磋，不是生死搏鬥，點到即止，誰勝誰負，我老人家自有公道！」

管中流應聲拔劍，滿懷信心的，這些日子以來，他一直苦練不懈，已能够將落日劍法最後三式的威力完全施展出來。

雲飛揚一面的無可奈何之色，心裏亦只是希望老人會改變初衷。

他當然失望，老人「霍」地一拂袖，喝道：「動手！」

管中流長劍立即挽了兩個劍花，一指雲飛揚。「拔劍——」

雲飛揚只有拔劍，管中流接一聲：「看劍！」人與劍一齊飛射，劍刺到一半，已變成七劍，雲飛揚倒踩七星，連閃七劍，手中劍一落，「叮」一聲封住了接刺來的第八劍！

管中流劍一翻，身形劍勢同時變動，飛靈變幻，落日劍法一招緊接一招攻出。

雲飛揚兩儀劍法亦展開，接一劍還一劍，七十三劍之後，已取得攻勢，再三十

六劍，將管中流迫退了七步。

侏儒三尺只看得笑不攏嘴，六安七寶卻不是味道，老人反而一些反應也沒有。

退了七步，管中流的身形便已穩下來，轉退為進，接連九十七劍，將雲飛揚迫回原位，再迫退七步。

這一次到六安七寶眉飛色舞，三尺卻是面無表情，再也笑不出來了。

老人看着面上終於露出了笑容，但很快便已消失，一雙眼睛已瞪得鴿蛋一樣。

他看得很用心，兩人劍法的每一個變化，他都看在眼內。

管中流的劍勢越來越迅速，突然一緩，隨即道：「小心了！」

這三個字出口，人與劍便合成一團光，飛滾向雲飛揚！

雲飛揚劍勢亦變，貼身飛舞，「叮噹」一聲響中，也不知接了管中流多少劍。

他的脚步越來越碎，也越來越迅速，在劍光之中卻始終都兀立不倒。

管中流劍勢一變再變三變，身形冲天飛起又落下，手中劍有如流星飛雨，突然又一散，千鋒聚合成一劍，從雲飛揚的劍勢當中突入。

雲飛揚的劍勢立時崩潰，劍一回，看來便能將來劍截住，但，結果還是差那三分。

管中流的劍立時抵住了雲飛揚的咽喉，雲飛揚輕歎一聲，垂下劍。

管中流並沒有刺下去，冷笑道：「上一次你不殺我，這一次我也劍下留情，欠你的不再欠了，是不是？」

雲飛揚點頭，管中流劍一收，又說道：「不過我得提醒你，下次你最好不要再撞在我手上，否則別怪我的劍不認人。」

雲飛揚沒有作聲。

管中流劍這才入鞘，六安七寶左右雀躍上前，高興的拉着管中流的雙臂。

三尺亦走向雲飛揚，一面失望之色。

管中流即時揮手。「姓雲的，你現在可以走了！」

雲飛揚望了管中流一眼，轉身走到老人面前跪下，一拜再拜，才站起身來。

老人看着他，歎息。「好，你很好，去——」

雲飛揚轉身舉步，走到三尺身旁，輕拍了三尺的肩膀一下，才繼續前行。

管中流目送雲飛揚去遠，將劍交給七寶，走到老人面前。

老人呆坐在那裏，一再歎息，管中流看得奇怪，試探道：「師叔，你在歎息什麼？」

「師叔很失望，很傷心。」

「也難怪你老人家傷心。」管中流微形於色。「你老人家在姓雲的身上化了那許多心思，結果他不堪一擊，幾下子就敗於小侄的劍下。」

老人冷睨着管中流，冷笑道：「是你令我失望傷心！」

「我？」管中流一怔。「我不是已擊敗了那雲飛揚？」

「人家讓你，虧你還大言不慚。」老人連聲冷哼。

管中流不以為然。「他沒有理由要讓我。」

（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張煌言

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張煌言，號叫蒼水，浙江鄞縣人，他的父親叫圭樟，字雨如，是一位著名的學者，由教讀而做到刑部員外郎，張煌言的學問和事業得力於他父親的庭訓非常多。

張煌言最富於國家民族思想，他看見清兵到處攻佔城池，殺害民衆，組織抗敵義勇軍，從事抗敵運動，曾不斷的對清兵作有力的打擊。他平生抗敵的工作，分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他和錢肅樂的擁立魯王，後一階段是他鄭成功的聯合北伐。

當南都被清兵攻陷之後，唐王聿鍵在浙東寧波一帶發詔令，想令魯王以海聽他的指揮，結果大敗，這時，鄞縣城裏的志士張夢錫、華夏、陸宇鼎、王家勤、董志寧、毛聚奎等六人，號稱六大狂生，他們得到清兵大隊人馬要渡錢塘江的消息，就擁護錢肅樂為盟主，立刻組織義勇軍，約定起義的日期，錢肅樂也另外約會了方國安、王之仁的軍隊，嚴密的封鎖錢塘江，絕不給敵人一點偸襲機會，不多久，張煌言從北地回來，召集義軍領袖開會，商討抵抗清兵大計，經過議決，請魯王以海在紹興監國，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畫江之役」。丙戌年六月，江上的義軍潰敗，無法挽救，魯王因此漂泊海島，此時，浙東沒有被清兵攻下的地方，只剩下錢肅樂所佔的翁州彈丸之地了，然而張煌言並不因為這樣而灰心，決心繼續抗戰到底。

清兵以浙江義勇軍不容易消滅，改用招撫方法，使他們內部瓦解，各個擊破。果然，有一些意志不堅定和一些不知廉恥的人，就投降清朝，義軍因此失去勢力，就連黃宗義、黃宗炎「世忠營」也被清兵擊破，他們兄弟二人的性命差一點送掉，「世忠營」從此改歸王翊指揮，但不久王翊也被清兵殺死，義軍因此潰散，張煌言以獨立不能挽回急局，遂同魯王投奔鄭成功，繼續抗敵志願。

張煌言後一階段的抗敵工作，是和鄭成功聯合北伐，希望能把失地收復，還我河山，雄心很大。當鄭成功佔領福建沿海的時候，曾年年出兵攻擊閩越各地，從沒有停止，到了順治十五年，他更以張煌言統領浙江義勇軍為接應，親自領兵十七萬大軍進攻浙江，一口氣克復了溫州、台州等兩大城池；第二年，清兵進攻雲南，他乘虛進攻江南，由崇明渡江，攻取了狐州，鎮江，直搗南京，張煌言則領兵由燕湖攻入寧國、太平，徽州等地，而淮、揚、常、蘇四府，也在這時光復反正，這時張煌言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因此興奮萬分，此後，可惜鄭成功的軍事行動太緩慢了，終於失敗。

鄭成功自南京失敗了，以全力攻取了台灣，作為永久的基地，這時張煌言主張出兵快攻，但不幸沒有得到鄭成功的同意，雖然如此，但張煌言仍然希望鄭成功迅速出兵，乘機收取閩南，而鄭成功的意思，以為台灣剛剛平定，萬事都須整理，在台灣沒有治好以前，不準備離開這個美麗的島國，向外發展，只派了「十三家」的義勇軍相助而已。

這「十三家」的義勇軍，就是當時結寨自保的民族武力集團，他們作戰都非常勇敢，但是沒有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不能保持密切的聯絡，後來被清兵威脅利誘各個擊破，所有的義勇軍便慢慢的被瓦解，鄭成功再沒有派出援兵，這時張煌言非常痛憤，發誓效忠民族，為國報仇，便獨自領導孤軍，轉戰於浙江、福建沿海等地，浴血苦鬥，拚命抵抗清兵，殺死很多清兵，清兵個個都怕他；後來終因兵力太少，又沒有援軍，處境非常危險。這時桂王殉國，魯王也逝世，煌言看到大勢已去，便去海島中暫時隱居，等機會再起，不料被漢奸向清朝的浙閩總督趙廷臣告密，被清兵逮捕，張煌言被捕後，廷臣對他非常優待，希望他能投降清朝，煌言拒絕投降，不願忍辱偸生，遺臭萬年，因此便被清兵在杭州殺害，他死時曾作了一首詩，表明他的心志：

「我年四十五，偏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死後，葬在杭州西湖南屏山麓。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不樂島來使吳明，在廠衞曹羽等人圍攻下身負重傷，逃回寓所，被無憂公主朱翠乘虛擒獲，將其與啞童囚於一隱秘山洞，擬將其作爲人質，圖交換王妃與王子的安全回歸。海無顏爲試驗積研之新功是否可禦不樂島的秘技醉金烏，不惜療好吳明傷勢，迫其施展醉金烏招法，在海無顏試出自創新招確有實效後，吳明又不支昏倒。海無顏退出山洞，朱翠現身與見，向他傾吐情愫，並答允海無顏的提議，恩結吳明，放他回去，冀能對將來拯救王妃與王子時有所益助。海無顏離開朱翠時，衷心表示會記住她，永遠記住她……

傾蓋初論交　鋒鏑倖生還

當時，朱翠只是痴痴的看着海無顏的背影，痴痴的看着！

她像是有一種落寞的感覺，忽然俯身在樹幹上哭了。

× × ×

是夜，朱翠在客棧翻覆難眠——

耳聽着遠處的梆子聲，聲聲迫近，每三下間以小鑼一點——三更一點——好惱人的長夜。

秋風輕襲着樹梢，搖曳出一片刷刷聲，就着門前不遠的那桿高挑紙燈籠所倒映出來的陰影，斜斜的倒倚在銀紅紙窗上，從而顯示的那片陰影，變幻着諸多離奇。

朱翠既睡不着，乾脆撩被下牀，穿好衣服，開門步向亭階，由於她所居住的這間房子，特別講究，獨佔一個跨院，裏面佈置花葉扶疏，地方雖不大，倒也雅靜！

獨自個站在亭階前，耳中却隱約聽見傳自前堂的陣陣絲竹與喝采聲！

在平常，這種亂囂叫鬧的羣聚之處，正是她深痛惡絕所極力避免之處，而今夜却與她一種深深的誘惑感，彷彿那鬧囂的場合，正足以彌補她此刻落寞的心情——卜耳朵裏循着那陣歡笑聲，脚下情不自禁的向外踱出——

前院一片燈火通明！

前文曾介紹過這「老福林」客棧，乃是本地有數的幾家大棧之一，漢陽府地當水陸碼頭之要衝，南北客商自是雲集，此類商旅多營絲綢布帛，或桐油疏茶，往返頻繁，每多暴利，是以凡其居住之處，從其起居飲食，日用百貨，無不取其昂貴精緻者，比較講究的幾家大客棧，更設有賭館茶樓，供客消遣逗留！

那片絲竹亂囂聲，便發自前院的一處「六角茶樓」！

所謂「六角」者「六脚」也！

一色的紅漆木柱，分峙在六堵粗可合抱的石柱上，那石柱深深打入水底，牽以迴廊，垂以湘簾，便爲有趣矣……

朱翠雖下榻於此，但爲避人耳目，性又喜靜，故此出進皆走後院邊門，有幾次進出前門，亦是直來直往，倒不曾想到前側院裏，竟然會隱藏着如此一個世界，却是出人意料！

時間雖已接近午夜，這「六角茶樓」的生意却是出乎意外的好！

通過水面那條曲折的長廊，茶樓裏人影婆娑，衣衫飄渺，絲竹正酣，正是「唱出一片清平世界！」

兩個青衣茶房，分立廊前左右，對進出茶樓的貴客一一打躬問好，納引甚是殷勤。

朱翠原打算在池邊觀望一陣，無如她的出現，立時引起了店家的注意，能夠獨攬一院居住的客人，自非尋常，何況她的雍容華貴與美麗姿容，更不知暗中慕煞多少浪兒，她的身世更是令人費解深思！

客棧主人「劉大個子」，就對她最是費解猜疑，也是最巴結她的一個人。

在朱翠方一出現池邊的同時，劉老闆已驚爲天人，受寵若驚的由茶樓當門處的座位上站了起來。

——他含笑對坐在櫃上他的小妾「文文」招呼道：「小心的侍候着，我們有貴客來了！」

一面說時，三脚併兩步的向外奔出。

「嘻，今天是什麼風，大小姐您居然也光顧小號茶樓了？」劉老闆的腰都快彎到地上了：「請……裏面雅座侍候！」

朱翠向着茶樓飄了一眼，微微頷首道：「有賣唱的麼？」

「有——」劉大個子嘻着一張大嘴：「大小姐妳眞有福氣，漢陽府最紅的一塊招牌『連寶雲』正好來了這裏，她的清平快唱嘿！那眞是沒有話說，另外『老刀螂』師徒兩個的對口相聲也很有個意思，大小姐您裏面請——」

一面向着隔廊大聲吆喝道：「給大小姐看個雅座——請吧！」

朱翠聽他報的那一套，竟是一點兒也不熟悉，不禁暗中有些慚愧，自己雖是出身王族，却也自幼習武，竟連江湖面貌一些兒也不清楚，對方嘴裏的那個「連寶雲」什麼「老刀螂」，自己竟是沒聽說過。

心裏盤算着，已是情不自禁的隨着劉大個子的親身前導，一逕的來到了茶樓。

兩個身着彩衣的姑娘，正在園子裏表演雜耍，一個站在東角，一個站在西角，東角的姑娘把一疊薄薄的瓷盤，一張一張的抛過去，西角姑娘却用兩根細細的竹竿兒一一接住，身段兒固是婀娜多姿，手法更是美妙，一時引發起大聲的喝彩與如雷掌聲！

朱翠被引進到最雅緻的一處「包廂」所在——

所謂「包廂」乃是右前側，面台側水，三面垂簾的雅座，其間不過只設有四五個座位，每個座位前置有一個黑漆矮几，上面置有四時鮮果，較之一般尋常座位顯然大是不同。

朱翠被引進來時，包廂裏還空無一人，她遂被安置在瀕水的彫窗之邊坐下來，茶房立刻上前請示要喝些什麼茶？

要了一碗「龍井」，朱翠一言不發的注視着前台的表演——然而她的目光却意外的被另一個人所吸引住了。

似乎是另外的一個包廂，一個素面垂有薄薄面紗的女人，白淨的臉、手，一身黑色衣裙，足下是一雙半長的鹿皮快靴！

這個姑娘腰肢欵欵，身材瘦長，尤其是拿着細細湘妃竹節馬鞭子的一隻尖尖玉手，看上去最是引人。

朱翠之所以猜測她是個姑娘家，那是因爲由她的髮式中判斷出來的，如果結過婚的女人，必將是「開臉分頭」，對方却顯然不是。

能夠一眼就吸引住朱翠眼睛的人，當然絕非一般！

而使朱翠心存好奇的，却是對方那個女人臉上的一襲面紗——

戴「面紗」的女人通常代表兩種身份，一是名門閨秀，二是江湖女子，前者以深閨玉容不甘落入凡俗眼目，後者却因風塵奔馳，用以掩遮烈日風沙，自然除了這兩種身份之外，還有其它的理由，像是居住西北塞外的女人，出身回族的姑娘，都有遮戴面紗的習慣！

眼前這個修長少女的身份，確是有些令人費解了。

兩個玩雜耍的姑娘下去以後，有一段短暫的冷場，朱翠因而情不自禁的把眼睛又移向對面包廂——一回頭，劉老闆還婿媚般地站在面前——

「嘿嘿……大小姐，您有什麼吩咐沒有？」

朱翠搖了搖頭，忽然想起來似的，向着對面包廂裏揚了一下眉毛道：「那位姑娘是——？」

劉老闆縮了一下頸子，嘻嘻一笑道：「大小姐問的好——不瞞您說，我也正在納悶兒，這位姑娘比大小姐您還玄——」

楞了一下，大概發現這句話裏面有語病，連忙頓住，紅着臉赫赫笑了幾聲，劉大個子搓着他兩隻手：「——這位姑娘來我們這個茶樓總有十來回了，每次都是一個人，只有在看玩藝兒的時候，她才撩開一半——吹，就像現在這個樣子——大小姐您別不信，她來咱們這裏十幾回了，加起來總共却沒說過五句話——」

「哦——?是麼?」

這麼一聽，朱翠的眼睛可就情不自禁的又向對面包廂移了過去！

湊巧對方那個姑娘也往這邊看，兩個人四隻眼睛可就對在了一塊兒——

怪不好意思的，朱翠連忙把眼睛瞟向一邊。

那位姑娘的眼睛也溜開了。

這一眼雖是匆匆一瞥，却留給朱翠很深刻的印像！——對方有一雙黑不溜丟的眼睛，下頦略瘦，却難掩其清秀，唇邊下不大不小的一粒黑痣，尤其給人以俏麗的感覺——然而事實上對方顯然不是屬於活潑那一形態的，一眼看上去給人以沉默端莊的印像！

劉大個子似乎被朱翠引起了好奇——他原本對朱翠的好奇尤過於那個黑紗少女，現在却莫名其妙的轉移了對像！

「您信不信，第一次我問這位姑娘姓什麼？她看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朱翠微微點了一下頭：「後來呢！」

「第二次我見着她，請問她是住在本地呢還是外地呢？嘿！這次更妙——她連看我也沒看一眼！」

朱翠「哼」了一聲，淡淡的道：「你的話也許是太多了一點！」

「是……這個——」劉大個子一面摸着頦子傻笑：「大小姐責備的也是——不過幹我們這一行買賣的人，不就仗着眼睛亮嘴巴說嗎！」

朱翠呷了一口茶，輕輕唾出未沉的茶葉碴子，眉毛微微皺了一下——

劉大個子立時彎下腰來道：「這些個小子，我關照說給大小姐上最好的西湖『冒頭尖』，他們還是給弄錯了，我這就去給您換去！」

說着就要伸手，朱翠按住茶碗道：「不用了——」

她只是關心着對面那個妙女郎，似乎連正在表演的台上節目也不屑一顧！

劉大個子察言觀色的笑道：「如果大小姐想見她，我這就去請她過來，也許她看在大小姐妳的面子上就過來了！」

朱翠搖搖頭道：「不用，不用——我只是對她有點好奇罷了。」

劉老闆道：「誰又不是呢，這位姑娘到底是幹什麼的可是誰也不知道，有人說

她是從回子那邊過來的，要不怎麼會一天到晚臉上擦着紗呢。」

朱翠微微一笑，沒有說話，心裏却否定了對方這種看法——

「她是騎馬來的？」

「是——」劉大個子道：「可是好馬，頂兒尖兒的一匹伊犂黃馬，上一次我這店裏住着一位貴客，在馬房裏一眼看上了，出到兩百兩銀子，要我去給說說去，我硬着頭皮走，才說了兩句，這姑娘乾脆扭頭就走，也不說賣也不說不賣，嘿！這眞是……從那次以後，我算是再也不敢去碰她的釘子了。」

朱翠從這位劉老闆的嘴裏，總算對對方姑娘瞭解了一個輪廓——其實正如她所說，純脆不過是好奇罷了。

台上換上了連寶雲的清平快唱，朱翠就暫把注意力集中台上，不再跟他答腔。

劉大個子本想套一番近，好把朱翠的來歷身世摸一下，可是却也發覺到這位姑娘似乎也不是好相與，自己站了一會兒覺得不是個滋味，也只好哈着腰告別退出！

朱翠倒是靜靜的聽了這個連寶雲唱了兩段，意外的覺得很是有趣——

原來這個連寶雲，亦不過是個與自己年歲相差不多的大姑娘，梳着兩根大辮子，鴨蛋臉，柳葉眉，一身粉綢子繡花衣裙，出落得十分標緻！

——她所唱的「清平快調」，無非是歷代盛世一些才子佳人的傳奇故事，透過她清脆的嗓音，加上伴奏的古瑟二絃，確是很動聽！

一曲方終，博得了如雷掌聲，很多嚷着再來一個，台上伴奏的兩個老人，連連向四面打躬作揖！很多人往上面扔錢！

二老之一，遂即拱手向着衆多的茶客道：「謝謝各位貴客的捧場，不瞞各位貴客說，我們姑娘前次在蘭州得了一場重病，嗓子也倒了，眼看着不行了，幸虧遇見了一位好心的女菩薩帮忙，不但治好了小女的病，還醫好了她的嗓子，從那天以後，我這個姑娘才能又到處賣唱，有了今天這個場面，這一切都是那位女菩薩所賜，從那天以後，我們姑娘就自編了一首歌詞，爲了答謝這位好心的女菩薩，這首歌，我們姑娘是百唱不厭，還請各位大爺大奶奶少爺小姐賞音吧！」

一面說時，這個老頭兒日噙熱淚的忽然扒在地上，通通一連磕了幾個响頭——

滿園起了一陣子騷動，俱都談說起這件事來！

朱翠在老人訴說時，心裏已不禁微微一動，這時見他跪下叩頭時，下意識裏更似略有所覺，順着其叩頭方向一看，正好發覺到那個面拂黑紗的少女，心裏頓時雪然，再透過那位姑娘微微頷首表示喜悅的臉，她更明白了一切——敢情這個姑娘，就是老人嘴裏的女菩薩——

她必然事先囑咐過老人全家，不得洩露她的身份，而老人父女感恩心切，却偏偏又有此一番表白作爲，這就使好心善良的這位俠骨熱腸的姑娘處於尷尬境地了！

——這是一種微妙的心理推理，雖然未經證實，但朱翠却相信是絕對正確的！

接着這位連寶雲姑娘，遂即唱出了她感人的歌詞，確是情詞並茂，賺人熱淚！

朱翠耳聽心想，竟然情不自禁的陪着落下了兩行同情之淚——

一曲方終，掌聲如雷！

朱翠少掩悲懷，等到移目對面包廂座位上時，才赫然發覺到敢情那位神秘的輕紗少女竟然已經失踪了。

這個猝然的發現，不禁使得朱翠心裏爲之一驚——

由於她對這個輕紗少女已經留下了心，是以對方的一切也就格外引起了她的好奇——

現在她既然已經走了，朱翠也就感到有些索然，她勉强的耐着性子把連寶雲的演唱看完。

換上來的是老刀螂小刀螂父子的對口相聲，父子兩個滿口黃腔，口無遮攔，逗樂雖是逗樂，朱翠却難以入耳，匆匆離座步出，却見劉老闆正自張慌着往這邊走來，一眼看見朱翠，忙自趕上幾步，滿臉笑靨的彎下腰來！

朱翠眉頭微皺道：「有什麼事麼？」

「有有……大小姐！有貴客來看妳啦。」一面說他彎下身子，身趨前傾道：「是對街的常小爵爺，敢情大小姐您認識常小爵爺呀，眞是待慢，待慢……您這邊請吧！」

朱翠心裏微微一動，暗忖着他說的當是常孟，這麼晚了他來旅邸探訪，想必是有什麼重要事情——當下一言不發，匆匆隨着劉老闆來到了前面飯店！

推開門，劉大個子哈下腰來道：「您這邊請！」

遂即將朱翠帶到右後側的一個單間裏，即見常孟衣冠楚楚的由座位上站起來，一臉笑容的迎上來道：「這麼晚來打攪，還請公——」

一眼看見旁邊的劉大個子，遂即把話吞住，由袖子裏抖出了一錠銀子，轉向劉大個子道：「一點小意思，劉老闆你喝杯酒吧！」

劉大個子搖手笑道：「這這……小爵爺您太客氣了，不敢當，不敢當——」

一面說頻頻後退着，雙手接過銀子，轉身步出！

常孟等到他步出之後，這才轉向朱翠道：「公主最近可好？」

朱翠點點頭道：「還好，常兄你來找我，有什麼事麼？」

常孟道：「家父因掛記公主，對於王爺的安危更是時在念中，今天因京裏來人，談了些目前王爺的境況，也許公主有意聽聽，所以特要我來專程邀請！」

朱翠聆聽之下，不覺眉尖微挑道：「哦——這太好了，我們這就走吧！令尊現在府上麼？」

常孟應了一聲，道：「家父現在鄉下，離城裏不過二十里，那裏家居安靜，家父每隔十天半月總要去歇上幾天！」

朱翠點點頭道：「原來這樣！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走吧！」

常孟道了聲「是。」又道：「我已特地爲公主備好了車，現在棧外，一切都很方便！」

朱翠點頭一笑道：「常兄設想得太週到了，其實騎馬也很方便，我們走吧！」

常孟不知如何，臉上却現出了一片遲

移！似乎有話要說，却又碍於出口，一時只是望着朱翠發呆。

「常兄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啊——」常孟才似乍然有所驚覺：「沒有——沒有……公主請——」

朱翠微微一笑，遂即不再說什麼——

當下常孟在前引導着，出了店門，却見那位劉掌櫃的兀自站在門前鞠躬打揖十分禮貌，二人不再與他多話，一逕向門外步出！

——即見一輛黑漆淨亮的二馬套車，停在門左，由一個灰衣漢子所駕，另一邊却拴着常孟的那匹黑馬！

常孟快步走向車廂前，拉開車門，轉向朱翠道：「公主請上！」

朱翠道：「常兄你呢！」

常孟欠身道：「我騎馬，公主……上車吧！」

朱翠只覺得常孟今天說話有點言不由心，心裏不禁有些奇怪，却也不曾想到其它方面，當下手拉長裙，正待向車上跨進，忽然一旁傳來女子的口音——

「這位妹子慢着——」

朱翠與常孟都不禁怔了一下，一齊回過身來——却見一個長身黑衣少女由斜邊側門走到眼前！

來人頭戴緞質寬沿風帽，一襲輕紗沿着帽沿輕輕垂掛眼前，由於她身材修長，這副粧扮越加的增加了她的颯爽風姿，尤其夜月街燈襯托之下，更似有仙女般的風韻！

朱翠乍見對方，心裏一動，大爲驚喜，敢情正是方才在六角茶樓所遇見的那個神秘姑娘，只當她已先行離去，却不意竟然會在這裏遇見，而且主動的向自己開口搭訕！

聽她這麼一喚，朱翠就停下身來！

黑衣少女一逕走到眼前，向着朱翠拱了拱手，語音清脆的道：「敢問一聲，這位妹子要去那裏？」

「這——」朱翠却是一時答不上話，却轉向常孟道：「常兄，我們這是要去那裏？」

常孟呆了一下，吶吶道：「這……去『三里坪』！」

話聲才住，即見對方少女微笑有聲道：「巧得很，我正是要去『七星橋』，到了三里坪，也就距離不遠了！」

常孟一怔，還未及說話——

黑衣少女已向朱翠道：「我的馬前面蹄子釘鐵壞了，天晚了一時又找不到釘馬掌的人，可是我又有要緊事，要去七星橋一趟，這位妹子要是方便的話，可否讓我搭一乘便車——」

常孟忙道：「這不行！因爲……」

朱翠插口道：「這也沒什麼不好！既然是順路，多一個人又有什麼關係！」

黑衣少女含笑道：「那就多謝了！」

朱翠看了常孟一眼，微笑道：「我正愁路上發悶沒有人說話，難得來了個伴兒——」遂即轉向對方黑衣少女道：「這位姐姐請上車吧！」

黑衣少女點點頭道了聲謝，透過面前輕紗向常孟瞄了一眼，遂即攀蹬上了馬車，進入車廂之內！

常孟一愣道：「這——」上前一步道：「姑娘如是有急事要去七星橋，我的馬借妳就是……」

黑衣少女這時身子已坐下來，聆聽之下，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道：「這位妹子已答應了我，足下又何必多此一舉，再說我又不認識你，借了你的馬却又怎麼還你？還是搭一程便車方便的多！」

常孟面色一沉，正要說話，却碍不住朱翠一臉笑靨的道：「常兄你騎你的馬得了，我上車了！」

一面說已登上車座，與那位黑衣少女併肩落座，隨手關上了車門。

站立在車外的常孟一時却楞住了。

朱翠隔着車窗向常孟道：「怎麼，常兄莫非認爲有什麼不妥麼？」

常孟一笑，道：「那裏——我只是怕公——」

朱翠手指按唇，示意他不可吐出「公主」二字，常孟會意，立刻把下面那個字吞住不發，乾笑了兩聲，才又接道：「……既然……這樣，我們走吧！」

說罷抱抱拳，向着坐在車轅上的灰衣漢子揮手道：「小心駕車，我們走吧！」

灰衣漢子應了一聲，帶動韁繩，前行了數丈遠近，常孟已策馬來到車外！

朱翠因碍於他在眼前說話多有不便，一笑道：「常兄你前面走吧！」

常孟閃爍的一雙眸子，向二女打量了幾眼，道了聲遵命，遂即抖動韁繩，一逕的直馳奔前而去！

朱翠這才似鬆了口氣，轉向身邊的黑衣少女道：「剛才在茶樓幸遇，只是碍於人多，不便上前見禮，想不到這麼巧，竟然又在這裏遇見了。」

黑衣少女雙手前分，把遮攔在臉前的一襲面紗左右分開來，現出了甚是清秀的臉！

聽了朱翠的話，她微微一笑，露出了甚是白潔的一口牙齒，却把一雙澄波眸子，只管留神的盯向朱翠臉上，看了一陣子才又把眼睛移向窗外，却是沒有說什麼！

朱翠由於先時對她存下了好奇，不免也仔細的打量了她幾眼，越覺得對方貌相清麗奇緻，望之令人作「出塵」之思，自是不落凡俗！當下心裏不禁暗暗納罕，想不通對方這個姑娘到底是什麼身份！

「還沒請教這位姐姐貴姓大名？」

「我——？」黑衣少女移過眸子來，微微含笑道：「我正想問妳，妳却倒先問起我來了！」

朱翠一笑道：「我姓朱——」

黑衣少女點點頭道：「我猜對了！」

朱翠道：「妳猜對了什麼？」

黑衣少女一雙澄波眸子，在她臉上轉了一轉，十分平靜的道：「妳叫朱翠，就是江湖上傳名已久；却很少出現的那個『無憂公主』，是不是？」

朱翠一驚，却鎮定着，冷笑道：「妳怎麼會知道的？」

「我還知道！」黑衣少女微微一頓，再接下去道：「妳父親鄱陽王蒙寃在獄，生死未明——」

朱翠臉色微微冷了下來——

黑衣少女接着說下去：「如今妳母親與弟弟又被不樂島上的人搶去了，只剩下妳孤身一人……所以說，妳的處境實在是

危機四伏——」

話聲方歇，她立刻就感覺到一股淩人的無形氣招，傳自朱翠身上，事實上這股勁道在甫一與黑衣少女接觸之際，已將對方黑衣少女緊緊罩定！

雙方距離是如此之近，一旦要是動起手來，簡直想閃躲都是不易！

黑衣少女眉尖微微聳了一下，並不在意的道：「妳生氣了？是因爲我知道妳這麼清楚？」

朱翠點點頭道：「不錯——我們以前並不認識，事實上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妳姓什麼，妳把我的底細查得這麼清楚又是爲什麼？」

黑衣少女淡淡的笑了笑——朱翠敏感的覺察到她美麗的眼睛週圍，有幾縷淺淺皺紋——一個像她這般年歲的少女，正當春花綻放，何以她却憔悴如斯？

「一個人要瞭解一個人，當然是因爲他們並不認識，否則就不需要去側面打聽了！就像妳——」

——黑衣少女深邃的眼波，掠起來定在朱翠臉上！

朱翠不明其意的道：「我怎麼了？」

「難道妳沒有從側面打聽過我？」

「這——妳……？」

黑衣少女微哂道：「一個人要瞭解一個人，並非全是基於惡意，就像剛才在茶樓妳打聽我的情形是一樣的——但我明白妳對我的一切只是居心好奇，並沒有惡意，只可惜妳所打聽的那個人却是對我一無所知！」

朱翠不禁臉色一紅，原來她私下向劉老闆打聽對方的話，却未能逃過對方觀察之中，被人當面點破，總是不大好意思，一時無言以對！

黑衣少女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對於朱翠的窘，有點心存歉意——

她微笑了一下：「我說話很直，請妳不必介意！但是有一點妳却可以相信我，那就是我對妳的關懷，全係出諸正義！」毋寧說對於妳的遭遇，我萬分同情——」

朱翠沉默了一下，她原本冰雪聰明，心細如髮，自能由對方之言談察出眞僞——就像這一刻，她所能由對方臉上看到的，只是眞誠，純情——這就讓她爲之感動而釋懷了。

「謝謝妳！」朱翠苦笑了一下：「但是我並不氣餒，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我一定會反抗到底！」

黑衣少女點點頭道：「我知道——事實上妳的一切我都很清楚，而且我更知道，在妳的背後有一位自命了不起的大俠客在帮你的忙——但是！請恕我說一句妳不愛聽的話，那位了不起的大俠客本身的痲煩更多……而且……他並不見得就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

朱翠不禁再次的爲之一驚——

對方這個黑衣少女所知道的也未免太多了，居然連海無顏暗中插手帮助自己的事情也知道了，的確是不可思議！

「妳奇怪麼？」黑衣少女微笑的看着她：「我們先不要談這個了！」

朱翠道：「是有點奇怪，不過，倒是看不出來那位大俠客有什麼不負責任的行爲！」

黑衣少女目光移滯的由她臉上緩緩掃過，只這一剎，已使朱翠瞭解到她的孤獨與落寞——她也必然是一個飽經感情所折磨過的人——

「有一件事就可證明我說的那個人，對妳沒有盡到保護之責！」黑衣少女冷冷的說着。

朱翠一笑道：「我並不須要誰來保護我，我認爲我自己的能力足足可以保護我自己！」

黑衣少女淡淡一笑道：「眞的？我看並不見得吧！」

朱翠不高興的問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黑衣少女道：「妳的武功我絕對相信，只是對付妳週圍的這一羣巨惡大奸之人，顯然就不足以應付！」

朱翠道：「妳指的是不樂帮和曹羽那些人？」

「那只是妳眼睛看得見的！」

「還有我眼睛看不見的？」

「當然有——」黑衣少女的眼睛掠向車窗外：「誰知道呢！就像現在妳安穩的坐在車子裏，說不定外面早已佈好了陷阱，等着妳自己送死！」

朱翠倏地一震，看了一眼窗外：「妳是說……這一趟有危險？」

「一點也不錯！」

「那常孟他——？」

「他們父子已把妳出賣了！」

「眞的？」朱翠幾乎要站了起來！

「妳先坐下來，現在時候還不到！」

朱翠倚向車座，幾乎有點難以置信——一剎間她面前浮現出常威那張慈祥的臉——他一向蒙父親器重，賴爲肱股，豈能爲了一己名利，對自己這位故尊之女加以迫害，果眞如此，那可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

「如果我判斷不錯的話，常孟必然已經離開了！」

朱翠探身窗外，向外顧盼了一下，看不見常孟的影子——就在這個時候，車行的速度忽然慢了下來！

朱翠冷冷一笑道：「也許妳說的對，我上當了！」

黑衣少女道：「上不上當，現在還難下斷語——」

話聲甫落，就見她右手倏地向前一揚，「哧！」的發出了一股尖銳破空聲——緊接着前面車轅上傳過來一聲慘叫，一個人的身軀重重的由前轅處翻身落下，發出了「噗通」沉重落地之聲！

兩匹馬乍然受驚，長嘶一聲，正待發足狂奔，禁不住黑衣少女身手矯健，身軀乍探，有如洞底游蛇般已自車座後翻身而前！一隻手適時的操住了馬轠，馬車很快的就被定了下來！

這一切由於事出倉促，以朱翠之愼密細心，也感到有些出乎意外！

——然而朱翠畢竟不是弱者，黑衣少女的這一臨時措施，頓時使她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驀然間，兩股極爲尖銳的破空聲，自外穿窗直入，朱翠長袖拂處叮噹！兩聲，已將來犯暗器擊落——

她嘴裏發出了一聲清叱，雙手猛地力擊而出，只聽見「哾喳！」一聲暴响，整

個車門爲之破碎開來——把握着這一剎那，朱翠身軀已快速騰出！落向車外！

於此同時，車座上的黑衣少女也似燕子般的輕巧；由前轅上騰身掠起，輕若無物的落在了朱翠身邊！

就在二女身子相繼落地的一剎那，哧哧！無數股流燄劃空而過，紛紛落向馬車，立刻傳出了一片轟轟爆炸聲，馬車頓時燃燒起來，天空中登時迷漫起大片的硫磺氣息！駕車的兩匹馬，當此驚赫俱不禁人立雙蹄，發出長嘯，只是蹄聲未已，已雙雙倒地身死！

朱翠四顧了一陣，不見敵人踪影，正待竄向前面觀察一番，却被黑衣少女一把抓住道：「慢着——」

朱翠料必她當有所見，遂立即停住不動——

現場火光衝天，燃燒的車廂發出一陣劈拍聲，却不見任何一個敵人的踪影。

黑衣少女明亮的一雙眼睛，很注意的向各處打探着，朱翠仔細的觀察着眼前的形勢——

眼前是一條荒凉的驛道，一面是高出來的旱地土坡，一面是斜下去大片竹林，空出來的這條驛道，看起來分外凸出，就顯得格外陡峻了。

朱翠感激中而慶幸的道：「如非是姐姐的及時提醒，我簡直還蒙在鼓裏，謝謝妳！」

黑衣少女看了她一眼道：「敵人的技倆絕不止如此，等着瞧吧！他們原意是想把我們誘到更危險的地方，却想不到我們會臨時停了下來——」

一面說，她那雙眼睛緩緩的移動着：「在我看來，這附近他們都設有厲害的埋伏——」

朱翠道：「我倒要看看他們到底有些什麼技倆——」

話聲少歇，耳聽着弓弦乍响，一排箭矢由高而下，直向着二女立身處射來！二女早已侍機待動，乍見此情景，不待招呼，隨着來犯的箭矢，頓分左右，燕子般地掠了開來——

黑衣少女落向竹林的那一面，朱翠却是落向山坡的一面——她身法至爲巧快，身子一經落下，毫不停留，接連着縱身再起，三起三落，已來到這面斜坡的頂端！

果然，就在她接連騰身的當兒，無數箭矢，紛紛射向她原立身處，設非即時縱起，簡直難以躲閃——

由於朱翠的進身之勢奇快，迫使得暗算者抽身不及，她眼明手快，隨着快速的進身勢子，手起掌落，只一掌已將迎面一個手持短弓的黃衣漢子劈落坡下——

這漢子嘴裏發出了一聲啞叫，由於翻跌的勢子過於疾猛，只一摔已折斷了頸頸，當場昏斃坡下！

於此同時，朱翠眼睛裏已看見了另一條人影，正向着崖石後面移動——她於是第二次騰身而起，緊躡着這人背後猛綴下去！

——那人心慌之下，倏地反過身來，一口鬼頭刀照着朱翠臉上就砍，雖然如此，却也逃不過加身的橫禍，隨着朱翠的出手，「錚鏘！」一聲，鬼頭刀硬生生的拋在了半空，緊接着朱翠的進身之勢，一隻纖纖玉手已實實在在的擊在了這漢子的臉上，當場滿臉開花，和先前那人一樣下場，咕嚕嚕的翻下山坡，登時命喪黃泉！

朱翠一連擊斃二人，心裏仍是積忿未消——正待繼續搜索，看看還有多少這類箭手，猛可裏眼前一亮，一道極爲強烈的刺目強光，迎面射來！

這道強烈光華顯然是發自一架特製的高架長燈，燈光爲利用光華鐵皮的反射作用發出，乍然入目眞有點當受不住——朱翠本能的向邊側閃身讓開——

她身子方自閃出，立刻就感覺到一股強風由身側襲到，具力絕猛，猝然加諸身上，眞有點閃躲不易——朱翠身軀一個快速閃躲，就勢擰身斜穿出去，一下子拔起了三丈五六——

就在這一霎，一條人影迎着她正面猛襲過來！

來人身着一襲大氅，隨着他騰空的身子，發出了噗嚕嚕大片風聲，緊跟着這人在空中雙手猝出，發出了沉重無匹掌力，以朱翠之功力竟然感覺到難以匹敵，被迫於這種凌人的勁力，直綫猝然壁落下來！

來人在一聲陰森的冷笑之後，有如長虹臥波般，挾着一片呼嚕嚕的衣衫聲，直向着側方落下——

在兩盞專人恭執的高挑燈下，朱翠總算看見了先後兩次攻擊自己的兩個人——「千手太歲」郭元洪與巨奸曹羽！除了這兩個勁敵之外，似乎對方陣營內的幾個頂兒尖兒的人物都在現場——另有一個頭頂戰盔，一身武將打扮的人，緊緊依附在曹羽身邊，這人手裏拿着一面繡有金鷹的三角旗幟，顯然是持以調動人馬發號施令所用！

「朱公主，妳大可歇歇，稍安勿燥，這一次我看妳是插翅難飛了！」

說話的自然是那個職掌內廠提督的曹羽——只見他神態甚爲從容，一雙瞳子光華爍閃，在連番失利之下，可以想見他心情的沮喪，眼前這一次出手，他是絕不容許再生枝節，他的自信巳可由他那雙眼睛裏傳出來的凌人光度得以證實！

「曹羽！又是你……」朱翠冷笑道：「看來你是非要對我們家趕盡殺絕才甘心了！」

曹羽嘿嘿一笑道：「食君祿，忠君之事，公主妳是明白人，我們也就費話少說了，怎麼樣，是公主妳自己受綁呢，還是本座代勞……哼哼……」

一陣子低沉的冷笑之後，他手勢輕揮，身側一干人配合着他本人的脚步，半圓狀的向前偎了過去，却把無憂公主朱翠看在了當中！

朱翠若要想從容退身，看來似乎首先要攻開眼前這個狀如「一彎新月」的封鎖陣勢了。

——然而，朱翠已感覺到那是一件十分不易之事——第一個曹羽先就不易對付，更何況他身邊郭元洪以次的一干金星衞士，那一個都不是易與之輩！

朱翠有見於此，一面調整內力，却是按兵不動，拿蛇拿頭，眼前敵人勢衆，她勢難兼顧，只有針對曹羽一個人說話了！

——有見於此，她乃集中內力，作「透點」式的向着當前曹羽逼出——果然此

舉有了效果，正在前進的曹羽一經與這股內力交接之下頓時停止了前進！

由他臉上神態所顯示，他好像十分驚訝，大概沒有想到朱翠竟然會具有如此功力！

「朱公主——」曹羽陰森的道：「妳們全家雖是欽命要犯，但是念在昔日共事一主的份上，本座對於妳們還是有一份人情——尤其是今晚之勢，我想妳應該很清楚，憑妳一個人，哼哼……」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道：「——我知道和妳同行還有另外一個姑娘，哼哼！目前她雖然藏身不出，可是她也跳不出我的手心，這叫上天有路她不去，入地無門自來投，我看還是有勞公主招呼一聲，請她出來自行受縛，要是無關痛癢的人物，本座對她自會網開一面，哼——她要是藏身不出，等一下可就悔之晚矣！」

朱翠冷笑道：「那位姑娘只是一個搭便車不相干的人，你們也放不過她麼！」

曹羽道：「那要她先行受縛之後，再聽憑本座發落。」

朱翠在對方說話時，一雙眸子頻頻四下打轉，暗中已找出了對方眼前包抄之勢中的一個弱鐶，她霍地躍前一步，陡然出手，彈指間已將眼前這個人放倒地上——

緊接着她足尖飛點，快速向外騰身飛出。

身邊上驀地响起曹羽一聲斷喝，隨着曹羽進身之勢，一掌直向朱翠背上推來。

朱翠心知這個曹羽武功了得，借着回身之勢，一雙纖纖玉手，霍地直向曹羽兩處腕脈上搭下來。

曹羽鼻子裏哼了一聲，雙腕驀地向外一炸，倏地雙掌合攏，身形往下一盤，當胸推出。

曹羽之功力了得，朱翠也不過只是耳聽傳聞罷了，這一與他交上了手，才猝然覺到對方的名不虛傳，似較自己所想像的更爲厲害得多。

由於朱翠眼前採取的是前進之勢，曹羽雙掌上所加諸的力道，更爲疾猛，迎面衝擊過來，有如九天罡風，簡直令人連氣都難以透出——朱翠上來失之大意，只顧猛衝，這時覺出不妙，已略嫌慢了一步。

眼前形勢，曹羽只要兩隻手掌往外一撤，便可將浸淫有年的全身內力一股腦子的擊出！

猛可裏側面由竹林子裏一陣子爆响，像是有大片竹子一齊折斷似的。

隨着這片竹折聲，夜空裏猝然飛出了百十支竹箭，勢若疾風猝雨，沒頭帶臉的齊向着這邊飛射過來。

當然包括曹羽在內，全在竹箭射程範圍之內。

其實所謂的「竹箭」無非是一些斷枝殘莖，然而稍悉內功的眞竅的人，都會明白，愈是這類普通「落葉飛花」的暗器，越是不可小看，蓋因爲能够運施這類功力的人，必然是不凡之士，一個疏忽可就難免要吃大虧。

曹羽就絕對不敢輕視。

他的一雙手掌眼看行將撤出，以朱翠的功力，原是可以接下來，只是眼前在失之大意的情況下，可就難免要受到傷害。

眼前這一陣竹箭來得恰是時候，曹羽即使心有不服，卻也不得不臨時止住了待出的掌勢——就見他盤身掠掌，雙手同時向外一抄，已將飛向面前的一雙小小竹枝操到了手上。

那片竹林雖說相隔甚近，算算也有八九丈的距離，能够在這個距離之內，發出一般暗器傷人，已是不易，更何況落葉飛花，殘枝敗莖了。

曹羽手上抓握着這雙竹枝，微微掂了一下份量，心裏已是有數，由不住大生驚詫！——

只是眼前他一心一意祇在無憂公主朱翠身上，能够拿住了她，其他人都可算無關緊要，冷笑一聲，手腕一振，一雙竹枝「哧！」然聲中，循着朱翠兩處後肩穴道上擲來。

朱翠雖沒有爲方才曹羽的雙掌擊中，卻也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

眼前曹羽暗器攻到，他身子向前一伏，用力竄出，同時迴身翻袖，將一雙竹枝捲落在地。

——面前人影乍閃，「千手太歲」郭元洪與「雙手飛石」夏元之雙雙攻到。

這些人想是由於連番失利之下，俱都激發起無比暴怒，決計要將眼前朱翠擒到手上，必要時寧可下手殺害，亦絕不容對方脫逃。是以兩名金星衞士刻下都持有兵刃，郭元洪是一雙五行輪，夏元之卻是一串閃爍着銀光的「十二節亮銀鞭」，雙方乍一照面之下，雙雙齊向朱翠身上招呼過來。

朱翠這一剎才體會到敵人的不可輕敵，自己隻身犯險，只怕這一次難以倖免。

——她劈手撩開了夏元之的亮銀鞭，卻難爲郭元洪的一雙附有極大响音的五行輪——原來這雙兵刃的內側刃口上各綴有兩枚鴿蛋般大小的純鋼鈴子，一經運轉起來，即可發出極爲刺耳的音噪，用以擾人聽覺實在具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朱翠一上來確實被這雙兵刃弄得心神不寧。

須知眼前與朱翠交手的幾個人簡直沒有一個不是厲害人物，曹羽之功力自是不待多說，即論郭、夏等一干金星衞士亦無不是大內高手中頂尖人物，刻下聯合向朱翠攻擊，自是極具威力，更何況曹羽親自出手押陣，對朱翠來說，稱當上是腹背受敵，一刹間便已亂了章法。

眼前朱翠雖然抄開了對方的亮銀鞭，無如郭元洪的一對五行輪來的過於突然。

朱翠原想施展「野馬分鬃」的招法，撥開郭元洪的那對五行輪，可是發自曹羽手掌的強大勁力，驀地自背後攻到，便不能不使她驚心肉跳，恍惚中略一分神，「哧！」的一縷尖風掃處，雪亮的五行輪刃，已把她左面裙角劃開了一道三四寸長短的口子。

幸虧她今夜穿着一雙長筒護踵長靴，否則可就難免要掛彩，吃大虧了，儘管如此，五行輪的刃子仍然劃穿了他的皮靴，在她右邊玉腿上留下了一道血痕！

朱翠情急之下，一聲清叱，顧不得那隻腿或將負傷，迎着對方的五行輪一腳踢出，這一手敗中取勝的招法倒是用得恰到好處，只聽得嗆啷一聲大响，郭元洪手腕翻處，這只五行輪忽悠悠的直飛上了半天

，整個上軀向後翻了起來，朱翠身勢向下一殺，右掌平出，其勢如電。

她恨透了對方，才會在衆敵環峙之下，冒險進招。

只聽見「噗！」的一聲，尖尖五指，就像是五把極具鋒刃的七首，深深刺入到對方腋下。

忿怒之中，也不知道用了多大力氣，總之，這一刺之力至爲猛厲，只覺得五指之尖一陣發熱，本能的使他感覺到插入對方體魄之內。

郭元洪一身武功實在說已達到相當境界，尤其是所練的護體罡力，差不多的兵刃，已難以對他加害，惟其如此才更顯示出朱翠指尖上的力道是何等驚人，隨着朱翠五根手指拔處，鮮血像矢箭也似的漂了出來。

郭元洪嘴裏發出了一聲啞叫，整個身子直挺挺的向後面倒了下來。

然而就在此同一時間之內，曹羽的身子就狂風也似的襲到了她身後，不容朱翠再撤出第二招，右掌出勢如電，噗！的一把已抓到了在朱翠後背。

朱翠的感覺，彷彿是着了一把鋼鈎般的疼痛。

曹羽倒非是心存厚道，事實上這時他只需掌力一撤，朱翠必死無疑，他是存心要留下朱翠這個活口，就在朱翠回身待發出掌的一刹，曹羽的另一隻手疾出如電，已經實實的扣住了她的左腕。

朱翠大吃一驚，一旁的夏元之卻倏地掄起了手上的十二節亮銀軟鞭，唰啦啦盤住了她的雙膝，二人合力之下，眼看着這位技高倔強的無憂公主即將成擒，然而好像天公就是存心與他們作對，偏偏不讓他們償心如願。

空中傳出一聲女子的清叱！

一條女子的倩影，有如西天流星般的驀地自天而墜，拔得高，落的快，加以她奇快的出手，一雙素手在乍然一照面的當兒，已劈了出去。

這一式出手，外表似無奇特之處，然而在當事者曹羽本身感覺起來，卻有致命的威脅，敢情在對方少女的出手裏，曹羽前心兩處要穴，全在他掌上勁力控制之中，對方少女顯然是內功中的傑出高手，雙手距離曹羽甚遠，已令他感覺出來那股尖銳的內勁力道。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曹羽只要少緩須臾，這條命便將喪失在對方之手，無可奈何下，他只得鬆開了緊緊扣住朱翠的雙手，倏地騰身向一邊掠開。

來人少女身法極爲輕快，一經出手絕不少緩須臾，雙手在向曹羽攻出的一刹，腳下也沒有閒着，擰身挑足，已把「雙手飛石」夏元之手上的十二節亮銀鞭挑在了足尖，緊接着用力挑起踢出。

這一手旨在救人，加以朱翠原本騰縱的勢子，霍地拔起了半天，直向一旁墜落下來。

由於夏元之抓住十二節銀鞭的手過於握緊，致使他五指破裂，鮮血四溢，傷勢不輕。

朱翠身子一經落下，發覺到眼前已瀕近竹林，她心啣暫羽加害之恨，正待回身找着對方一拚生死，猛可裏身後疾風襲進，耳邊上聽得來人少女一聲疾叱：「快進去！」

不容朱翠回過身子，她已先自騰起由朱翠頭上掠過，一頭扎入竹林之內。

朱翠直到此刻還未能與黑衣少女打上一個照面，不過卻可由對方口音裏聽出正是自己同車的那個黑衣少女，眼見她如此功力，心中好不傾慕！

眼前形勢危機，不容她少緩須臾，當下也不顧思索的緊跟着黑衣少女之後，倏地竄身進入竹林。

她一頭扎入竹林之內，還沒有認清方向，卻被先進來的黑衣少女一把拉住。

「快扒下！」

緊接着兩個人噗通滾落在地上。

就在這一剎，林外火光閃得一閃，耳聽得「轟！」然一聲大响，大片鐵砂子配合着一天黃烟直發入林，耳聽得林子裏一陣劈哩唰啦大响，端的威勢驚人。

伏在地上的朱翠，這才恍然感覺到是怎麼一回事，原來對方手上竟然控制有厲害的火器，若非是同行少女見機得早，及時將自己推進樹林倒臥地上，後果簡直是不堪設想的糟！

她驚見於此，不禁對於同行少女感激入骨。

眼前端的是情勢緊張。

隨着火槍之後，林外傳過來大片凌亂的腳步聲。

黑衣少女一拉朱翠道：「快走。」

兩個人爬起來，摸着黑向前一陣快跑，只覺得腳下儘是殘枝敗葉，軟一步硬一步，三數十步後，黑衣少女一推朱翠道：「扒下。」

有了前次經驗，朱翠倒也聽話，一聽扒下，霍地向下就倒。

果然，二女身子自倒下的一剎，「轟轟！」一連兩聲爆响，火光明滅裏，鐵砂子兒就像是漫天的飛蝗四下流竄着，竹林子像前次一樣傳出一陣子劈拍亂响，飄落下大片斷枝落葉！

二女伏身在地，只覺得背上像下雨也似的墜滿了落葉，隨着黑衣少女的招呼，兩個人爬起來摸着黑又是一陣子快跑。

三數十步之後，再依樣扒伏在地，果然又是一陣子火槍聲，不過揣度着火槍的發射來勢，顯然較諸先前的兩次發射失了準頭，由此可證對方已迷失了二女眼前方向。

朱翠這才略鬆下了一口氣。

「謝謝你。」

黑衣少女指指唇道：「噓——先不要說話。」

兩個人悄悄站起來，仔細留心聲聆聽，感覺出格外凌亂的足步聲有增無已。

朱翠小聲道：「他們莫非也進來？」

黑衣少女眨着一雙黑油油的眸子，點點頭道：「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

朱翠嘆道：「要不是妳救我，這一次只怕凶多吉少。」

一面說她手撫前胸，少慰驚魂，只覺得自己眼前狼狽極了，背上和腿上傷勢雖是不重，儘管是些皮肉傷，卻也疼痛難當，只是當着對方少女面前，她卻不願示弱，自忍着不發一聲。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俞秀凡脅迫行刑堂主，進入造化城主的迎賓客廳，見到五名衣着、言行、高矮均一模一樣的玄衣老人，說要考驗俞秀凡的智力，五人中誰是眞正的造化城主，俞秀凡忖思片刻，決定他們均非眞主，只不過是造化城主的化身後，一玄衣老人向俞秀凡攻擊，爲俞秀凡快劍重創，那老人乃自刎身亡，接着四玄衣老人擺下四象陣將俞秀凡圍住，俞秀凡一時不敢動手，無名氏着石生山跟他一起動手攻擊其中二人，冀使其中二人分心對付他們……

驚天三劍動　羣醜盡寒心

石生山道：「就算他們武功高絕，但咱們全力一擊，至少也可以逼他們出手封架。」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咱們只怕擋不了人家的一擊。」

石生山似是已想通了個中的道理，笑一笑，道：「他們還手一擊，也可能把咱們震斃當塲，但咱們却替公子減少了一半的壓力，也給他製造了勝敵的機會。」

突然歎息一聲，道：「咱們少了一個人，如是多一個人，分攻三人，公子就可以穩操勝算了。」

無名氏道：「有咱們兩個人，至少可以帮公子一半的忙。」

石生山不再多言，吸了一口氣，運集了全身的功力，準備出手。

無名氏也暗暗把功力提聚到十成。

只聽俞秀凡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兩位不可莽動，那將亂了我的章法。」

無名氏一皺眉頭，攔住了石生山，生恐他獨自發動，一面說道：「咱們自已無能助公子對付强敵，但我們全力攻向兩人，至少，可以分分他們的心神。我相信，只要一分敵人精神，就可能給了公子很大的幫助。」

俞秀凡道：「這造化城中的高手，不是只有這四個人。」

只聽一陣陣哈哈大笑，接道：「說的是啊！老夫化身千百，如若不存心和你見面，就算你們找遍了造化城每寸土地，上窮碧落下黃泉，也無法找到老夫。」

隨着那說話之聲，又一個玄衣老人，大步行了進來！

這老人也生的慈眉善目，和適才五個老人全是一樣。

只見他舉手一揮，嚴陣待敵的玄衣老人，突然各自收掌後退。

俞秀凡目注那最後現身玄衣老人的身上，道：「你是──」

玄衣老人接道：「別管老夫是誰，我想先證明一件事。」

俞秀凡道：「什麼事？」

玄衣老人道：「我要先看一個人，親自看看他背叛老夫的下塲。」

俞秀凡道：「那人是誰？」

玄衣老人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帶他進來！」

一側室門大開，兩個劍手押着那出賣主人的青袍老道行了過來。

俞秀凡一眼就看出那青衫老人，正是冷酷殘忍，但自已又很怕死的刑堂堂主！

他雙手反綁，雙目也被一條黑色的布帶勒住，所以，那青衫老人還沒有看清楚室中的情形！

只聽那玄衣老人冷冷說道：「挑開他蒙眼的黑布帶子。」

隨行劍手長劍一揮，寒芒掠面而過，挑開了青衫老人臉上蒙面的黑紗。

青衫老人蒙面黑紗已經挑開，看清了室中之人，突然雙腿一軟對着玄衣老人跪了下去。

玄衣老人且未望青衫老人一眼，却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俞秀凡，你已經見到了老夫，似乎是用不着再急了。」

俞秀凡道：「夜長夢多，在下希望早些和你作一個了斷。」

玄衣老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俞秀凡，你能夠確定老夫的身份麼？」

俞秀凡回目望去，只見另外的玄衣老人，都已悄然而去，一具屍體，也同時被人帶走。廣敞的大廳中，似乎是只餘下一個玄衣老人！

但俞秀凡仍然無法分辨出這人眞實身份。輕輕吁了一口氣，俞秀凡緩緩說道：「閣下，請教一件事。」

玄衣老人淡淡一笑，說道：「別抱太大的希望，老夫不願說謊，但也不願回答所有的問題！」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究竟有多少化身，在下如何能見到眞的造化城主？」

玄衣老人沉吟了一陣，道：「也許你已經見到了造化城主。」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這麼說來，造化城主就是閣下了。」

玄衣老人哈哈一笑道：「俞少俠！老夫處置了叛徒，咱們再說吧！」

俞秀凡轉眼一顧那青衫老人一眼，冷笑一聲，轉過臉去。

他心中對此人有着無比的厭惡，只覺他殺人的冷酷和他求命時的卑下，都是天下最醜陋的面孔。

但聞青衫老人說道：「屬下被迫，獻上了秘道之鑰。」

玄衣老人冷笑道：「我知道，你是情非得已。」

青衫老人接道：「城主明察。」

玄衣老人笑一笑，道：「你帮我多年忙，不知道替我懲治了多少叛徒，這份功勞不算大，也不算小。」

青衫老人接道：「城主明察。」

玄衣老人冷笑一聲，道：「老夫幾時原諒過背叛我的人了。」

青衫老人突然飛身而起，向外衝去。

他武功高强，雖然是雙手被反綁，但這一衝之勢，仍然是强大無比，疾如閃電一般，向外衝去。

只聽那玄衣老人冷哼一聲，說道：「想走麼？」

突然一揚右手，三點寒芒，疾如流星一般，破空而出。

那青衣老人向前奔衝的身子，被那飛出的寒芒擊中，慘叫一聲，身子生生被拉了回來。原來，那三點寒芒之後，帶有着三道極細的銀綫。

無名氏失聲叫道：「三星奪魂鏢！」

玄衣老人回顧了無名氏一眼，却對兩個劍手說道：「斬斷他兩條腿。」

兩個劍手應聲出劍，擦的一聲斬下了青衫老人的雙腿。

青衫老人口中發出一聲慘叫，玄衣老人却一揮手，冷然說道：「段堂主！你一生殺了不少的人，手段慘酷，使整個造化門中人，聽到行刑堂主四個字全身發抖，看到你的人，不寒而慄，一個人的威風被你抖盡了。」

青衫老人口中發出慘厲的叫聲，道：「我替你們建立了無數的功勞，逼問出多少別人無法逼出的口供，我落下殘忍冷酷之名，你們却得到了想知道的內情，罪惡和錯誤，都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你們却坐享其成。」

玄衣老人冷冷接道：「住口！」

右手用力一收，三個血洞，激射出三股鮮血。

俞秀凡一皺眉頭，凝目望去，只見那玄衣老人手中的暗器，暴張成核桃大小。

敢情這暗器之中，帶有彈簧，成爲三稜型，而且帶着利刃，用力一拉就帶出一片筋肉。斷腿、裂肉之疼，使得段堂主發出了陣陣慘叫。

這慘叫聲使得俞秀凡和無名氏等，都有着不忍聽聞的感覺。

但那玄衣老人却是無動於衷的冷冷說道：「段堂主！你用殘毒之刑，殺死了無數的人，你聽到無數人的慘叫之聲，想不到你對忍受痛苦的能力，竟還比別人差些。」

目光轉到了兩個劍士的身上，接道：「拖出去，丢在狼窟裏！」

兩個劍士應了一聲，抬起那青衫老人的屍體，也檢走了殘肢斷腿。

俞秀凡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想不到號稱人間仙境的造化城，竟然還有狼窟。」

玄衣老人冷笑一聲，道：「不錯，有狼窟。而且，那座狼窟的規模十分大，只要打開鐵柵，千隻惡狼，立刻就可以衝了出來，擇人而噬。」

俞秀凡突然仰天打個哈哈，道：「閣下也不是造化城主。」

玄衣老人淡淡一笑，道：「俞少俠這樣武斷，可有所本麼？」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一代梟雄，他決不會拿狼羣來施以威脅。」

玄衣老人點點頭，道：「俞秀凡！你果然是造化城一個勁敵，目下，你只有兩條路走了，一個是埋骨此地，一個是投入造化城中。」

俞秀凡目睹他施放三星追魂鏢的快速手法，心中早生警惕，手握劍柄，冷冷說道：「咱們之間，也該作個了斷了。」

玄衣老人歎息一聲，道：「俞秀凡！你很急於找一個結果出來，是麼？」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有如許多的化身，不知幾時才能夠見得到他，閣下多躭誤我一刻時間，在下就可能減少一分體能。」

玄衣老人道：「減少體能，此言何意？」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有着重重的保護，在下如不能過關斬將，就無法見得到他。過關斬將，難免搏殺，這就要耗消不少體能。而且，諸位可以輪流出戰，分別進食，但俞某人非要苦到底不可。」

玄衣老人道：「你怕我們在食物之中下毒，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造化城對付俞秀凡，大約還不用下毒手法。」

俞秀凡道：「就算你們的食物之中，沒有下毒，在下也不願食用。」

霍然站起身子，接道：「在下話已說完，閣下可以出手了。」

玄衣老人緩緩站起身子，突然揮揚雙手。雙方還有着相當的距離，那玄衣老人未拔兵刃，如若只用雙手攻敵，俞秀凡很可能有疏忽大意之心。

但他看到了那玄衣老人施放三星奪魂鏢，

那是快如閃電的手法。

兪秀凡心中有備，以最快的手法，拔劍擊出。

玄衣老人雙手抬起了一半，兪秀凡的窄劍已然刺入了老人的咽喉。

三星奪魂鏢，也由那玄衣老人的手中射出，但因方位不對，都射在兪秀凡側地上，奪魂鏢銜入了三寸多深。

玄衣老人睜大着兩隻眼睛，瞪着兪秀凡，有着死不瞑目的感覺。

兪秀凡冷然一笑道：「你想知道我這一劍，用的什麼劍法，是麼？」

玄衣老人點了點頭，口中發出咕咕的怪叫聲。

原來，兪秀凡手中是一把窄劍，雖然刺中了玄衣老人的咽喉要害，但劍身太窄，只刺斷了一半咽喉，再加上他深厚的功力，雖中要害，但他仍然能支持着不倒下去。

淡然一笑，兪秀凡緩緩說道：「我用的劍招沒有法，我要刺你的咽喉，就拔劍刺向你的咽喉。」

玄衣老人口中咕咕兩聲，一閉雙目，倒了下去。

兪秀凡還劍入鞘，回顧了無名氏和石生山一眼，才緩緩說道：「兩位，請記住！如若未得在下同意，兩位最好不要出手，免得分我心神。」

無名氏笑道：「如是公子不幸被人殺死，咱們兩個人，對方也不會留下我們的性命。所以，咱們至少要死在公子前面。」

兪秀凡道：「正因爲他們還未把兩位看成强敵，所以，兩位的機會很多。再說，我還有很多借重之處。」

無名氏怔了一怔，道：「借重我們？」

兪秀凡道：「不錯。諸位的江湖閱歷，比在下高明得多，在下正需要兩位的指教。」

無名氏歎口氣，道．「公子，目下的情勢十分明顯，造化城主似是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起來，準備對付公子了。」

兪秀凡蕭洒一笑，道：「無名氏，這是區區進入這造化城時心願，我希望造化城主，拿出最大的力量對付我。」

他說的聲音很高，這座敞廳中如若有人，都會聽得很清楚。

石生山低聲道：「公子！如若剛才那四個玄衣老人一齊出手，你有幾成勝算？」

兪秀凡道：「十成！」

他本是從不說謊之人，話說出口，頓覺雙頰飛紅。

石生山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咱們多餘的操心了。」

兪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所以，兩位要多多保重。」

無名氏四顧了一眼，突然高聲大笑，道．「公子！咱們進入此城之前，就沒有打算活着出去，是麼？」

兪秀凡道：「不錯。」

無名氏道：「咱們也不能拖延時間。」

兪秀凡道：「是。」

無名氏道：「那就不容等他們安排好了一批一批的來對付咱們。」

兪秀凡道：「無名兄的意思是——」

無名氏接口道：「打進去，見一個，殺一個。」

兪秀凡道：「辦法不錯，咱們向裏面搜進去。」

但聞一陣冷笑，傳了過來，道：「用不着諸位搜進去了。」

屏風後面，轉出了四個人來。

那是四個身份完全不同的人，但有一個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四個人都夠老。

一個白眉垂目，身着黃色袈裟的老僧，手執戒刀，腰間掛着兩面銅鈸，一個花白長髯飄垂胸前的青袍老道，背上斜插長劍。

一個土布長衫，稀疏疏一頭白髮，留着花白山羊鬍子的矮老頭兒，手中握着一根龍頭枴杖。一個頭戴竹笠，身披簑衣，手中執着一根金色魚竿的老人。

這四人，四種完全不同的身份，一字排開，攔住去路。

兪秀凡揮揮手，示意無名氏和石生山退開一些，一抱拳，道：「四位老人家，在下兪秀凡，給四位見禮。」

黃衣老僧合掌宣了一聲佛號，道：「你就是那位身懷絕技的兪少俠？」

兪秀凡道：「正是晚輩．大師是——」

黃衣老僧接道：「老衲法號忘情。」

兪秀凡道：「忘情大師！」

黃衣老僧道．「不錯。」

兪秀凡道．「大師的法名倒是含有禪機，但不知可否告訴在下來自何處？」

忘情大師道：「老衲出身嵩山少林寺。」

兪秀凡道：「失敬，失敬！嵩山少林寺，一向被武林同道視作泰山北斗，今日有幸得會高僧。」

忘情淡淡一笑道：「誇獎了。」

兪秀凡道．「大師德高望重，不知何以會投入造化城中？」

忘情大師道：「兪少俠和老衲初見面，怎知老衲德高望重？」

這等稱頌之言，本是隨口說出，兪秀凡却未想到這和尚竟會這麼反口相問，不禁一呆。

忘情大師臉色一變，冷冷接道：「年輕人，不可隨口胡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兪秀凡道．「大師佛門高僧，想不到，竟然還涉獵儒術。」

忘情大師突然歎一口氣，道：「小施主，看你年輕俊雅，骨格清奇，又帶着滿臉書卷氣，死了實在可惜。」

兩人一番交談之後，兪秀凡原本對他有着極高的崇敬之心，冷冷說道：「原來大師還會麻衣相法，當眞是飽學高僧。」

忘情大師冷冷說道：「年少氣盛，戒之在門，似你這般狂妄，怎能活得久長？」

兪秀凡道：「在下也粗通相術，攬鏡自視，發覺頗有長命之徵。」

忘情大師冷笑一聲，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阿彌陀佛！」

言罷，閉上雙目。

兪秀凡目光轉到那老道身上，道：「這位道長，仙風道骨，不像是爲非作歹之人，當今之世，以武當盛名最著，閣下不會是出身武當吧？」

青袍道人拂髯一笑，道：「貧道麼？武當金星子！」

兪秀凡搖搖頭，道：「意外呀，意外！」

青袍道人淡淡一笑，道：「造化城中，藏龍臥虎，你這點年紀的人，如何能透悟玄機，你如能活得下去，遇上的意外還要多些？」

兪秀凡目光轉望那土布長衫的矮老頭兒一眼，緩緩說道：「能和少林高僧，武當名道同進同出，閣下也是大有名望的人物了，不知可否見告姓名？」

土布老人道：「老夫土龍吳剛。」

兪秀凡點點頭道：「久仰！久仰！」

土龍吳剛一裂嘴，皮笑肉不笑的說道：「老夫退出江湖已經二十餘年，那時間大約你還是沒有出生吧！」

兪秀凡道：「雁過留聲，人過留名，閣下

雖然退出了江湖很久，但閣下的聲名，仍然在江湖上傳誦。」

吳剛冷笑一聲，道：「老夫是吃米吃麵長大了的，不是被人騙大的，閣下這點年紀，就想對老夫施展詐術，看來，眞是有些自不量力了。」

兪凡不再理會土龍吳剛，却望着那頭戴竹笠，身披簑衣手執金色魚竿的老者，說道．「閣下是——」

竹笠老者緩緩說道：「老夫金釣翁。」

兪秀凡暗中觀察這四人，發覺了都不像兇惡之徒，除了那位土龍吳剛有些介於邪正之間之外，另外三人，一個個都是滿臉正氣，不像是邪道中人。

兪秀凡有些想不通，何以這些人，竟都會甘願作那造化城主的爪牙。

內心中感慨萬端，忍不住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大師，道長！在下進入過人間地獄，也到過少林和武當別院。」

忘情大師道．「他們都好吧？」

兪秀凡道：「好！他們雖然在毒物折磨之下，但還有不少人風骨嶙峋，不甘屈服於毒物折磨。」

忘情大師道：「阿彌陀佛！蘭因絮果，勉强不得，兪少俠，不用彈弦外之音了。」

兪秀凡道：「好吧，咱們不說前因，只談眼下，四位雖都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前輩，但我兪某人決不會輕易認輸。」

金星子道：「大師已示禪機，這種事，勉强不得。」

兪秀凡道：「諸位也不會因兪某人的不屈，而甘願退讓了。」

吳剛道：「廢話，如是我們甘於退讓，也不會現身出來了。」

金釣翁道：「我們四人現身之後，還沒有留過一條活命的紀錄。」

兪秀凡道：「想當然耳！以四位身份之高，同時現身出手，武林中有什麼人能夠逃過性命？」

忘情大師道：「並非是絕不可能，就老衲所知，當今之世，就有一可能的人。」

兪秀凡道：「什麼人？」

忘情大師道：「金筆大俠艾九靈。」

兪秀凡道：「艾大哥……」

自知失言，立刻住口。

土龍吳剛臉色一變，道：「你是艾九靈的師弟？」

金星子道：「艾九靈藝出數位前輩高人合力調教，他們都已逝世，不可能是他師弟。」

吳剛道：「他如非艾九靈的師弟，怎會稱那艾九靈爲大哥？」

金星子道：「這個麼，有很多原因。」

沉吟了一陣，接道：「可能是艾九靈的義兄弟，也可能是艾九靈培養的一位年輕高手，專門來對付咱們了。」

吳剛道：「如若他是艾九靈培養出來的新人，那應該稱艾九靈爲師父才對。」

金星子道：「會不會是故弄玄虛，要咱們揣測不透。」

土龍吳剛道：「不錯，我看定然是這個原因。」

兪秀凡冷冷說道：「艾大俠是何等江湖君子，武林高人，不用這等詐欺手段。」

金星子道：「那麼你這小子究竟是他的什麼人？」

兪秀凡道：「兄弟。」

忘情大師問道：「艾九靈和你可是金蘭之交？」

兪秀凡道：「你們用不着多費心機了，有什麼話，問我就是。」

金星子道：「好！先說說你和艾九靈的關係。」

兪秀凡道：「我已經說過了，我們是兄弟相稱。」

金星子道：「艾九靈是你的大哥。」

兪秀凡道：「是！」

金星子道：「你們是金蘭兄弟，敘過年庚麼？」

兪秀凡道：「沒有，我們一句話，他是大哥，我是兄弟，用不着換什麼金蘭譜。」

忘情大師道：「你這一身武功，可是艾九靈傳授你的？」

兪秀凡道：「只能說這些和艾九靈有關，但不全是艾大哥傳我的武功。」

金釣翁道：「那是說，你這一身武功，並非艾九靈一人傳授，除他之外，另有師承。」

兪秀凡道：「諸位不覺問的太多了麼，就算我願意說，諸位也不好意思聽下去罷？」

忘情大師道．「道兄，看來，今天是難免一場血戰了。」

金星子手握劍柄，道：「兪秀凡，你準備動手，還是棄劍求命。」

兪秀凡輕輕一笑道：「諸位，兪秀凡如若是棄劍求命的人，也不會進入造化城來了。」

吳剛接道：「你是準備拚命了。」

兪秀凡道：「不錯，不過，在下希望未動手前，向諸位請教一件事。」

金釣翁道：「你想問我們爲什麼甘願投入造化城門中，是麼？」

兪秀凡道：「不錯，四位都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何以會甘願在造化門中，聽命於人，作造化城主的爪牙？」

金釣翁冷冷一笑，道：「這是我們的事，閣下似乎是不用多問了，因爲，你問了也得不到答覆。」

兪秀凡突然長長歎息一聲，道：「造化城主能使諸位武林高人，爲他效命，自然是有它不凡之處，在下眞是想識一下那位造化城主的眞實面目。」

金釣翁笑一笑，道：「有一個辦法。」

兪秀凡道：「像諸位一樣，賣身投靠入造化城中。」

吳剛道：「除此之外，在下想不通，你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兪秀凡道：「除非四位能把我殺死此地，在下就無法見到造化城主，如是在下能過四位這一關，大約不會再遇上更厲害的人了。」

金星子淡淡一笑，道：「兪秀凡，別把我們估計的太高，在造化城中，我們並不是武功最强的人。」

兪秀凡心中震動了一下，口中淡淡一笑道：「道長的意思，是說在下就算過了四位這一關，仍然見不到那位造化城主了。」

金釣翁道：「如若你算我們四人是一關，見到造化城城主時，你最少還要再過三關以上，一關比一關難過。」

兪秀凡接道：「也許諸位說的很眞實，不過，在下既然來了，不論結果如何，在下都要全力以赴，四位是一個個出手，還有四個人一起出手？」

這一問，頓然使四個人面面相覷，一時間答不上話。

原來，四人自投入造化城中之後，一向是聯手拒敵，但兪秀凡這麼一問，四人反而有着不好意思開口的感覺。

沉吟了半晌，吳剛才冷冷說道：「你們三人一齊出手，我們四個人聯合對敵，人數上，你們只少了一個。」

兪秀凡道：「在下對敵，一向是單槍匹馬，不喜羣打羣毆。」

吳剛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我們四人這些年來，一直是聯手拒敵。」

俞秀凡冷冷說道：「四位如想一齊出手，實也不用找很多的理由出來。」

吳剛冷冷說道：「就算我們四人一齊出手，你也無法把此事傳揚於江湖之上了。」

俞秀凡道：「聽閣下的口氣，似乎是俞某人一定要死在諸位之手了。」

吳剛道：「不錯，你小子死定了。」

俞秀凡仰天大笑，道：「想不到武林道上的前輩風範，竟然是如此的不堪承教，好叫在下失望？」

四個人都聽的臉上一熱。

金星子長長吁一口氣，道：「俞少俠，咱們既然投入了造化城中，個人的聲譽利害，早已拋置九霄，就算你把此事傳揚江湖之上，咱們也不會放在心上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道長這一解說，倒叫俞某慚愧，一個人，如是完全不理會名譽的價值，就算是萬人唾罵，千夫所指，那也算不得一回事了。」

吳剛怒道：「你小子罵人的技術不錯啊，入骨三分，却又不帶一個髒字？」

俞秀凡道：「罵幾句不痛不癢，又有什麼關係，閣下既然能做出來，難道還會怕別人說麼？」

吳剛道：「大師，道長，金釣兄，咱們出手，這小子口舌如刀，叫人聽了難過。」

忘情大師白眉微聳，歎息一聲，說道：「小施主，事已如箭在弦，徒逞口舌之利，於事何補，咱們四人合手，讓你一招先機，請出手吧。」

俞秀凡望望手中的窄劍，道：「這把劍，是造化城中行刑堂主所用，沾滿義士碧血，小可不願使用，如是四位還有一點公道之心，交還小可的佩劍如何。」

金星子道：「你用的可是一柄寶刃。」

俞秀凡道：「凡鐵鑄成的普通兵刃，但不如四人，是否有這個風度。」

金釣翁道：「還給他趁手的利劍，要他輸的心服口服，不知大師、道長和吳兄的意見如何？」

忘情大師道：「老衲亦有此意！」

金釣翁高聲道：「把他的兵刃送上來。」

只聽一個清冷的聲音，由屏風後傳了出來，道：「金老稍候，在下立刻去取。」

忘情大師道：「俞秀凡！如是你一定要用你的兵刃動手，那就要稍候片刻了。」

俞秀凡道：「在下倒願意等候一陣。」

金釣翁神情肅然的說道：「這一戰，關係着你的生死存亡，希望你能夠全力以赴，施用你順手的兵刃，你可以多一點機會。」

俞秀凡道：「看來四位還多少保有一點風度。」

吳剛道：「就算是給你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你也沒有保命的機會。」

俞秀凡道：「很快咱們就可以證明了，用不着徒逞口舌之利。」

忘情大師等也未再出言相激，四個人分佔了四個方位，把俞秀凡圍在中間。

大廳中沉靜下來，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大約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一個全身白衣的佩劍少年，手捧一把長劍行了過來。

土龍吳剛搶先伸手接過，一按機簧，抽出長劍，仔細看了一陣，又瞧瞧劍柄、劍身，還劍入鞘，道：「拿去！」

五指一鬆，用掌心的內力，把劍投向俞秀凡。

俞秀凡接過長劍，冷然一聲道：「吳前輩！在下的寶劍如何？」

吳剛冷笑一聲，道：「只是一把凡鐵長劍，如若一定要老夫評論一下，這把劍唯一的可取之處，就是它有些年代了。」

俞秀凡棄去手中窄劍，彈劍長嘯，道：「一把劍的名貴與否，鋒利固很可貴，但它只是劍的本身。但名劍俠士，紅粉佳人，好的劍，必需施用的有……」

吳剛怒聲喝道：「住口！老夫是何等身份，豈能聽你這個後生晚輩說教。」

俞秀凡長長吁了一口氣，突然擺出一個劍式，道：「諸位既然不願聽晚進的相勸之言，那就請出手吧！」

吳剛搶前一步，正想發動攻勢，但却突然向後退了一步。

金釣翁擺動手中的金竿，但也沒有出手。

金星子移動了兩步，又回原位。

只有忘情大師沒有動，但却皺眉頭，一臉冷肅神色，肅立不動。

四個人，八隻眼睛，都睜的大大的，望着俞秀凡。

俞秀凡臉上是一片誠正冷肅之色，右手中的長劍，斜斜指向左面。

這是個很奇怪的劍式，但全身上下，却全都保護在劍身之下。

以忘情大師等四人的武功，竟然也找不出下手攻擊的地方。

俞秀凡也有很沉重的感覺，這四大高手分站的方位，有如一道環圍的銅牆鐵壁一般，沒有一點可以予人突襲的空隙。

但更難承受的，是那四個人冷厲的氣勢，不用出手，那一股強大的氣勢已然直逼過來。

就像是四團火，不用燒到你，但那散發出的熱力，就有着一股炙人的力道。

土龍吳剛有些暴躁的說道：「金星！你是用劍高手，看看他這是什麼劍法？」

金星子道：「貧道如瞧出來，不用你吳兄吩咐，我就出手了。」

金釣翁道：「這不是艾九靈傳他的劍法，咱們和艾九靈動過手，從來沒有見過他這一招劍式。」

俞秀凡不斷的運集眞氣，把眞氣逼注劍身之上，一把凡鐵兵刃，透出了俞秀凡運集的內力，逼出了陣陣劍氣。

金星子道：「貧道浸沉劍道數十年，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劍式。」

吳剛道：「難道這是他自己創出來的不成，老夫就不信這個邪。」

一側身，準備出手。

忘情大師道：「老衲知道，這是驚天三劍中的第二式——『破石天驚』。」

吳剛移動的脚步，又收了回來，道：「驚天三劍，不是已經失傳很久了麼？」

金釣翁道：「大和尚！你既識出驚天劍中的劍式，就該想一個破解之法才是。」

忘情大師道：「沒有破解之法，才被稱爲劍中之絕。」

吳剛道：「總不成咱們就這樣乾耗下去的吧？」

金星子道：「多耗一刻，咱們就多一些機會。」

吳剛道：「怎麼說？」

金星子道：「等他先發動，咱們才能找出劍中的破綻。」

吳剛道：「你知道他攻向誰麼？」

金星子道：「不知道，他這守中寓攻的劍式，防守四面八方，咱們四個人，任何人，都可能受到他的攻擊。」

吳剛冷笑一聲，正待開口，發覺了俞秀凡劍氣更盛，兩道目光，也逼視了過來，心中忽生畏懼之感，不敢再多開口。

金釣翁突然又搖動手中的金釣竿，道：「老夫發動了，三位給我接應。」

金星子道：「好！」

長劍斜斜指出，劍訣領動，擺出了迎接金釣翁的氣勢。

吳剛微微一抬龍頭杖，也準備隨時出手相助。

忘情大師右手握住了戒刀的刀柄，左手大指，食指，捏住了一面銅鈸。

局勢已形成了劍拔弩張的局面，雙方面立刻就是一塲火併。

俞秀凡手中的長劍，忽的開始微微擺動，劍尖忽而指向金釣翁，忽而指向吳剛，忽而轉向忘情大師，又忽然轉向金星子。

金釣翁準備發動的攻勢，又突然的停了下來。

原來，四人發覺那俞秀凡整個的人，已和長劍凝結在一起。

劍勢轉動時，整個氣勢，也都隨着搖擺的劍勢在轉動。

這就使四個人，都爲之猶豫起來，肅立不動。

四個人停下來之後，俞秀凡搖動的劍勢，也緩緩停了下來。

忘情大師吁了一口氣，道：「諸位！咱們向後面退開一些，再商議一陣。」

這四人都是武林中頂尖的高手，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自有很高明的辨別能力。

他們發覺了俞秀凡是一位很難對付的人物，那靜如山嶽的氣勢，使人感覺到極難對付。

金星子首先響應，一吸氣，脚未移步，腿未屈膝，人却突然間向後退出兩尺。

金釣翁也向後退了三步。

土龍吳剛一提氣，也準備向後退開時，俞秀凡手中的長劍，突然寒芒暴長，疾向吳剛攻去。

這一道劍勢如長虹電射，快速之極。

吳剛疾擧手中龍頭枴杖，封向俞秀凡的長劍。

金釣翁一抖金竿，一條銀綫，疾飛而出，帶着一個金鈎，擊向長劍。

同一時間，金星子的長劍，也伸了過來，封擋俞秀凡的劍勢。

吳剛的龍頭杖，雖然很快，但仍然慢了一步，俞秀凡的長劍，已然先行攻到，龍頭杖擧起時，長劍已然劃過了吳剛的左肩。

但聞噹的一聲輕響，金釣翁飛出的金鈎，擊中了劍身。

金星子的長劍，也化做了一道銀虹，護住了吳剛半個身子。

三人一齊施爲，才算把俞秀凡的劍勢變化封住。

俞秀凡一擊中敵之後，伸出的長劍，又突然收了回來。

吳剛臉色鐵青，左肩上裂了一個半尺長的口子，鮮血淋漓而下。

金釣翁一挫腕，飛出的銀綫金鈎，又縮回了金竿之中。

金星子也收回了長劍。

土龍吳剛冷哼一聲，道：「老和尚！你爲什麼不出手，他攻向老夫時，留下了一個空隙，你可以趁勢出手的。」

忘情大師道：「他出劍太快，時機一閃即逝，換了別人也一樣無法出手。」

吳剛怒道：「老道士和金兄，都能攻出兵刃，至少你可以打出飛鈸，爲何站着不動。」

忘情大師道：「沒有把握的事老衲怎能輕易出手。數十年來，我這一對飛鈸一出手從未落空，至少，也要見到對方流出鮮血才行。」

金星子道：「兩位不用爭執了，大敵當前，此刻不是吵架的時刻。」

金釣翁道：「俞秀凡的劍勢太快，對咱們的威脅也太大，不殺了他，咱們是難安枕席，食難知味了。」

忘情大師道：「老衲可以奉告三位一言，俞秀凡剛剛攻出的一劍，並不是驚天三劍中招式，他只是刺出一劍快如電光石火的一劍。」

金釣翁道：「不是驚天三劍中的招術，那是什麼劍法？」

忘情大師道：「他就是簡簡單單的刺出一劍。」

金釣翁道：「刺出一劍，就有這樣的厲害麼？」

忘情大師道：「不錯。就是平平凡凡刺出的一劍，只是他得了一個要訣。」

金釣翁道：「什麼要訣？」

忘情大師道：「快、準二字。老衲在武林中走，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快、準的劍法。」

金釣翁道：「這個，咱們應該如何？」

忘情大師道：「咱們四人合手以來，從未遇過對手，而且，出手一試之下，立刻就可以判斷出勝負之數，不但老衲心中有數，就是三位心中，也都有着致勝的把握。當年咱們合手對付艾九靈，雖然覺着他武功精絕，但咱們都還有着不會敗給他的感覺，果然在苦拚了百招之後，他負傷而逃。現在，咱們雖然面對着一個後生晚輩，但三位是否有勝他的把握？」

三人面面相覷，沉吟了良久，金星子才緩緩說道：「貧道心中，實無把握。」

忘情大師道：「金釣兄呢？」

金釣翁搖搖頭，沒有說話。

忘情大師道：「吳兄呢？」

吳剛道：「一對一，咱們誰也無法封住他的快劍，但如說四人聯手，也無法勝他，那就未免有些誇張了。」

忘情大師道：「四人一齊出手，各出全力，也許可以制他死地，但咱們至少也要死亡兩人。」

吳剛道：「大師的意思，可是說咱們四人之中，那兩個應該死亡是麼？」

忘情大師道：「是絕對的死亡，另兩個人，也只有一半的生存機會。」

吳剛道：「咱們總不能知難而退吧！」

忘情大師道：「不能退縮，但也不能糊糊塗塗的死去。如是咱們四個人，無法在同一時刻中出手攻敵，咱們連那一半機會也沒有。老衲不肯輕易出手，原因在此。如若俞秀凡完全不受威脅時，剛才吳兄那一劍，恐怕不祇是左臂受傷。」

吳剛道：「咱們不攻他，難道他不會先攻咱們。」

忘情大師道：「不會。他一次只能攻擊咱們一人，但他一發動，門戶就會露出空隙了。別忘了，咱們四人，都是當今江湖中頂尖的高手，只要給咱們一霎眼的機會，咱們就可制他死地。」

吳剛歎息一聲，道：「大師！咱們總不能就這樣對耗下去吧？」

忘情大師道：「這是最高明的辦法。目下的形勢，不但要比武功，而且還要比修養，何況時間愈久，對咱們愈是有利。」

吳剛道：「乾耗着，等他出手？」

忘情大師道：「對！不過，俞秀凡不會輕易出手，這表示他不但在劍術上有着特殊的成就，就是在涵養上，也有着極深的修爲。」

吳剛歎一口氣，道：「咱們四個人，和一個毛頭小孩子面對面的乾耗下去，豈不是落人笑柄的一件事！」

金釣翁道：「咱們作了造化城主的殺手，難道還怕落人笑柄。再說咱們殺了俞秀凡，這

件事也不會有別人知道，不論怎麼算，都比死了好一些。」

忘情大師道：「還有一件事，老衲要說清楚，那就是俞秀凡第一劍攻向那一位時，那一位必需要自我犧牲，對方劍勢刺入內腑之後，就用內力逼住他的劍勢，只要能給別人的一刹時光，我們就可以制住俞秀凡了。」

吳剛臉色微變，但却未再多言，心中却暗暗忖道：「這俞秀凡似乎是對我的印象最壞，如是他要從我們四人中，選一個殺死，那人定然是我了。」

他心中生了畏懼，不自覺的向後退後了兩步。

俞秀凡這一陣全神貫注，思索驚天劍譜中的劍法。

他本有過目不忘之能，這一全力思索，頓然感覺到脈絡分明，連接三式的劍法，一一呈現腦際。

原來這驚天劍譜中，有一套劍法變化。

驚天三劍式只是這套劍法中最精彩的部分而已。

俞秀凡想通了劍法之後，突然彈劍輕嘯道：「四位打算的很好啊？」

忘情大師道：「衡度情勢，咱們只有如此了。」

俞秀凡冷冷說道：「四位把在下估計的太低了一些。」

忘情大師道：「此話怎講？」

俞秀凡道：「在下願和四位拚搏百招，讓你們見識一下！」

忘情大師道：「你是說彼此交手百招？」

俞秀凡道：「不錯。咱們互拚百招，以定勝負，如是四位在百招之內，還未勝得在下，四位準備如何？」

金釣翁道：「閣下如是準備和咱們拚搏百招，我們還不能勝你，這是不可能的事。」

俞秀凡道：「現在，咱們試試如何？」

吳剛道：「好，只要你不用快劍制敵，咱們交手百招，我們如若不能取勝於你，我吳某人第一個引劍自絕。」

俞秀凡道：「如是你不願死，還有一條可選之路，那就是追隨我俞某人作一個從衛。」

吳剛怔了一怔，道：「好吧！就此一言為定。」

俞秀凡目光一掠忘情大師和金釣翁等，道：「三位如何？」

金星子道：「閣下的意思呢？」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四位心中都相信在下如若和各位以劍術相搏，百招之內，定可取我之命，是麼？」

金星子道：「不錯。自我們四人聯手以來，很少有遇上十合之將。艾九靈之能，也沒有和我們拚過百招，要麼，你能在十招之內傷了我們，如是拚搏百招，你取勝的機會實在很渺小。」

俞秀凡道：「在下就是有些不信邪，咱們以百招為限，如是過了百招，諸位還沒有傷了我，諸位就要脫離造化城。」

忘情大師道：「阿彌陀佛！小施主口氣太大了。」

俞秀凡道：「打足百招，在下如若被四位所制，那就甘願棄劍聽命，任憑四位處置，或是橫劍自絕，或是把在下縛往去見造化城主。但是四位呢？」

金星子笑一笑，道：「大師，金釣兄，你們覺得如何？」

忘情大師道：「嗯！咱們有十之八九的勝算。」

金釣翁道：「老夫也是這樣的想法。」

吳剛道：「賭一下吧！咱們勝算在握，那就不用再猶豫不決了。」

忘情大師道：「好吧！俞秀凡，老衲答應了，如是能過百招，還未受制，老衲願棄刀認輸。」

金星子、吳剛、金釣翁齊聲說道：「我們也願賭一下。」

俞秀凡疾退兩步，長劍斜指，道：「諸位請出手吧！」

吳剛龍頭杖緩緩舉起，道：「俞秀凡！如是在百招之內，你傷了我們，那該如何？」

俞秀凡道：「難道那也算在下輸麼？」

吳剛道：「理當如此。講好的你要撐過百招，百招之內，你不能取我們四人之命。」

俞秀凡道：「那豈不是要我自縛手腳？」

吳剛道：「主意你出的，條件你提的，我們要四人合手，攻你百招，如是我們四人缺了一個，百招威力，減低很多，那自然不能算數了。」

原來，他心中明白，俞秀凡對他啣恨最深，很可能先取他性命，所以提出了四人合攻百招的條件。

忘情大師、金星子、金釣翁雖然是覺着吳剛之言，有些強詞奪理，但這時四人利害所致，是以無人提出反對。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好！但四位要說話算話。」

金釣翁道：「放心！放心！我們既然答應了，決不會改變。」

無名氏突然說道：「公子！這樣太不公平了。」

石生山道：「他們四人，公子一個，還要在百招內不能取他們性命，這是一個陰謀、詭計。」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兩位！自咱們進入造化城中，那一件事對咱們公平了？」

無名氏說道：「至少，公子不應該答應他們。」

俞秀凡道：「事情說的很清楚，我只是不能取他們的性命，但他們如是要作亡命的硬拚，我可以傷他們，斬下他們一條臂，或是砍下他們一條腿。」

無名氏道：「唉！公子決定了，屬下等也不再多言了。公子一身承担着武林正義的絕續，還望多多珍重。」

俞秀凡道：「我知道，你們站開些，替我掠陣，不許出手相助。」

無名氏、石生山應了一聲，向後退出了四五尺遠。

俞秀凡長劍突然抖起一片劍花，換了一個劍式，道：「四位請上吧！」

這是一個完全守勢的劍式。

吳剛道：「大師！咱們用什麼手法攻？」

忘情大師道：「先用密雷急雨，各攻五招，看看他如何防守。」

只聽那四字代號，就知道這是一陣狂急的猛攻惡勢。

金星子首先發動，長劍一探，突然間幻起了一片劍花，分向俞秀凡五處大穴刺到。

這劍勢很奇怪，幻起的劍花，有如同時用五把劍分射出來，教人無法分辨虛實。

這是精深的內功，硬把一支劍化成五道劍氣，每一道都可以由虛變實，由實變虛。

除非能同時把五處攻襲，一起封住，任何一道，抵隙而入，就可以取人之命。

俞秀凡右手一揮，長劍挾一股疾風，揮掃而出，化成了一片護身劍幕。

但聞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金星子五道劍氣，盡都被封擋開去。

吳剛大喝一聲，龍頭杖挾一股凌厲的風聲劈下，有如泰山壓頂一般，直落下來。

俞秀凡突然間長劍化龍，斜斜裏由一個不可能角度轉了過來，斬向吳剛的右臂。

劍勢捷徑，迎向吳剛的右腕，身子却隨着劍勢輕向一側。

吳剛被形勢所迫，一吸氣，硬把向前的攻勢，給收了回來，向後退開五步。

俞秀凡還未來得及借勢攻敵，一道金光，閃電般點向前胸。

是金釣翁發動的攻勢。

俞秀凡長劍斜轉，劍上蓄力迸發，噹的一聲，封開了金釣翁的魚竿。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時間，金星子、金釣翁和吳剛，各攻了一招。

只有忘情大師，仍然站着未動！

俞秀凡接過了三人各攻一招之後，全神貫注在忘情大師的身上。

那知忘情大師竟未發動攻勢。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大師！怎麼對俞某手下留情？」

忘情大師道：「我們各攻五招，老衲亦必會湊足五招之數，俞少俠只管放心。」

俞秀凡腦際中熟記的劍法，如潮水一般湧了過來，立時長嘯一聲，揮劍攻出。

這一次，他搶先出手，劍勢却直取肅立未動的忘情大師。

石生山低聲道：「無名兄！老和尚譽滿武林，淪落為造化城中殺手，大概內心中也有些慚愧，他一直動口不動手，豈不是給公子減少一個勁敵。在下眞想不通，公子何以出手撩撥他。」

無名氏道：「老和尚腹笥淵博，如若給他多些時間，只怕他會看出公子的劍路，所以公子要迫他動手。」

石生山道：「原來如此。」

無名氏道：「石兄，公子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智慧、才略，也在咱們之上。」

石生山道：「這一點，兄弟也感覺到了，只是不如無名兄這樣透澈罷了。」

兩個人談幾句話的工夫，場中已經有了很多的改變。

忘情大師在俞秀凡有意的撩撥之下，出手還擊。

避開了俞秀凡刺來的一劍之後，還擊了三刀。

雖是三刀，但看上去有如一刀，快如星火的攻勢，把三招完全不同的攻勢綿連成一招。

俞秀凡劍起如風，錚錚錚三聲金鐵交鳴，硬把三刀封開。

雙方刀劍、內力交觸互擊的一迸，也不過眨眼之間的工夫，但心中都已警覺到遇上生平少遇的強敵。

忘情大師原來十分嚴肅的臉色，在這一刀互拚之後，忽然間輕鬆下來。

哈哈一笑，道：「俞少俠！好劍法啊！好劍法！只是在下不明白，俞少俠，何以會捨長取短？」

言下之意，無疑是說，你這劍法雖好，但和你那出手如電的快劍相交起來，實不足相提並論。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在下心懷大願，只希望能使四位頑石點頭。」

忘情大師哈哈一笑，道：「大心願！大心願！不過，大願難償。」

俞秀凡接道：「求其在我罷了。」

但聞吳剛大喝一聲，龍頭杖有如排空巨浪一般，挾一股疾猛的杖風，橫揮而至。

俞秀凡心頭凛然，只覺這一杖的威勢，可以橫斷鐵杵，碎碑開山。

雖然，俞秀凡感覺到自己內力充沛，行氣似虹，但也不敢以輕靈的長劍，硬接對方的杖勢。

一提氣，身子忽然間向後退出。

有如一片落葉般，又如一點飄絮，隨着那凌厲的杖風，飄退了五步。

金星子長劍一起，如水銀瀉地一般，抵隙而入。

劍光掠過了俞秀凡的後肩，斬落下俞秀凡頭上一綹長髮。

強厲的劍風，使俞秀凡感覺到後肩處有些生疼。

金釣翁哈哈一笑，道：「大師！咱們太過高估他了。」

忽然一竿，迎頭點來。

有如一道金光激射而至。

俞秀凡一偏頭，金光掠着耳根而過，金風如刀，刺的俞秀凡左耳生疼。

吳剛道：「金兄說的不錯，老夫不信，世上眞有獨力對付咱們合手的劍法。」

龍頭杖縱送橫擊，威風凛凛的又掃出了一杖。

俞秀凡頓然間有着被壓縮的感覺，只覺這四面四方湧來的攻勢，有如一片聚合的鐵牆，正把自己壓迫的四面收縮。

金星子笑一笑，道：「大師！這就是驚天三劍麼？」

俞秀凡長劍疾起，接下了金釣翁攻來的一竿，人又被迫的向後退了兩步。

這時，俞秀凡已被迫的退向一處牆角。

吳剛強大的龍頭杖勢，使得俞秀凡被逼出了四人合擊的圈子之外，已退後一丈多遠。

但這也有好處，這一閃退，使得四人原本分由四面的攻勢，變成了迎面的扇形攻勢。

只聽忘情大師道：「老衲也只是聽人說過了驚天三劍，那只是三個劍式，各具有無窮的威力，但這俞秀凡使用的又不像驚天三劍。」

吳剛橫杖而立，眼看金星子、金釣翁收回了魚竿、長劍之後，接道：「大師！我看不用五招了，這第四招，就可以要他濺血在老夫的龍頭杖下。」

龍頭杖忽然懸空繞了一個大圈，迎頭擊了下去。

一條龍頭杖，忽然間幻化出數十條杖影，烏雲蓋頂般壓了下來。

這是土龍吳剛龍頭杖法中的絕招——「天羅罩」。

俞秀凡有如被壓縮的一個氣泡，人已被逼的退無可退，身軀距離石壁只不過三尺左右。

他心中有些後悔，不該應用劍法硬接四人的攻勢。

如是使用那千敗老人傳授的拔劍手法，至少可以拚他們兩個，最不濟，也可以撈一個墊背。

心中悔恨交加，人却提聚眞氣，全力擊出了一劍。

這一劍，用盡了他全身的內勁，劍勢出手，身子竟然也隨着這全力擊出的一劍，向上升去。

正像尖錐一般，長劍由那重重杖影中直射而去。

但聞一陣連珠般的金鐵交鳴之聲，俞秀凡挾持一片劍氣寒芒，脫出了那重重杖影，射向了金釣翁。

金釣翁未料到俞秀凡能脫出吳剛這一杖，略一猶豫，寒芒已然逼近了前胸，匆忙中橫裏掃出一竿。

兩人的兵刄上，都貫注着強大的內勁，硬接之下，竟把俞秀凡向前奔衝的身子，硬給擋了下來。

金星子長劍一擺，閃起了兩朵劍花，刺了過去。

兪秀凡長劍疾舉，封住了金星子的劍式，長嘯一聲，展開了劍法。

但見寒芒翻滾，銀虹閃轉，全身都被圍在一片寒幕之中。

金星子、金釣翁、吳剛，一劍、一杖、一釣竿，展開了猛烈的攻勢。

這武林三大高手，展開了快速的合手攻勢，直如狂風急雨，奔雷閃電一般，帶起了一陣陣破空金風。

兪秀凡開始幾個回合，劍法還有些生疏，打了一陣之後，劍法逐漸的熟練，劍勢也更見綿密。

這眞是一陣激烈絕倫的惡鬥，雙方以快打快，不過原是一會兒工夫，已過百招。

兪秀凡劍招也愈見熟練，雖然明知過了百招，但三人却不停手，也就裝作不知。

金釣翁愈打愈是心驚，只覺對方的劍招，變化越來越奇，簡直如行雲流水一般，快速順暢，愈見精厲。

這時，雙方已然拚搏了將近二百招，金釣翁突然一收魚竿，道：「夠了！咱們打夠一百招了。」

金星子也及時收住了劍勢，向後退了一步。吳剛龍頭杖仍然攻出一招「立劈華山」。

兪秀凡避過杖勢，突然削出了一劍。劍勢掠着吳剛的鬢邊削過，斬落下吳剛頰上一片鬍鬚。

土龍吳剛霍然而退，望着兪秀凡緩緩說道：「好劍法！」

兪秀凡冷冷說道：「如若四位中有人要死，閣下是第一個人。」

吳剛苦笑一下，道：「我知道。」

兪秀凡目光向掠金星子和金釣翁道：「咱們打了近兩百招，不知諸位還有什麼高見？」

金星子歎息一聲，道：「我們談些什麼條件，也可以履行了。」

兪秀凡笑一笑道：「諸位準備怎樣履行條件？」

但聞忘情大師道：「阿彌陀佛！這一次不能算。」

兪秀凡微微一怔，道：「爲什麼？」

忘情大師道：「老衲沒有出手。」

兪秀凡冷哼一聲，忖道：原來最爲陰險的人是你，口中却冷冷說道：「我們巳打過兩百招，就算你沒有出手，那也該補足了。」

忘情大師道：「很大的不同。我們四個人，不是一個人，老衲有老衲的修爲。」

兪秀凡氣極，不禁大笑，道：「大師的意思是——」

忘情大師道．「老衲的意思是，我沒有出手，雖然打了兩百招，但這兩百招不能算。」

兪秀凡歎口氣，道：「大師！你是德高望重的高僧，在下實在想不到你竟然是如此一個卑下的人。」

忘情大師道：「老衲能忘情，就能忘去人間的各種事物。」

兪秀凡道：「包括了信諾和禮義廉恥。」

忘情大師道：「不管你怎麼說，反正老衲認定了這場比試不能算，不論你怎麼說，也無法改變老衲的主意。」

兪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好吧！忘情大師，你準備怎麼辦？」

忘情大師冷冷說道．「不算就是不算。咱們之間，也沒有什麼條件好談。」

兪秀凡苦笑一下，道：「我想總該有一個辦法。」

忘情大師接道：「請教高明！」

兪秀凡道：「諸位如若死了，自然就不會攔阻在下！」

忘情大師道：「自然這是最好的辦法。」

兪秀凡道：「大師，咱們兩個先來吧！你閣下剛才沒有出手，現在，咱們單打獨鬥，大師也可以施展了。」

忘情大師漠然一笑，道：「兪秀凡！老衲巳經再三的說明了，我不會爲你言語所激。兪少俠！老衲巳到了心如止水的境界，你閣下不用對老衲動任何心機了。」

兪秀凡道．「哦！大師果然是修養深厚，好叫在下佩服．不過，咱們之間，總要有一個結束的辦法，大師準備如何，自己說個辦法出來。」

忘情大師回顧了兪秀凡一眼道：「其實，你也不用和老衲商量，只管老衲出手就是。」

兪秀凡冷冷說道：「我要看透你，看你究竟能要些什麼花樣？」

忘情大師突然哈哈一笑，道：「金星道兄！對此事有何高見？」

金星子道．「大師的意思，可是要貧道決定這件事麼？」

忘情大師道．「我只是希望聽聽金星道兄的意見。」

金星子道：「咱們是輸了。」

忘情大師道：「輸了應該如何？」

金星子道：「咱們和兪秀凡早有了約定，但是否應該遵守，貧道無法作主，這要大師裁決了。」

忘情大師道：「講的四人合攻，但老衲沒有出手，這一場比試，自然是不能算了。」

金星子道．「說的也是。」

忘情大師目光又轉到金釣翁的身上，道：「金釣兄呢，有什麼看法？」

金釣翁道：「在下麼，也覺着大師的決定不錯。」

忘情大師道．「吳兄呢？」

土龍吳剛道：「在下麼，一向是聽從大師的決定。」

兪秀凡突然縱聲大笑，道：「大師！在下發現了一件事。」

忘情大師道：「你發現了什麼？」

兪秀凡道：「你們這四人之中，閣下似乎是一位領導人物。」

忘情大師道：「現在你才瞧出來，不覺着太晚了一些麼？」

兪秀凡冷冷說道：「不晚，而且，正是時候。如是一開始你大師就加入攻襲在下，也許在下可能已經傷在諸位手中了。可惜你自作聰明，竟然不肯出手，他們三人淩厲的攻擊，砥勵了在下的劍法。」

忘情大師楞在當地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兪秀凡道：「至少金星子道長、金釣翁前輩，甚至土龍吳剛，都似乎是受着閣下的控制，他們雖然不滿你背信行爲，但却不敢抗你之命。」

忘情大師淡淡一笑，道：「兪少俠！你知道的事情，似乎是愈來愈多了。」

兪秀凡道：「在下覺着，我知道的巳經夠了。」

忘情大師道：「哦！」

兪秀凡道：「只要能把閣下除去，金星子、金釣翁和土龍吳剛，似乎不至於再會以命相搏了。」

忘情大師笑一笑，道：「兪少俠能在極短的時間中，求得到如此的結果，這份聰明才智，好生叫在下敬服。不過，兪少俠，還有很多事未瞧出來。」

兪秀凡道：「什麼事？」

忘情大師微微一笑，道：「金星子、金釣翁和吳剛，都對老衲有着很深的愛顧之情，他們和老衲都有着誓同生死的約言，所以，他們不會看着老衲死在你的手中。」（未完）